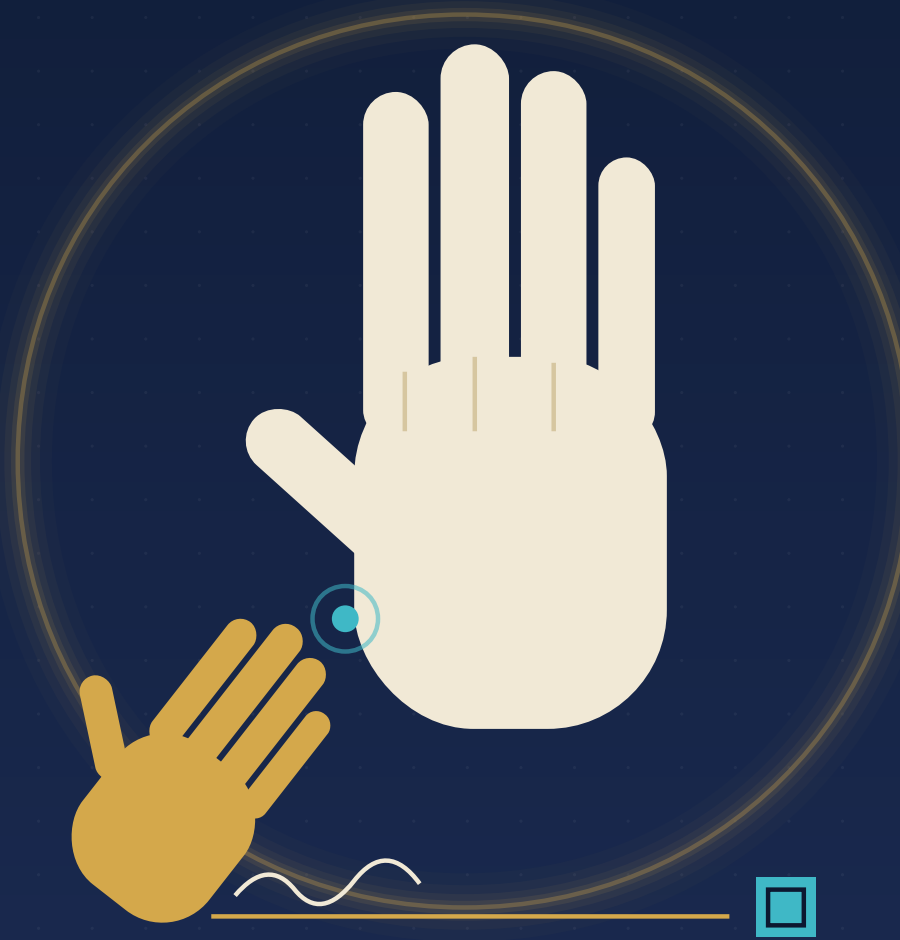
普通人都能明白的
梅洛-庞蒂

一个人、一只手，与 SDE 的解构



王德生　著

德麦国际出版社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普通人都能明白的

梅洛-庞蒂

一个人、一只手，与 SDE 的解构

王德生　著

德麦国际出版社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出 版 信 息

书名	《普通人都能明白的梅洛-庞蒂——一个人、一只手，与 SDE 的解构》
著者	王德生
执笔	复合主体：王德生立题、口述承重命题与裁定，Claude 执笔与统稿
出版	德麦国际出版社（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新加坡
编号	德麦国际专著第 154 号
ISBN	979-8-90690-479-9
定价	US$40
开本	190 mm × 250 mm
字数	约 23 万字
版次	2026 年 9 月第 1 版

AI 协作声明：本书的根「互动中心主义」与全书八条承重命题由王德生口述给出（2026 年 9 月 25 日），原话照录于附录七；文字在其指令下由 AI（Claude）协作成稿，并经其审定。书中所引梅洛-庞蒂及其他作者的话，一律转述大意；原文与页码尚未逐字核对者，正文标〔待核〕，汇总于附录七「引文核验总表」。凡标「本书读法」处，是执笔一方的读法，经审定保留。书中陪读人物邝师傅、阿禾、秦伯、老汪一家、汪敏、孟先生等及各章日常场景均为说明而设。关于健康的章节只讲理解、习惯与相处，不构成医学建议；关于追责、合同与署名的场景只作常识提醒，不构成法律意见。

全书结构：出版信息、作者介绍、前言、导读、目录；导论与十四编一百零四章；结语、参考书目（一百二十种）、附录七件。

作 者 介 绍

王德生，博士，SIO 本体论与 SDE 发生学的创立者，新加坡德麦国际（Demai International Pte. Ltd.）创始人、董事长，SDE Universes 平台主持人。

他是计算数学出身：湘潭大学数学系本科与硕士，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博士，中国科学院计算数学研究所博士后；此后在英国威尔士大学斯旺西分校任高级研究员，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数学系任教与研究十三年，任博士生导师，在国际期刊发表计算数学与图形学论文四十余篇，研究集中在网格生成、变分表面重建与波的模拟。

2015 年起他回国推广自己的方法论，2017 年 1 月以一篇《给你一双慧眼看天地》开始了「三视角」时期。此后他的思想走过四站：三视角（2017 年 1 月起）、321 智慧系统（2022 年 10 月起）、SIO 本体论（2024 年 7 月起）、SDE 本体论（2026 年 1 月起；同年 5 月起「结构」改读为「显露」）。本书是他主持的「普通人都能懂（明白）」系列中的一卷。

前 言

这一次，给他一整本书

◆ 为什么是他

这套书讲西方哲学家，讲到二十世纪，绕不开一个名字：梅洛-庞蒂。

不是因为他最有名。论名气，他身边的萨特比他大得多；论影响，后来的福柯、德里达、德勒兹，在很多地方都比他响亮。他绕不开，是因为他一个人，把一件整个西方哲学吵了三百年的事，推到了离答案最近的地方。

那件事是：人是怎样认识世界的？是世界自己送进我眼里来的，还是我这一边做出来的？一家说外面，一家说里面，吵了三百年。梅洛-庞蒂说：两家错在同一处，都先假定有一堆现成的零件；你一睁眼，看见的从来不是零件，是身体和世界碰上的那一下。

这一下，他看了一辈子。

以前讲他，是讲：讲他的身体现象学，讲知觉，讲肉，讲交织。这一次，是拆：看他在哪里开门，又在哪里把门关上。

◆ 他在前卷里出场过很多次

这一次，给他一整本书。

在这以前，他已经在本系列九卷里出过场：

- 萨特卷里，有一整章叫「梅洛-庞蒂走了一半」，判他从触觉出发，走到了发生学的门口，停在了描述上。
- 第 121 号《发生落点》讲他那一章，判他把落点收回身体，补得最深，代价是交不出去。
- 第 120 号《130 年哲学思想史解读》第十七章，讲了他的一生。
- 胡塞尔卷第 38 章，说他是本系列拆过的人里，离「土」和「纠缠」最近的一位。

- 海德格尔卷说，身体这一格，是他补上的。
- 第 194 号《意识的奥秘》说，他讲的身体朝向，在号位上更接近二号位的「正在」。
- 第 191 号《何谓物》说，他同意身体是深度的条件，可认领那一步要三号位。
- 第 110 号《主体性的典范革命》卷四第 29 章「盲人的手杖」，给他留下了一个词：并入。
- 王德生博士的《佛法的 SDE 解构导论》，给了本书相遇编全部的佛法口径。

这本书接着这九处判，不改判。前卷里的判断，凡是本书照用的，都注明了出处；凡是和前卷口径不一处，都列在附录五里对账。

◆ 借一段历程，给他定位

这套书的每一卷，都借用王德生博士的思想历程作类比，给这位哲学家定一个位。

王德生博士的思想，走过四站：第一站，三视角，从对比、变化、分布三个视角看知识（2017 年 1 月起）；第二站，321 智慧系统（2022 年 10 月起）；第三站，SIO 本体论（2024 年 7 月起）；第四站，SDE 本体论（2026 年 1 月起；5 月起，结构改读为显露）。

梅洛-庞蒂落在哪一站?

第二站走到尽头时，王德生博士撞上过一道「亏空题」：知识＝F（主体，客体，互动）；可主体和客体，真的先于它们的互动而在吗？他判定那一站的答案听起来很对、其实是错的。第三站，他把主体、互动、客体排进同一张表，各安一个号位，拆掉主客之间那面墙。

梅洛-庞蒂，是西方哲学里第一个对这道亏空题正面回答「不，主客并不先于互动」的人（第 8 章）。在这一点上，他和这套书是认亲的：两边都不让主客先在。

可认亲的地方，就是分家的地方。第三站的做法，是让三个号位并排站着，谁也不当老大；梅洛-庞蒂的做法，是让中间那个号位，互动，一个人坐在正中间，主和客都成了它的两面。

王德生博士为本书口述的第一条判断，说的就是这件事：他确实是典型的「互动中心主义」，即 SDE 的 SIO 的二号位：变化，波，善侧重显影。

◆ 判词

全书的判词，这里第一次亮相：

他看对了，肉身就是互动，手就是正在握的那一下；可他把这一下封成了元素——于是手还在握，握的人却不见了。

判词前半句，是他的功劳：王德生博士口述，「肉身的定义，就是互动」；手不是照片里的那只，也不是「我的」那只，是正在握的那一下。在这一问上，他是西方哲学里说得最对的人之一。

判词后半句，是他的收回：他把那一下，写成了一个不需要来历的底。主和客都从那一下里来，那一下自己，不从任何地方来。

还有一句副判：到了 AI 时代，他这只手会把机器也握进去——人在握，AI 也在握，却没有一个是握的人；人—AI 的复合主体，在他那里生不出来。

◆ 一个人和他的学说

这套书讲每一位哲学家，都要写一对反差：他的一生，和他的学说。

梅洛-庞蒂的一生，是一段一段长出来的交织。五岁没了父亲，被母亲和兄姐裹着长大；二十五岁在外省中学教书时，偏偏选了「知觉」做研究题目；三十一岁坐火车去鲁汶，读一叠几乎没人读得懂的速记手稿；战争里当兵、战败、在占领下的巴黎教书；战后和萨特一起办杂志，一起吵，最后分开；四十四岁坐上法兰西公学院的讲席，一年换一个题目，一路讲到孩子、动物、胚胎、语言和绘画。每一段，都有日子，有地点，有名有姓的人。

他的学说，也说人是这样活的：人总是已经在世界里，带着身体，带着习惯，和别人缠在一起，没有谁站在外面干干净净地看。在这一点上，他的一生和他的书是一致的。

可他的书走到最后，把那一片交织写成了「肉」，说它是一种元素，一种最终的、可以凭它自己来思考的东西。一段有童年的交织，在书里变成了一种没有童年的元素（第 5、27 章）。

还有一处反差：1955 年，他公开批评了八年前的自己，辞了职，和最好的朋友分开，说判断力不能交出去。这是一个站得住的「我」，活出来的一次悔改。可他的学说，没有给这样一个「我」留位置（第 34、59 章）。

他的一生里，有来历，有一个站出来认错的人；他的书里，这两样都成了影子。这本书，就是从这对反差开始拆的。

◆ 三只手

这本书用三只手，贯穿全书。

第一只，是一个早上醒来，压麻的手：五指俱全，是我的，却拿不起手机；针扎一样的麻过去，才重新成了手。这只手说明：手不在照片里，也不在「我的」里，手是正在握的那一下（导论、第 9 章）。这是他看对的。

第二只，是一个几个月大的婴儿，盯着自己的手看，翻过来，翻过去，一次次抓空、抓到，一两年以后，那只手才开始替他做事。这只手说明：那一下，是长出来的（第 39 章）。这是他没写的。

第三只，是一只和 AI 握在一起的手。它握得很顺，顺到分不清是谁在带谁。这只手说明：并入得越顺，越要有一个人在（第十三编）。这是他生不出来的。

读完这本书，如果你只记得一件事，就记这三只手。

◆ 为什么是现在

为什么要在今天写他?

因为今天，每一个人都在和一样新东西长在一起：AI。

盲人拄着手杖，用久了，不再感到手杖，只感到地面；手杖并入了身体。梅洛-庞蒂讲这件事，讲得比谁都好。今天的人和 AI，正在发生同样的事：用久了，你不再感到它是外面的一样东西，它成了你想事情时伸出去的那一截。

他的哲学，是描述这件事最好的工具。

也正因为这样，他的毛病，在今天会被放得最大。如果人和 AI 只剩下那一下，越来越顺、越来越分不清，那么，这件事里那个站出来说「这是我的，我认」的人，就会越来越找不到。一本讲身体的哲学书，在 AI 时代，突然变成了一本讲「人还在不在」的书。

◆ 这本书是怎样立起来的

这本书的根，不是执笔的一方找到的，是王德生博士口述的。

开卷那天，他问：看看你能不能找到母题。执笔的一方交出了一张诊断卡，候选是「二号位中心」。他回了一句：不错，他确实是典型的「互动中心主义」。然后，他一句一句补上了全书最重的几块石头：肉身的定义，就是互动；第一个损失，是目标和方向混沌；这个中心会产生损害的全息投射；最为重大的损害，是主体性的缺失；人—AI 的复合主体性，就无法诞生了；以主体性为对象的那些老学科，在他那里都是亏缺的。

这八条口述，原话一字不改，汇在附录七。它们是这本书的承重物；书里其余的一切，都是围着它们长出来的证据。凡是执笔的一方自己的读法，书里都标了「本书读法」。

◆ 这本书不做什么、写给谁

这本书写给普通人。

梅洛-庞蒂的书出了名地难读。可他问的问题，菜市场里的人天天都在碰：为什么我越盯着汤看，汤洒得越多？为什么师傅说「手感是泡出来的」，却说不出什么叫到了？为什么两个人谈了八年恋爱，感情很好，却一直落不下来？为什么一件事大家商量着办，出了事没人认？为什么我和 AI 一起做完一个方案，说不清哪一部分是我的？

这本书请了几个人陪你读：城南老街上一间推拿铺的邝师傅，他的徒弟阿禾，一位中风以后重新学用右手的秦伯；还有做了三十年红烧鱼的老汪一家，在书店工作的汪敏，四十岁重新上路的孟先生。梅洛-庞蒂讲的每一件事，都拿到他们的日子里去看一看。他们是为说明而设的人物，可他们身上的事，你多半在自己身边见过。

这本书不做几件事，先说清楚。

它不是一本梅洛-庞蒂的导读。它会把他的思想讲清楚，讲到你能讲给别人听，可它的目的不是讲，是拆：看他在哪里开门，又在哪里把门关上。想系统读他的读者，请去读他的原著和专门的研究，书末的参考书目列了一百多种。

它不骂他。拆，是把他的看见写足，再看他在哪里收回。这本书用了整整十编，一处一处地写他看见了什么：十六处看见，每一处都比他之前的人往前走了一大步（第 74 章）。每一处批评之前，先把公道还给他；每一处批评之后，写清楚他在什么条件下一点不差（第 75 章）。

它不给诊断，也不给法律意见。书里讲健康、讲追责的地方，只讲理解、习惯和怎样相处；身体有了问题请去看医生，事情牵涉法律请去问专业的人。

它也不宣布自己是对的。这本书给自己写了死法（第 76 章），还专门写了一章给要批评它的人，告诉他们从哪里下手最可能打中它（第 77 章）。它也可能把最后一样看见的东西，当成不需要再看的底；真到那一天，就照这套书的规矩，在下一版里写明改了什么。

这本书是一个人和一个 AI 一起写成的。王德生博士立题，口述全书八条承重的判断，裁定一处又一处拿不准的地方；Claude 执笔，一批一批地写，一处一处地查。这本书讲的那个复合主体，就是它自己被写出来的样子。

◆ 给读者的一句话

读这本书，不必同意它的每一个判断。

它希望你带走的，只是一个习惯：下一次，当你的手握稳了一样东西，当你和一个人、一样工具、一个 AI 长在了一起，顺得分不清谁在带谁的时候，停下来问自己两句：这一下，是怎么长出来的？握着它的，是谁？

导 读

这本书怎么用

全书的判词，这里第二次出现，一字不改：

> 他看对了，肉身就是互动，手就是正在握的那一下；可他把这一下封成了元素——于是手还在握，握的人却不见了。

副判：到了 AI 时代，他这只手会把机器也握进去——人在握，AI 也在握，却没有一个是握的人；人—AI 的复合主体，在他那里生不出来。

◆ 六条判决

全书的判断，压成六条判决。每一条都写两列：他看见了什么，他在哪里收回。

判决	看见	收回	存在损害	主场
一只手	肉身的定义就是互动	那一下被写成不需要来历的底	目标和方向混沌，张力突变多	第 9、48 章
变化	手只在做着的时候是手	写了主客的童年，没写互动的童年	留不下	第四编
波	摸与被摸来回，永不重合	有回写，无签收；不落下，不铺开	落不下	第五编
善	握稳了就是好	真与美都被拉到善下面；判断只守不立	交不出	第六编
主体性缺失	拆掉了先在的主体	连主体长出来的路一起拆了	握的人不见了；九门学科失去地基；复合主体生不出来	第八、九、十三编
互动不空	主和客都空了	唯独互动不空	不会被判成天分，坏了被判成修不回	第 27、39、66 章

◆ 判决分布在哪几编

· 第一至三编：人与题，立根。根是王德生博士口述的「互动中心主义」。

· 第四至六编：三个母题，变化、波、善，每编末有一件替换物：门框上的身高线、一盆发面、一张出师帖。

· 第七编：钉子，九格表与「互动＝互动」。

· 第八编：存在损害，全息投射，主体性的缺失。

· 第九编：亏缺，九门以主体性为对象的学科。

· 第十编：相遇，五蕴皆空。

· 第十一编：总解构，辩护人与死法。

· 第十二编：身后，从受损格撬进来的人。

· 第十三编：一只握进机器的手，人—AI 复合主体。

· 第十四编：用得上，教育、健康、事业。

◆ 四条读法路线

只有一个下午。 读导论（压麻的手），第 9 章（手是什么），第 27 章（肉：一种元素），第 39 章（互动＝互动），第 44 章（手还在握，握的人不见了），结语。

为身体来的。 读第 14—17 章，第 22、23 章，第 30 章，第 52 章，第 97、99 章。

为 AI 来的。 读第 9、10 章，第 44 章，第 63 章，第十三编全编，第 95、103 章。

为佛法来的。 读导论，第 9 章，第 27 章，第十编全编，第 62 章。

◆ 随身三问

每读一章，可以带着这三个问题：

1. 这一处是正在变，还是被当成了本来就在变？
2. 这道波落下来过吗？

3. 握稳之后，谁来认领?

每章末尾有两行「小账」：第一行问开门还是关门、哪一扇；第二行问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

◆ 推翻条件

这本书的判词，写了四条推翻条件（第 76 章与各章）：

1. 如果在他的儿童讲义或《自然》讲课里，互动本身被写成一条有阶段的发生序列，「互动＝互动」要收窄。本书已查第一条，结论：他写了主客的童年，没写互动的童年（第 18 章）。
2. 如果「元素」「最终的概念」两句原文都是试探的语气，同一支笔的接缝降为存疑（第 27 章）。
3. 如果判断力在他那里站成了和互动并列的一只脚，九格表要改。本书已查，结论：是影子，不是脚（第 34 章）。
4. 如果「制度」讲课里，设立有一个签收的位置，「无人签收」要收窄。本书已查，结论：有回写，无签收（第 25 章）。

另有一条对全书的推翻条件开着：如果有人找到一种只靠那一下、也能在场景变化、代代交接、出了事要担的日子里活得很好的方式，本书的判断要收窄（第 76 章）。

◆ 引文体例

书中凡带引号处，读者应理解为「大意如此」；梅洛-庞蒂及其他作者的原话，一律转述，不长段引用。凡标〔待核〕处，是统稿前还要对原文的地方，全书汇在附录七。凡标「本书读法」处，是执笔者的读法，经王德生审定保留，下一版可能改写。王德生博士口述的判断，原话照录，一字不改，汇在附录七。

目 录

作者介绍 · · · · · iv
前言　这一次，给他一整本书 · · · · · v
导读　这本书怎么用 · · · · · xii

导论　早上醒来，压麻的那只手 · · · · · 1

第一编　一个人：幸福童年里长出来的交织 · · · · · 7
第 1 章　罗什福尔的海军军官之子：五岁丧父，童年却「无与伦比地幸福」 · · · · · 8
第 2 章　高师、鲁汶与战争：从胡塞尔的手稿到抵抗小组 · · · · · 13
第 3 章　和萨特的十年，与分手：1945—1955 · · · · · 18
第 4 章　坐进柏格森的椅子：公学院讲自然、制度、被动性 · · · · · 23
第 5 章　1961 年 5 月 3 日，桌上摊着《屈光学》 · · · · · 28

第二编　他接手的题：主客之间那条缝 · · · · · 33
第 6 章　两家吵了三百年：经验论的颗粒，理智论的判断 · · · · · 34
第 7 章　胡塞尔的「活的身体」，与他读的科学：格式塔、施耐德病例 · · · · · 39
第 8 章　这个中心的那片土：他站在亏空题的哪一端 · · · · · 44

第三编　总纲：一只手——互动中心主义 · · · · · 49
第 9 章　手是什么：照片里的手、我的手、正在握的手 · · · · · 50
第 10 章　三号位查账：他只立二号位 · · · · · 56
第 11 章　变化、波、善：二号位的三面 · · · · · 61
第 12 章　同出一根：十二部著作，十二次同一个动作 · · · · · 67
第 13 章　病根：屈光学、萨特的目光、站队的年代 · · · · · 74

第四编　母题一　变化：手只在做着的时候是手 · · · · · 79
第 14 章　端一碗满汤：知觉的首要性 · · · · · 80
第 15 章　饿猫眼里的老鼠：《行为的结构》 · · · · · 85
第 16 章　戴羽毛帽的女士与施耐德：身体图式与两种懂 · · · · · 89
第 17 章　斜镜里的房间：空间的「水平」会移动 · · · · · 94
第 18 章　混融的社会性：他写了主客的童年 · · · · · 99
第 19 章　说话时，词在旁边发光：他改读索绪尔 · · · · · 105
第 20 章　存在损害：老厨师的舌头——留不下 · · · · · 110
第 21 章　总账：变化写到了，互动的来历没写 · · · · · 115

第五编　母题二　波：摸与被摸，永不重合 · · · · · 120

第 22 章　右手摸左手：即将发生，从未实现 · · · · · 121
第 23 章　握手与婴儿张嘴：交互身体性 · · · · · 125
第 24 章　时间是一道浪 · · · · · 131
第 25 章　河底的沙：言说的言语与被言说的言语；制度的沉淀 · · · · · 136
第 26 章　没有综合的辩证法 · · · · · 142
第 27 章　肉：一种「元素」 · · · · · 147
第 28 章　存在损害：谈了八年的恋爱——落不下 · · · · · 153
第 29 章　总账：波看见了，从来不落下 · · · · · 158

第六编　母题三　善：握稳了就是好 · · · · · 164
第 30 章　看画时自己挪到最好的距离：最佳把握 · · · · · 165
第 31 章　知觉信念与自由：信得过，接过处境 · · · · · 170
第 32 章　塞尚的几十年与《眼与心》：真和美都被拉进握持 · · · · · 176
第 33 章　1947 年：用善去判历史 · · · · · 181
第 34 章　1955 年：判断不交给党——三号位的一道影子 · · · · · 186
第 35 章　存在损害：说不出「出师」的师傅——交不出 · · · · · 191
第 36 章　总账：善握住了，没人签收 · · · · · 196

第七编　钉子：九格表与「互动＝互动」 · · · · · 200
第 37 章　九格表：三个号位乘三块地 · · · · · 201
第 38 章　两列影子，一格空白：认领 · · · · · 205
第 39 章　互动＝互动：写了主客的童年，没写互动的童年 · · · · · 210
第 40 章　奶奶揉面的「三光」 · · · · · 216

第八编　存在损害：一只手的全息投射 · · · · · 220
第 41 章　他要保住什么：不做机器，也不做一道孤独的目光 · · · · · 221
第 42 章　SDE 损害全息投射：一个中心，八组三视角 · · · · · 225
第 43 章　意义：自由律空转——一年换一份工作的年轻人 · · · · · 230
第 44 章　手还在握，握的人不见了：「某人在我之中知觉」 · · · · · 235
第 45 章　主体性＝M（分布，场，美）：八组投射怎样汇到三号位 · · · · · 240
第 46 章　两边夹击：一边嫌他太有主体，一边嫌他太没有 · · · · · 244
第 47 章　证人与辩护人 · · · · · 248
第 48 章　第一损失：没有图纸的装修——目标和方向混沌，张力突变多 · · · · · 253
第 49 章　他自己的八年：1947—1955 · · · · · 258
第 50 章　三界：看气氛的单位、「我懂你」、「大家商量着办」 · · · · · 263
第 51 章　定不下，转了不回写，路没有去处 · · · · · 268
第 52 章　根上的损害：「没手感」与「回不来了」 · · · · · 273
第 53 章　损害合表，与保底条件对照 · · · · · 278

第九编　亏缺：以主体性为对象的学科，在他那里站不住 · · · · · 283

第 54 章　给自己做一次全息投射：一张体检单 · · · · · 284
第 55 章　五门学科，一个共同对象：三号位 · · · · · 287
第 56 章　法学：「身体自己打的方向」——追责即三号位改变 · · · · · 291
第 57 章　一次小事故之后：一个家怎样追责，又不撕破脸 · · · · · 296
第 58 章　伦理：办公室的默契——有关系，没有担当 · · · · · 299
第 59 章　道德：「那天是气氛到了」——人人手都脏，就没有哪一个人要改 · · · · · 304
第 60 章　一家小店的一次道歉 · · · · · 309
第 61 章　精神：戒烟与立志——有惯性，没有立志 · · · · · 312
第 62 章　信仰：知觉信念与誓言——信得过，但不委身 · · · · · 317
第 63 章　合表：还有四门学科，与人—AI 的追责悬空 · · · · · 321

第十编　相遇：五蕴皆空 · · · · · 326
第 64 章　三事和合生触：两千年前的「触」 · · · · · 327
第 65 章　人无我：他走到的地方 · · · · · 331
第 66 章　法无我：和合也空——他停下的地方 · · · · · 336
第 67 章　立愿与八正道：同一把尺量两边 · · · · · 341
第 68 章　立愿的日常：一个家的愿 · · · · · 346
第 69 章　一只手在两边：压麻的手与婴儿的手 · · · · · 349
第 70 章　一位老师父和一位推拿师傅 · · · · · 353

第十一编　总解构 · · · · · 356
第 71 章　请辩护人：五位替他说话的人 · · · · · 357
第 72 章　请一位普通读者来辩护 · · · · · 361
第 73 章　判词完整版、副判与三方程体检 · · · · · 364
第 74 章　封元素：一个根，三根梁 · · · · · 368
第 75 章　保底合表、死法，与 SDE 要向他学的地方 · · · · · 372
第 76 章　给 SDE 自己写死法 · · · · · 376
第 77 章　写给要批评这本书的人 · · · · · 380

第十二编　身后：从受损格撬进来的人 · · · · · 383
第 78 章　撬客体那一边：列维纳斯、列维-斯特劳斯 · · · · · 384
第 79 章　撬主体这一边：亨利、麦克道尔、扎哈维、利科 · · · · · 388
第 80 章　撬目标与三界：波伏娃、巴尔巴拉斯、法农、杨 · · · · · 393
第 81 章　撬定型与来历；接住他的人 · · · · · 397
第 82 章　在中国 · · · · · 401
第 83 章　一场读书会：普通读者眼里的他 · · · · · 404

第十三编　一只握进机器的手：人—AI 复合主体为什么生不出来 · · · · · 408
第 84 章　手杖与大模型：互动越顺，主体越被约掉 · · · · · 410
第 85 章　换一个字：匿名的思想住在我和 AI 身上 · · · · · 415

第 86 章　三种中心，三种失败 · · · · · 421
第 87 章　用 AI 改文章的四种人 · · · · · 425
第 88 章　一个学生、一个 AI、一个学期 · · · · · 430
第 89 章　闭环：复合主体怎样诞生，又怎样被追责 · · · · · 433
第 90 章　这本书的闭环：它是怎样写成的 · · · · · 437
第 91 章　被机器做掉的「发现」 · · · · · 440
第 92 章　一个老推拿师傅和一台机器 · · · · · 446

第十四编　用得上：给一只手补上三号位 · · · · · 449
第 93 章　教育：先立目标，再让身体走一遍 · · · · · 450
第 94 章　教育：家长的手——陪写作业的那一小时 · · · · · 457
第 95 章　教育：门框线与认领——学生和 AI 一起做题 · · · · · 460
第 96 章　教育：一个班级的九格表 · · · · · 466
第 97 章　健康：康复要有方向和刻度 · · · · · 469
第 98 章　健康：和一种需要长期管理的病一起过日子 · · · · · 475
第 99 章　健康：手是长成手的，也能重新长成手；用 AI 看报告时谁来认 · · · · · 479
第 100 章　健康：照顾者的手 · · · · · 485
第 101 章　事业：先有图纸，再凭手感；出师帖 · · · · · 488
第 102 章　事业：给自己的工作画一张九格表 · · · · · 494
第 103 章　事业：复合主体的署名与担责 · · · · · 497
第 104 章　事业：禾记的两年——一家小店的复合主体 · · · · · 503

结语　三只手 · · · · · 506

参考书目 · · · · · 512

附录 · · · · · 517
附录一　年表与人生 SDE 序列 · · · · · 517
附录二　主要著作速查与本书引处 · · · · · 519
附录三　九格速查与术语对照 · · · · · 520
附录四　判决速查卡 · · · · · 523
附录五　与本系列各卷的对账 · · · · · 525
附录六　推翻条件、判负卡与本书自认最弱处 · · · · · 527
附录七　引文核验总表与口述命题登记 · · · · · 529

导 论

早上醒来，压麻的那只手

一只不是手的手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早上。

侧着身子睡了一夜，醒来想去摸枕边的手机，右手不听使唤。你低头看它：五根手指一根不少，指甲、掌纹、手背上那颗小痣，全在。它长在你身上，没有人会说那是别人的手。

可它不是手。

它像一块别人的肉，搭在你的胳膊末端。你用它去碰床单，碰到的像隔着一层厚橡皮。你想让它握住手机，它只会软软地拍在屏幕上。过了一两分钟，一阵针扎一样的麻从手腕往指尖跑，手指开始能弯了，能捏了，能感觉到床单的纹路了。

这时候，它才又成了你的手。

请把这只手记在心里。这本书从它开始，也会一次又一次回到它。

三种说「手」的办法

先问一个看起来很傻的问题：手是什么？

第一种说法，是拿出一张照片，或者翻开一本解剖图。五根手指，二十七块骨头，肌腱从哪里连到哪里。这是站在「被看的东西」那一边说手。照片里的手什么都有，唯独什么都拿不起来。

第二种说法，是说「这是我的手」。我想让它动，它就动；它是我的，我用它做事。这是站在「看的人」这一边说手。可「我的」说的是它归谁，并没有说它是什么。

第三种说法，是说手就是它正在做的那件事：正在握，正在摸，正在推。手指碰到碗边的那一下，手掌托住婴儿后脑勺的那一下，指尖在黑暗里摸到电灯开关的那一下。

这是站在「中间」说手：不在被看的那一边，也不在看的人这一边，在两边碰到一起的那一下。

压麻的那只手，把这三种说法分开了。

按第一种说法，它一点没少，拍张照片和平时一模一样。按第二种说法，它也还是我的。可按第三种说法，它不是手了：它不握了，不摸了，碰什么都碰不到。等那阵针扎一样的麻过去，它重新能握了，它才重新成为手。

所以，至少有一种东西，要按第三种说法才说得清。

◆ 这本书的主人公

这本书要讲的，是一个一辈子都在讲「第三种说法」的法国人：莫里斯·梅洛-庞蒂（1908—1961）。

他五十三岁就去世了，留下两本大书、几本文集、一堆讲课笔记，和一部没有写完的手稿。他的书出了名地难读，句子长，绕，不肯把话说死。可他想说的事，其实就是你早上醒来那一两分钟里经历的事：身体不是一台听脑子指挥的机器，手也不是一件长在我身上的工具。手是正在握的那一下。身体和世界，在这一下里碰到一起。

王德生博士为这本书口述的第一条判断，说得比梅洛-庞蒂自己还直接：

> 肉身的定义，就是「互动」。

他接着拿手来说：怎样定义「手」？不是用视觉图像，那是站在客体的位置上说；当然也不是站在主体的位置上说；而是用「变化，波，善」来定义手。所以佛教有：五蕴皆空。

这三个词后面要细讲，这里先用大白话过一遍。变化：手只有在做着的时候才是手。波：握的同时被握，摸的同时被摸，来来回回。善：握得恰好——拿鸡蛋和拿锤子，手不用算，自己就知道用多少力。

在这一点上，梅洛-庞蒂说得对。这本书要先把这份公道还给他，而且要还足。

可这本书不只是讲他。它要拆他。拆的地方，就在他说得最对的地方的背后。

◆ 七个词，一只手用一遍

这套书讲任何一位哲学家，都用同一副眼镜，七个大白话词。我们就拿一只手，把这七个词各用一遍。

形状：一样东西此刻的样子。一个老推拿师傅的手，指腹厚，拇指根有一块硬茧，这是他的手的形状。

路：一先一后走出来的不同，顺序不能乱。那只手不是生来就这样：先是二十岁学徒时按得手腕发酸，再是三十岁手上有了准头，再是五十岁一按就知道底下哪一块筋在拧着。一步垫着一步，倒不过来。

土：推着东西长成这样的那一片。不是背景，是推手。推拿师傅的手，是被几万个客人的肩背、被师父一句一句的纠正、被那间小铺子里的冬天夏天推出来的。同一粒种子落在沙地和黑土里，长出来的不是同一棵树。

回写：长出来的东西沉回去，让土变得不一样。师傅的手按过几万个肩膀，这些肩膀改了他的手；他的手又改了下一个客人的肩膀，改了他徒弟的手。库房里东西越堆越多、库房却不反过来改生产线，那不叫回写。

一锅粥：什么都有，只是还没分开。刚出生的婴儿，手心一碰就攥紧，那是反射，还说不上「握」。握的一切都在里面了，只是还没分开。

正在成形：还在变，但已经看得出往哪里变。一个三岁孩子学用筷子，夹起来又掉，掉了再夹。

定型：长稳了，暂时不怎么变了。老师傅的手法，闭着眼睛也不会错。

七个词记不住不要紧，后面每一章都会再用。你只要记住一件事：这副眼镜看任何东西，都问三个问题——它现在是什么样子（形状），它是怎么一步步走到这里的（路），是什么推着它走的（土）。然后再问一句：它长出来以后，有没有回过头去改那片土（回写）。

◆ 他的词，大致对上哪一把扳手

梅洛-庞蒂有他自己的一套词。第一次读他的人，最容易被这些词绊住。先给一张对照表，后面讲到时再细说。

他的词	大白话	大致对上 SDE 的哪一把	差在哪里
身体图式	身体自己带着的一张不用画出来的地图	形状	他写地图怎样用，很少写地图怎样画出来
习惯	练久了沉进身体的东西	回写	只回写进身体一处，不回写进规矩和别人
交织	看与被看、摸与被摸缠在一起	土里的缠	缠是看见了，缠从哪里来没写
肉	看者与被看者共有的「料子」	土	被他封成最原始的「元素」，不需要来历
表达	意思在说的那一刻长出来	正在成形	长出来以后谁认它，没有位置
制度（设立）	一件事沉下去，改变后来的一切	回写	有回写，没有签收

右边那一栏，是这本书后面十四编要一一兑现的账。现在不必看懂，看个大概就好。

◆ 陪你读的三个人

这本书请三个人陪你从头读到尾。

城南一条老街上，有一间开了二十多年的推拿铺。铺主邝师傅五十出头，手上功夫在街坊里有名。他的徒弟阿禾二十出头，跟了师傅三年，按得认真，可总被师傅说「手感还不到」。铺子里有一位常客秦伯，七十岁，前年中风，右手不太听使唤，每周来两次，让邝师傅松一松肩膀，顺便练一练那只手。

这三个人各握着一只手的一种处境：一只练成了的手，一只还在练的手，一只要重新学着做手的手。梅洛-庞蒂讲的每一件事，我们都会拿到这间铺子里去看一看。

需要说明一句：秦伯的故事只用来帮我们想清楚「手是什么」，书里不谈诊断，也不给任何治疗建议。

◆ 章末的两行小账

每一章结尾，都会记一笔两行的小账。

第一行问：开门还是关门，哪一扇？　也就是说，这一处他打开了形状、路、土、回写里的哪一扇门，又在哪里把它关上了。

第二行问：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　这一行是专门为梅洛-庞蒂定制的。他把「中间那一下」看得比谁都清楚。这本书要一处一处地追问：这一下，是从哪里来的？

◆ 先清掉三个误会

第一个误会：梅洛-庞蒂是讲身体的，所以他讲的是健身、养生、身心灵。不是。他讲的是「懂」：人和世界打交道，最早的那一层懂，是身体的懂，不是脑子里的道理。这是一个认识的问题，不是一个保健的问题。

第二个误会：他说身体比脑子聪明，所以他反对思考。也不是。他反对的是一种想法：以为一切懂都要先在脑子里想清楚，再去指挥身体。他没有说不要想，他说想是长在身体的懂上面的。

第三个误会：他是萨特的跟班，是「存在主义者」之一。他和萨特做过十年朋友和同事，后来分道扬镳，两人的哲学方向几乎相反。萨特从眼睛出发，讲一道看的目光；梅洛-庞蒂从手出发，讲一次碰的交织。本系列萨特卷有一章专门讲他，题目叫「梅洛-庞蒂走了一半」。这本书，就是来把那一半讲完的。

◆ 这本书怎么走

先讲这个人（第一编），他接手的是一道什么样的老题（第二编）；然后把全书的根摆出来，叫它「互动中心主义」（第三编）；接着分三编，把他的全部思想按变化、波、善三面拆开（第四至六编）；再用一张九格表钉住最深的那颗钉子（第七编）。

书的后半，是这本书和以往各卷最不一样的地方：一个以「中间那一下」为中心的理论，会让人、物、他人，在哪里被弄少了（第八编）；以主体性为对象的那些老学科——法律、伦理、道德、精神、信仰——为什么在他那里站不住（第九编）；佛法怎样和他走到同一个地方，又比他多走一步（第十编）。最后是总解构、身后、AI 时代和「用得上」。

全书会用到三只手：开头这只压麻的手，中间一只婴儿的手，结尾一只和 AI 握在一起的手。

> 带走的话
>
> 手不是一样东西，是正在握的那一下；这本书要问的是——握的人在哪里。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本章只开门，把「中间那一下」请到读者面前。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压麻的手说明了手是什么，没说明手从哪里来——这个问题留到第 39 章。

第 一 编

一个人：幸福童年里长出来的交织

编 序

这一编五章，讲梅洛-庞蒂这个人。

本系列第 120 号《130 年哲学思想史解读》第十七章，已经用「四轮」的办法把他的一生讲过一遍：土、路、形状、回写。这一编接着那一章写，不改那里的判断，只把几个关键的节点放大，看清楚一件事：他一生里的每一次交织，都是有日子、有地点、有人的，都是长出来的。

第 1 章讲他的童年，第 2 章讲他怎样一路走到胡塞尔的手稿面前，第 3 章讲他和萨特的十年与分手，第 4 章讲他在法兰西公学院那些越讲越怪的课，第 5 章讲他去世的那个晚上，并用一张人生序列表收住这一编。

这一编为判决「一只手」与「互动不空」提供第一批证据：他活出来的交织有来历，他写下的交织却渐渐不要来历了。这一对反差，全书会一直追到第十一编。

书中史实，凡标〔待核〕者，统稿前逐一核对；与第 120 号口径不一处，列在附录对账。

第 1 章

罗什福尔的海军军官之子：五岁丧父，童年却「无与伦比地幸福」

◆ 同样没了父亲的两个孩子

你身边大概有这样的两个人。

两个人都是小时候没了父亲，由母亲一个人拉扯大。一个长大后说起童年，总带着一股劲：什么都得靠自己抢，谁也靠不住。另一个说起童年，眼睛是亮的：那时候家里穷，可是暖和，妈妈、姐姐、哥哥，一屋子的人挤在一起。

同样一件事，落在两个孩子身上，长出了两种底色。

二十世纪法国哲学里，恰好就有这样一对人。一个叫萨特，一个叫梅洛-庞蒂。两个人都是小时候丧父，后来做了十年最好的朋友，又彻底闹翻。他们的哲学几乎是反着长的。这一章，先看梅洛-庞蒂那一边。

◆ 1908 年，一座军港城市

1908 年 3 月 14 日，莫里斯·梅洛-庞蒂出生在法国西海岸的罗什福尔。那是一座老军港，有造船厂，有军营，有出海又回来的人。

他的父亲是一名军官。第 120 号写作海军军官，本书沿用〔待核：兵种与军衔〕。1913 年，父亲去世，那一年他五岁。母亲带着孩子们搬到巴黎，他在那里读完中学。他上面还有哥哥和姐姐〔待核：兄弟姐妹人数〕。

这些是干巴巴的事实。可有一句话，让这些事实一下子有了颜色。

◆ 一句奇怪的话

1961 年梅洛-庞蒂去世后，萨特写了一篇很长的悼文。据萨特回忆，有一次两人散步，梅洛-庞蒂对他说了一句话，大意是：我从来没有从一个无与伦比的童年里痊愈过

〔待核：原话出处；第 120 号把这层意思写作萨特略带酸意的评语，本书据萨特悼文作梅洛-庞蒂自述，统稿时两卷对账〕。

请注意这句话的说法。

一般人说「没有痊愈」，说的是伤：我从一场病、一次失去、一段不好的日子里，一直没缓过来。梅洛-庞蒂说的却是幸福。他说那个童年太好了，好到后来的世界怎么也比不上，好到他一直活在它的余温里。

据后来的记载，萨特听了，心里并不全是羡慕。萨特自己的童年，是另一种样子。

◆ 萨特的那一边

萨特的父亲在他一岁多时就去世了。萨特晚年写自传《词语》，说过一段有名的话，大意是：父亲的早死，是他一生最重大的事件；这件事让他没有一个压在头上的人，给了他自由〔待核：原文措辞〕。

同样是丧父。萨特从这件事里读出的是：我是一个人，没有人给我撑腰，也没有人管我，我得自己选、自己造。梅洛-庞蒂从这件事里读出的，却几乎是反面：我一直被一屋子的人裹着，那种暖，是我最早知道的世界。

第 120 号有一句判断，本书照录：一个人最早在哪种土里长大，会决定他后来看世界的基本色调。萨特笔下的人和人，是目光的争夺，你看我，我就成了你眼里的一件东西；梅洛-庞蒂笔下的人和人，是交织，握手时分不清谁在握谁。这两种底色，在他们各自五岁那年就分了岔。

◆ 先说对在哪儿

把一个哲学家的学说，往他的童年上靠，是一件很危险的事。靠得太紧，就成了「他这么想，是因为他小时候如何如何」，好像思想只是性格的影子。这套书不这么做。

可有一点，是梅洛-庞蒂自己会同意的。他一辈子反对的，正是那种以为人可以站在自己的来历之外、干干净净地想问题的看法。他说，人总是已经在世界里了，带着身

体，带着习惯，带着一段过去。那么，把他自己放回他的来历里去看，恰恰是照他的办法在读他。

◆ 他家里的那座教堂

还有一样东西，是他童年的土的一部分：信仰。

他在一个天主教家庭长大，青年时是虔诚的信徒，二十多岁还在天主教的知识分子圈子里活动。大约在 1930 年代后半，他离开了教会。常见的说法，是他不能接受教会在西班牙内战等政治问题上的立场〔待核：年份与缘由〕。

这件事这里只记一笔，插一面小旗：本书第九编第 62 章讲「信仰」时回来拔。那时我们要问的，不是他该不该离开，而是他后来的理论里，还给不给「信仰」留一个位置。

秦伯的童年

秦伯有一次跟阿禾讲他小时候。

他说，他家兄弟姐妹五个，他排老三，父亲常年在外面跑船，一年回来一两次，家里全靠母亲。冬天冷，五个孩子挤在一张大床上，母亲在灯下补衣服，谁冷了，她就伸手把被子往谁那边拽一拽。

「我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叫『我』，」秦伯说，「只知道一床被子，五个人，一个妈。」

他后来当了一辈子工人，最会的一件事，是和人一起干活：抬东西，他一搭手就知道对方的劲往哪边使；车间里谁不舒服，他第一个看出来。

阿禾说：「秦伯，你这就是书里说的那一屋子人的暖。」

秦伯笑了：「那个法国人也这样长大的？」

这正是第 1 章的意思：一个人最早长在什么土里，会决定他后来怎样和人一起活。秦伯的那一床被子，是他的土。

◆ SDE 看这一处

用这套书的眼镜看，他的童年是一片土，而且是一片很厚的土：一个没有了父亲、却被母亲和兄姐紧紧裹住的家；一座教堂；一座叫巴黎的城市。

土不是背景，土在推。

这片土推出来的，是一种很特别的「最早的懂」：人和人首先是缠在一起的，然后才分出你和我。一个孩子在一屋子的人中间长大，他先知道的不是「我」，是「我们家」；先知道的不是「那个人在看我」，是「妈妈的手在给我擦脸」。

这一懂，后来长成了他哲学的底色。

这里要埋下全书最重要的一面小旗。他的童年，是一段有日子、有地点、有名有姓的交织：1913 年以后，巴黎，母亲，兄姐。这是一段长出来的交织。可后来在他的书里，交织越来越像一种本来就在的东西，最后被他叫作「肉」，说它像水、火、土、气一样原始。

一段有童年的交织，在书里变成了一种没有童年的元素。这面小旗，第 5 章先拔一半，第 39 章拔完。

◆ 放回日子里

阿禾说，他小时候在外婆家长大。外婆腰不好，每天晚上让他站在床边给她捶背，捶完了外婆再给他按按小腿，说「长个子」。他后来去学推拿，家里人都说奇怪，他自己知道不奇怪：他的手最早学会的事，就是按在一个人身上，感觉那个人松下来。

这就是土在推。阿禾学推拿的第一天，他的手已经不是一只空白的手了。

你也可以试一试：想一想你最早记得的、和另一个人身体碰在一起的一件事。被抱着，被牵着，被按住，被推开。那件事，也许正悄悄决定着你今天怎样和人相处。

带走的话

他最早懂得的世界，是一屋子人裹在一起的暖；这份懂是长出来的，后来却被他写成了本来就在的。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了「土」这扇门——一个哲学家的底色，是被童年的土推出来的。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他活的这一段有来历（1913 年以后的巴黎、母亲、兄姐）；他写下的交织，来历正在一步步被抹掉——第 5 章、第 39 章回来拔旗。

第 2 章

高师、鲁汶与战争：从胡塞尔的手稿到抵抗小组

◆ 为了一叠手稿，专程跑一趟

你有没有为了一样东西，专门跑过一趟远路？

也许是为了一本绝版的书，也许是为了当面听一个人讲一句话，也许是为了去看一眼老家拆掉以前的样子。跑那一趟的时候，你心里其实已经有了一个问题，只是缺一样东西来回答它。

1939 年春天，一个三十一岁的法国中学哲学教师，专程从巴黎坐火车到比利时的鲁汶，为了去看一叠几乎没有人能读懂的速记手稿。他就是梅洛-庞蒂。

这一章讲他怎样走到那一叠手稿面前，又怎样从那里走进一场战争。

◆ 1926 年，高等师范学院

1926 年，他考进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这是法国培养哲学家和中学名师的地方。

他在那里认识了一群后来改变法国思想的人。萨特比他早两年入学〔待核〕。西蒙娜·德·波伏娃不在高师读书，但和他很早就是朋友；她晚年写回忆录，书里那个温和、虔诚、有点书卷气的青年「普拉代勒」，写的就是梅洛-庞蒂〔待核：化名与对应〕。1929 年前后，他和波伏娃、列维-斯特劳斯一起在巴黎一所中学做过教学实习〔待核：学校与年份〕。

需要说明一句：第 120 号写作「同班有萨特、西蒙娜·韦伊、列维-斯特劳斯」，那是一个方便的说法。按常见的史料，这几位和他是同一代人、同一个圈子，但入学年份与学校并不全同。本书把它细分开，统稿时两卷对账。

也是在这几年，胡塞尔到巴黎讲学，讲稿后来成了《笛卡尔式的沉思》。据说他就在台下〔待核〕。

◆ 一个中学教师的研究计划

1930 年，他通过了哲学教师资格考试，到外省中学去教书，先是博韦，后来是沙特尔〔待核：年份〕。

有一件小事很说明他。1933 年，他申请了一笔研究经费，写了一份研究计划，题目大意是「知觉的本性」〔待核〕。一个二十五岁的年轻哲学老师，不去研究康德、不去研究黑格尔，偏偏要研究「人是怎样看见东西的」。而且他要读的，不只是哲学书，还有格式塔心理学的实验报告、儿童心理学、神经科医生写的脑伤病例。

这在当时的法国哲学界，是一条很偏的路。

为什么偏偏是知觉？回到上一章：一个从小被一屋子人裹着长大的人，最早懂得的东西，就是身体和身体碰在一起的那种懂。他想知道这种懂是什么。哲学书里讲认识的，大多从「我想」讲起；他觉得最早的那一层，不在「我想」里。

1935 年起，他回到高师做辅导教师，一边带学生，一边写他的第一本书〔待核〕。那本书 1938 年完稿，就是后来的《行为的结构》。

◆ 1939 年春天，鲁汶

现在回到那一趟火车。

1938 年，胡塞尔去世。他留下了大约四万页用速记写成的手稿（本系列胡塞尔卷的副题就是「一个数学家、四万页速记」）。那时纳粹已经掌权，胡塞尔是犹太人，这批手稿随时可能被毁。一位比利时方济各会的年轻修士范·布雷达，冒着风险把手稿偷偷运出德国，存放在鲁汶。

1939 年 4 月，梅洛-庞蒂到了鲁汶。按常见的记载，他是第一个专程从国外来查阅这批手稿的学者〔待核〕。

他在那里读到了胡塞尔晚年没有发表的东西。其中最打动他的，是胡塞尔关于「活的身体」的分析：我的身体，不只是一件和桌子椅子一样的物体，它是我看、我摸、我动的那个地方；我摸左手的时候，左手既是被摸的东西，又能反过来感到右手。

这几页纸，他后来反复讲，讲了二十年。本书第 22 章要讲的「右手摸左手」，源头就在这里。

◆ 然后是战争

几个月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他应征入伍，在步兵部队当军官〔待核：军衔〕。1940 年法国很快战败，他复员回到巴黎，在占领下的巴黎教中学。1940 年他结了婚，第二年女儿出生〔待核〕。1941 年，他和萨特、波伏娃等人组织过一个很小的抵抗团体，叫「社会主义与自由」，存在的时间不长〔待核〕。

就在占领期间，他写完了第二本书。1942 年，《行为的结构》出版；1945 年，战争刚结束，他的博士论文《知觉现象学》出版，六百多页。这是他一生最重要的一本书。

◆ 先说对在哪儿

把这一段路摆出来，最值得看的一点是：他的思想，是被好几股完全不相干的东西撞出来的。

一股是法国自己的哲学传统，从笛卡尔下来，讲「我思」，讲反思。一股是格式塔心理学和神经病学，讲整体先于部分，讲脑伤病人怎样丢掉某一种能力却保住另一种。一股是胡塞尔的手稿，讲活的身体。还有一股，是一场战争：人被卷进历史，身不由己，没有人能站在外面干干净净地看。

这几股东西，任何一股单独都长不出《知觉现象学》。是它们在一个人身上撞到一起，才撞出来的。

阿禾的三股绳

阿禾后来跟邝师傅讲过他自己是怎么走到推拿这一行的。

他说，是三股绳拧在一起，把他拽过来的。第一股，是小时候给外婆捶背，手上最早学会的事，就是按在一个人身上，感觉那个人松下来（第 1 章）。第二股，是高中毕业

后送了两年外卖，腰累坏了，自己去推拿店按，第一次知道人的身体里有那么多「结」。第三股，是在店里等位的时候，看见邝师傅给一位老太太按肩膀，老太太按完了，站起来，眼泪都下来了，说：「几十年了，这肩膀第一次是我自己的。」

他说：「少一股，我都不会来。」

这和梅洛-庞蒂的路是一个样子：几股不相干的东西，一先一后，在一个人身上撞到一起（第 2 章）。阿禾把这三股绳，写在了他那本《禾记推拿手册》的第一页。他说：「徒弟来了，先看这一页。让他知道，手艺是怎么把一个人拽过来的。」

◆ SDE 看这一处

这正是「路」：一先一后，顺序不能乱。先有童年那层身体的懂，才会在二十五岁选「知觉」做题目；先读了格式塔和脑伤病例，到鲁汶时才一眼认出胡塞尔那几页纸的分量；先经历了战争，后来写历史和政治时，才会说出「在历史里没有人是清白的」这样的话（第 33 章回来）。

也是「回写」：鲁汶那几页手稿，沉进了他，改了他后来二十年的路。

这里要记住一件事。他自己的路，是一条清清楚楚的发生序列，每一步都有日子、有地点、有推手。后面我们会看到，他在书里写身体的懂时，却很少写「路」，写的多是练成以后的样子。一个自己走过一条这么清楚的路的人，在书里偏偏少写了路。这是第四编要追的账。

◆ 放回日子里

邝师傅常对阿禾说一句话：「手法是学得会的，手感是泡出来的。」

他自己的手感是怎么来的？他说，年轻时在别人的铺子里当学徒，师父不让他碰客人，先让他在自己腿上按了半年；后来进了一家医院的康复科打杂，天天看康复师怎样一点一点带病人重新学抬手；再后来自己开铺子，一个冬天按坏了两个指甲。

三股东西撞在一起，才有今天这双手。少一股，手就不是这个样子。

你也可以把自己最拿手的一件事拆开看一看：它是被哪几股不相干的东西撞出来的？那几股东西，一先一后，顺序能不能倒过来？

> 带走的话
>
> 他的思想是被好几股不相干的东西撞出来的，每一步都有日子；可他后来在书里，很少写这样的路。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了「路」与「回写」两扇门——鲁汶的手稿回写进了他。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他自己的来历清清楚楚；他书里「身体的懂」的来历，要到第四编去查。

第 3 章

和萨特的十年，与分手：1945—1955

◆ 两个最要好的朋友，站到了两边

你大概见过，或者经历过这样的事。

两个人从年轻时就是最好的朋友，一起读书，一起吃苦，一起做一件事业。后来外面出了一件大事，每个人都被逼着表态。两个人表的态不一样，吵了几次，最后不再来往。

多年以后，其中一个先走了，另一个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纪念他，字里行间全是没说完的话。

梅洛-庞蒂和萨特，就是这样一对朋友。本系列萨特卷第 10 章已经写过这场决裂，本章接着写，只看梅洛-庞蒂这一边：这十年里，他的每一次转弯，是怎样被推出来的。

◆ 1945 年，一本杂志

战争一结束，萨特、波伏娃、梅洛-庞蒂和几位朋友创办了一本杂志，叫《现代》。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梅洛-庞蒂是这本杂志的政治编辑，很多没有署名的政治社论出自他的手〔待核〕。那几年，他在政治上甚至比萨特更靠左。

这是一个人人都被要求站队的年代。美国和苏联开始对峙，法国知识分子几乎每个人都要回答：你站在哪一边？

◆ 1947 年，一本难读的书

1947 年，梅洛-庞蒂出版了《人道主义与恐怖》。

这本书讨论的，是苏联三十年代的那些大审判。当时西方有人写书揭露那些审判的残酷，他写这本书来回应。他的论点很复杂，大意是：在历史里，没有人是清白的，暴

力已经在那里了；资本主义世界也有它自己的暴力。问题不在于有没有暴力，而在于哪一种暴力，正在朝向一个人与人互相承认的未来〔待核：论证措辞〕。

用这个标准，他为当时苏联的做法做了一种有保留的辩护。

据后来的记载，这本书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加缪就曾为此和他当众争执，萨特在中间劝架〔据后来的记载〕。

这本书后来让他后悔。本书第 33 章还要回来，细看他那把尺子。这里先记一笔：他的判断标准，落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上，落在「朝向互相承认」上。这是一个很梅洛-庞蒂的标准。它的长处和短处，后面要一起算。

◆ 1950 年，一场远方的战争

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

这件事改变了他。他开始怀疑，苏联是不是真的在朝向那个「互相承认」的未来。据说他从那以后在《现代》上对政治问题保持沉默，而萨特恰恰在这几年越来越靠近法国共产党〔待核〕。

两个人的方向，开始反着走。

◆ 1953 年，一封辞职信

1953 年，两人为了杂志上的一篇稿子起了冲突，互相写了几封很长的信。梅洛-庞蒂随后辞去了在《现代》的职务〔待核：具体经过〕。

同一年年初，他刚刚在法兰西公学院发表就职演讲（第 4 章）。一边是学院里最高的位置，一边是和最好的朋友分手。

◆ 1955 年，一本批评朋友的书

1955 年，他出版了《辩证法的历险》。书里有一章专门批评萨特，标题很重，大意是说萨特的立场是一种「极端布尔什维克主义」：把自己完全交给一个党，用意志代替判断〔待核：章名译法〕。

波伏娃很快写了一篇长文回击，替萨特辩护，说他歪曲了萨特的哲学。

两个老朋友的分歧，说到底是这样一个问题：当历史逼你站队的时候，一个人该怎么办？萨特的回答是：必须选，而且必须投入进去，弄脏了手也要选。梅洛-庞蒂的回答是：可以选，但判断力不能交出去；一旦你为了阵营的需要，开始为明知不对的事辩护，你就不是在参与历史，你是在停止思考。

◆ 先把公道还给他

这十年里，梅洛-庞蒂转了好几个大弯。说他摇摆，是容易的；可他的每一次转，都带着一种诚实：他肯改，肯承认自己看错了。1947 年的书，他后来是认了错的。

一个肯认错的人，在那个人人都不肯认错的年代，是少见的。

还有一件事也要说足：他在 1955 年说的那句「判断力不能交出去」，是整本书里最接近「一个站得住的我」的地方。本书第 34 章会专门看它，并说明为什么它在他的理论里只是一道影子，没能站成一只脚。

两个合伙人

邝亮做运营那几年，公司里有两个合伙人，从大学起就是好朋友，一起创业八年。

公司小的时候，两个人什么都一起商量，吵了架，第二天一起吃顿饭就好了。公司大了，外面来了一笔很大的投资，条件是要改方向。一个说该接，一个说不该。两个人吵了三个月，一个人走了。

邝亮后来听留下的那一位说：「我们俩这八年，其实从来没有坐下来写过一句话：这家公司，我们到底想做成什么样。每一次商量，都是被一件事推到眼前了才商量。事情一来，我们就转；转着转着，就转到两边去了。」

这和梅洛-庞蒂与萨特的十年，何其像（第 3 章）。两个诚实的人，每一次转都有道理；缺的，是一张两个人一起立下的图纸。

◆ SDE 看这一处

把这十年排成一条线：1945 年办杂志，1947 年写书辩护，1950 年一场远方的战争让他转向，1953 年辞职，1955 年写书批评朋友。

每一个转折点，都是被外面的一件事推出来的：一本揭露审判的书，一场战争，一篇稿子。

这里只做一个描述，不下判断：这条线上的每一次转弯，推手都在外面，都是事件。他在往哪里走，是事件一次一次告诉他的。本书第八编第 49 章会回到这十年，那时我们会用一个词来说它，叫「张力突变」，并说明它和他的理论是怎样连在一起的。这面小旗，先插在这里。

◆ 放回日子里

邝师傅年轻时有个一起学徒的师兄，两个人后来合伙开过一家店。有一年，街道要统一改门脸，店里要不要跟着改、改成什么样，两人意见不合。改了一半，又碰上房东涨租，店就散了。

邝师傅说，现在回想起来，当年两个人其实从来没有坐下来说过：这家店，我们到底想开成什么样？每一次商量，都是被一件事逼到眼前了才商量。事情一件一件来，两个人就一次一次地转。

你也可以想一想：你最近一次在大事上改主意，是你自己先想清楚了要往哪里去，还是一件事把你推到了那个路口？

> 带走的话
>
> 他在十年里转了好几个大弯，每一次都诚实，每一次的推手都在外面。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判断力不能交出去」，是他离「一个站得住的我」最近的一次；关门的地方第 34 章再看。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这十年的每次转弯都有来历，可来历都在事件那一边，他自己往哪里去，这一栏是空的——第 49 章回来拔旗。

第 4 章

坐进柏格森的椅子：公学院讲自然、制度、被动性

◆ 换了一个讲台，讲的东西也跟着换了

你大概注意过这样的事：一个人换了工作的地方，说话的题目也会慢慢变。

一个在工厂车间干了二十年的人，调到培训中心去教新工人。头一年，他讲的还是车间里那一套：怎么开机，怎么换刀，怎么看仪表。第二年，他开始讲「为什么这台机器要这样设计」。第三年，他讲的东西，车间里的老同事都听不太懂了：他在讲人是怎样学会一门手艺的。

讲台换了，面对的人换了，一个人被逼着往更底下挖。

梅洛-庞蒂战后的十几年，就是这样一路往底下挖的。这一章不讲他的政治，只讲他的讲台。

◆ 里昂与索邦：去教儿童心理学

战后，他先在里昂大学教哲学。1949 年，他被请到巴黎大学（索邦），担任儿童心理学与教育学的教授，一教就是三年〔待核：起止年份与讲席名称〕。

一个哲学家去教儿童心理学，这在今天看来有点奇怪，在当时也不寻常。可你想一想他的题目就不奇怪了：他想知道人和世界最早的那一层懂是怎样的，那么最好的老师，就是还不会说话、还分不清你我的小孩子。

这三年的讲稿后来整理出版。其中有一门课，讲孩子是怎样和别人建立关系的。他在里面描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阶段：很小的孩子，分不清自己和别人。别的孩子哭，他也跟着哭；别人摔了一跤，他会去摸自己的膝盖。他称这是一种「混融的社会性」：还没有「我」和「你」，只有一片缠在一起的「我们」〔待核：术语译法与具体描述〕。

然后，他讲孩子怎样一步步从这片「我们」里分出「我」来：照镜子，认出镜子里那个是自己；到三岁左右，开始说「不」，开始说「我的」。

请记住这门课。这是他一生里写得最接近「来历」的地方之一。第 18 章会专门看它，那时我们要问：他写出了「我」和「你」是怎样从一片混融里分出来的，那么，那片混融本身，又是怎样来的？

◆ 1952 年，法兰西公学院

1952 年，他当选为法兰西公学院的哲学教授。这是法国学术界最高的讲台之一：没有学生要考试，没有学位要授予，教授每年讲一门新课，任何人都可以进来听。

那一年他四十四岁，是这个机构历来最年轻的哲学教授之一〔待核〕。据第 120 号的说法，他坐上的，正是柏格森当年坐过的那一脉讲席〔待核：讲席沿革〕。

1953 年 1 月，他发表就职演讲，后来出版时题为《哲学颂》。

从这里开始，他讲的课，题目越来越「怪」。

◆ 越讲越怪的课

我们把他在公学院的一些课题列出来，你就能看出他在往哪里挖〔待核：各年课题与年份〕：

讲过「表达」和「言语」：人是怎样说出一句新话的，意思是说之前就有，还是说的时候才长出来。

讲过「制度」和「被动性」：一件事怎样沉淀下来，改变后来的一切；人在睡着、做梦、回忆的时候，是谁在「做」这些事。

讲了好几年「自然」：从笛卡尔怎样把自然看成一台机器讲起，一直讲到动物行为、胚胎发育、生物学家于克斯屈尔说的「每种动物都活在自己的周围世界里」。

还讲过塞尚，讲过索绪尔的语言学，讲过儿童怎样学会说话。

一个现象学家，为什么要去讲胚胎、讲动物、讲语言学？

◆ 他对自己不满意

答案藏在他晚年的工作笔记里。

在一条大约写于 1959 年的笔记里，他写下一句很重的话，大意是：《知觉现象学》里提出的那些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因为我在那里是从「意识」和「对象」的区分出发的〔待核：笔记日期与原文〕。

这是一个人对自己最重要的一本书下的判决。

《知觉现象学》已经把「意识」换成了「身体」，已经说了身体不是意识的对象、身体自己就懂。可他觉得还不够：那本书的底子里，还站着一个「主体面对世界」的影子，只是这个主体从一道目光换成了一个身体。他想把这个底子整个换掉，换成一种比主体和对象都更早的东西。

他去讲胚胎、讲动物、讲语言、讲制度，就是在找这个更早的东西。他最后找到的名字，叫「肉」。

◆ 先说对在哪儿

这一段最值得敬佩的，是他不肯停在自己的成名作上。

《知觉现象学》出版以后，他已经是法国最有名的哲学家之一，完全可以一辈子讲那本书。他没有。他一次次换题目，一次次往底下挖，一直挖到生物学和语言学的地界里去。一个人肯对自己最得意的东西说「这里是解决不了的」，这本身就是一种很难得的诚实。

而且他挖的方向是对的。孩子怎样从混融里分出「我」，胚胎怎样一点点长出形状，一件事怎样沉下去改变后来：这些都是在问「来历」。在本系列拆过的哲学家里，很少有人像他这样，把「来历」的题目一个一个捡起来去讲。

一个换了岗位的老会计

孟先生的父亲，年轻时在工厂当了十年会计，后来被调去当培训科的老师，教新来的会计。

头一年，他教的还是那一套：账怎么记，表怎么填。第二年，他发现新来的年轻人老是记错一种账，他就回头去想：为什么这种账容易错？第三年，他讲的东西，老会计们都听不太懂了：他在讲一个人是怎样学会看账的。

他说：「在账房里，我只要把账记对。到了讲台上，我得弄明白，人是怎么学会把账记对的。」

这和第 4 章梅洛-庞蒂的路很像：讲台换了，面对的人换了，一个人被逼着往更底下挖，挖到「来历」上去。

◆ SDE 看这一处

这一章是全书要格外小心的一章。

本书的判断之一，是他「写了中间那一下，没写那一下的来历」。可你看，他在公学院和索邦讲的，恰恰有好几门课在讲来历：儿童讲义讲「我」的来历，自然讲课讲机体的来历，制度讲课讲沉淀怎样改变后来。

所以本书在这里先把话说在前头：这几门课，是本书判断最可能被推翻的地方。本书第 18 章、第 25 章要一一去查，查到哪里，判断就收窄到哪里。书里列了四条推翻条件，其中三条就落在这一章提到的讲稿上。

眼下能说的，只有一个方向上的观察，先插一面小旗：他去讲来历，讲的多是「我」和「你」、机体和环境、主体和对象是怎样从一片更早的东西里分出来的。至于那片更早的东西，也就是后来被他叫作「肉」的那一片，本身是怎样来的，他有没有讲？这一问，第 18 章开始查，第 39 章结算。

◆ 放回日子里

秦伯中风以后，第一次来邝师傅的铺子，是被儿子扶进来的。他说，医院里的康复师教他练手，每天练一样：抓一个软球，放下；再抓，再放下。

「练了三个月，球是抓得住了。可你让我拿筷子夹一颗花生米，还是不行。」

邝师傅没有马上给他按。他让秦伯把右手放在桌上，自己的手搭上去，跟着秦伯的手慢慢动，动了很久。他后来跟阿禾说：「他那只手不是没力气，是忘了自己是一只手。你得陪它从头再长一遍。」

「从头再长一遍」，这句话梅洛-庞蒂会喜欢。可它背后还有一个问题：第一次长，是怎么长出来的？

> 带走的话
>
> 他不肯停在自己的成名作上，一路挖到胚胎、动物和孩子；他挖的方向是对的——在问来历。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儿童、自然、制度，三门课都在问来历。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写了「我」从混融里分出来的来历；那片混融自己的来历，待第 18 章查、第 39 章结算。

第 5 章

1961 年 5 月 3 日，桌上摊着《屈光学》

◆ 一个人最后读的那本书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人最后读的那本书，会是哪一本?

大多数人的最后一本书，是随手拿起的：床头的一本杂志，手机上的一篇文章。可有些人的最后一本书，像是被他一辈子的路推到了桌上。

1961 年 5 月 3 日晚上，梅洛-庞蒂在巴黎家中的书桌前工作，心脏病发作，去世了，五十三岁。据后来的记载，他的书桌上摊着一本书：笛卡尔的《屈光学》〔待核：细节〕。

《屈光学》是笛卡尔讲眼睛和光的一本小书。在那本书里，笛卡尔把看东西讲成这样一件事：光打在眼睛里，在视网膜上成了像，心灵再去「读」这个像。看，是心灵在读一张图。

梅洛-庞蒂一辈子要拆的，正是这幅画面。

◆ 没有写完的书

他去世时，手里正在写一部大书。已经写成的正文大约一百多页，外加几百条工作笔记。三年以后，他的学生克洛德·勒福尔把这些手稿整理出版，题为《可见的与不可见的》。

就是在这部没写完的书里，他提出了「肉」和「交织」。

也是在这部书的笔记里，他写下了上一章那句对自己的判决。换句话说，他人生的最后几年，是在推倒自己、重新打地基的时候去世的。地基刚刚挖开，楼还没有盖。

他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长文，叫《眼与心》，讲的是绘画和看。据说这篇文章是他 1960 年夏天在法国南方写成的，那里正是塞尚画了一辈子圣维克多山的地方〔待核：写作

地点〕。一个人在塞尚的山下写看，然后回到巴黎，在桌上摊开笛卡尔讲眼睛的那本书。这条路的最后几步，走得像是被安排好的。

◆ 萨特的悼文

同一年秋天，萨特在《现代》上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悼文〔待核：篇名与刊期〕。

两人分手已经八年。据说分手以后他们还见过几面，都有些尴尬。萨特在悼文里写他们的友谊，写他们的争吵，写他自己也不完全明白的那些分歧，写那个「从没有从童年里痊愈」的梅洛-庞蒂。

据后来的读者说，这篇文章读起来像一场迟到的和解，又像一场永远没有吵完的架。

◆ 一张人生序列表

一个人走完了，这套书照例把他的一生排成一张表：每一段在什么土里，那一步走出了什么不同，最后显露出什么样子。

时段	土	那一步的不同	显露出的样子
1908—1926	罗什福尔军港；父亲早逝；母亲、兄姐与巴黎；天主教家庭	一屋子人裹在一起的暖	最早的懂：人和人先是缠在一起的
1926—1939	高师与同代人；胡塞尔来巴黎；格式塔、脑伤病例；外省中学讲台	偏偏选「知觉」做题目	一个研究「怎么看见」的年轻教师
1939	鲁汶的四万页速记	读到「活的身体」	此后二十年的主题定下
1939—1945	战争、战败、占领、抵抗小组	人被卷进历史，没有人在外面	《行为的结构》《知觉现象学》
1945—1955	《现代》杂志；冷战；朝鲜战争	转了几个大弯，与萨特分手	「判断力不能交出去」
1949—1961	索邦儿童心理学；法兰西公学院	对自己的成名作说「解决不了」	往底下挖：儿童、自然、制度、语言、绘画
1959—1961	塞尚的山；笛卡尔的《屈光学》	推倒地基，重新挖	「肉」与「交织」，一部没写完的书

◆ 先说对在哪儿

这张表本身，就是他哲学的一个很好的证明。

他说人总是已经在世界里，带着身体、习惯和一段过去；他说人不是站在外面干干净净地看，而是被卷在里面，和别人缠在一起。看这张表，他自己的一生就是这样：一段一段，被童年、同代人、手稿、战争、朋友、讲台推着走。没有哪一步，是一个站在一切之外的「我」凭空决定的。

在这一点上，他的一生和他的书，是一致的。

◆ 反差：一生是长出来的，书里的「肉」却不要来历

可这张表还说出了另一件事。

表里的每一次交织，都有日子，有地点，有人：1913 年以后的那一屋子人，1939 年鲁汶的那一叠纸，1953 年那几封信。他的交织，是一段一段长出来的；每一段都有来历，每一段都改了下一段。

而他在最后那部书里写下的「肉」，却被说成一种比一切都更早、像水火土气一样原始的「元素」。一个元素，不需要来历。

这里把第 1 章插下的那面小旗拔一半：

他活出来的交织，每一段都有童年；他写下的交织，被封成了一种没有童年的元素。

这句话现在还只是一个反差，不是判决。一个人的一生和他的学说对不上，这件事本身不能证明学说错。本书要做的，是到他的书里去一处一处地查：他写交织、写身体、写肉的时候，是不是真的不写来历？如果不写，为什么不写？不写，又会让人、让事情，在哪里被弄少？

这是全书的活。另一半旗，第 39 章拔。

一个人最后在读的书

孟先生的父亲，有一位老同事，去年走了。

老同事的女儿收拾遗物，发现他的床头摊着一本书，是一本讲钳工手艺的旧书，里面夹满了纸条，纸条上是他这几年自己琢磨出来的几个新办法，写了一半。

女儿把那本书拿给孟先生的父亲看。老人翻着那些纸条，说：「他退休十年了，还在琢磨这个。他一辈子，都在琢磨手上的事。」

老人又说：「可惜这些纸条，没人接了。他那几个新办法，写了一半。」

这就是第 5 章那张书桌：一个人最后摊开的书，常常是他一辈子的路推到桌上的。那一半没写完的纸条，是他的来历，也是他留给后人要接着走的地方。

◆ SDE 看这一处

这套书讲每一位哲学家，都会在第一编末尾写一对反差：「一生是发生，学说是发现」。康德一生是港口、牌桌和书信里长出来的，书里却说认识的形式先天就在；洛克一生是在医生的手术台边长出来的，书里却说心灵是一张白纸。

梅洛-庞蒂的反差，比他们都细。

他没有说有什么东西先天就在，也没有说人生下来是一张白纸。他恰恰是反对这两种说法的人。他的反差，只出在最后一步：他把一切都放回了交织里，然后，把交织本身放在了一切之前。

先在的东西没有了，先在的位置还在。这个位置，现在坐着「肉」。

◆ 放回日子里

邝师傅铺子里挂着一张发黄的照片，是他年轻时和师父的合影。阿禾问他师父后来怎么样了，他说，师父走得早，最后几年一直在琢磨一套新手法，说以前那套「按穴位」的路子不对，要换成「顺着人的劲走」。琢磨到一半，人就走了。

「他那套新手法，我学了一半。剩下一半，我自己摸，摸了十几年。」

阿禾问：「那师父要是活着，会不会觉得你摸对了？」

邝师傅想了很久，说：「不知道。可我知道一件事：他那套东西，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他按了四十年、一点一点换过来的。他后来老说『劲本来就在那儿，你顺着它走就行』。这句话我不全信。劲是在那儿，可那股劲，也是一个人一天一天活出来的。」

你看，邝师傅比他的师父多问了一句：那股劲是从哪里来的。

> 带走的话
>
> 他一生的每一次交织都有日子、有地点、有人；他最后写下的「肉」，却被说成不需要来历的元素——这本书要追的，就是这一步。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他的一生替他开了「路」和「土」两扇门；他最后的书，在「来历」这扇门上加了一把锁——锁是什么样子，第五编第 27 章看。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一生有，书里的「肉」没有——小旗拔一半，另一半第 39 章拔。

第 二 编

他接手的题：主客之间那条缝

编　序

每一位哲学家，都是接着一道老题往下做的。这一编三章，讲梅洛-庞蒂接手的是哪一道题。

那道题很老，老到可以追到笛卡尔，甚至更早：人是怎样认识世界的？认识，是世界自己送进我眼里来的，还是我这一边做出来的？三百年来，有两大家为此吵个不停。第 6 章讲这两家怎么吵，以及梅洛-庞蒂怎样一眼看出，两家错在同一处。第 7 章讲他手里有哪几件前人没有的家伙：胡塞尔的「活的身体」、海德格尔空着的那一格、格式塔心理学和一位脑伤病人。第 8 章把这道题放到这套书自己的来路上：借用王德生博士思想历程中一道「亏空题」作类比，看梅洛-庞蒂站在这道题的哪一端。

这一编为判决「一只手」与「主体性缺失」做铺垫：他是怎样被一步一步推到「中间」去的。

第 6 章

两家吵了三百年：经验论的颗粒，理智论的判断

◆ 两条一样长的线

你大概在课本或者网上见过这样一张图。

两条一样长的横线，上下摆着。上面那条两头画上向外张开的箭尾，像「>——<」；下面那条两头画上向里收的箭头，像「<——>」。你看过去，上面那条明显长一些。拿尺子一量，两条一样长。

心理学上叫它「缪勒-莱尔错觉」。

这张图，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里讲过〔待核：章节〕。他问的问题，比「为什么会看错」要深一层：你看这两条线的时候，它们在你眼里到底是一样长，还是不一样长？

这个问题看起来很傻。可三百年来吵得最凶的两大家，恰恰在这里都答不好。

◆ 第一家：一粒一粒的感觉

第一家，一般叫经验论。本系列洛克卷、休谟卷、贝克莱卷讲过这一家。

他们的看法，用大白话说是这样的：世界往我身上送来一粒一粒的感觉。一个红点，一块硬，一阵甜，一道光。心里面的东西，都是这些颗粒拼起来的。你看见一个苹果，是因为红、圆、光滑、带点香味这几粒感觉，常常一起出现，你就把它们拼成了「苹果」。

照这一家的看法，那两条线在你眼里，是由一粒一粒的光点组成的。光点落在视网膜上，两条线的光点一样多，所以它们「其实」一样长。你看成不一样长，是后来的某一步出了错。

◆ 第二家：心里的判断

第二家，一般叫理智论。本系列笛卡尔卷、康德卷讲过这一家的祖师爷。

他们说：光有颗粒不够。一粒红、一粒圆，自己拼不成苹果，得有一个心灵在后面把它们整理起来、判断一下：「这是一个苹果。」笛卡尔有个有名的例子，一块蜂蜡放在火边，颜色、形状、气味全变了，可你还知道它是同一块蜡。凭什么知道？不是凭眼睛，是凭心里的判断。

照这一家的看法，那两条线在你眼里，是你心里「判断」它们不一样长。判断错了，所以看错了。

◆ 梅洛-庞蒂看出的那一处

这两家，一个站在「被看的东西」那一边，说一切从外面送进来；一个站在「看的人」这一边，说一切是里面做出来的。吵了三百年。

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的导论里，把两家各打了一遍。他的办法很巧：不去帮哪一家，而是指出两家踩在同一块地板上〔待核：导论相关章节〕。

那块地板是：先有一堆零件。

经验论说，零件是一粒粒感觉，它们自己会拼起来。理智论说，零件是一粒粒感觉，得靠心灵来拼。两家吵的是谁来拼，可两家都先假定了：有一堆现成的零件，摆在那里等着拼。

梅洛-庞蒂说，你睁开眼睛的时候，从来没有看见过零件。你一眼看见的，就是两条线，而且上面那条看起来长。你没有先看见一粒粒光点，再判断出「长」。零件是事后分析出来的，是一个科学家拿着尺子、拆开你的经验以后，才造出来的说法。

所以那两条线，在你的知觉里，既不能说「一样长」，也不能说「不一样长」〔待核：原意〕。「一样长」是尺子的说法，是事后的；「不一样长」是一个判断的说法，也是事后的。在你看的那一刻，它们是一种还没有被尺子、也没有被判断定下来的样子：模糊的，暧昧的，可是一点也不含糊地摆在你面前。

◆ 先说对在哪儿

这一刀，砍得非常准。

你想一想：我们平时说「我看见了一棵树」「我听到了一首歌」，从来不是先听到一个一个音、再判断出这是一首歌。一首歌换一个调唱，每一个音都变了，你照样听得出是同一首。这件事，一粒一粒的颗粒说不清，心里的判断也说不清：你并没有在心里做一道「把所有音升高三度再比较」的题。

格式塔心理学管这叫「整体先于部分」。梅洛-庞蒂把它推得更远：不只是整体先于部分，而是知觉最早的那一层，根本就不是由「部分」和「判断」组成的。那一层，是身体和世界碰上的那一下，本身就带着样子、带着意思。

还有一点也要说足：他砍的不是科学。他从不说尺子量错了。他说的是，尺子量出来的「一样长」，是长在「看」上面的第二层东西；不能反过来，用第二层去解释第一层。

一杯茶的「香」在哪里

秦伯喜欢喝茶。有一天，他儿子从外地带回来一包据说很好的茶，泡了一杯给他。

秦伯喝了一口，说：「香。」

儿子问：「香在哪儿？」

秦伯想了想，说不上来。说香在茶叶里？可同一包茶，昨天他感冒了，喝起来一点味道也没有。说香在他心里？可他并没有先想「这茶该是香的」，再觉得香；他一喝就觉得香了。

邝师傅在旁边说：「香在你嘴和这杯茶碰上的那一下。」

这就是那两家吵了三百年的题（第 6 章）：一家说香在茶叶里，一家说香是你判断出来的。梅洛-庞蒂说两家都错了，香在碰的那一下。

秦伯又加了一句：「可我喝了六十年茶，才喝得出这是好茶。」这一句，是那一下的来历。

◆ SDE 看这一处

用这套书的眼镜看，经验论和理智论，一家站在「被看的东西」那一边，一家站在「看的人」那一边。一家把一切归给外面，一家把一切归给里面。

梅洛-庞蒂拒绝了两边。他没有在两边里挑一边，也没有说「两边各占一半」。他往两边中间走了一步，走到了那一下：看的人和被看的东西，碰在一起的那一下。

这一步，是他全部哲学的起点。本书第三编会给这一步起一个名字。

这里先插一面小旗：两家错在「先有零件」，错在先在。梅洛-庞蒂拆掉了这个先在，这一刀是对的。那么，他自己往中间走了一步以后，脚下站的地方，有没有又立起一个新的先在呢？这个问题，第 27 章回来。

◆ 放回日子里

阿禾刚来铺子那会儿，邝师傅让他按秦伯的肩膀。阿禾按完了，说：「师傅，秦伯右边肩膀有一块特别僵。」

邝师傅问：「你是怎么知道的？」

阿禾想了想，说不上来。说是手摸到了一块硬的？可他没有先摸到「硬」、再判断出「僵」。说是他心里判断出来的？可他没有想，手一按上去就知道了。

邝师傅笑了：「对，你说不上来就对了。那块僵，不在秦伯的肩膀里等着你，也不在你脑子里等着你，是你的手按下去，它才出来的。」

这句话，梅洛-庞蒂会点头。

可邝师傅接着又说了一句：「所以你要多按。按一千个肩膀，你的手就知道什么叫僵。」这后半句，他在告诉阿禾，那一下是有来历的。这后半句，梅洛-庞蒂书里很少说。

你也可以试一试：下次摸到一件衣服的料子，说一句「这料子不错」，然后问问自己，这个「不错」是料子里本来就有的，还是你脑子里判断出来的，还是你的手和料子碰出来的？如果是碰出来的，你的手又是从哪里学会这样碰的？

> **带走的话**
>
> 两家吵了三百年，都先假定有一堆现成的零件；他一眼看出，零件是事后拆出来的——你一睁眼，看见的就是那一下。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大开门——拆掉了「先有零件」这个先在，把中间那一下请了出来。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阿禾的手为什么能一按就知道，这一下的来历，本章只有邝师傅说了，他没说——第 21 章回来算。

第 7 章

胡塞尔的「活的身体」，与他读的科学：格式塔、施耐德病例

◆ 用左手去摸右手

现在请你做一个小动作：用右手握住左手的手腕。

先注意右手。它在摸：摸到左手腕的皮肤，温温的，底下有骨头，有一根筋在动。

再把注意力换到左手腕上。它在被摸：感到右手的手指压着它，有点紧。

再换一次。这一回，试着让左手腕去「摸」右手的手指：感觉那几根手指的温度和纹路。

你会发现一件怪事：同一只手，一会儿是摸的，一会儿是被摸的；你的注意力一换，它们就换位置。可你又永远没法同时感到两边：当你专心在左手「被摸」的时候，右手「摸」的那种感觉就退到后面去了。

这个小动作，梅洛-庞蒂讲了一辈子。它的源头，是他在鲁汶读到的胡塞尔手稿。

◆ 胡塞尔留下的一把钥匙

本系列胡塞尔卷第 38 章讲过这件事，本章接着讲。

胡塞尔分了两种「身体」。一种是物体一样的身体：可以称重，可以量身高，可以拍 X 光，和一张桌子、一块石头一样，是世界里的一样东西。另一种，他叫「活的身体」：那是我看、我摸、我走的那个地方，是我所有感觉的出发点。我没法绕到它后面去看它，因为我正是用它在看。

胡塞尔举的例子，正是右手摸左手。在这个动作里，身体同时是「摸的」和「被摸的」，同时是「看的那一边」和「被看的这一边」。

胡塞尔看见了这一点，但他把活的身体放在一个「纯粹的意识」下面。说到底，在他那里，最底下的还是一个看的人（本系列胡塞尔卷的判词：他让不许改写的「看的人」坐正中）。

梅洛-庞蒂拿到这把钥匙以后，往下拧了一圈：身体不是意识的一件工具，身体自己就是一种「懂」。没有一个坐在身体后面的看的人。

◆ 海德格尔空着的那一格

胡塞尔之后，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说：人总已经在世界里了，在忙着，在用东西。一个木匠拿起锤子，他不是先「看」这把锤子、再去用它；他直接就用上了，锤子在用的时候几乎是看不见的。只有锤子坏了，它才突然变成一个「在那儿的东西」。

本系列海德格尔卷里有一句话：在海德格尔那里，身体这一层点到为止，没有细写；身体这一格，后来是梅洛-庞蒂补上的。

这句话本书照录，接着判。海德格尔的锤子，是谁的手在握？握锤子的那只手，是怎样学会握的？海德格尔没有写，他只写了「用」。梅洛-庞蒂把那只手请了回来，而且放在了正中间。

◆ 格式塔：整体先于部分

梅洛-庞蒂手里的第三件家伙，是格式塔心理学。

上一章说过，一首歌换一个调唱，你照样听得出。格式塔心理学家做了大量实验，说明人看东西、听东西，首先抓到的是一个整体：一个图形，一段旋律，一张脸。部分是后来才从整体里分出来的。

梅洛-庞蒂读这些实验报告，读得非常细。他和当时法国大多数哲学家不一样，他是真的去读科学文献的人。他在格式塔心理学里找到的，是一个可以用来拆掉「先有零件」的科学证据：人一开始抓到的，就不是零件。

◆ 施耐德：能抓，不能指

第四件家伙，是一个病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一个叫施耐德的德国士兵，后脑被弹片击伤〔待核：伤情细节〕。两位德国神经科医生格尔布和戈尔德施坦长期研究他，写了很多报告。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里，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讲这个病人〔待核：章节〕。

施耐德有一件怪事：他能做很多日常动作，比如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擤鼻涕，被蚊子叮了伸手去挠；可如果医生对他说「请你指一指你的鼻子」，他就做不到，或者要先晃动整个身体、摸索很久，才能找到。

同一个鼻子，同一只手。擤鼻涕可以，「指一指」不行。

梅洛-庞蒂从这里读出了两种懂。一种是抓：身体在做一件真实的事，在一个真实的处境里，朝着一个真实的东西。另一种是指：把身体当成一件展示品，在一个空的、假设的空间里，比画给别人看。施耐德丢掉的，是第二种；第一种还在。

这说明什么？说明身体「做事」的那一种懂，和脑子里「知道位置」的那一种懂，不是一回事；而且前一种，比后一种更早、更深，后一种是长在前一种上面的。

◆ 先说对在哪儿

这一章的四件家伙，胡塞尔的手稿、海德格尔的锤子、格式塔的实验、施耐德的病例，任何一件单独拿出来，都有人讲过。梅洛-庞蒂的本事，是把它们放在一起，让它们互相照亮。

胡塞尔给了他一个问题：活的身体。海德格尔给了他一个场景：在用东西的人。格式塔给了他一个科学上的撑腰：整体先于部分。施耐德给了他一个活生生的证据：抓的懂和指的懂可以分开坏。

四件合起来，撑起了一个判断：身体不是一台被意识指挥的机器，身体自己有一种懂，这种懂比「我想」更早。

会系鞋带却说不出怎么系

秦伯的小孙女三岁多，要学系鞋带。

秦伯的儿子蹲下来教她，说：「先打一个结，然后这根绕一个圈，那根从下面……不对，从上面……」说了三遍，自己都说乱了。

最后他不说了，握着孩子的手，一遍一遍地系。系了一个星期，孩子会了。

他说：「我系了三十年鞋带，从来没想过它是怎么系的。一要说，反而说不出来。」

这就是施耐德那件事的日常样子（第 7 章）：做事的懂，和说出来的懂，不是一回事；前一种比后一种更早、更深。可秦伯的儿子也记住了一件事：孩子学会那天，他拍了一段视频，存在手机里，起名叫「第一次自己系鞋带」。

◆ SDE 看这一处

这一章本身，就是一次「碰」。四股不相干的东西，在一个人身上撞到一起，撞出了一个新东西。这套书叫它「土在推」：这四样东西，是梅洛-庞蒂的土。

还有一处要留意。施耐德这个病例，恰好给了我们一个看「来历」的窗口。一个人原来能指，受伤后不能指了，却还能抓。那么反过来问：一个小孩子，是先会抓，还是先会指？几乎所有带过孩子的人都知道：先会抓，很久以后才会指。

抓和指，是一先一后长出来的。这是一条路。梅洛-庞蒂用施耐德证明了「抓比指更早、更深」，这是对的；可「更早」这个词本身，就说明它们是有先后的，是长出来的。这面小旗插在这里，第 16 章回来。

◆ 放回日子里

秦伯第一次来铺子的时候，说了一件让他自己很困惑的事。

「吃饭的时候，我端碗，右手能把碗端起来，虽然抖。可康复师让我『把右手腕抬一下』，就单单抬手腕，我的手就像没听见。你说怪不怪？」

阿禾觉得很怪。邝师傅却一点也不觉得怪。他说：「端碗是一件事，手知道这件事。『抬手腕』不是一件事，是一句话，手听不懂话。」

这里要说明一句：秦伯的情况是什么原因，那是医生的事，这本书不谈诊断。我们只借他这句话，看清一件梅洛-庞蒂讲过的事：身体懂「做事」，不一定懂「做动作」。

你也可以在自己身上找一找：有没有一件事，你做起来很熟练，可别人让你把其中一个动作单独拆出来做给他看，你反而做不好？一个老司机，让他「单独演示一下怎么看后视镜」，他可能会愣一下。

> 带走的话
>
> 胡塞尔的手稿、海德格尔的锤子、格式塔的实验、一位能抓不能指的士兵——四样东西撞在他身上，撞出了一句话：身体自己懂，而且比「我想」懂得更早。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把海德格尔空着的那一格补上了，手被请回了正中间。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抓比指更早」本身就是一条路；他用它证明了身体的懂，却没有顺着它去写身体的懂是怎样长出来的——第 16 章回来。

第 8 章

这个中心的那片土：他站在亏空题的哪一端

◆ 一个学生问：这份知识是谁的？

你可能遇到过这样的场景。

一个学生写了一篇作文，老师给了高分。家长看了说：这是老师教得好。老师说：这是孩子自己有灵气。孩子说：我是看了一本书才想到的。那本书的作者要是在场，大概会说：我也是从别人那里学来的。

这篇作文里的那个好想法，到底是谁的？

在孩子脑子里？在老师的指点里？在那本书里？还是在他们碰到一起的那一下里？

这个问题听起来很家常，其实是一道极深的哲学题。这一章，借用王德生博士思想历程中的一段作类比，把这道题摆出来，然后看梅洛-庞蒂站在这道题的哪一端。

◆ 一道亏空题

这套书的每一卷，都会借用王德生博士的思想历程作类比。他的思想走过四站：三视角（2017 年 1 月起）、321 智慧系统（2022 年 10 月起）、SIO 本体论（2024 年 7 月起）、SDE 本体论（2026 年 1 月起）。

第二站，321 智慧系统，大约从 2022 年 10 月走到 2024 年 7 月。这一站的核心，可以写成一个式子：现象的特征，也就是知识，等于主体、客体和它们之间的互动这三样东西的某种组合。写成式子：知识＝F（主体，客体，互动）。

这个式子不假。可它走到尽头的时候，撞上了一个巨大的亏空。王德生博士后来判断，这条答案听起来很对，其实是错的。

亏空有两处。

第一处：客体究竟是什么？式子里写着「客体」，好像有一样现成的东西摆在那里，等着主体来和它互动。可它在被碰到以前，到底是什么样子？

第二处：主体和客体，真的先于它们的互动而存在吗？式子里把主体、客体、互动并排写着，好像先有一个人，先有一样东西，然后两者碰一下，产生了互动。可会不会恰恰相反：是一次次的碰，才让「人」和「东西」各自成了现在的样子？

回到那篇作文：好想法是谁的？如果先有孩子、先有书，然后两者碰出了想法，那么想法可以按比例分给孩子和书。可如果孩子之所以是现在这个会写作文的孩子，本身就是被一本本书、一个个老师碰出来的，那么这道分配题，从根上就换了一个样子。

◆ 他站在哪一端

现在把梅洛-庞蒂放进这道题里。

第一处亏空，「客体究竟是什么」，他有一个回答：物，是身体的对应者；桌子的坚实，是我的手和它一次次碰过以后的稳定〔待核：原意与出处〕。他不说物在被碰以前是什么，他说物就是碰出来的那个样子。

第二处亏空，「主客真的先于互动吗」，他的回答最清楚，也最有分量：不。在他那里，不是先有一个看的人、一样被看的东西，再发生看；是先有看，看的人和被看的东西，是从看里面分出来的两面。他晚年在《可见的与不可见的》里，甚至说看的人自己也是「可见的」，和被看的世界是同一种「料子」做的。

所以，在本系列拆过的哲学家里，梅洛-庞蒂是第一个对第二处亏空正面回答「不，主客并不先于互动」的人。这句话要加粗，因为全书都围着它转：

在这道亏空题上，他站在最远的那一端：互动在先，主客在后。

◆ 为什么偏偏是他

一个人为什么会走到这一端？回到这一编前面几章。

他最早懂得的世界，是一屋子人裹在一起的暖，先有「我们家」，后有「我」（第 1 章）。他二十五岁就选了「知觉」做题目，想知道比「我想」更早的那一层是什么（第 2

章）。他在鲁汶读到右手摸左手，摸与被摸在同一只手上来回换位（第 7 章）。他从施耐德身上看到，抓比指更早（第 7 章）。他在战争和冷战里看到，人人都被卷在历史里，没有人站在外面（第 3 章）。

这一片土，每一块都在推他往「中间」去。

这套书把他站的这个地方，叫作「这个中心的那片土」：他不是凭空选了中间，是这片土把他推到了中间。

◆ 他站在一条路的尽头

还可以把他放到一条更长的路上去看。

本系列第 120 号讲过一场长达八十年的接力：同一个「我」，被五个人一层一层往外挪。胡塞尔把「我」留在一个纯粹的意识里；萨特把「我」写成一道目光，一个洞；梅洛-庞蒂把「我」落到了身体上；后来列维纳斯把「我」的起点挪到了「我和另一个人」之间；再后来，帕菲特问「我」到底存不存在。

在这条接力里，梅洛-庞蒂那一棒，是把「我」从「看的人」这一边，一直挪到了「中间」。从笛卡尔的「我思」算起，这是一条走了三百年的路，每一步都让「我」离纯粹的里面远一点，离中间近一点。他走到了这条路的尽头。

◆ 先说对在哪儿

这一端站得住吗?

在很大的范围里，站得住。你小时候先知道「妈妈的手在给我擦脸」，后来才知道「我」；你学会写字，先是手会了，后来才讲得出笔画顺序；你和一个老朋友一起做事，常常分不清那个好主意是谁先想到的。在这些事情里，「中间那一下」确实比两边更早，两边确实是从中间分出来的。

还有一层更要紧。借用的那道亏空题，王德生博士后来是怎样往前走的？第三站 SIO 本体论，把主体、互动、客体排进同一张表，各安一个号位，拆掉主客之间那面墙。也就是说，他自己往前走的那一步，也是不再让主客先在。

在「不让主客先在」这一点上，梅洛-庞蒂和这套书走的是同一个方向。这是认亲。

一道菜是谁的

老汪的馆子里，有一道菜叫「汪家鱼」，是老汪的招牌。

有一天，一位老客人说：「这道菜，其实是你老丈人的方子。」老汪的丈母娘说：「是我当年改过火候。」老汪的女儿说：「我让爸少放了一勺糖，客人都说更好吃了。」老汪自己说：「是我做了三十年，一锅一锅做出来的。」

这道菜，到底是谁的？

这就是那道亏空题（第 8 章）：好东西，是谁的？在老丈人的方子里，在丈母娘的火候里，在女儿那一勺糖里，还是在三十年里一锅一锅碰出来的那一下里？

梅洛-庞蒂会说：在那一下里。这本书会补一句：在那一下里，可每一段来历都要记得；而且，挂在门口那块「汪家鱼」的牌子上，要有一个人签名，说「这道菜，我认」。

◆ SDE 看这一处

可认亲的地方，恰好也是分家的地方。

第三站的做法，是让主体、互动、客体各安一个号位，排在同一张表里，谁也不当老大。梅洛-庞蒂的做法，是把主客都从互动里拆出来以后，让互动一个人坐在中间：主客都是它的两面，它自己却不是任何东西的两面。

一个是三样东西并排站着，一个是一样东西站在中间、另外两样变成它的影子。

这就是本书第三编要给他起名字的那个东西。这里先说到这里。

◆ 放回日子里

邝师傅教阿禾，有一句话翻来覆去地说：「手感这东西，不在我脑子里，也不在客人背上，在按下去那一下。」

阿禾有一天问他：「那你怎么教给我？」

邝师傅愣了一下，说：「我没法教给你，你只能自己按。」

又过了几天，阿禾又问：「那你怎么知道我按对了没有？」

邝师傅说：「我一摸客人的肩膀就知道。」

「那客人要是走了呢？我按的那一下，谁知道对不对？」

邝师傅没有回答。

这段对话，把这一章说完了。手感在按下去那一下，这是对的，是梅洛-庞蒂那一端的对。可如果手感只在那一下，它就教不出去，也查不回来：它只活在那一下里，那一下过去了，就什么都没有留下。一件只活在那一下里的东西，到底是谁的？这个问题，第 35 章会回来，叫它「交不出」。

你也可以问问自己：你身上最拿手的那样本事，如果明天要交给另一个人，你交得出去吗？你交出去的，是那一下，还是那一下的来历？

> 带走的话
>
> 在「主客是不是先于互动」这道题上，他站在最远的一端——互动在先，主客在后；在这一点上，他和这套书是认亲的。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对第二处亏空正面回答了「不」。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他说了主客是从互动里分出来的，没说互动自己从哪里来；主客先在的位置拆掉了，互动坐了上去——第三编命名，第 39 章结算。

第 三 编

总纲：一只手——互动中心主义

编 序

前两编讲了他这个人、他接手的这道题。这一编把全书的根摆出来。

根只有一句话，是王德生博士为本书口述的：他确实是典型的「互动中心主义」，即 SDE 的 SIO 的二号位：变化，波，善侧重显影。

这一编五章。第 9 章从一只手讲起：手是什么，为什么只有「中间那一下」说得清手。第 10 章把三个号位摆出来查账，看他立了哪一个、放倒了哪两个。第 11 章把二号位的三个面讲清楚：变化、波、善。第 12 章把他一生十二部著作排开，看它们是不是同出这一根。第 13 章讲病根：他为什么非站在这里不可。

这一编为全书六条判决立总纲，尤其是「一只手」与「互动不空」两条。读者如果只想读这本书的一编，就读这一编。

第 9 章

手是什么：照片里的手、我的手、正在握的手

◆ 给一个从没见过手的人讲「手」

假如有一个从来没见过手的人，比如一个外星来客，让你给他讲清楚「手」是什么，你会怎么讲？

你大概会先画一张图：一个手掌，五根手指，拇指和另外四根对着长。他看了图，点点头，然后问：「这东西是干什么的？」

你只好接着说：它能抓，能握，能摸，能推，能写字，能拍一拍别人的肩膀。说到这里你会发现，你刚才画的那张图，其实没有讲出手是什么；真正讲出手是什么的，是后面这一串「能」。

导论里那只压麻的手，已经把这件事演了一遍。这一章把它讲透。

◆ 第一种手：照片里的手

第一种说手的办法，是照片，是解剖图，是 X 光片。

这是站在「被看的东西」那一边说手。它说得很准：五根手指，二十七块骨头，每一块骨头叫什么名字，哪一根肌腱连着哪一块骨头。医生看 X 光片，靠的就是这种手。

它有用，而且不可少。可它有一个奇怪的地方：它说得最准的那只手，是一只不会动的手。照片里的手，一动也不动；解剖台上的手，更是永远不会再动了。它把手说成了一样摆在那里的东西，一样和石头、杯子一样的东西。

压麻的那只手，拍张照片，和平时一模一样。所以照片说不出，压麻的手少了什么。

◆ 第二种手：「我的」手

第二种说手的办法，是说「这是我的手」。

这是站在「看的人」这一边说手：我想让它动，它就动；它听我的，它是我用来做事的。这种说法也有它的道理。一只手长在谁身上，由谁指挥，这件事很要紧，法律上、生活里都要紧。

可「我的」这两个字，说的是手归谁，没有说手是什么。

压麻的那只手，还是我的。没有人会说，我醒来那一分钟里，右手变成了别人的手。可它确实不是手了。所以「我的」这两个字，也说不出压麻的手少了什么。

还有一个反过来的例子，是梅洛-庞蒂自己在《知觉现象学》里讲过的：幻肢〔待核：章节〕。一个人截了肢，那条腿已经不在了，照片上没有，解剖上也没有。可他晚上会觉得那只不存在的脚痒；有的人会下意识地伸出那只不存在的手，去接别人递过来的东西。他在道理上完全知道那只手没了，他的身体却「不肯」知道。

压麻的手：照片上有，「我的」也有，手却不在。幻肢：照片上没有，手却还「在」着，还在伸出去接东西。

两个例子从两个方向说明同一件事：手，不在照片里，也不在「我的」里。

◆ 第三种手：正在握的手

那么手在哪里？

在正在握的那一下里。

在指尖碰到碗边、手掌托起婴儿后脑勺、手指在黑暗里摸到电灯开关的那一下里。手不是一样东西，是一串正在发生的事。压麻的手之所以不是手，是因为那一串事停了；等针扎一样的麻过去，那一串事重新接上，它就又成了手。幻肢之所以还「在」，是因为那一串事的习惯还没有停，它还在往外伸。

这是站在「中间」说手。

梅洛-庞蒂一辈子讲的，就是这一种手。他在书里用了很多例子：一个熟练的打字员，问他字母 Q 在键盘上什么位置，他要想一想，可他打字的时候手指从不找错；一个盲人拄着手杖，用久了，就不再感到手杖在手心里的压力，而是直接「感到」了地面。

这些例子，本系列第 120 号、萨特卷、第 110 号都讲过，这里不重复。它们说的都是一件事：手是它正在做的事。

◆ 王德生博士的定义

为本书，王德生博士口述了一条定义，说得比梅洛-庞蒂自己还直接。原话照录：

> 其实，肉身的定义，就是「互动」。比如，如何定义「手」，不是用视觉图像，客体位，当然也不是用主体位，而是「变化，波，善」来定义「手」，所以佛教有：五蕴皆空。

请慢慢读这段话。它有四层意思。

第一层：肉身的定义，就是互动。不只是手，整个活的身体，都要从「中间那一下」去定义。

第二层：不用视觉图像定义，那是站在客体的位置上，就是上面说的「照片里的手」。

第三层：也不用主体的位置定义，就是上面说的「我的手」。

第四层：用「变化，波，善」来定义。这三个词，是二号位的三个面，下一章和第 11 章细讲。先用大白话说一遍：手只在做着的时候才是手，这是变化；握的同时被握，摸的同时被摸，来来回回，这是波；握得恰好，拿鸡蛋和拿锤子，手不用算自己就知道用多少力，这是善。

最后一句，「所以佛教有：五蕴皆空」，把这条定义接到了两千多年前的一种智慧上。五蕴，是佛法对一个人的分析：色、受、想、行、识，身体、感受、念头、意志、识别。说它们「空」，不是说没有，而是说没有一个藏在它们背后、本来就在的实体。手没有一个藏在照片后面的「手本身」，也没有一个藏在「我的」后面的主人；手是一次次碰出来的，是缘起的。这一层，本书第十编整整一编来讲，这里先插一面小旗。

◆ 先说对在哪儿

在「手是什么」这件事上，梅洛-庞蒂说对了。

而且要说足：在这套书拆过的哲学家里，他是把这件事说得最细、最透的一位。笛卡尔把身体说成一台机器，心灵在里面开着它，那是照片的手加上「我的」手。洛克把手说成送感觉进来的通道，那还是照片的手。萨特把「我」说成一道目光，手在他那里几乎没有位置。只有梅洛-庞蒂，一辈子盯着「正在握的那一下」。

所以本书要先把这句话写在这里，全书不改：

在「肉身是什么」这一问上，他是西方哲学里说得最对的人之一。

◆ 可是，还有一只手

说完了对，本书要请出第二只手。

一个刚出生几个月的婴儿，有时候会盯着自己的手看，看很久，翻过来，翻过去，像在看一件新玩具。这时候，那只手对他来说，还是「被看的东西」。他要一次次地抓空、抓到、松开、再抓，要把奶瓶打翻、把妈妈的头发扯住、把一块饼干捏碎，几个月、一年以后，手才不再被他看，而是开始替他做事。

手，是长成手的。

这件事，梅洛-庞蒂不会反对。可请注意：如果手的定义是「正在握的那一下」，那么这一下，是从哪里来的？它不是婴儿生下来就有的，它是一步一步长出来的。它有来历。

「正在握的那一下」说对了手是什么。可「那一下」本身，还欠一段来历。这面小旗，是全书最大的一面，第 39 章回来拔，第 69 章再回来一次。

一只戴了手套的手

冬天，秦伯的儿媳妇给他织了一副毛线手套。

秦伯戴上以后，说：「手不是我的了。」戴着手套拿筷子，夹不住；戴着手套扣扣子，扣不上。

儿媳妇说：「那就摘了吧。」

秦伯说：「不摘，外面冷。我戴着练。」

练了一个星期，他戴着手套也能扣扣子了。他说：「这手套，现在是我手的一层皮了。」

一只手，戴上手套就「不是我的了」，练一个星期又「是我的了」：手是什么？不是照片里那只，也不是「我的」那只，是正在握的那一下；那一下断了，就不是手；接上了，手套也成了手（第 9 章）。

◆ 放回日子里

秦伯练手，有一天对邝师傅说：「我现在明白了，我这只手，不是没了，是断了。断在哪儿呢？断在它跟碗、跟筷子、跟门把手之间那一下。」

邝师傅说：「那就一下一下地接回来。」

阿禾在旁边问：「秦伯，你年轻的时候，这只手是怎么学会拿筷子的？」

秦伯笑了：「谁记得？小时候学的呗。我妈说我三岁还拿不好，老是掉，她就把着我的手夹。」

你看，秦伯说出了两件事。一件是：手是那一下，这一下断了，手就不是手了。另一件是：那一下，是三岁时被妈妈把着手一次次接起来的。第一件，梅洛-庞蒂写得极好；第二件，他写得很少。

> 带走的话
>
> 手不在照片里，也不在「我的」里，手是正在握的那一下；可那一下，是一个婴儿一次次抓空抓到长出来的。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大开门——肉身的定义就是互动，他在这一问上说对了。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没有；婴儿的手、秦伯三岁学筷子，都是这一下的来历——第 39 章、第 69 章回来拔旗。

第 10 章

三号位查账：他只立二号位

◆ 一盘菜的味道，在哪里？

你在一家小馆子吃到一盘特别好的炒青菜。你问：这盘菜好在哪里？

有人说：好在菜。这菜是早上刚从地里摘的，新鲜，本来就甜。

有人说：好在厨师。这位师傅炒了三十年，手艺好。

还有人说：好在那一下。油烧到冒一点烟，菜倒下去「刺啦」一声，锅颠三下，出锅。早一秒生，晚一秒黄。好就好在那一下的火候。

三种说法，站在三个位置上。菜是被做的那一边；厨师是做的那一边；那一下的火候，是两边碰在一起的中间。

这套书管这三个位置叫三个「号位」。这一章用它们给梅洛-庞蒂查一笔账。

◆ 三个号位

先把三个号位摆清楚，用大白话说：

一号位，是被看的、被做的那一边，客体这一边。那把青菜，那张照片里的手。

二号位，是两边碰在一起的中间，互动这一下。那一下火候，那一下握。

三号位，是看的人、做的人这一边，主体这一边。那位师傅，那句「这是我的手」。

这三个号位，各有自己的显影方式。王德生博士的思想历程里，第一站叫「三视角」，从对比、变化、分布三个视角去看知识；到第三站 SIO 本体论，这三个视角被安进三个号位里，各自又配上了一组词。对照起来是这样：

	一号位（客体）	二号位（互动）	三号位（主体）
显影方式	对比	变化	分布

	一号位（客体）	二号位（互动）	三号位（主体）
形态	粒子	波	场
价值	真	善	美

不必一下子记住。只要看一眼中间那一栏：变化、波、善。这就是二号位的三个面，也就是王德生博士那条定义里的三个词。

还有一件事要先说清楚：这里的「善」，不是道德上的好人好事，是「恰好」「合适」「握稳了」的那个好。菜炒得刚刚好，力用得刚刚好。道德上的善恶，要有一个担当的人，那是三号位的事，本书第九编再讲。

◆ 王德生博士的判断

有了这张表，就可以查账了。王德生博士为本书口述的第一条判断，原话照录：

> 他确实是典型的「互动中心主义」，即 SDE 的 SIO 的二号位：变化，波，善侧重显影。

意思是：三个号位里，梅洛-庞蒂只立了一个，就是中间那个。另外两个，被他放倒了，成了中间那个的派生或者影子。

◆ 查账：一号位怎样被放倒

先看客体这一边。

他说，物是「我身体的对应者」〔待核〕。一张桌子的坚实，是我的手一次次按在它上面以后的稳定；一种颜色，是我的目光被它邀请、用某种方式去看它时的样子。物不是在被碰以前就摆在那里、等着人去碰的；物是碰出来的那个样子。

他还说，科学讲的那个「客观世界」，是建在知觉世界上面的第二层表达，不是最底下的那一层。

这就是说：一号位，被他写成了二号位的一面。

◆ 查账：三号位怎样被放倒

再看主体这一边。

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这是三号位的老家。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里讲笛卡尔的「我思」，讲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笛卡尔那个「我思」，是一个被说出来、被写在纸上的我思；在它之前，还有一个「沉默的我思」，是身体在世界里还说不出话的那种在场〔待核：原意与章节〕。

他在书里还有一个说法常被人引用：不是我在知觉，是「有人」在我之中知觉〔待核：原句〕。知觉的那一个，不是一个有名有姓的「我」，是一个匿名的「某人」。

这就是说：三号位，也被他写成了二号位的一面。「我」是从身体和世界的交织里长出来的，而不是站在交织外面的那一个。

◆ 查账：二号位自己

两边都放倒了，中间那个呢？

到了晚年的《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中间那个被他写成了「肉」：看者和被看者、摸者和被摸者共有的那种「料子」。他说，肉不是物质，不是精神，也不是实体，要用古希腊人说水、火、土、气的那个词来形容它，叫「元素」〔待核：原文〕。

元素，就是最原始的东西。别的东西从它来，它不从别的东西来。

把这笔账写成一行式子，这套书叫它「三方程一式」：

一号位＝F（二号位），三号位＝F（二号位），二号位＝二号位。

用大白话读：客体，是从互动里派生出来的；主体，也是从互动里派生出来的；互动，就是互动它自己，不从任何东西派生。

◆ 先把公道还给他

「中心主义」这个词听起来像一顶帽子。这套书用它，不是扣帽子。

每一种中心主义，几乎都是为了保住一样东西。梅洛-庞蒂要保住的，是一件很要紧的事：人不是一台机器，被外面的东西推着走，那是一号位当中心；人也不是一道孤零零的目光，站在世界外面冷冷地看，那是三号位当中心。人一开始就在世界里，和别人、和东西缠在一起。

这件事是真的。为了保住它，他把中间那一下请到了正中间。这一请，请对了。本书第 41 章还会回到这里，把他要保住的东西写足。

一碗面的三个号位

老街上那家面馆的第二代老板（第 101 章），有一回跟邝亮说起他家的面，说得正好是第 10 章那三个号位。

「我们家的面好吃，好在三样。」他说，「一样是面和汤：面粉是哪儿的，骨头是哪儿的，这个谁都能查。一样是手：和面、下面那一下，差一秒都不一样，这个是我爸三十年练出来的。一样是人：一碗面端出去，招牌上写着我们家的名字，好吃不好吃，我们家认。」

邝亮说：「那三样里，你觉得哪一样最要紧？」

他想了想，说：「都要紧。以前我觉得手最要紧。后来我接手，才知道，光有手，我爸一退休，手就没了；光有面和汤，谁家都有；光有招牌，是空的。」

◆ SDE 看这一处

那么，这套书站在哪里？

站在三个号位平衡的地方。谁也不当老大。

回到那盘炒青菜。火候那一下确实要紧，梅洛-庞蒂说得对，很多人一辈子只盯着菜好不好、厨师有没有名，看不见那一下。可如果只剩那一下呢？菜是烂的，火候再好也炒不出好菜；没有一位师傅三十年练出来的判断，那一下的火候也不会凭空出现，而且下一次还能不能炒出来，谁也说不准。菜、师傅、火候，三样并排站着，缺一样都不行。

梅洛-庞蒂的做法，是让火候一个人坐在中间，菜和师傅都成了火候的两面。这就是本书说的「互动中心主义」。

请注意，这不是说他错在看重互动。他错在让互动一个人当了根，另外两个号位成了它的影子；而且那个根，他没有给它写来历。前一半，是第七编九格表的账；后一半，是全书最深的那颗钉子，叫「互动＝互动」，第 39 章去钉。

◆ 放回日子里

秦伯练手，一开始只练「那一下」：康复师握着他的手，带着它慢慢地抓，慢慢地放。一周一周地练，手确实好了一点。

有一天邝师傅问他：「秦伯，你练手，是想练到什么样？」

秦伯愣了一下：「练到……好一点吧。」

「好一点，是能拿筷子，还是能自己扣扣子，还是能再写一回毛笔字？」

秦伯想了很久，说：「我想自己扣扣子。老让儿媳妇给我扣，不好意思。」

邝师傅让阿禾找了个小本子，每周记一笔：这周扣上了几颗，用了多久。

你看，邝师傅在「那一下」的旁边，又补了两样东西。一样是本子上的数，那是可以回头查的东西，是一号位；一样是秦伯自己说的「我想自己扣扣子」，那是一个有名有姓的人认下的目标，是三号位。有了这两样，那一下就不再只是一下一下的，它有了刻度，有了方向。

> 带走的话
>
> 三个号位里，他只立了中间那一个；客体和主体，都成了互动的两面，而互动自己，不是任何东西的两面。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把二号位立了起来，这是他最大的功劳；关门——一号位、三号位成了影子，二号位被封成元素。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没有，而且被写成了不需要来历的「元素」——第 27 章看接缝，第 39 章结算。

第 11 章

变化、波、善：二号位的三面

◆ 隔着一条街，你认出了一个老朋友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隔着一条街，人很多，你只看见一个背影，远远的，脸都看不清。可你一下就认出来了：那是老周。

你是凭什么认出来的？

不是凭一个一个特征的比对：他的个子是一米七五，头发是短的，外套是灰的。这些特征，街上一半人都有。你也没有在心里做一道题，把他全身的样子铺开来，和记忆里的样子一格一格去对。

你是凭他走路的样子认出来的。那一种略微有点晃的步子，那一种走两步就要把手插进口袋的动作。你认出的，不是一样摆在那里的东西，是一个正在动的样子。

这一章讲二号位的三个面：变化，波，善。这个老朋友走路的样子，是第一个面。

◆ 第一面：变化，不是对比，也不是分布

先把三种显影方式并排放一下。

对比，是一号位的显影方式：这个和那个不一样。一米七五和一米六的不一样，红和绿的不一样。靠对比认人，就是拿特征一项一项去比。

分布，是三号位的显影方式：一样东西在一个大格局里占着什么位置，和别的东西怎样一起摆着。靠分布认人，就是在心里把这个人放进一张关系网里：他是谁的朋友，住在哪条街，常在什么时候出现。

变化，是二号位的显影方式：正在动、正在变的那个样子本身。靠变化认人，就是认出他走路的那股劲。

梅洛-庞蒂的哲学，处处是变化。他说知觉是「正在」的，不是比出来的差值，也不是心里铺开的一张格局。身体图式随着每一次伸手改一点。空间的「水平」，会跟着身体重新握稳而移动：他讲过一个实验，让人从一面斜放的镜子里看房间，开始房间是歪的，几分钟以后又「正」了〔待核〕。房间没变，是身体在变化里重新站稳了。

第四编「变化」，会把这一面从头到尾拆一遍。

◆ 第二面：波，不是粒子，也不是场

再看形态。

粒子，是一号位的形态：一个一个的、有边界的、可以数的东西。一粒沙，一个光点，一次可以记下来的「这一次」。

场，是三号位的形态：铺开的一整片，有连接、有次序、有结构。一张地图，一个家族，一套规矩。

波，是二号位的形态：来来回回，一起一伏，不停在一个点上，也不铺满一片。

两个人抬一张大桌子上楼梯。你往上一抬，我这边就重了，我往里一收，你那边就晃了；两个人一路上来来回回地调，谁也说不清是谁在跟着谁。这就是波。

梅洛-庞蒂最有名的那个动作，右手摸左手，就是一道波：摸和被摸来回翻转，而且永远「即将发生，却从未完全实现」，两边从来不会在同一刻完全重合〔待核：原文〕。他晚年写辩证法，主张一种「没有综合的辩证法」：正和反一直来回推，永远不收成一个合〔待核〕。这也是波。他写语言，意思在「说」和「沉淀」之间来回，一句新话说出来，沉下去成了现成的说法，又被下一次说翻起来。还是波。

第五编「波」，会把这一面拆一遍。

◆ 第三面：善，不是真，也不是美

最后看价值。

真，是一号位的价值：对不对，符不符合那个东西本来的样子。

美，是三号位的价值：一种完全，一种吸引，一种让人愿意把自己交出去的东西。

善，是二号位的价值：恰好，合适，握稳了。

上一章说过，这里的「善」不是道德上的好人好事，是「刚刚好」的那个好。抱一个刚满月的婴儿，手上的力要刚刚好，紧了孩子哭，松了怕掉；你不用算，手自己就知道。这个「刚刚好」，就是二号位的善。

梅洛-庞蒂的书里，处处有这个「刚刚好」。他讲看一幅画，身体会自己往前往后挪，挪到那个恰好的距离，画就「对」了〔待核〕。他讲知觉的时候，说身体总在找一个最好的「握」。他晚年讲「知觉信念」：在一切反思之前，我们已经信着世界在那里。那也是一种善，是信得过、站得住，而不是证得出（证得出，是真）。

他讲塞尚，讲的也不是塞尚的画「美不美」，而是塞尚怎样一次一次地握住那座山正在被看见的样子。美，在他那里被拉进了握持。

第六编「善」，会把这一面拆一遍。

◆ 三面其实是一件事

变化、波、善，分开讲是三个面，合起来是同一件事：中间那一下。

那一下，是正在变的（变化）；那一下，是来回的（波）；那一下，要恰好（善）。

回到那个老朋友。你认出他走路的样子，那是变化。你一边看，他一边走，你的目光跟着他的步子一起一伏，那是波。你在人群里一眼就认准了，没有犹豫，那一下「对上了」的感觉，那是善。

王德生博士的定义说，要用「变化，波，善」来定义手。现在可以把这句话展开了：手，是正在变的；手，是握与被握来回的；手，是握得恰好的。三面合起来，才是一只手。

◆ 先说对在哪儿

这三面，梅洛-庞蒂看得比谁都清楚。

客体那一边的哲学家，比如经验论，看得清对比、粒子、真：一粒一粒的感觉，对不对得上。主体这一边的哲学家，比如笛卡尔、康德、萨特，看得清分布、场、美：心灵怎样把东西排进一张格局，一个自由的我怎样给世界赋予意义。可中间这一栏，变化、波、善，在他之前，很少有人这样一整栏地看见过。

他把这一整栏请了出来，而且一辈子守着它。这是他留给后人最大的一份遗产。

一次很「对」的聊天

汪敏有一次和一位多年不见的老同学吃饭，聊了三个小时。

她说，那天的聊天，好得说不出为什么：她说一句，对方就接住了；对方说一半，她就知道后一半；两个人一会儿笑，一会儿沉默，沉默的时候也不尴尬。

回家的路上，她想起这本书里说的二号位三个面：那三个小时，一直在变，话题一个接一个；一直是来回的，你一句我一句；每一句都刚刚好，不多不少。

变化、波、善，三个面，在一次好的聊天里，一样不少。

可她也想起另一件事：聊完了，两个人说好「以后常联系」，可谁也没有定下一个日子。她后来给同学发了一条消息：「下个月第一个周六，我们再吃一次。」

◆ SDE 看这一处

可这张表有三栏。

梅洛-庞蒂把中间一栏看成了全部。对比和分布、粒子和场、真和美，在他那里都成了中间这一栏的派生，或者影子。

这件事会带来什么？这里只插三面小旗，后面三编一一拔：

只有变化、没有对比，会怎样？一件事一直在变，却没有一次可以记下来、回头去比的「这一次」。第 20 章，一位老厨师的舌头，叫它「留不下」。

只有波、没有粒子和场，会怎样？一直来来回回，从不落下来成为一次，也从不铺开成一片。第 28 章，一段谈了八年的恋爱，叫它「落不下」。

只有善、没有真和美，会怎样？握稳了就算好，可握稳以后，没有人来认它，也交不给下一个人。第 35 章，一位说不出「出师」的师傅，叫它「交不出」。

◆ 放回日子里

阿禾在铺子里跟了三年，邝师傅说他「手感还不到」。有一天阿禾不服气，问：「师傅，到底什么叫手感到了？」

邝师傅想了半天，说了三句话：

「一是你的手在客人身上是活的，按下去，底下的东西一变，你的手跟着就变。」

「二是你按他，他也在按你。他那块肉一松，你手上的劲就要跟着收。来来回回的。」

「三是刚刚好。重一分他疼，轻一分没用。」

阿禾说：「这三句我都懂啊。」

邝师傅说：「懂不算，要手懂。」

邝师傅这三句话，正好是变化、波、善。他把手感说得清清楚楚。可阿禾接着问：「那我怎么知道我的手懂了？」邝师傅又答不上来了。

你看，三面说得越清楚，最后那个问题就越扎眼：谁来说「你懂了」？

> 带走的话
>
> 变化、波、善，是中间那一下的三个面；他把这一栏看得比谁都清楚，却把它当成了整张表。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变化、波、善一整栏被请了出来；关门——对比与分布、粒子与场、真与美，成了这一栏的影子。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三面写得很足，三面从哪里来没写——留不下、落不下、交不出三面小旗，第 20、28、35 章拔。

第 12 章

同出一根：十二部著作，十二次同一个动作

◆ 一个人写字的「手」

你大概有过这样的经验：一个熟人给你写了一张便条，没有署名，你一看就知道是他写的。

不是因为哪一个字特别，而是每一个字都带着同一股劲：同样往右上斜一点，同样在收笔的地方顿一下。他写「山」，写「水」，写「谢谢」，写什么字，都是同一只手在写。

一个哲学家的一生著作，也有这样一只「手」。这一章把梅洛-庞蒂一生的十二部主要著作和讲稿排开，看它们是不是同一只手写出来的；也就是说，「互动中心主义」这个根，能不能把它们全部推出来。

这是给这个根做一次体检。推不出来的，就说明根立错了。

◆ 体检的办法

每一部著作，只问四件事。

一问：他反对的是哪一边当中心？是客体那一边（一切从外面送来），还是主体这一边（一切由里面做出）？

二问：他立起来的，是不是中间那一下？

三问：变化、波、善，哪一面在这部书里最显眼？

四问：他在哪里收了手，缺了客体那一边，缺了主体这一边，还是没写中间那一下的来历？

◆ 第一期：从行为到知觉（1938—1945）

《行为的结构》，1938 年写成，1942 年出版。他反对的是行为主义的反射论：刺激从外面打进来，机体照单反应，这是客体那一边当中心。他同时也不接受理智论，那是主体这一边。他立的是机体和环境互相规定：什么东西算「刺激」，要看机体正在做什么。一只饿猫眼里的老鼠，和吃饱了的猫眼里的老鼠，不是同一个刺激。最显眼的一面是变化。收手的地方：他分出物理、生命、人三个秩序，一层整合一层，可新秩序是怎样从旧秩序里长出来的，写得少。

《知觉现象学》，1945 年。导论一手打经验论（客体一边），一手打理智论（主体一边），然后三大部分一部一部把中间那一下立起来：身体、被知觉的世界、在世存在。三面俱全。连他讲「我思」，也把它挪到了一个沉默的、身体的在场下面。全书最后一段，据说引的是圣埃克苏佩里的一句话，大意是：人只是一个关系的纽结，对人来说，唯有关系算数〔待核〕。一本六百页的书，最后落在「关系」上，不在主体，也不在客体。

《塞尚的怀疑》，1945 年，后来收进文集《意义与无意义》。他反对印象派只画一粒粒光（客体一边），也反对学院派先有构图的理念再去画（主体一边）。他立的是塞尚画的那一下：山正在被看见的那一刻。最显眼的是善：画「对了」，是握住了，不是像了，也不是好看了。

◆ 第二期：政治、儿童、语言、制度（1945—1955）

《人道主义与恐怖》，1947 年。政治通常被放在主体这一边（原则、正义），或者客体那一边（历史规律）。他两个都不要：不按客观规律审判个人，也不站在纯粹的道德原则上指责一切。他立的是人与人之间朝向「互相承认」的那个方向。最显眼的是善。收手的地方，第 3 章说过，他后来后悔了；第 33 章细看。

索邦儿童心理学讲义，1949—1952 年。他描述孩子起初处在一片「混融的社会性」里，分不清我和你，后来才一步步分化出「我」〔待核〕。这是全书要格外小心的一处，

因为这里真有一条序列。可请看序列的方向：起点是一片互动，终点是我和你被分出来。他写的是主客的来历，不是那片互动的来历。第 18 章细看。

《世界的散文》，大约写于 1950—1952 年，没写完，1969 年出版。他反对把语言看成一套算法（客体一边），也反对把语言看成心里现成思想的外衣（主体一边）。他立的是「言说的言语」：意思在说的时候长出来。连数学和算法，他也读成从活的言说里沉淀出来的第二层东西。

《间接的语言与沉默之声》，1952 年，后来收进《符号》。这是一个险处：他在这里吸收了索绪尔，而索绪尔说一个词的意思来自它和别的词之间的差别，差别是对比，是客体那一边的显影方式。他的处理，是把词典里那种静态的差别，改读成活的言说里词与词之间横向的牵连：说话时，一个词在别的词旁边发光〔待核〕。对比，被他读成了变化。

「制度」讲课，1954—1955 年。又一个险处。他讲的「制度」，又译「设立」，是这样一种事件：它在经验里沉淀下来，从此以后，一连串别的经验都要围着它才有意义〔待核〕。第一次恋爱，一门手艺的入门，一个画派的开创。这已经很接近这套书说的「回写」。可谁在设立？他说，不是一个构成一切的主体（反主体一边），也不是客观原因推出来的（反客体一边），而是在经验之间发生的。又是中间那一下。回写有了，签收的人没有。第 25 章细看。

《辩证法的历险》，1955 年。他反对辩证唯物主义把辩证法搬进自然、写成客观规律（客体一边），也反对萨特把党当成纯粹的意志（主体一边）。他立的是一种没有综合的辩证法：正反两边来回推，永远不收成一个合〔待核〕。这是他一生里最纯的一道波。

◆ 第三期：自然、看见、肉（1956—1961）

「自然」讲课，1956—1960 年。他反对笛卡尔以来把自然看成一台机器（客体一边），也反对把自然看成意识的构造（主体一边）。他借生物学家于克斯屈尔的说法：每种动物都活在自己的周围世界里，动物和它的世界互相规定。他还借了于克斯屈尔的

一个比喻：一个机体，像一段一边演奏、一边预先唱着自己的旋律〔待核〕。旋律，是变化，也是波。这里他讲了胚胎发育，是本书推翻条件最要查的地方之一。

《眼与心》，1961 年，他生前最后一篇长文。他反对科学的「操作思维」，说科学摆弄事物，却放弃了住在事物里面（客体一边）；也反对笛卡尔《屈光学》把看说成心灵读取视网膜上的像（主体一边）。他立的是画家把身体借给世界：看，是从世界内部去看。真和美，在这一篇里都被拉到了善的下面。

《可见的与不可见的》，未完成，1964 年出版。前半部他把四家挨个驳倒：反思哲学、萨特的辩证法、柏格森的直觉、科学的客观主义〔待核〕。然后是「知觉信念」「肉」「交织」「可逆性」。工作笔记里还有一个词，「野性的存在」，指主客分开以前的那一层；还有一个词，「裂开」，说主和客是从那一层里裂出来的两面〔待核〕。

一号位＝F（二号位），三号位＝F（二号位）——这行式子，他在「裂开」这个词上几乎是逐字写出来的。而肉，被称为元素：二号位＝二号位，在这里写成了本体论。

◆ 一张合表

把十二部排成一张表，一眼就能看出这只「手」：

著作	反对的中心	立的中间那一下	最显眼的一面	收手处
行为的结构	一（反射论）＋三	机体与环境	变化	秩序怎样长出来，写得少
知觉现象学	一＋三	身体与世界	三面俱全	我思被放到沉默的身体下面
塞尚的怀疑	一＋三	看与山	善	美被拉进握持
人道主义与恐怖	一＋三	人与人的承认	善	判断没有可查的一次
儿童心理学讲义	一＋三	混融的社会性	变化	写了主客的来历，没写混融的来历
世界的散文	一（算法）＋三	言说	善	真被放到言说后面
间接的语言	一（索绪尔）＋三（马尔罗）	词与词的牵连	变化	对比被改读成变化
制度讲课	一＋三	经验之间的设立	波	有回写，没有签收

著作	反对的中心	立的中间那一下	最显眼的一面	收手处
辩证法的历险	一＋三（萨特）	没有综合的辩证	波	判断留了一道影子
自然讲课	一（机械论）＋三	旋律、周围世界	变化	旋律的主题从哪里来，待查
眼与心	一（操作思维）＋三（屈光学）	从内部看	善	真与美都在善下面
可见的与不可见的	一＋三	肉、裂开	波	肉被封成元素

◆ 体检结果

十二部，全部推得出来。

更要紧的，是形状一样：每一部，他都是一手打客体那一边，一手打主体这一边，然后在两者之间立起那一下。二十多年，十二次，同一个动作。这不是巧合，是一只手。

还有三处险处值得再说一遍，因为它们本来最有可能推翻这个根：索绪尔的「差别」是对比，却被他改读成了变化；儿童讲义里真有一条序列，可那条序列恰好是从互动出发、分出主客，而不是写互动自己的来历；制度讲课里真有回写，可那回写没有一个签收的人。

三个最可能推翻它的地方，都被这个根吸收成了自己的例证。这是一个根站得住的最强证明。

当然，这里也要把话说在前头：表里有不少〔待核〕，原文没有逐句核对之前，这张表只是一张读法的表，不是物证。第十一编总解构会请辩护人上台，替他把话说足，看这张表挨不挨得住打。

◆ 这张表最怕什么

体检做完，还要问一句：这张表最怕被人从哪里攻破？

第一怕，挑书挑得太顺手。十二部是本书挑的。他还有不少文章和讲课摘要没进这张表：《意义与无意义》里的其他几篇，《符号》里的其他几篇，就职演讲《哲学

颂》，公学院每年的课程摘要。如果这些里面有一篇，他是站在客体那一边或者主体这一边立论的，这张表就要改。统稿前，本书会把没进表的文章各过一遍，结果登在附录。

第二怕，拿着根去找根。一个人手里有了一个说法，看什么都像这个说法，这是读书人最常犯的错。这套书的规矩说得很清楚：指出两个东西形状相同，不等于证明了什么；说「他该用别的词」，是自己的理论在说话。所以这张表只能证明，这个根能把十二部读通；它证明不了，只有这个根能读通。别的读法，第十一编请辩护人来讲。

第三怕，找到一处「两只脚」。什么样的发现能推翻这个根？如果在他的某一部书里，客体那一边或者主体这一边，不是作为中间那一下的一面，而是作为和它并排的一只脚站着，这个根就不再是「中心」，只能算「侧重」。本书眼下知道的最接近的一处，是 1955 年那句「判断力不能交出去」。第 34 章会专门去看，它到底站成了一只脚，还是只是一道影子。

把这三怕写在这里，是为了让读者知道：这个根是可以被推翻的，推翻它的办法，也摆在桌上了。

一个人的手法只有一套

邝亮的公司里，有一位做了二十年销售的老大姐。她卖过保险、卖过房子、卖过教育课程，每一样都卖得很好。

邝亮问她：「你卖了这么多不同的东西，有没有什么秘诀？」

她说：「就一套：先听人家说，听明白了人家要什么，再说我的东西能帮他什么。卖保险是这样，卖房子也是这样。」

这和第 12 章邝师傅那句话是一个意思：书名有很多，手只有一只。一个人一生做的很多事，常常是同一只手在做。

老大姐又说了一句：「可这一套，我到现在也没教会我手下的人。」

一只手，也要交得出去。

◆ 放回日子里

阿禾问邝师傅：「你给人按了二十多年，按过腰、按过肩、按过脖子、按过脚，你觉得你的手法有几套？」

邝师傅想了想，说：「就一套。不管按哪里，都是先摸出那块东西在跟我较什么劲，然后跟着它走，走到它松。腰是这样，脚也是这样。」

阿禾说：「那你为什么还给我讲了那么多种手法？」

「那是名字。名字有很多，手只有一只。」

一个人的一生著作也是这样：书名有很多，手只有一只。读一位哲学家，读到能认出那只手，才算读懂了一半；另一半，是看清那只手在哪里用力过了头。

> 带走的话
>
> **他一生十二部书，每一部都是一手打客体、一手打主体，在中间立起那一下——书名有很多，手只有一只。**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十二次开门，都开在中间那一下；十二次关门，关的都是两边。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十二部里有三处最接近来历（儿童、制度、自然），都停在「从互动分出主客」，没有写到「互动从哪里来」——第 18、25、39 章逐一核对。

第 13 章

病根：屈光学、萨特的目光、站队的年代

◆ 一个人为什么偏偏站在那里

你认识这样的人吗？

一家人吵架，他从来不站在任何一边。爸爸说妈妈不对，妈妈说爸爸不对，他总是说：「你们俩都有道理，问题出在你们之间。」时间长了，家里人都说他是和事佬，可他自己知道，他不是没主见，他是真的这么看：毛病不在哪一个人身上，在两个人碰到一起的地方。

再问一句：他为什么会这么看？

多半能在他身上找到一些推手。也许他小时候，父母吵架时他夹在中间；也许他见过有人一味偏向一边，结果把家拆散了；也许他做的工作，就是天天调解别人。

这套书讲每一位哲学家，都要写一章「病根」：他为什么偏偏站在那里。病根不是骂人，是用发生学的办法去解释：是什么样的土，把他推到了这个位置上。第三编前四章已经立起了「互动中心主义」这个根，这一章问：他为什么非站在中间不可。

本书找到三股推手，外加一片底土。

◆ 第一股：笛卡尔的《屈光学》

第 5 章说过，他去世那晚，桌上摊着笛卡尔的《屈光学》。

那本小书里有一幅画面，笛卡尔讲得很认真：光从外面的东西上反射过来，穿过眼睛，在眼底成了一个小小的像，像一张画；然后，心灵坐在脑子里，去「读」这张画。看，是心灵在读一张图。

这幅画面，把看拆成了三截：外面有一样东西，眼底有一张图，里面有一个读图的心灵。东西在外面，心灵在里面，中间只有一张被动的、死的图。

梅洛-庞蒂一辈子最反对的，就是这幅画面。他在《眼与心》里专门拆它。他觉得，这幅画面把看最要紧的那一层完全弄丢了：看不是读图，看是身体在世界里朝着东西去，是目光摸着东西的边，一点点把它捋出来。

一个人一辈子最想拆掉的那幅画面，往往决定了他会站到哪里去。笛卡尔把一切都推到了两头，外面的东西和里面的心灵，中间只剩一张死图。梅洛-庞蒂要反过来，就只能把一切往中间拉。拉得越狠，两头就被拉得越薄。

◆ 第二股：萨特的目光

第二股推手，就在他身边：他最好的朋友萨特。

萨特的哲学，是一种目光的哲学。本系列萨特卷讲过：在萨特那里，意识是一道纯粹的目光，一个洞，本身什么也不是，所以绝对自由；而别人的目光一落到我身上，我就被钉成了一件东西，所以「他人即地狱」。萨特把看和被看拆成两栏，一栏是自由的目光，一栏是被看成东西的我，两栏永远分开。

这是一种很彻底的「主体这一边当中心」。一切意义，都由那道自由的目光赋予。

梅洛-庞蒂和萨特同一年进入巴黎那个圈子，读同样的书，从同样的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出发。可萨特从眼睛出发，画出了两栏；梅洛-庞蒂从手出发，看到了交织。萨特卷第 21 章写过：同一个右手摸左手的例子，萨特用来证明两栏必须分开，梅洛-庞蒂用来证明它们本来就缠在一起。

一个人身边站着一位把主体推到极端的好朋友，他要跟这位朋友说清楚「你错了」，最有力的办法，就是把主体拉回到中间去。萨特越是说目光自由、目光无根，梅洛-庞蒂就越要说：目光是长在身体上的，身体是长在世界里的，谁也不是一个洞。

◆ 第三股：站队的年代

第三股推手，是他活着的那个年代。

从1930年代到1950年代，法国知识分子几乎每个人都被要求站队。先是法西斯和反法西斯，后是战争和占领，再后来是美国和苏联。你必须说清楚你站在哪一边，而站在哪一边，往往意味着你要为那一边做的所有事情辩护。

梅洛-庞蒂在这个年代里的姿态，第3章讲过：他一再想在两边之间找一条路。他不肯简单地站到任何一边，他一再说，问题不在哪一边是纯洁的，而在两边之间的关系朝着什么方向走。1955年他说判断力不能交出去，说的也是：不能让自己成为某一边的纯粹工具。

一个在人人都要站队的年代里、一再拒绝站到某一边的人，他的哲学站在「中间」，并不奇怪。这里要说公道：这不是投机，也不是犹豫，是他真心觉得，把一切归到任何一边，都会出大事。那个年代出的大事，他亲眼见过。

◆ 那片底土：一屋子人裹在一起的暖

三股推手之下，还有一片底土，第1章讲过：他最早懂得的世界，是母亲、哥哥、姐姐一屋子人裹在一起的暖。先有「我们家」，后有「我」。

这片底土决定了，当三股推手把他往中间推的时候，他不觉得中间是一个勉强站着的地方。对他来说，中间是家。那是他最早的、最暖的世界。

所以，他站在中间，不是被逼到中间，是被推回了家。

◆ 先说对在哪儿

三股推手，每一股推的方向都是对的。

笛卡尔那幅「心灵读图」的画面，确实把看弄错了；今天研究视觉的人，也没有谁还相信脑子里坐着一个小人在读视网膜上的像。萨特那道「纯粹的目光」，确实太轻、太无根了；一个没有身体、没有习惯、没有过去的自由，只存在于书里。那个站队的年代，确实让很多聪明人为不该辩护的事辩护了。

梅洛-庞蒂顶住了这三股力，而且在每一处都顶对了方向。这是他了不起的地方。

一个太怕被管的人

孟先生年轻时在一家单位工作，那家单位什么都要请示、什么都要签字，他受够了。

后来他自己做生意，定了一条：什么都不要流程，什么都凭感觉，大家好好相处就行。

头几年，生意很好，大家都开心。后来人多了，事情多了，账乱了，客户的约定对不上了，出了问题谁也说不清。

他后来说：「我太讨厌以前那个单位了，一路跑到了另一头，把以前单位里有用的东西，也一起扔了。」

这正是第 13 章说的病根：一个人太讨厌某一种极端，往往一路跑到另一个地方，跑得太远，把原来那一头里有用的东西也扔了。

◆ SDE 看这一处：顶得太狠

病根的毛病，常常不出在方向上，出在力气上。

三股推手，都是从两头往中间推的：笛卡尔把东西和心灵推到两头，他就往中间拉；萨特把目光推到主体一头，他就往中间拉；年代把人往两边推，他就往中间站。三股力加在一起，把他推到了中间，而且推得很深，深到两头都被推没了。

用这套书的话说：他拆对了先在的主体，也拆对了先在的客体，可他在拆的时候，把两头一起拆薄了；然后，他站在中间，把中间立成了根。

这和本系列萨特卷里的一句判断同构：萨特拆对了先在者，连土一起拆了。梅洛-庞蒂拆对了两头的先在，连两头一起拆薄了。

还有一处更深的。三股推手都在告诉他：别站在两头。可没有一股推手在告诉他：中间那一下，是从哪里来的。笛卡尔不问，萨特不问，那个年代更没有工夫问。他的底

土呢？一屋子人的暖，对一个孩子来说，是生来就有的，是世界本来的样子。一个把中间当成家的人，最不容易问的，就是「这个家是怎么来的」。

所以病根有两层：外面的三股力，把他推到了中间；里面的那片底土，让他不觉得中间需要来历。

◆ 放回日子里

邝师傅刚学手艺的时候，他的师父是出了名的「按穴位派」：先在书上背好穴位，按图找点，一个点一个点地按。他后来又在医院康复科见过另一种人，什么都按仪器上的数字来。两种他都不喜欢，他说：「一个只看书，一个只看机器，都不看人。」

于是他自己走出了一条路：不看书，不看机器，只看手底下这个人，跟着这个人的劲走。

这条路走对了。他成了街上最好的推拿师傅。

可阿禾有一天问他：「师傅，你说不看书也不看机器，那我怎么学？总得有点什么可以记下来吧？」

邝师傅被问住了。他花了半辈子，从两头走到中间，走得太用力，把两头都丢在身后了。

你也可以想一想：你有没有哪一件事，是因为太讨厌某一种极端，结果一路跑到了另一个地方，跑得太远，把原来那一头里有用的东西也扔了？

> 带走的话
>
> 笛卡尔、萨特和那个站队的年代，从两头把他推到了中间；一屋子人的暖让他觉得中间就是家——而一个人最不会问的，就是家是怎么来的。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三股推手，他都顶对了方向；关门出在力气上——两头被推薄了。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底土让他把中间当成生来就有的家，所以不问来历——这是全书「互动＝互动」的病根，第 39 章结算。

第　四　编

母题一　变化：手只在做着的时候是手

编　序

从这一编起，全书分三编，把他的全部思想按二号位的三个面拆开：变化、波、善。这一编讲变化。

变化，是二号位的显影方式：不是比出来的差（对比，客体那一边），也不是心里铺开的格局（分布，主体这一边），是正在动、正在变的那个样子本身。手只在做着的时候是手，这是变化。

这一编八章，按三块地走：现实界四章（第 14—17 章：知觉、行为、身体图式、空间），自我界一章（第 18 章：孩子怎样从一片混融里分出「我」），理念界一章（第 19 章：语言），然后是一章存在损害（第 20 章）和一章总账（第 21 章）。

本编为判决「变化」提供全部证据：他看见了手只在做着的时候是手；收回在于，他写变化，多写练成以后的样子，少写那条一先一后的路，也不给变化留下一次可以回头去比的刻度。

第 14 章

端一碗满汤：知觉的首要性

◆ 越盯着越洒

你端过一碗满满的汤吗？

从厨房到饭桌，七八步路。你盯着碗里的汤，小心翼翼，一步一步挪，汤还是一晃一晃地往外洒。有人在旁边说：「别看汤，看路。」你把眼睛从碗上移开，看着饭桌，大步走过去。奇怪，汤反而稳了。

手端着汤的时候，懂的东西比你的眼睛多。它知道汤往哪边晃，知道该往哪边迎一点；你一盯着看，一去想，它反倒乱了。

这一章讲梅洛-庞蒂的一个核心主张，他给它起了一个很硬的名字：知觉的首要性。

◆ 1946 年的一场报告

1946 年，《知觉现象学》出版的第二年，梅洛-庞蒂到法国哲学学会做了一场报告。题目大意是《知觉的首要性及其哲学后果》〔待核：题目译法与日期〕。

他在报告里说的，是整本《知觉现象学》压缩成的一句话，大意是：我们知觉到的这个世界，是一切理性、一切价值、一切存在总是已经预先假定了的地基〔待核：原意〕。

换成大白话：你先是用身体活在这个世界里，看着，摸着，走着，端着汤；然后，才在这上面长出了科学、道德、数学、哲学。科学家拿尺子量线段，量的是他先看见的那两条线；伦理学家讨论该不该帮人，讨论的是他先在街上见过的那些人。知觉在先，其他在后。

据说那天台下有好几位老一辈的哲学家很不服气〔待核〕。他们担心：如果一切都建在知觉上，而知觉又是暧昧的、每个人不一样的，那真理还有没有，理性还有没有？

◆ 知觉是「正在」的

梅洛-庞蒂的回答，要从知觉是什么样子讲起。

知觉，不是一张拍好了的照片，是一件正在发生的事。你看一座房子，永远只看得见朝着你的那两三面；可你看它的时候，从来不觉得它是一块只有两三面的片子。你「知道」它有背面，有里面，你绕过去就能看见。那些没看见的面，不在你眼里，也不在你的推理里，它们是你看的这件事正在往那边伸的方向。他把这叫作知觉的「视域」〔待核：术语〕。

换一个家常的例子：你开车爬一个坡，看不见坡顶那边是什么。可你的手、你的脚、你的身子，已经准备好了坡顶那边的路：会往下，会转弯，会有车过来。你不是在算，你是在开。

所以知觉的首要，首要在它是「正在」的：它一边在看，一边在伸，一边在调。它不是先给你一堆材料、再让你去想，它是一边碰、一边就已经有了样子、有了方向。

这就是二号位的第一个面：变化。

◆ 先说对在哪儿

这个主张，在很大的范围里是对的。

你学任何一样本事，都是先会了、后懂了。孩子先会走路，后来才知道什么叫平衡；你先会骑车、会游泳、会包饺子，后来也许一辈子都说不清其中的道理。你认人，也不是先比特征、再下结论，是先认出来了，后来才找得出理由。

还有一点也要说足：他不是反科学、反理性。他说的是次序：科学和理性是长在知觉这块地上的，不能反过来，拿科学的结论去否认知觉本身。拿尺子量出两条线一样长，这不是说你「看错了」；你看的那一下，本来就不是尺子那一层的事。

◆ 别误会：知觉在先，不是「感觉说了算」

1946 年那场报告上，台下的人最担心的，是这句话会滑成另一句话：既然知觉在先，那就是各人的感觉说了算，你看你的，我看我的，没有对错。

梅洛-庞蒂不同意这样读他。他说的「知觉」，不是一个人关起门来的私人感受，是一个活在世界里、和别人一起活着的身体的知觉。你看见那座房子有背面，我也看见；你绕过去看得见，我绕过去也看得见。知觉虽然暧昧，却不是随便的；它总是朝着一个大家都能走进去的世界打开的。

所以「知觉的首要性」不是在说「感觉最大」，而是在说「理性是从这里长出来的」。长出来的东西，不能回过头来否认它的根，也不能说根就是全部。这句话，他自己守得很严。

这一段要记下来，因为全书后面会一再用到它：他不是一个主张各说各话的人。他的毛病不在「随便」，而在另一处。

夜里摸黑找开关

秦伯的儿媳妇说过一件小事。

她家新换了卧室的灯，开关从门左边挪到了门右边。头一个星期，她每天半夜起来给孩子喂奶，手都往左边的墙上摸，摸了个空，才想起来。第二个星期，手摸到左边，停一下，自己就挪到右边去了。第三个星期，手直接往右边去，一次也不错。

她说：「我从来没有想过开关在哪儿，是我的手先知道的。」

这是知觉在先：手先懂，脑子后懂。可她还说了一句：「头一个星期那几次摸空，我都记得，一摸空就心里咯噔一下。」那几次摸空，是这份懂的来历。知觉是正在的，可它不是凭空正在的，是被那几次摸空一点点推过来的。

◆ SDE 看这一处

用这套书的话说，他在这一处开了一扇门：形状不是现成摆着的，是正在长的。知觉给出的形状，是一个「正在成形」的样子。

可这一章也要记下第一笔账。

知觉是正在的，这句话对。可「正在」有两种。一种是：我此刻正在看，正在端，正在调。另一种是：我这双手、这双眼睛，是一天天、一年年，正在变成现在这样。第一种是这一下的正在，第二种是一条路的正在。

梅洛-庞蒂写第一种，写得极好。你端汤的那一下，你开车上坡的那一下，你看房子的那一下。可第二种呢？你的手为什么今天能端稳一碗汤？三岁时它会洒一桌子，十岁时它会洒一半，现在它一滴不洒。这中间是一条路。

「知觉在先」，在谁的先？如果知觉自己也是长出来的，那么知觉就不是最底下的那一块地，它下面还有一条路。这一笔账，本编会一章一章往下追。

◆ 放回日子里

阿禾第一次给客人按背，按得满头大汗。邝师傅在旁边说：「你别看你的手，你看客人的背。」阿禾不懂：不看手，手怎么知道往哪儿按？

按了一个月，他懂了。他的眼睛看着客人背上的起伏，手自己就跟过去了。这和端汤是一个道理。

可阿禾后来又发现一件事：第一个月，他看着客人的背，手什么也跟不上；是一个月里按了几十个人，手才学会了跟。

「别看手」这句话，要在按了几十个人以后才管用。

你也可以想一想：你身上哪一样本事，是「不去想反而做得好」的？再往回想一想：你第一次做它的时候，是不是也不去想就能做好？

带走的话

知觉在先，科学和道理都长在它上面——他说对了；可知觉自己也是一天天长出来的，这一条路，他写得少。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形状是正在长的，知觉给出的是「正在成形」。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写了这一下的正在，没写一条路的正在——第 21 章结算。

第 15 章

饿猫眼里的老鼠：《行为的结构》

◆ 同一锅炖鸡汤，两种样子

晚饭前一个小时，你肚子饿得咕咕叫，路过邻居家窗口，闻到一股炖鸡汤的香味，腿都迈不动了。

晚饭后一个小时，你撑得躺在沙发上，同样的味道飘过来，你只觉得腻。

鸡汤没有变，窗口没有变，味道也没有变。变的是你。更准确地说：变的是你和那股味道之间的那一下。

梅洛-庞蒂的第一本书，讲的就是这件事。

◆ 一本从反射讲起的书

《行为的结构》1938 年写完，1942 年出版。这本书的对手，是当时很流行的一种说法：行为主义的反射论。

反射论说，动物和人的行为，都是一个一个刺激和反应接起来的。灯一亮，狗就流口水；手碰到烫的东西，就缩回来。刺激从外面打进来，机体照单反应。一切从外面来，这是客体那一边当中心。

梅洛-庞蒂花了很大的篇幅，一条一条去读当时的生理学和心理学实验。他发现，反射论的说法经不起细看。什么东西算「刺激」，不是由外面那个东西单方面决定的，要看机体正在做什么、需要什么。一只饿猫和一只饱猫，眼里的老鼠不是同一个刺激；一只正在逃命的兔子，和一只正在吃草的兔子，对同一阵风声的反应完全不同。

他说：不是环境单方面刺激机体，而是机体和环境互相规定。机体在环境里「挑」出对自己有意义的东西，环境也在一点点塑着机体。行为，是机体和环境之间的一种整体的形式，不在任何一方里面。

◆ 三个秩序

这本书还有一个有名的架子。他说，世界有三个秩序：物理的秩序，生命的秩序，人的秩序。

物理的秩序，是石头、水、电流，按力学的规律走。生命的秩序，是一只猫、一棵树，它们有自己的需要，会在环境里挑挑拣拣。人的秩序，是一个人，他不只有需要，还会用工具、说话、造出规矩和意义。

三个秩序，一层整合一层。生命不是和物理无关，它把物理的东西收进了自己的形式里；人也不是和生命无关，他把生命的东西收进了意义里。

◆ 先说对在哪儿

这本书有两处，今天看来依然很对。

第一处，是对反射论的那一刀。今天研究动物行为和大脑的人，大多已经不再相信「刺激—反应」那么简单的链条了；什么算刺激、什么算信号，要看动物的状态和处境。梅洛-庞蒂在八十多年前就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

第二处，是「互相规定」。机体不是一个被动接收的盒子，环境也不是一个现成摆着的舞台。两者是一起变的。这正是变化：行为不是一个一个比出来的反应，是一个正在变的整体。

◆ 他在跟谁吵：箱子是凳子还是垫脚石

这本书里，他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动物实验〔待核：实验出处与细节〕。

德国心理学家苛勒在非洲一个岛上研究黑猩猩。他把香蕉挂在高处，屋里放一只木箱。有的黑猩猩想出了办法：把箱子拖到香蕉底下，站上去，够到了。

可苛勒注意到一件怪事：如果另一只黑猩猩正坐在那只箱子上，想吃香蕉的那一只，往往就「看不见」这只箱子可以拿来垫脚。在它眼里，那只箱子此刻是「座位」，不是「垫脚石」。

梅洛-庞蒂抓住这个细节说：一样东西是什么，不是它自己摆在那里就定了的，要看它在一个整体的处境里被放在什么位置上。同一只箱子，在一个处境里是凳子，在另一个处境里是工具。这就是「互相规定」。

这个例子也把另一件事说清楚了：黑猩猩并不是生来就会用箱子垫脚，有的会，有的不会，会的那几只，也是试了好多次才会的。一个处境怎样慢慢变成另一个处境，这一段，正是这本书碰到了、没往下走的地方。

同一条街，两个人走

邝师傅和邝亮，有一回一起从老街走到菜市场。

同一条街，同样的十分钟。走完了，邝师傅说：「王家的铺子门口换了块匾，李婶的腰又不好了，走路一瘸一拐的。」邝亮说：「街口那家奶茶店在打折，还有，这条街好像没有充电桩。」

两个人走的是同一条街，挑出来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一个是按了几十年背的推拿师傅，眼睛落在人的腰上；一个是做运营的年轻人，眼睛落在店和价格上。

这就是《行为的结构》里那只饿猫和饱猫：什么算「刺激」，要看走路的人正在做什么、需要什么。

可这件事还有后一半：邝师傅的眼睛，是几十年按背按出来的；邝亮的眼睛，是这几年做运营做出来的。两个人挑东西的本事，都有来历。机体和环境互相规定，这一规定，本身也是一年一年长出来的。

◆ SDE 看这一处

这里有一扇门开得很大：主在推，而且推的方向是双向的。环境推着机体，机体也在挑、在塑它的环境。这很接近这套书说的回写。

可也有一处要记账：三个秩序是怎样一层一层长出来的？

他写了三层的样子，写了上一层怎样把下一层收进来。可生命是怎样从物理里长出来的？人的秩序是怎样从生命里长出来的？一只猫的「挑挑拣拣」，是它生下来就会，

还是一点点学会的？这些问题，这本书碰到了，没有往下走。它写的是三层楼盖好以后的样子，不是这栋楼怎样一层一层盖起来。

还有一处。「互相规定」写得很好，可「互相规定」本身是从哪里开始的？一只刚出生的小猫，和它的环境之间，已经有了一个互相规定的形式吗？还是这个形式也是一点点长出来的？这一问，第 18 章回来。

◆ 放回日子里

秦伯刚来铺子时，最怕人碰他的右肩，一碰就缩。可三个月以后，邝师傅按同一个地方，同样的力，他不但不缩，还说「舒服」。

阿禾说：「师傅，你的手法没变啊。」

邝师傅说：「我的手法没变，他那块肉变了；他那块肉变了，我的手也跟着变了。你以为是我按他，其实是我俩一起在变。」

这就是「互相规定」。可邝师傅还说了一句：「三个月前我要是按现在这个劲，他得跳起来。」他知道这三个月是一条路，每一周的劲都不一样。这条路，他心里有数；梅洛-庞蒂的书里，写得少。

> 带走的话
>
> 不是刺激推着机体走，是机体和环境一起在变——饿猫和饱猫，眼里不是同一只老鼠。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土双向在推，接近回写；关门——三个秩序写成了盖好的楼，没写怎样盖。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互相规定」从哪里开始的，没写——第 18 章回来。

第 16 章

戴羽毛帽的女士与施耐德：身体图式与两种懂

◆ 开新车的第一个星期

你换过车吗？

从一辆小车换成一辆大一点的车，头一个星期，进小区的窄门、倒进车位，你总是心里发虚，下车去看，离墙还有半米。一个月以后，你不用看了，车身有多宽、车尾有多长，你「知道」，就像知道自己的胳膊有多长一样。

车的宽度，长进了你的身子里。

这一章讲梅洛-庞蒂的一个关键词：身体图式。

◆ 羽毛帽与汽车

他在《知觉现象学》里举过两个很像的例子〔待核：章节与原文〕。

一位女士戴着一顶插着高高羽毛的帽子，走过门口时，会自然地低一低头，羽毛从来不会碰到门框。她并没有在心里量过羽毛有多高、门有多高、要低多少。帽子的高度，已经长进了她的身体。

一个会开车的人，开进一条窄巷子，不用下车量，就知道能不能过。车的宽度，也长进了他的身体。

盲人的手杖、打字员的手指，都是一样的道理。

梅洛-庞蒂说：身体带着一张地图，不用画出来，也不用看，它就在那里。这张地图告诉身体，我有多大，我能伸到哪里，我能从哪里过去。它不是一张关于身体的图，是身体做事时本身的样子。他称它为「身体图式」。

而且这张图会扩大：帽子、汽车、手杖，都可以被收进去。收进去以后，它们就不再是身体外面的东西，而成了身体伸出去的那一截。

◆ 回到施耐德

第 7 章讲过那位能抓不能指的士兵施耐德。这里回到他，是为了把「两种懂」说完。

施耐德能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擤鼻涕，却不能按医生的要求「指一指鼻子」。梅洛-庞蒂从这里读出：身体图式有两种用法。一种是在一件真实的事里，朝着一个真实的东西：抓。一种是把身体当成一件展示品，在一个假设的空间里比画：指。施耐德丢了第二种，保住了第一种。

这说明，身体图式最底下的那一层，是「抓」那一层：身体在做事的时候，本身就懂。「指」是长在上面的，是后来的。

◆ 先说对在哪儿

身体图式这个说法，今天在很多地方都用得上。

康复科的医生和治疗师知道，病人要重新学会的，常常不是一个一个的动作，而是整个身体在做一件事时的那张「图」。教练知道，一个运动员的动作好不好，不看他能不能讲清楚要领，看他的身体有没有那张图。连设计工具的人都知道：一把好用的剪刀、一支好握的笔，是能被身体很快收进图里去的东西。

梅洛-庞蒂把这些零零散散的经验，收成了一个概念。这是他的功劳。

◆ 一支笔什么时候成了手指

身体图式这件事，在每个家里都看得见。

一个刚上小学的孩子学写字，最难的不是认字，是握笔。一开始，笔在他手里是一根别扭的棍子，他得盯着笔尖，用力攥着，写几个字手就酸。写着写着，写了一个学期，有一天你会发现，他写字的时候不看笔了，眼睛看着本子上的格子，笔尖自己就走到了该去的地方。

那一天，笔成了他手指的一截。

有经验的老师都知道，这一天急不来。一个孩子握笔的姿势不对，你光跟他讲「要这样握」，他记住了口诀，一写起来还是老样子；你得让他在对的姿势里写很多很多字，让身体把那张图重新画一遍。

这正是身体图式的两面：一面，是笔被收进了身体，这是梅洛-庞蒂写的；另一面，是收进去要写很多很多字，这是他写得少的。一个老师若只读梅洛-庞蒂，会懂得「为什么讲道理没用」；若只读梅洛-庞蒂，却不一定知道「那就怎么办」。

一把用了二十年的菜刀

老汪有一把菜刀，用了二十年。刀背磨得发亮，刀柄上有他手指按出来的一道浅槽。

有一回，他的徒弟用新买的刀切菜，切得歪歪扭扭，说：「师傅，这刀不顺手。」老汪接过来切了几下，也说：「是不太顺。」

徒弟问：「刀有什么不一样的？」

老汪想了想，说：「不是刀不一样，是我这把刀，已经长在我手上了。它多重、多长、刀刃哪一段快，我的手全知道。新刀，得重新长。」

这正是身体图式：刀被收进了身体，成了手伸出去的那一截（第 16 章）。可老汪那句「得重新长」，说出了梅洛-庞蒂写得少的那一半：图，是一刀一刀切出来的。二十年，一把刀，一道浅槽。

后来，老汪让徒弟每天用新刀切一斤萝卜丝，切完了称一称，看有多少根是一样粗的。一个月以后，徒弟说：「这刀顺手了。」

◆ SDE 看这一处

这一处，他开了「形状」这扇门，而且开得很漂亮：身体图式就是身体此刻的形状，这个形状是活的，能把帽子、汽车、手杖都收进来。

可第 7 章插下的那面小旗，要在这里回来拔了。

「抓比指更早」，这句话他用来证明身体的懂比脑子的懂更深。可「更早」这两个字，说明的是一条路：一个孩子，是先会抓，很久以后才会指；先会抓奶瓶，很久以后才会在地图上指出家在哪里。抓和指，是一先一后长出来的。

还有那顶羽毛帽。帽子的高度是怎么「长进」身体的？她第一次戴这顶帽子，会不会碰门框？大概会，碰过一两次，以后就不碰了。开新车的第一个星期，心里发虚，下车去看，一个月以后才不用看。

身体图式，是一张被一次次碰出来的图。梅洛-庞蒂写了图的样子，写了图怎样用，写了图能扩大。可图是怎样一次次画出来的，第一次碰门框、第一次下车看，这一段，他写得很少。

身体图式是形状。形状有了，路没有写。

◆ 放回日子里

阿禾学推拿的第一年，手上总是没准。按到客人背上，不知道自己的手掌有多宽，常常一掌下去按到骨头上。

邝师傅教了他一个笨办法：每天晚上，拿一块湿毛巾铺在桌上，闭着眼睛，用手掌去找毛巾的边。一开始找不准，一个月以后，手掌一放上去就知道边在哪儿。

「这叫量手。」邝师傅说，「你的手自己不知道自己多宽，得一次次去碰，它才知道。」

这个笨办法，就是在给身体图式画那张图。梅洛-庞蒂告诉我们，图在那里；邝师傅告诉阿禾，图是怎么画出来的。

你也可以试一试：下次换了一样新工具，一支新笔、一把新刀、一辆新车，留意一下，它是在第几天，不再是「外面的东西」，而成了你身体伸出去的那一截？

带走的话

身体带着一张不用画出来的地图，帽子和汽车都能收进去；可这张图，是一次次碰门框碰出来的。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身体图式就是活的形状；关门——图怎样画出来，写得少。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抓比指更早」本身就是一条路，他用它做了证据，没顺着它写路——第 7 章小旗在此拔掉。

第 17 章

斜镜里的房间：空间的「水平」会移动

◆ 住进新家的第一个晚上

你搬过家吗？

住进新家的第一个晚上，你起夜去卫生间，在黑暗里摸索，找不到开关，撞到了桌角。房子是方的，墙是直的，可在你身上，这个家还是「歪」的：哪里是左，哪里是右，走几步到门口，身子还不知道。

一两个星期以后，你闭着眼睛也能走到厨房。家没有变，是你在里面「站正」了。

这一章讲梅洛-庞蒂对空间的一个很怪、也很深的看法：空间的「水平」，会移动。

◆ 斜镜里的房间

他在《知觉现象学》讲空间的那一章里，用了几个心理学实验〔待核：实验出处与细节〕。

最有名的一个，是让一个人通过一面斜放的镜子去看一个房间。镜子斜了约四十五度，所以他看到的房间，墙是斜的，地板是斜的，走动的人像是斜着走路。一开始，一切都是歪的。

可几分钟以后，一件奇怪的事发生了：房间「正」了过来。墙又直了，地板又平了，人又正着走路了。镜子没有动，房间也没有动。

他还提到过另一类实验：给人戴上一副把世界上下颠倒的眼镜。一开始，一切都是倒的，人连走路都走不了；过了几天，人慢慢能在倒着的世界里做事了，有人甚至说，世界又「正」了过来〔待核〕。

◆ 什么是「正」

这些实验，让一个很平常的问题变得很难：什么是「正」？什么是「上」和「下」？

一种回答是：正，是地球引力定的，是客观的。可在斜镜实验里，引力一点没变，房间却先歪后正。另一种回答是：正，是我脑子里判断出来的。可那个人并没有做什么判断，他只是在那里看了几分钟，房间自己就正了。

梅洛-庞蒂的回答是：「正」，是身体在一个场景里握稳了的那个样子。一个人看着斜镜里的房间，他的身体在试着「住进」这个场景：我要是走进去，我会怎样站，怎样伸手。几分钟以后，身体找到了一个可以在里面站、可以在里面做事的姿势，房间就正了。

他把这叫作空间的「水平」〔待核：术语〕。水平不是一条画在世界上的线，也不是一条画在心里的线，是身体和场景之间的一种平衡。平衡会移动，水平就跟着移动。

◆ 先说对在哪儿

这一章写得非常大胆，也非常对。

它说明，连「上下左右」这种最基本、最像是客观的东西，也有一层是身体和世界碰出来的。你住进新家的那一两个星期，就是在重新找这个水平。一个人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头几天总觉得东南西北是乱的；一个坐了很久船的人，下了船觉得地在晃。这些都说明：我们感到的「正」，不是只由世界定的，也不是只由脑子定的，是在两者之间一次次调出来的。

这正是变化：空间不是一个现成摆着的大盒子，是一个正在被身体调的平衡。

◆ 为什么这件事今天特别要紧

空间的水平会移动，这件事放在今天，比梅洛-庞蒂那个年代更要紧。

你用手机导航开车，开了好几年，有一天手机没电了，你忽然发现，这座城你住了十年，却说不出从家到单位该往哪边拐。你的身体没有在这座城里「站正」过：一直是导航在替你找水平，你只是跟着那个箭头走。

还有人戴上虚拟现实的眼镜，玩一会儿就头晕、想吐。眼睛告诉身体「你在飞」，身体却站在客厅里，水平找不到，就晕了。

这两件事，梅洛-庞蒂没有见过，可他的说法完全用得上：空间的「正」，是身体一次次去碰、去走、去调出来的。你不去碰，它就不在你身上长；你给身体一个它调不过来的场景，它就晕。

也正因为这样，那一段「调」的路才格外要紧。导航替你省掉的，正是那一段路；而那一段路，正是他书里写得最少的地方。

出国的第一个星期

汪敏有一次去国外参加一个书展，待了一个星期。

头两天，她总觉得哪里不对劲：过马路先往左看还是先往右看，身子老是犹豫；酒店的门往外推还是往里拉，每次都要试一下；连地铁站的出口，她都觉得是「反」的。

第三天开始，这些不对劲慢慢少了。到第五天，她已经能跟着当地人的节奏走路、过马路、进出地铁了。

她说：「好像是我的身体，花了几天，在那个城市里站正了。」

这就是空间的「水平」会移动（第 17 章）。可她回国以后，发现了另一件事：头两天，她又有点不对劲，过马路的时候差点往反方向看。那一个星期，留下了东西；站正的那几天，沉进了她的身体。水平会移动，移动也会留下痕迹。

◆ SDE 看这一处

这一处，他开了「路」的门缝。

请注意那个斜镜实验里的「几分钟」。房间不是一下子正的，是过了几分钟。颠倒眼镜的实验里，是过了几天。住进新家，是一两个星期。这些时间，就是一条路：身体一次次试，一次次碰，一次次调，最后站稳。

可他写这些实验的时候，写的重点是结果：水平会移动，会重新建立。那几分钟、几天里，身体是怎样一步一步调的？先调哪里，后调哪里？什么时候会调不过来？这一段，他写得很少。

还有一处更要紧。水平移动以后，身体记住了什么？那个在斜镜前看了几分钟的人，下次再看斜镜，是不是会快一点？一个戴过颠倒眼镜的人，摘下眼镜以后，又要花几天才能把世界调回来，这说明前面那几天是留下了东西的。留下了什么，留在了哪里？

变化写到了，变化留下的东西，没有写。

◆ 放回日子里

秦伯中风以后，最难受的一件事，是觉得屋子是「斜」的。他说：「明明知道地是平的，走起来总觉得右边低。」

康复师让他每天在家里走一条固定的路：从卧室到阳台，再从阳台回来，走十趟。一开始走得东倒西歪，一个月以后，走得稳多了。

秦伯的儿子在门框边上贴了一张纸，每天记一笔：今天走了几趟，扶了几次墙。

第二个月，有一天秦伯自己看了那张纸，说：「嘿，上个月扶了三十多次，这个月才七次。」

你看，秦伯的身体在重新找水平，这是梅洛-庞蒂写的；门框上那张纸，把这条路一天一天记了下来，这是他没写的。有了那张纸，秦伯才知道自己在往哪里走、走了多远。

带走的话

连「正」和「歪」，都是身体在场景里握稳了的样子；水平会移动，可移动的那几分钟、几天，他写得很少。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空间的水平是正在调的平衡；门缝——那几分钟、几天就是一条路。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写了水平会移动，没写移动留下了什么——第 20 章「留不下」接着算。

第 18 章

混融的社会性：他写了主客的童年

◆ 别的孩子一哭，他也哭

你带过小孩吗？或者在医院的新生儿病房外面站过一会儿？

一个婴儿哭了，旁边几个婴儿常常也跟着哭起来。大一点的孩子，一岁多，看见别的孩子摔了一跤，会去摸自己的膝盖；看见别人吃东西，自己的小嘴也跟着动。

这时候的孩子，好像分不太清：哭的是别人，还是我？摔的是别人，还是我？

这一章要讲的，是梅洛-庞蒂在巴黎大学教儿童心理学那几年讲过的东西。这一章也是全书要格外小心的一章：本书的推翻条件第一条，就落在这里。

◆ 索邦的讲台

第 4 章说过，1949 年到 1952 年，他在巴黎大学教儿童心理学与教育学。这几年的讲稿后来整理出版，其中有一门课，专门讲孩子怎样和别人建立关系〔待核：课名与出版情况〕。

他在这里大量借用了法国心理学家亨利·瓦隆的研究，也和精神分析学家拉康的「镜像阶段」对话〔待核〕。他描述的，大致是这样一条路。

第一段：一片混融

很小的孩子，处在一种他称为「混融的社会性」的状态里〔待核：术语译法〕。

孩子还没有一个和别人分开的「我」。别人的哭，就是我的哭；别人的笑，就是我的笑；妈妈的手、妈妈的声音、妈妈的心情，和我自己的饿、我自己的舒服，搅在一起，分不开。他说，这时候不是先有一个我，再去和别人发生关系；是先有一片缠在一起的「我们」，我和别人都还没有从里面分出来。

第二段：镜子里那一个

然后，孩子开始照镜子。

一开始，孩子把镜子里的那个当成另一个孩子，伸手去摸，绕到镜子后面去找。慢慢地，他发现镜子里那个的动作，总是跟着自己；再后来，他明白了：那就是我。

梅洛-庞蒂在这里讲得很细。他说，认出镜子里的自己，是一件很大的事：孩子第一次从「外面」看见了自己，知道自己是一个可以被别人看见的样子。这一步，是「我」从那片混融里往外分的一大步〔待核：与瓦隆、拉康观点的异同〕。

◆ 第三段：三岁说「不」

再往后，大约三岁左右，很多孩子会经历一段「危机」：什么都说「不」，什么都要「我自己来」，东西都是「我的」。

大人觉得烦，梅洛-庞蒂却看得很重。他说，这是孩子在用力把自己从别人那里拉开，在一片「我们」里，硬是划出一块「我」来〔待核〕。

◆ 这里真有一条路

请停下来看一看：这是一条清清楚楚的路。

混融，照镜子，说「不」。一先一后，顺序不能乱。每一步都建在前一步上面：没有那片混融，就没有镜子前的惊奇；没有镜子前那一步，就没有三岁时那一声硬硬的「不」。

本书在前面几章一再说：他写练成以后的样子，少写路。在这里，这句话要收窄。在「我怎样从别人那里分出来」这件事上，他写了路，而且写得很细。

这是本书的推翻条件第一条：如果他在儿童讲义里把互动写成了一条有阶段的发生序列，那么「二号位＝二号位」这个判断就要收窄。现在查到这里，要照实登记：他确实写了一条序列。

◆ 可是，请看这条路的方向

可这条序列，是从哪里出发的？

从那片混融出发。

混融是起点，是一开始就在那里的。然后，「我」从里面分出来，「你」也从里面分出来。整条路，走的方向是：从一片互动出发，分出主和客。

换一句话说：他写的是主和客的童年。「我」有童年，要照镜子、要说「不」，一步步长出来；「你」也有童年，要从一片搅在一起的哭声里，慢慢分成另一个人。

可那片混融呢？那片最早的、搅在一起的「我们」，它有没有童年？它是从哪里来的？

在他的讲稿里，混融是起点，不是终点。他没有问它从哪里来。

这就是本书为什么说，这个反例不但没有推翻「互动中心主义」，反而把它钉得更准：他给主和客都写了来历，唯独中间那一下，没有。

判词因此收窄一句，登记在案：**他写了主客的童年，没写互动的童年**。

◆ 先说对在哪儿

这一章要把公道还足。

在二十世纪中叶，一个哲学家肯走进儿童心理学的课堂，一门一门地讲孩子怎样长大，这件事本身就很了不起。而且他讲的方向，今天看来大体是对的：研究婴儿的人发现，新生儿很早就会模仿大人的表情，很早就对别人的哭有反应，「我」和「别人」的分化，确实是一点点发生的〔待核：研究结论宜取大方向共识〕。

他说「先有我们，后有我」，这句话在很大的范围里站得住。

◆ 三岁的「不」，放在今天的家里

这一章讲的三段路，放到今天的家里，常常被弄乱。

很多家庭是老人帮着带孩子。孩子一岁多，和奶奶贴得最紧，那片混融是和奶奶一起长的。到了三岁，孩子开始说「不」、说「我自己来」，奶奶心疼，什么都替他做好；爸爸妈妈下班回来，又嫌孩子「不听话」，要立规矩。一个孩子，夹在一片不肯松开的混融和一套突然压下来的规矩之间。

梅洛-庞蒂那门课里有一个很温和的意思：孩子说「不」，不是在跟大人作对，是在长出一个「我」来〔待核〕。这个「我」，要从那片混融里一点点拉出来，拉得太猛会疼，拉不出来也会出事。

这里只借他的话，提醒一件事：孩子的「我」有来历，是一步一步长的，大人能做的，是给这条路留出地方，而不是把它一下子剪断，也不是一直把孩子裹在里面。更多的做法，留到第十四编「用得上」的教育板块。

一个十三岁的「不」

孟先生的女儿十三岁那年，开始什么都说「不」：不要爸爸进她房间，不要爸爸看她手机，不要爸爸管她穿什么。

孟先生很难受，觉得女儿跟他远了。

一位朋友跟他说：「她三岁说『不』，是在长一个『我』；十三岁说『不』，是在长一个更大的『我』。你要是一直不让她说『不』，她的『我』就长不出来。」

孟先生想了想，和女儿坐下来，说好了一件事：她的房间，她做主；她的手机，他不看；可每周日晚饭，一家人一起吃，她要说说这一周最开心和最不开心的一件事。

女儿说：「好。」

那一声「好」，是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在说了很多「不」以后，第一次认下了一件和爸爸一起的事。

◆ SDE 看这一处：混融有来历

那么，那片混融从哪里来？

这套书在前面几卷里，已经给过一个方向。王德生博士在本系列洛克卷口述过一条：人不是从一张白纸开始的，人在母亲的子宫里已经过了十个月。本系列萨特卷第五编，专门写了「被砍掉的十个月」：胎儿在子宫里，听着母亲的心跳和声音，被羊水和子宫壁一次次触碰，母亲的情绪通过身体传给他，他也在回写母亲。

那片混融，不是从出生那一刻凭空出现的。它是在十个月里，被母亲的身体、母亲的声音、母亲的节律，一次次碰出来的。出生以后，它又被喂奶的节律、抱的姿势、摇篮的晃动，一天天加厚。

所以，这套书对这一章的补充，只有一句：混融也是长出来的；它的土，是母亲的身体。

这一句，后来也有一位女哲学家对梅洛-庞蒂说过，她叫伊利格瑞。她说，梅洛-庞蒂讲的那种看与被看、摸与被摸缠在一起的「肉」，借用的正是人在母胎里的经验，可他把母亲抹掉了〔待核：伊利格瑞原意〕。这一刀，本书第 52 章和第 81 章再细讲。

◆ 放回日子里

秦伯的小孙女一岁半，常被带到铺子里来。有一天邝师傅给秦伯按肩膀，秦伯疼得「哎哟」一声，小孙女在旁边也跟着「哎哟」，还摸自己的肩膀。

一铺子的人都笑了。

秦伯说：「这孩子，我打个喷嚏她也跟着打。」

阿禾问：「她这么小，怎么就学会跟着你了？」

秦伯的儿媳妇在旁边说：「她生下来就是我带的，天天贴着。她在我肚子里的时候，我就天天跟她说话。」

你看，这一句话，把这一章说完了。小孙女那一声「哎哟」，是梅洛-庞蒂说的混融；可这片混融，是在妈妈肚子里十个月、生下来天天贴着，一点点长出来的。

你也可以想一想：你和谁之间，有这样一种「分不太开」的感觉？你和那个人之间的这片混融，是从哪一天开始长的？

带走的话

他写了「我」怎样从一片混融里长出来——那是主客的童年；那片混融自己的童年，在母亲的身体里。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他在这里真的写了一条路，本书据此收窄判词。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写了主客的来历，没写混融的来历——推翻条件一查毕，判词收窄为「写了主客的童年，没写互动的童年」，第 39 章结算。

第 19 章

说话时，词在旁边发光：他改读索绪尔

◆ 一个新词是怎么「懂」的

你大概有过这样的经验：第一次听到一个网上的新词，不知道什么意思，也没去查。过了几天，在好几个地方看到它，你就懂了，而且懂得很准，能自己用。

你并没有看到一条定义。你是在一句一句话里，看它和旁边的词怎样搭，在什么场合出现，别人说它的时候什么表情，慢慢就懂了。

这一章讲梅洛-庞蒂怎样看语言。他有一个很美的说法，大意是：说话的时候，一个词是在别的词旁边发光的。

◆ 索绪尔说了什么

要讲他，先得讲一位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

索绪尔有一个很有名的看法：一个词的意思，不是来自它和某样东西一一对应，而是来自它和别的词之间的差别。「红」之所以是「红」，是因为它不是「橙」，不是「紫」，不是「粉」。一种语言，是一张由差别织成的网；每个词的意思，就是它在这张网里的位置。

索绪尔还分了两样东西：一样是「语言」，就是这张网，是整个社会共有的、相对稳定的系统，像一本活的词典；一样是「言语」，就是每个人每一次具体的说话。

◆ 梅洛-庞蒂的改读

梅洛-庞蒂晚年很认真地读索绪尔，在公学院讲过他〔待核〕。

他从索绪尔那里接过了「差别」这个想法，可他做了一个很关键的转向〔待核：《间接的语言与沉默之声》及相关讲课〕。

索绪尔的差别，是网里的差别，是词典里的差别：静静地摆在那里，一个词和一个词隔开。梅洛-庞蒂把它改读成了说话时的差别：一个人正在说一句话，一个词出来了，它和前面的词、后面的词搭在一起，互相照亮，意思在这一串里一下子亮了起来。他说，意义是「横向」的，是在词与词之间一边说一边长出来的。

他还分了两种言语。一种是「被言说的言语」：已经说定了的话、现成的说法、词典里的意思。另一种是「言说的言语」：一句新话正在说出来、意思正在长出来的那一下。新的意思，是在后一种里冒出来的；冒出来以后，慢慢沉下去，成了前一种。

◆ 先说对在哪儿

这个改读，抓住了语言里一件很真的事。

你学母语，没有人先给你一本词典。你是在一句一句话里，在妈妈的语气里，在一家人吃饭时的你一言我一语里，慢慢懂了每一个词。一个诗人写出一句好诗，那句诗里的每个词你都认识，可合在一起，冒出了一个你从来没想到过的意思。这些，都是「言说的言语」。

而且，这是一处很有分量的例证。上一编第 12 章说过，索绪尔的「差别」是对比，是客体那一边的显影方式；梅洛-庞蒂亲手把它改读成了说话时的变化。一个最有可能撑破「互动中心」的材料，被他收进了中间那一下。

◆ 他在跟谁吵：语言和绘画都是「间接」的

梅洛-庞蒂讲语言，常常和绘画放在一起讲。1952 年那篇长文《间接的语言与沉默之声》，题目就是从法国作家马尔罗的一本讲艺术的书借来的，文章的对手，也正是马尔罗〔待核〕。

马尔罗把绘画史读成一个个天才画家怎样表达自己独特的内心：一种风格，是一个画家的个性打在画布上的印章。这是站在主体这一边读艺术。

梅洛-庞蒂不同意。他说，风格不是画家先在心里有了、再印到画布上的；风格是画家一笔一笔和世界打交道时，慢慢长出来的，画家自己常常都看不见自己的风格，要别

人看了才说得出。语言也是一样：一个人说话的「味道」，不是他心里先有的，是他一句一句说出来的。

他管这叫「间接」：意思从来不是直接从心里倒出来的，总是绕过世界、绕过别的词、绕过一笔一笔的颜色，才慢慢显出来。

这一刀，又是一手打主体那一边。可你已经能看出他的手了：打完主体，他把风格放在了「画家和世界之间」，放在了中间那一下。

一个家里的暗语

秦伯家里，有一些只有自己家人懂的话。

比如「老地方」，指的是小区门口那棵大樟树下的石凳；比如「下饭菜」，指的是秦伯最爱吃的那道咸菜炒肉丝；比如秦伯说「今天手听话」，意思是今天右手状态好，可以多练一会儿。

这些话，外人听不懂。它们不是词典里的意思，是一家人在一次次的说话、一次次的一起做事里，慢慢长出来的。这正是梅洛-庞蒂说的：意思在说的那一刻，在词与词之间、在人和人之间亮起来（第 19 章）。

可有一天，家里请了一位护工。护工听不懂「老地方」，把秦伯推到了另一个公园，秦伯急得直跺脚。

后来秦伯的儿子在冰箱上贴了一张纸，把家里的「暗语」一条一条写下来，给护工看。他说：「这些话是我们家长出来的，可要让新来的人接得住，得有个地方写下来。」

◆ SDE 看这一处

这一处，他开了「正在成形」这扇门，开得很宽：意思在说的那一刻长出来，还没定型，却已经有了方向。

可也要记一笔账：对比，被他读成了变化，那么对比自己去哪儿了？

词典里那种静静的、一个词一个词隔开的差别，是有用的。你说一句话，用了一个词，别人说「你这个词用错了」，他靠什么说？靠的正是词典里那种「这个词不是那个词」的差别。一个孩子说「我把杯子打碎了一个」，大人纠正他「打碎了一只杯子」，靠的也是这种差别。

言说的言语让新意思冒出来；被言说的言语，那本活的词典，让新意思有地方可以对一对、查一查。梅洛-庞蒂写前一种，写得极美；后一种，在他那里只是前一种沉下去的「沙」，是派生的，是次要的。

可如果只有言说、没有词典，会怎样？一个新词冒出来，谁也没法说它用对了没有，它是不是真的比旧词多说了一点什么。每一次说都在发光，发完就散了，留不下一次可以回头去比的样子。

这一处，下一章会给它一个名字。

◆ 放回日子里

阿禾刚来铺子的时候，听不懂邝师傅说的很多话。什么「条索」「结节」「筋走了」「气没下去」。他问师傅，师傅说：「你按多了就懂了。」

果然，按了半年，他懂了。每个词，都是在师傅按着客人、说着这个词的那一下里懂的：「你摸，这儿有条索」，手指按上去，底下果然有一条硬硬的东西。

可有一次，阿禾跟另一家店的师傅聊天，对方说的「结节」，和邝师傅说的好像不是一个东西。两个人比画了半天，谁也说不清到底差在哪。

阿禾回来问邝师傅，邝师傅说：「各家叫法不一样，你别管他。」

阿禾不甘心：「那总得有个准吧？不然我以后教徒弟，教的是你的『结节』，还是他的『结节』？」

你看，词在说的时候发光，这是对的；可只在说的时候发光，词就没有一个可以对一对的「准」。

带走的话

意思在说的那一下，在词与词之间亮起来——他改读索绪尔改得很美；可一个只在说的时候发光的词，没有地方可以对一对。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意义是正在成形的；关门——词典那一层的对比，被读成了言说沉下去的沙。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写了新意思怎样冒出来，没写冒出来以后拿什么来比——下一章「留不下」。

第 20 章

存在损害：老厨师的舌头——留不下

◆ 一家老馆子，客人慢慢少了

城南老街上，邝师傅的推拿铺斜对面，有一家开了三十年的小馆子。掌勺的是老汪，六十出头，一手红烧鱼在街坊里有名。

老汪做菜，从来不称盐、不量酱油。他说：「做菜靠舌头，不靠秤。」尝一口，差一点，再撒一撮，就对了。三十年，从没失过手。

这两年，老街坊们私下里说，老汪的鱼好像咸了。一开始只是一两个人说，后来说的人多了。有的老客人来得少了。

老汪自己不信。他每天都尝，尝着一点也不咸，跟三十年前一模一样。

◆ 他说的没错，也错了

老汪说的没错：每一次，他都是尝着对了才出锅的。他的舌头和那锅鱼之间的那一下，一直在调，一直在「握稳」。

可人的味觉会随着年纪慢慢变钝，对咸味的感觉也会变〔据常见共识，不作医学判断〕。老汪的舌头，一年一年在变。舌头变了，它握稳的那个「对」，也跟着变了。可因为每一次都是舌头自己在判断，舌头变了多少，舌头自己是尝不出来的。

老汪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回头去比。三十年前那锅鱼到底放了多少盐？没有记。五年前呢？也没有记。每一锅，都是那一下的「对」；每一个「对」，出锅以后就散了。

所以，他的鱼一点点变咸了，他自己不知道。

◆ 这叫「留不下」

这就是本书说的第一种存在损害：留不下。

一件事一直在变，一直在调，每一下都调得很好；可它没有留下一次可以回头去比的「这一次」。于是，它往哪里变、变了多少，谁也不知道，连做事的人自己也不知道。

「存在损害」这个词，要先说清楚。这套书讲「存在损害」，不是说他哪一句话说错了，而是说：如果一个人照着这种理论去活，他的日子、他的手艺、他和别人的关系，会在哪里被弄少。理论上的缺口，是书里少写了什么；存在损害，是照着活的人少了什么。

◆ 它和梅洛-庞蒂有什么关系

老汪当然没读过梅洛-庞蒂。可他做菜的办法，正好是梅洛-庞蒂写得最好的那种懂：不靠秤，不靠想，靠舌头和那锅鱼之间那一下。

回头看这一编前面几章。知觉是「正在」的（第 14 章）；行为是机体和环境一起在变（第 15 章）；身体图式是活的形状（第 16 章）；空间的水平会移动（第 17 章）；意思在说的那一下亮起来（第 19 章）。

每一处，他写的都是变化，都是那一下。每一处，他都把「对比」读成了派生的、次要的东西：尺子量出的长短，是知觉之后的第二层；词典里的差别，是言说沉下去的沙。

如果那一下就是全部，那么一次可以记下来、回头去比的「这一次」，就没有了位置。对比，本来就是拿这一次和那一次、这个和那个去比。对比被放倒了，变化就留不下来。

他自己也写过「沉淀」：练过的东西，会沉进身体，成为习惯。这是一种留。可这种留，只留在身体里，留在老汪的舌头里。而恰恰是这个舌头在变。留在正在变的东西里的东西，是没法拿出来和它自己比的。

◆ 先说对在哪儿

说损害之前，先把公道还给他。

靠手感、靠舌头、靠那一下，这件事本身没有错。很多最好的手艺，确实没法全靠秤。一个只会照着菜谱称盐的厨子，做不出老汪的鱼。梅洛-庞蒂说身体的懂比道理的懂更早、更深，这是对的，而且是很多人一辈子没想明白的。

问题不在「靠那一下」，问题在「只靠那一下」。

一个校对了三十年的老编辑

第 103 章那位老编辑，年轻时有一个很骄傲的本事：一页稿子，他扫一眼，就知道哪里有错字。

六十岁那年，出版社查出一本书里漏了好几处错，都是他校的。他很难过，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会出错。

他的一个年轻同事，把他近五年校过的稿子，抽了几本，统计了一下漏错的数字。五年前，一本书漏两三处；今年，一本书漏十几处。

老编辑看着那张表，沉默了很久，说：「原来我这双眼睛，是一点一点变的。每天都觉得和昨天一样，所以不知道。」

这就是「留不下」（第 20 章）：每一次都凭眼睛，每一次都觉得「对」，可「对」的标准在漂。那张表，是他第一次看见自己的路。

一个凭耳朵修车的师傅

孟先生跑货运，车有毛病，常去找一位修车师傅。这位师傅不用仪器，听一听发动机的声音，就知道哪里有问题，准得吓人。

有一年，孟先生发现，师傅听错了两次，修了不该修的地方。

他没有明说，只是跟师傅聊天的时候提了一句：「现在的车，声音跟以前不一样了吧？」

师傅愣了一下，说：「是有点不一样。我这耳朵，也不如以前了。」

后来，师傅店里多了一台检测仪。他还是先用耳朵听，听完了，再用仪器测一下，两边对一对。他说：「耳朵是我的本事，仪器替我的耳朵把关。」

这正是老汪的舌头那一章（第 20 章）：凭手感没错，可手感会漂，要有一样不跟着一起漂的东西，替它作证。

◆ SDE 看这一处

用这套书的话说：变化，是二号位的显影方式；对比，是一号位的显影方式。三个号位要并排站着。

变化没有对比，会怎样？会像老汪的鱼：一直在调，一直很「对」，可对的标准本身在漂，漂到哪里去，没有人知道。

补回对比，不是把手感换成秤，而是在手感旁边，留下几次可以回头去比的「这一次」。老汪不用每一锅都称盐，他只要每个月称一次，记在墙上的本子上：今天这锅鱼，放了多少。一年以后，翻开本子一看，就知道自己的「对」有没有在漂。

这一次次的记录，就是下一章要讲的「门框上的身高线」。

◆ 放回日子里

后来，是邝师傅去点醒了老汪。

邝师傅去吃鱼，吃完了没说咸不咸，只问了一句：「老汪，你那年得奖的那条鱼，要是再做一回，你还做得出一模一样的吗？」

老汪说：「当然。」

「你怎么知道是一模一样的？」

老汪愣住了。

第二天，老汪让他儿子买了一个小电子秤。他还是凭舌头做，只是每做好一锅，让儿子称一下剩下的盐罐子，记下来。一个月以后，儿子拿本子给他看：他每锅鱼用的盐，比他儿子凭记忆说的「当年」，多了差不多三分之一〔故事为说明而设〕。

老汪没说话，把本子揣进了兜里。

你也可以想一想：你最拿手的那样本事，有没有一次是记下来、可以回头去比的？如果它这些年一直在悄悄地变，你靠什么知道？

> 带走的话
>
> 一件事每一下都调得很好，却没有留下一次可以回头去比的「这一次」——变化没有对比，就留不下来。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他开的门没有错——手感比秤更早、更深；关门——对比成了派生，变化就没有了刻度。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互动一次次在发生，却一次也没有留下来——「留不下」小旗拔掉，全书存在损害编第 51 章还要回来。

第 21 章

总账：变化写到了，互动的来历没写

◆ 门框上的身高线

很多人家里，都有过这样一个门框。

孩子每过一个生日，就让他背靠门框站好，大人拿一把尺子平放在他头顶，在门框上划一道线，旁边写上日期：某年某月，几岁。

一年一道，一道比一道高。

等孩子长大了，搬家了，有人舍不得那个门框，把它拆下来带走。门框上那一道道线，是一个孩子的变化，被一次一次留下来的样子。

这一章是第四编的总账。本书给「变化」这一面找的替换物，就是这个门框。

◆ 这一编看见了什么

先把他在这一编里看见的东西，摆成一张清单：

- 知觉是「正在」的：一边看，一边伸，一边调；知觉在先，科学和道理长在它上面（第 14 章）。
- 行为是机体和环境互相规定，一起在变；饿猫眼里的老鼠，和饱猫眼里的不一样（第 15 章）。
- 身体带着一张不用画出来的活地图，帽子、汽车、手杖都能收进去（第 16 章）。
- 抓的懂比指的懂更早、更深（第 7、16 章）。
- 空间的「水平」会移动，是身体在场景里握稳的平衡（第 17 章）。
- 「我」是从一片混融里一步步分出来的：照镜子，说「不」（第 18 章）。
- 意思在说的那一下，在词与词之间亮起来（第 19 章）。

· 两家吵了三百年，都先假定有一堆零件，他拆掉了这个先在（第 6 章，本编的前奏）。

这八处，是他留给后人的遗产。每一处都对，每一处都比他之前的人往前走了一大步。

◆ 这一编收回了什么

再把收回的地方，摆成一张清单：

· 知觉在先，可知觉自己也是一天天长出来的，这一条路写得少（第 14 章）。

· 三个秩序写成了盖好的楼，没写一层层怎样盖（第 15 章）。

· 身体图式写了图的样子，没写图怎样一次次画出来（第 16 章）。

· 「抓比指更早」本身就是一条路，他用它做证据，没顺着它写路（第 16 章）。

· 水平会移动，可移动留下了什么，没写（第 17 章）。

· 写了主和客的童年，那片混融自己的童年没写（第 18 章）。

· 词典那一层的对比，被读成了言说沉下去的沙（第 19 章）。

· 变化没有对比，就留不下来（第 20 章）。

◆ 两张清单合成一句话

把两张清单对着看，会发现一个很整齐的样子：左边每一处，他都看见了变化；右边每一处，他都没给变化留下两样东西。

一样是路：变化是一先一后走出来的，他写了「正在变」，很少写「是怎样一步一步变到这里的」。

一样是刻度：变化要能被一次次记下来、回头去比，他把对比放倒了，变化就没有刻度。

合成本编的总判断：

他看见了手只在做着的时候是手；可他写的变化，没有路，也没有刻度——只有正在，没有来历，也没有留下。

◆ 为什么是门框

回到门框。

门框上的那一道道线，补上的恰好是这两样东西。

第一，它有路。线是一年一道划上去的，一先一后，顺序不能乱。看着这些线，你看见的不只是孩子现在有多高，还有他是怎样一年一年长到这么高的。

第二，它有刻度。每一道线都是一次可以回头去比的「这一次」。孩子今年长了多少，和去年比，和他哥哥同岁时比，一目了然。

还有第三样，是梅洛-庞蒂最少写的：每一道线旁边，都写着日期，常常还有大人的笔迹。那是有一个人站在那里，量了，写了，认了：这是我的孩子，今年这么高。

路，对应的是这套书的「路」；刻度，对应的是客体那一边的对比；那个量了、写了、认了的大人，对应的是主体这一边。门框上的身高线，是一个三样东西并排站着的样子：孩子正在长的变化，一道道可以比的线，一个认下它的人。

梅洛-庞蒂写的，是孩子在长。门框，是把长留下来的办法。

◆ 这一编给判词交了什么证据

本书的判词说：他看对了，肉身就是互动，手就是正在握的那一下；可他把这一下封成了元素。

这一编交的证据，是判词的前一半和后一半之间的那一段：他写变化，写得极好；可他写的变化，是不需要来历、也不需要留下的变化。一个不需要来历的东西，离「元素」只有一步。

这一步，他是在第五编「波」里走完的，特别是第 27 章讲「肉」的那一章。

一本跑步的旧本子

邝亮有一阵子开始跑步。头几周，他全凭感觉：今天状态好，就多跑点；今天累，就少跑点。跑了两个月，他觉得自己好像没什么进步，就不想跑了。

他的一个朋友递给他一个旧本子，说：「你每次跑完，写三样：跑了多久，跑的时候哪里最难受，跑完心情怎么样。」

又跑了两个月，他翻开本子，一页一页地看。他发现，自己第一个月跑十分钟就喘，现在能跑二十五分钟；他还发现，每次跑完心情都比跑之前好。

他说：「原来我一直在长，只是我自己看不见。」

这就是门框上的身高线：变化本来就在，可没有一道道线，人就看不见自己的路。那个本子，也是一个人认下了自己的路：「这是我跑出来的。」

◆ 放回日子里

邝师傅铺子的墙上，后来也钉了一块小木板。

那是阿禾出的主意。他让每个常来的客人，每次按完，在木板边上的本子里记一笔：哪里疼，疼几分，今天按完松了几分。秦伯那一页记得最多，从去年秋天到今年春天，右肩的「疼」从八分，一点点落到了三分。

邝师傅一开始觉得多此一举：「我一摸就知道他好没好。」

可有一回，秦伯自己翻着本子，看了很久，说：「原来我是这么一点一点好起来的。我自己都忘了去年有多疼。」

邝师傅不说话了。

他的手，一摸就知道秦伯此刻好不好，这是变化。那个本子，让秦伯看见了自己是怎样一点点好起来的，这是路和刻度。而秦伯自己翻本子、自己说出「原来我是这么好起来的」，那是他认下了自己的这段路。

带走的话

手只在做着的时候是手，这是他看见的；门框上那一道道线，是他没写的——变化要有路，要有刻度，还要有一个认下它的人。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本编开了「形状」「正在成形」两扇大门，开了「路」一道门缝；关门——路和刻度都没留下。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本编八处，只有第 18 章写了主客的来历；互动自己的来历，一处也没写——转第五编第 27 章看它怎样被封成元素。

第 五 编

母题二　波：摸与被摸，永不重合

编　序

这一编讲二号位的第二个面：波。

波，是二号位的形态：来来回回，一起一伏，不停在一个点上（那是粒子，客体那一边），也不铺满一片（那是场，主体这一边）。两个人抬一张桌子上楼，你往上抬我往里收，一路来回地调，这是波。

这一编八章。第 22、23 章讲他最有名的那个动作和它的延伸：右手摸左手，握手与婴儿张嘴。第 24 章讲时间，第 25 章讲语言的沉淀与「制度」，第 26 章讲他的政治思想「没有综合的辩证法」，第 27 章讲「肉」——全书接缝词　élément 的主场。第 28 章是存在损害，第 29 章是总账。

本编为判决「波」与「互动不空」提供主要证据：他看见了摸与被摸来回翻转、永不重合；收回在于，这道波从不落下来成为可查的一次，最后被他封成了一种不需要来历的「元素」。

第 22 章

右手摸左手：即将发生，从未实现

◆ 为什么自己挠自己不痒

这是一个很多孩子问过、大人也答不上来的问题：为什么自己挠自己，不痒？

别人轻轻挠你的腰，你笑得在床上打滚；你自己用一样的手法、一样的力气挠自己，一点感觉都没有。手还是那只手，腰还是那个腰。

差在哪里？

差在「谁在摸，谁被摸」。别人挠你，你只是被摸的那一个；你自己挠自己，你同时是摸的那一个，又是被摸的那一个。这两个身份在同一个身体里一碰，那一阵痒就起不来了〔据常见说法：大脑能预先知道自己的动作；细节待核〕。

梅洛-庞蒂晚年最用力的一段思考，就是从「同一个身体，既摸又被摸」开始的。

◆ 他说了什么

第 7 章讲过，这个例子最早是胡塞尔的。梅洛-庞蒂在《可见的与不可见的》里，把它推得更远〔待核：「交织—交错」一章〕。

他说：我的右手摸左手，右手是摸的，左手是被摸的。可左手不是一块木头，它也能反过来去感右手；只要我把注意力一换，左手就成了摸的，右手就成了被摸的。摸与被摸，在同一个身体里来回翻转。

看也是这样。我能看见东西，是因为我自己也是看得见的：我站在这个可见的世界里面，不是站在它外面往里看。看者和被看者，是用同一种「料子」做的。

然后，他加了一句极关键的话，大意是：这种翻转，总是「即将发生，却从未在事实上实现」〔待核：原文〕。我的左手刚要变成摸的那一方，右手就不再完全是被摸的了；两边永远不会在同一刻完全重合。中间总有一道缝。

◆ 这是一道波

用这套书的话说，这就是波。

摸与被摸，不是两栏，一栏归主体、一栏归客体，永远分开；也不是一样东西，合成一团，分不出来。它们来来回回：你摸的时候我被摸，你一转我就摸你；一起一伏，永不停在一边。

而且，那道缝让这道波永远不会平息。如果两边能在某一刻完全重合，波就停了，变成一个点。正因为永远差那么一点，它才一直在来回。

这是他晚年思想的心脏。第 26 章讲的「没有综合的辩证法」、第 27 章讲的「肉」，都是从这里长出来的。

◆ 先说对在哪儿

这个例子，是对萨特最有力的一次回答。

本系列萨特卷写过：萨特把看和被看拆成两栏，一栏是自由的目光，一栏是被看成东西的我，两栏之间永远是争夺。梅洛-庞蒂拿同一个右手摸左手，说：你看，摸者和被摸者在同一只手上来回换，它们本来就缠在一起，不是两栏。

还要说足一点：那句「即将发生，从未实现」，是一句非常诚实的话。他完全可以说「摸者和被摸者合一了」，那样讲起来更漂亮，更像一个体系的顶点。他没有。他看见了那道缝，而且老老实实地把它写了下来。后来很多替他辩护的人，就是拿这句话来回答批评者的（第 71 章）。

两个人跳一支舞

汪敏和小程结婚以后，去学了交谊舞。

头几节课，两个人总是踩脚。老师说：「你们俩太想配合了，一个在等另一个，另一个又在等这一个。」

学了两个月，有一天，两个人跳着跳着，突然都不想了：他往前一步，她自然就退一步；她一转，他的手自然就托住了。跳完那一曲，两个人都愣了一下，汪敏说：「刚才，好像不知道是谁在带谁。」

这就是右手摸左手，是一道来回的波（第 22 章）。可老师接着说了一句：「你们今天跳对了，下周可能又乱。要记住刚才那个感觉，下次一上来就找它。」

那道缝，那一点永远不会完全重合的差，是两个人下一次还要重新找的地方；每一次找到，都会留下一点东西，让下一次找得更快。

◆ SDE 看这一处：缝是发动机

本系列萨特卷第 36 章，对这道缝说过一句话，本书接着说：从发生学看，这道缝不是缺陷，恰恰是发生的动力。正因为摸和被摸不完全重合，才有下一次接触、下一次调整、下一步。缝不是要被填平的，而是一条路往前走的地方。

梅洛-庞蒂看见了缝，却把它当成了肉的一种永远如此的性质：不管什么时候，不管是谁，摸与被摸都差着这么一道缝。缝在他那里，是一个结构，不是一个起点。

可缝真的永远一样吗？

想一想婴儿。一个很小的婴儿，自己的手碰到自己的脸，和妈妈的手碰到他的脸，他分得清吗？有研究说，新生儿很早就对「自己碰自己」和「别人碰自己」有不同的反应〔待核：研究出处，只取大方向〕；可这种分辨，是越长大越清楚、越细的。一个大人闭着眼睛，能分清是自己的左手在摸右手，还是别人的手在摸；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分得没有这么清。

也就是说，那道缝，是一点点长宽、长深的。它有来历。

它还有去处。每一次来回，都会留下一点东西：你用左手摸过右手很多次，你就越来越熟悉自己的手；你和一个人握过很多次手，你就越来越认得他的手。这是回写：来回留下的东西，沉回去，改变下一次来回。

梅洛-庞蒂写了来回，写了缝。缝从哪里来，来回留下了什么，他写得很少。这道波在他那里，永远在来回，却从不落下来，成为一次可以记下来的、改变了下一次的「这一次」。这面小旗，第 28 章和第 29 章回来拔。

◆ 放回日子里

阿禾学推拿，有一个阶段，邝师傅用的是一个老办法：把自己的手搭在阿禾的手背上，带着他按。

阿禾说，那种感觉很怪。一开始，是师傅的手在推他的手，他的手只是被带着走，像被摸的那一个。按着按着，他的手开始自己有了劲，有时候反过来是他的手在「带」师傅的手往某个地方去。再后来，他分不清是谁在带谁了。

又过了一阵，有一天师傅把手拿开了，阿禾的手还在照那个样子走。

阿禾后来说：「那一下我才知道，原来这套手法已经长到我手上了。」

你看，师傅的手和阿禾的手之间，正是一道来回的波：谁在摸，谁在被摸，一直在换。梅洛-庞蒂把这道波写得很准。可这个故事还有两个他很少写的地方：一是这道波有一个起点，是师傅第一次把手搭上去的那一天；二是这道波有一个落点，是师傅把手拿开、阿禾的手自己还在走的那一天。

> 带走的话
>
> **摸与被摸来回翻转，永不重合，中间总有一道缝——他看见了这道缝；这道缝是一条路往前走的地方，他却把它写成了永远如此。**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摸与被摸不是两栏，是一道来回的波；「从未实现」是一句诚实的话。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缝的来历（婴儿怎样一点点分清自己和别人的手）、来回留下的回写，都没写——第 28、29 章回来。

第 23 章

握手与婴儿张嘴：交互身体性

◆ 喂饭的时候，你自己的嘴也张开了

你给小孩喂过饭吗？

勺子送到孩子嘴边，你嘴里说着「啊——」，自己的嘴也跟着张开了。孩子一张嘴，你的嘴才合上。几乎每一个喂过饭的人都这样，没有人教过，也很少有人注意到。

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里讲过一个反过来的例子〔待核：章节与原文〕：一个十五个月大的婴儿，如果大人假装要咬他的手指，把他的一根手指轻轻含在牙齿中间，婴儿会张开自己的嘴。

请想一想这件事有多怪。这个婴儿还没怎么照过镜子，不知道自己的嘴长什么样，更没见过自己的牙齿咬东西的样子。他从里面感到的，是自己的嘴和牙；他从外面看到的，是大人的嘴和牙。这两样东西，一个是从里面感的，一个是从外面看的，长得完全不一样。可婴儿一下子就把它们对上了。

这一章讲他的一个关键词：交互身体性。

◆ 老办法：先有我，再猜你

哲学上有一道老题：我怎么知道别人也有一颗心？

我知道我自己疼，是因为我感到疼。可我看见你皱眉，看见你捂着肚子，我怎么知道你也疼？你心里那一份疼，我永远感不到。

一个流传很久的回答，叫「类比推理」：我知道我疼的时候会皱眉、会捂肚子；现在我看见你皱眉、捂肚子，我就推想，你大概也在疼。

这个回答，是站在主体这一边的：先有一个确定的「我」，从里面知道自己的心；然后用这个「我」当样板，一步一步推出「你」。

◆ 他的回答：两个身体已经连在一起

梅洛-庞蒂说，这个老办法把次序弄反了。

那个十五个月的婴儿，根本没有在推理。他没有先知道「我的嘴能咬」，再推出「大人的嘴也能咬」，再推出「大人要咬我」，最后决定「我也张嘴」。他一下子就张开了。

梅洛-庞蒂的意思，大致是：在任何推理之前，我的身体和你的身体已经连在一起了。我的身体图式，不只是一张关于我自己的地图，它同时就能「读」你的身体：你的一个动作，在我身上直接就有了回响〔待核〕。他把这叫作交互身体性：不是两颗心先各自在里面，再隔着身体互相猜；是两个身体先在一起，心才从里面分出来。

他还说过一句常被引用的话，大意是：他人不是我推出来的，他人和我一起，出现在同一个世界里。

握手也是这样。你伸手，我伸手，两只手一握，谁在握谁？谁在感谁？分不清。在这一握里，你和我是连着的。

◆ 先说对在哪儿

这一刀，又是砍向主体那一边的。而且砍得对。

你可以观察身边的小孩：一个一两岁的孩子，看见别人哭，自己也会难过；看见大人笑，自己也跟着笑。他没有在推理，他是被别人的身体直接「带」过去的。大人也一样：跟一个打哈欠的人坐在一起，你也会想打哈欠；看见别人被门夹了手，你自己的手会一缩。

后来的神经科学里，关于大脑怎样「模拟」别人的动作，有过不少研究和争论，常被拿来和他的说法对照〔待核：此类研究争议很大，只作旁证〕。不管那些研究最后怎样定论，他指出的那件事，我们每个人在日子里都碰到过：别人的身体，常常直接在我身上起作用。

◆ 别误会：他没有说你我分不开

有人读到这里，会以为他说的是「你我不分」，大家都混在一起。

他没有这样说。第 22 章讲过那道缝：右手摸左手，摸与被摸永远不会完全重合。握手也一样：我握你的手，我感到的是你的手握在我手里，而不是我变成了你。交互身体性说的是「连着」，不是「一样」。

这一点要记住。后面讲伦理的时候（第 58 章），一位叫列维纳斯的哲学家会说他把「连着」讲得太对称了，好像你和我在握手里是平起平坐、互相交换的；而伦理的起点，恰恰是你对我的一种不对称的要求。那时候再细看。

◆ 他在跟谁吵：胡塞尔的「配对」

这道题，胡塞尔也做过。本系列胡塞尔卷讲过：他在《笛卡尔式的沉思》的第五沉思里，专门讲「我怎样认识另一个人」〔待核〕。

胡塞尔的办法，是从一个确定的「我」出发：我先从里面知道我自己的身体；然后我看见外面有一个身体，长得和我的差不多，动起来也差不多；我就把它和我的身体「配成一对」，把我对自己的那一份懂，「转」到它身上去，于是认出那是另一个人。

梅洛-庞蒂敬重这个办法，也看出它的毛病：这条路的起点，还是一个先在的「我」。先有我，再从我出发，一步步把你「配」出来。他在《知觉现象学》里往前走了一步：在「配对」之前，我的身体和你的身体已经连着了；不是我把你配出来，是我们一起从一个共同的世界里显出来。

又是那只手：打掉主体这一边的先在，把「你」和「我」放到中间那一下里。

◆ 放到今天：视频里的奶奶

今天很多孩子的爷爷奶奶住在老家，一家人靠视频通话见面。

大人常常发现一件事：一两岁的孩子，对着屏幕里的奶奶，远不如奶奶来家里住几天时那样亲。奶奶在屏幕里笑，孩子有时跟着笑，有时扭头就走了；奶奶来了，抱一抱，喂一顿饭，孩子第二天就黏上了。

梅洛-庞蒂的说法，在这里很好用：两个身体「连着」，要有身体在。屏幕给了脸和声音，给不了抱，给不了喂饭时一起张开的嘴。

可这件事也反过来证明了本章要补的那一句：「连着」是长出来的。奶奶来住的那几天，一次次抱、一次次喂，连着的那一份就一点点长出来；奶奶一走，隔着屏幕，它又慢慢淡下去。它不是一种放在那里就一直在的元素。

一个会学大人说话的孩子

秦伯的小孙女两岁多，最近会学大人说话了。

她学得最像的，是她妈妈打电话时那句「好的好的，没问题」，连语气、连点头的样子，都一模一样。一家人笑得不行。

秦伯的儿子说：「她又没学过，怎么就学会了？」

儿媳妇说：「我天天打电话，她天天在旁边看。」

这就是交互身体性：一个孩子在推理以前，身体已经和大人的身体连着了（第 23 章）。可儿媳妇那一句「天天在旁边看」，就是这份连着的来历：一天天，一遍遍。

后来，儿媳妇打电话时注意了很多：说话慢一点，语气好一点。她说：「她学的是我。我现在说的每一句话，都在她身上长。」这一句，是一个大人认下了自己在这份连着里的责任。

◆ SDE 看这一处：张嘴，是喂出来的

回到这一章开头的那个场景。

婴儿被大人含住手指就张嘴。梅洛-庞蒂拿这个例子，说明交互身体性在推理之前就在那里。这一点对。

可是，请把那个喂饭的场景放在旁边一起看。一个婴儿，从出生起每天被喂五六次、六七次，每一次，喂他的人都张着嘴说「啊——」。到了十五个月，他已经被喂了两三千次。

在这两三千次里，一张大人的嘴和他自己的嘴，一次次地一起张开、一起合上。那一下「对上」的本事，是在这两三千次里被一次次碰出来的。

这就是这套书要补的那一句：交互身体性是有来历的，它的土，是一次次的喂、抱、摇、贴着脸说话。它不是婴儿生下来就现成摆在那里的东西，是被一个具体的人，用一次次具体的动作，喂出来的。

还有一处要记账。交互身体性写的是「我们连着」。可连着的两个人里，有一个是喂饭的大人，一个是被喂的孩子。这两个人不是一样的：一个在照顾，一个被照顾；一个要为这个孩子负责，一个还不会负责任何事。在梅洛-庞蒂的「连着」里，这份不一样，写得很淡。这面小旗，第九编讲伦理与道德时回来拔。

◆ 放回日子里

邝师傅给秦伯按肩膀，有一个本事，阿禾怎么也学不会：秦伯一皱眉，哪怕只是眉头动了一下，邝师傅的手就收了劲。

阿禾问：「你眼睛都没看他的脸，怎么知道他疼了？」

邝师傅说：「我没看他的脸，我手底下那块肉先告诉我了。肉一紧，手就松。」

这正是交互身体性：两个身体连在一起，一边一动，另一边就有回响。

阿禾又问：「那我什么时候才能这样？」

邝师傅说：「等你按过一千个肩膀。」

你看，这个回答又是一条路。

带走的话

别人的身体不是我推出来的，是先和我连着的——他说对了；可那份「连着」，是一次次喂、一次次抱出来的。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你我先连着，心才从里面分出来。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交互身体性的来历（两三千次喂饭）没写；连着的两个人里谁要负责，写得很淡——第九编回来。

第 24 章

时间是一道浪

◆ 一首歌里，没有一个音是孤零零的

你听一首熟悉的歌，比如小时候常唱的一首。

歌唱到某一个字，那个音在你耳朵里，不是孤零零的一个音。刚唱过去的那几个音，还在你耳朵里拖着尾巴；下一句要来的调子，你心里已经探着头在等。要是歌手在这里突然唱错了一个音，你会一下子觉得别扭，因为那个音和前后都「接不上」。

一个音，是在前后的音里才成为这个音的。

这一章讲梅洛-庞蒂怎样看时间。他的看法，可以用一个画面来记：时间是一道浪。

◆ 两种老看法

关于时间，有两种老看法。

一种是钟表的时间：时间是一串排好了的「现在」，一秒接一秒，一分接一分，像一根刻满了刻度的尺子，一格一格往前走。过去的就过去了，存进档案里；将来的还没来，在尺子的前面等着。这是站在客体那一边的时间：时间是世界里一样可以量的东西。

另一种，是从康德到胡塞尔那一路的看法：时间是意识排出来的。是一个「我」在里面，把一个个印象排成先后，才有了时间。这是站在主体这一边的时间。

◆ 他的看法：时间从我和事物的关系里涌出来

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讲时间的那一章里〔待核：章节〕，两种都不要。

他借了胡塞尔的一个说法：每一个「现在」，都带着刚刚过去的那一段（还拖着尾巴），也带着马上要来的那一段（已经探着头）。现在不是一个点，是一道浪的浪尖：后面拖着刚退下去的水，前面顶着正涌上来的水。

然后他往前走了一步：这道浪，不是意识在里面排出来的，也不是世界自己在外面走着的，是从我和事物打交道的那一下里涌出来的。我伸手去拿一样东西，这个动作本身就有「还没拿到」和「快要拿到」；我往前走，我的步子本身就带着过去和将来。时间，是这些动作的样子。

他还说过一句很重的话，大意是：要把时间理解为主体，把主体理解为时间〔待核〕。意思是：不是先有一个我、我再活在时间里；我就是这道正在涌动的浪。

◆ 先说对在哪儿

这个看法，说中了我们每一个人对时间的真实感受。

等人的时候，十分钟很长；和老朋友聊天，三个小时一晃就过去了。钟表上是一样的刻度，在你身上完全不是一回事。一个人回忆起小时候，不是去档案里调一张照片出来，是那段日子在你身上重新「活」了一下：闻到某种味道，一下子就回到了外婆家的厨房。

过去不是存起来的死东西，是还在推着你的活东西。这一点，他说对了。本系列柏格森卷讲过「绵延」，讲的也是这层意思；梅洛-庞蒂后来坐上的那一脉讲席，前面正坐过柏格森（第 4 章）。

◆ 别误会：他不是不要钟表

有人读到这里，会以为他看不起钟表，觉得钟表的时间是假的。

他没有这样说。和讲尺子一样（第 6 章），他说的是次序：钟表的时间，是长在活的时间上面的第二层。人先活在等待、盼望、回想、赶路里，后来才造出钟表，把这些切成一格一格。钟表很有用，火车要按它开，药要按它吃；只是不能反过来，拿钟表的一格一格，去解释你等人时那十分钟为什么那么长。

这一段也要记下来，因为后面的账要算得公道：他不是不要刻度，他只是把刻度放在了第二层。本书要问的是，放在第二层以后，刻度还有没有资格回过头来，替第一层作证。

◆ 放到今天：一个想不起来的月份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月？

加班连轴转，每天都很满，每一天都在赶，一个现在接着一个现在，前拖后顶，一刻也没停。月底一回头，却想不起这个月做了什么。

每一天都是一道浪，浪尖一个接一个，可什么也没有积下来。

这样的月份，正是梅洛-庞蒂那种时间的样子：满满的正在，没有岸。他把时间里最真的那一层写了出来；可一个人要知道自己这些年往哪里走了，光有浪不够。

◆ 他在跟谁吵：柏格森的绵延

讲时间，梅洛-庞蒂绕不开柏格森。

本系列柏格森卷讲过：柏格森把时间分成两种，一种是钟表那种可以切开、可以排成一格一格的时间，一种是「绵延」，是意识里一刻接一刻、前后渗在一起、切不开的流动。柏格森说，真正的时间是后一种；要抓住它，要靠一种直觉，把自己放进那股流里去。

梅洛-庞蒂敬重柏格森，也批评他。他在《可见的与不可见的》里说，柏格森的直觉，想和事物融为一体，取消了看的人和被看的东西之间的距离〔待核〕。在梅洛-庞蒂看来，这等于把那道缝填平了：没有了缝，就没有了来回，也就没有了波。

所以他的时间，不是柏格森那种融成一片的流，而是一道有缝的浪：前拖后顶，却永远不和自己完全重合。

这一处，又是他那个动作：柏格森太靠近主体那一边的内在流动，他把时间拉回到我和事物之间的那一下。

一个退休老人的日历

孟先生的父亲退休以后，说日子「过得飞快，也过得空」。一年过去了，想不起做了什么。

孟先生给他买了一本大日历，挂在墙上，让他每天晚上写一句话：今天做了什么，见了谁，想起了什么。

老人写了一年。年底翻着那本日历，说：「原来我这一年，教会了孙子下象棋，去了三次医院，跟老同学吃了一顿饭，还把阳台上的花养活了。」

他说：「以前每一天都是一道浪，过去就过去了。现在有了这本日历，好像这一年，是一片岸。」

这就是第 24 章的浪与岸：时间是一道一道的浪，这是真的；可一个人要知道自己这一年活成了什么，要有一片一层层积起来的岸。

◆ SDE 看这一处

这一处，他把时间放进了二号位，放进了那一下，而且用的是波的样子：浪尖，前拖后顶，一起一伏。

可把这道浪放到一个人的一生里去看，就会发现一件事：这道浪，一直在「现在」上翻。

他写的时间，是一个一个现在的前拖后顶，是一首歌里前后几个音的相接。一个人的一生呢？从三岁到三十岁，一个人是怎样一年一年变过来的？那不是一道浪的前拖后顶，是很多很多道浪一层一层地叠，一层压着一层，慢慢积出一片海岸。

用这套书的一个工具来说：一件事怎样变，要走三拍——张力积累，形状改变，回写。他写的浪，每一下都有「形状改变」：浪尖一过，样子就变了。可「张力积累」那一拍，也就是很多年一点一点攒起来、攒到某一天才变的那种慢，他写得少；「回写」那一拍，也就是变过以后，回头改了整个人、改了后来一切的那种沉，他写得也少。

过去在他那里是「活着的过去」，这是对的；可活着的过去，没有被记下来、没有被一年一年地排起来，就只能在某一个现在里偶尔翻上来。它推着你，可你不知道它推了你多少。

◆ 放回日子里

秦伯年轻时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中风以后，右手握不住笔了。

有一天在铺子里，他让阿禾找了一支笔、一张旧报纸，左手扶着右手，慢慢地写了一个「永」字。写得歪歪扭扭，可写到那一捺的时候，他的手腕自己往外一送，那个动作，和他四十年前一模一样。

秦伯盯着那一捺，看了很久，眼眶有点红。

那一捺，是梅洛-庞蒂说的「活着的过去」：四十年前练的字，在这一下里翻了上来。

可秦伯的儿子后来翻出了一样东西：秦伯年轻时的字帖，一本一本，每一本的封皮上都写着年份。从二十岁写到五十岁，一本比一本好。秦伯翻着那些字帖，说：「我都不记得我是这么一年一年练出来的。」

那一捺是浪，那一摞字帖是岸。他写了浪，没写岸。

> 带走的话
>
> 时间是一道浪，前拖着刚过去的，后顶着要来的——他说对了；可一个人的一生，是很多道浪一层层积出来的岸。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时间放进了那一下，过去是活着的过去。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写了浪尖，没写一层层积起来的岸；三拍里只写足了「形状改变」——张力积累与回写，第 48、51 章回来。

第 25 章

河底的沙：言说的言语与被言说的言语；制度的沉淀

◆ 一个家的规矩是怎么来的

很多人家里都有一些规矩，谁也说不清是谁定的。

比如，年三十一定要回奶奶家吃饭；比如，吃饭时长辈不动筷子，小辈不能先吃；比如，某一道菜，只有过年才做。

问起来，大人会说：「一直是这样的。」

可再往前追，你常常能追到一个起点：某一年，爷爷病了，全家人第一次都回去陪他过年；后来爷爷走了，大家还是每年回去，就成了规矩。那一次，没有谁宣布「以后都这样」，它就这么沉下来了，从此以后，每一年的年三十，都要围着那一次才有意思。

这一章讲梅洛-庞蒂一个很少被普通读者注意、却对这本书极要紧的想法：沉淀，和「制度」。

◆ 言语的沉淀

第 19 章讲过他的两种言语：言说的言语，是一句新话正在说出来、意思正在长出来的那一下；被言说的言语，是已经说定了的话、现成的说法。

他说，后一种是从前一种沉下来的。一句新话说出来，被别人听懂了、学去了、一遍遍用了，就慢慢沉到河底，成了现成的词、现成的说法；等下一次有人要说一句新话，他又要从这些河底的沙里捞起词来，重新组合，说出下一句新话〔待核〕。

言说和沉淀，一上一下，来来回回。这又是一道波。

◆ 「制度」：一件事怎样改变后来的一切

1954 年到 1955 年，他在法兰西公学院讲过一门课，题目里有一个词，法文叫 institution，中文常译「制度」，也有人译「设立」〔待核：课名与译法〕。

这个词在他那里，不是指法院、学校那种机构，而是指一种事件〔待核〕：它在经验里沉淀下来，从此以后，一连串别的经验都要围着它才有意义。

他举的例子有这样几类：一个人第一次恋爱，这一次会成为他以后所有感情的一个参照，后来的每一段，都要和它比、跟它有关；一个画家开创了一种画法，后来的画家不管跟不跟他，都要面对他；一门科学里一个新的开端，会打开一整片后来的问题〔待核：例子出处〕。

最要紧的是他说的这一层：这种设立，不是一个站在外面的、构成一切的主体做出来的；也不是被客观原因推出来的；它就发生在经验和经验之间，一件事和后来的事之间〔待核〕。

◆ 先说对在哪儿

这一处，要把公道还得最足。

这套书讲「回写」，说的是：长出来的东西沉回去，让土变厚、变得不一样，改变后来的发生。梅洛-庞蒂讲的「沉淀」和「设立」，说的几乎就是这件事：一次经验沉下去，成了后来一切经验的参照；一句新话沉下去，成了后来一切新话的材料。

本书前面几章一再说他「写变化，没写留下」。在这一章，这句话要收窄。他写了回写，而且写得很深。沉淀和设立，就是他的回写。

这是本书推翻条件的第四条：如果在「制度」讲课里，设立有一个签收的位置，「无人签收」这个判断就要收窄。现在查到这里，照实登记：他写了回写。

◆ 可是，谁在签收？

那么，设立有没有一个签收的人？

再看他那句最要紧的话：设立，不是一个构成一切的主体做的，也不是客观原因推出来的，是在经验之间发生的。

这句话，一手打主体那一边，一手打客体那一边，然后把设立放在了中间。又是同一个动作（第 12 章）。

回写有了，可它是在经验之间「自己」沉下去的。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这一次，我认它；从此以后，我按它来。一个家的规矩，就这样沉下来了；一个画派，就这样开出来了。沉下来的东西在改变后来，可谁也不对这个改变负责，谁也不能说：我当初认下它，现在我要改它。

所以推翻条件四的结论是：**他写了回写，回写没有签收的人。** 判断「无人签收」站住，「他缺回写」收窄。

◆ 他在跟谁吵：几何学是怎样沉下来的

「沉淀」这个词，也是从胡塞尔那里来的。

胡塞尔晚年有一篇短文，讲几何学的起源〔待核：题目与写作年份〕。他问：几何学里的一条定理，比如三角形内角和，最早一定是某一个人在某一天想出来的；它是怎样从那一个人的一次经验，变成了今天每个中学生都能学的东西？胡塞尔说：它被说出来、写下来，沉淀进了语言和文字，于是能被后人一次次「重新激活」。

梅洛-庞蒂在法兰西公学院讲过这篇文章〔待核：课程年份〕。他接过了「沉淀」和「重新激活」这一对词，把它们从几何学推广到一切经验：一次恋爱，一种画法，一句新话，都会沉下去，都能被后来重新激活。

请注意胡塞尔那里有一样东西：写下来。定理之所以能沉下来、还能被后人激活，是因为它被写成了可以查、可以教、可以对一对的文字。这正是一号位上的「这一次」。梅洛-庞蒂把「沉淀」推广开的时候，这个「写下来」退到了后面，沉淀更多地成了经验和经验之间的事。

放到今天：单位里的「老规矩」

几乎每个单位都有一些「老规矩」。新人来了，问为什么这样做，老同事说：「一直是这样的。」

有些老规矩很好，是前人一次次试出来的经验，沉下来成了大家的习惯；有些老规矩早就不合时宜了，可也改不动，因为谁也说不清它是谁定的，也就没有人觉得自己有资格改。

这两种规矩，在梅洛-庞蒂的「设立」里是一样的：都是沉下来的，都在改变后来。它们的差别，不在沉没沉，在有没有一个人签过字。签过字的规矩，出了问题可以找到人、可以改；没人签过字的规矩，只能一年年地沉下去。

◆ 别误会：沉淀不是守旧

「沉淀」这个词，容易让人以为他在替老规矩说话。

不是。在他那里，沉淀和言说是一对：沉下去的东西，要被下一次言说重新捞起来、重新组合，才是活的沉淀；只沉不捞，就成了死的淤泥。一个家的规矩，一门手艺的老法子，一种语言里的老说法，都是这样：它们是后人往前走的材料，不是后人必须跪下来守着的东西。

他真正要说的是：新的东西不是凭空冒出来的，总是从沉下去的东西里捞出来、翻出新样子。这一点，和这套书讲回写的意思很近。

一句没人记得来历的口头禅

禾记店里，有一句口头禅：「先喝口水，不急。」

客人来了，徒弟们都这么说；客人按完了，也这么说。

有一天，新来的徒弟问阿禾：「师傅，这句话是谁定的？」

阿禾想了半天，想起来了：是开店第一个月，有一位老人进门，喘得厉害，他随口说了一句「先喝口水，不急」。后来这句话，大家都说，就成了店里的规矩。

这就是第 25 章的「设立」：一次经验沉下来，成了后来的规矩。

阿禾把这句话，连同它的来历，写进了《禾记推拿手册》里。他说：「写下来，以后谁要改，知道它是怎么来的，也知道该找谁商量。」

◆ SDE 看这一处

这里可以把他和这套书的分别说得很清楚。

这套书讲回写，要问三件事：沉下去的是什么，它改变了什么，还有一件——谁认下了它。门框上的身高线（第 21 章），是一个大人量了、写了、认了；老汪的盐罐子本子（第 20 章），是老汪揣进了兜里。认下了，才能改；认下了，才能交给下一个人。

梅洛-庞蒂的回写，前两件都有，第三件没有。沉淀和设立，是二号位上的回写：在那一下和那一下之间，一次一次地沉。它有深度，有来历，只是没有签收。

这一处也回答了另一个问题：这个根，为什么能把「制度」这么接近回写的材料吸收进来？因为他写的回写，本身就是中间那一下自己在沉；主体那一边，仍然是影子。

◆ 放回日子里

邝师傅的铺子里，有一个规矩：客人进门，先喝一杯热水，歇五分钟，再上床。

阿禾问这规矩是谁定的。邝师傅想了想，说：「好像是那年冬天，一个老客人冻得发抖进来，我给他倒了杯热水，让他缓缓。后来来的人都这样了。」

这是梅洛-庞蒂说的「设立」：一次经验沉下来，成了后来的规矩，没有谁宣布过。

可今年夏天，天太热，阿禾觉得该改成「先喝一杯凉茶」。他去问邝师傅，邝师傅说：「这规矩又不是我定的，大家都习惯了。」阿禾又去问几个老客人，老客人说：「你们店里的事，你们定。」

转了一圈，没有一个人能说「好，改」。

阿禾最后自己在墙上贴了一张纸：「夏天改喝凉茶。邝记推拿。」然后请邝师傅在下面签了个名。

你看，一条没人定的规矩，也没人能改；直到有一个人站出来签了名，它才第一次成了「我们的」规矩。

> 带走的话
>
> 一件事沉下来，改变后来的一切——他写了这种回写，写得很深；可沉下来的东西没有人签收，也就没有人能改。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沉淀与设立，就是他的回写；本书据此收窄「他缺回写」。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这一处写了来历，也写了回写；缺的是签收——推翻条件四查毕，「无人签收」站住，第 36、59 章回来。

第 26 章

没有综合的辩证法

◆ 一件拖了两年没定的事

邝师傅的推拿铺，这两年一直在商量一件事：要不要扩店。

隔壁的铺面空出来了，租下来可以多放三张床。邝师傅说好，生意越来越好，客人常常要排队；邝师母说不好，钱不够，万一生意淡了，房租压死人。今天邝师傅占上风，明天邝师母又说服了他；这个月谈得差不多了，下个月房东涨了价，又推翻了。

两年了，谁也没说服谁，谁也没说「就这么定了」。话说了很多，每一次都有道理，每一次都往前走了一点，又往回退了一点。

这一章讲梅洛-庞蒂在政治和历史上的一个主张。他给它起的名字很拗口，叫「没有综合的辩证法」。

◆ 辩证法是什么

「辩证法」这个词，中国读者不陌生，中学课本里有「正、反、合」。

本系列黑格尔卷讲过：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件事先立起来（正），然后被它自己的矛盾推翻（反），然后在更高的地方把正反两面收起来，合成一个新的东西（合）；这个合又成了新的正，再被推翻，再合……一直合到最后，合到「绝对」。黑格尔卷的判词说他「给回写加盖、只准朝后」：每一次合，都把前面收进去；最后那一次合，就是盖子。

马克思主义那一路，把这套辩证法搬到了历史和自然里，写成了历史的规律：历史会一步一步合，合到一个终点。

他说：不要那个「合」

梅洛-庞蒂在《辩证法的历险》的最后部分，和晚年的《可见的与不可见的》里，都提出了一个主张〔待核：具体章节与术语〕：辩证法是好东西，可它不能有那个最后的「合」。

他说，一旦辩证法宣布自己有一个终点、有一个最后的合，它就不再是辩证法了。它会变成一个定死的体系，而且会拿这个终点当理由，替今天的一切做法辩护：今天流的血，是为了明天那个合。

他要的，是一种正和反一直来回推、永远不收成一个定死的合的辩证法。他晚年管它叫「超辩证法」：一种不断地回头审视自己、不断地重新打开的思考〔待核〕。

这是他一生最纯的一道波

用这套书的话说，这是波。而且是他一生里最纯的一道波：来回，不落下，不铺开。

第 22 章的右手摸左手，是身体上的一道波；这一章的辩证法，是历史和思想上的一道波。形状是一样的：两边来回翻转，永不在一个合里重合。

先说对在哪儿

这一刀，在他那个年代，是需要勇气的。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历史必然走向某个终点」这种说法，被用来替很多很残酷的事情辩护。梅洛-庞蒂自己，在 1947 年也差一点被这种说法带走（第 3 章、第 33 章）。1955 年他说「不要那个合」，是一个人在看清楚这种说法的危险之后，对它的拒绝。

还有一层更深的对：这套书也不接受任何「最后的合」。本系列的规矩里有一条，叫「反身的发生不可自我封顶」：谁宣布自己完成了，这个宣布就是下一次回写的材料，这套书自己也不例外。在拒绝封顶这一点上，梅洛-庞蒂和这套书是一路的。

◆ 他在跟谁吵：萨特的「投入」

这一章的「没有综合」，是有具体的对手的。

一个对手，是当时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历史有规律，一步步合，合到一个终点。另一个对手，就是萨特。

1950 年代初，萨特越来越靠近法国共产党。萨特的哲学讲自由，讲人必须选择、必须投入进去。落到政治上，就是：既然历史需要站队，那就选定一边，全身心投进去，哪怕弄脏手。梅洛-庞蒂在《辩证法的历险》里批评的，正是这种「用意志代替判断」的投入：把一个党当成历史的意志本身，然后把自己的判断交给它〔待核〕。

所以这一章的「没有综合」，一手打的是客体那一边（历史规律的必然合），一手打的是主体这一边（萨特那种意志的决断）。两边都要一个落定的东西：一个要历史替你落定，一个要你的意志一下子落定。他两个都不要。

又是同一个动作。

◆ 别误会：他不是和稀泥

读到这里，有人会说：这不就是和稀泥吗？两边都不站，两边都说有道理。

不是。和稀泥的人，是不想得罪任何一边。梅洛-庞蒂恰恰两边都得罪了：他批评苏联，得罪了左派；他不肯站到美国那一边，也不讨右派喜欢；他批评萨特，得罪了最好的朋友。

他不是没有立场，他的立场就是：任何一边都不能被当成最后的答案，判断要一直开着。这是一个很硬的立场。

本书对他的批评，不在他「不站队」，而在他「不落地」：判断一直开着，是对的；可一直开着、从不在某一个具体的问题上落下来一次，判断也就没有了可以被检验、被纠正的「这一次」。

放到今天：一个开了三年的会

很多单位都有这样一种会：每个月开一次，讨论同一件事，比如要不要换一套办公系统。

每一次会上，都有人说新系统的好处，有人说老系统的稳当；每一次都讨论得很认真，每一次结尾都是「大家再想想，下次再议」。三年过去了，会议纪要攒了厚厚一本，系统还是老系统。

这不是谁偷懒。每一次讨论，都是一次真正的来回：观点在碰，理由在碰，有时候还碰出了新想法。它缺的只是一件事：在某一次会上，有一个人说「就这么定了，先试半年，出了问题我负责」。

没有综合的辩证法，放进一个单位里，常常就是这个样子。

一场一直在吵的家庭会议

汪敏的婆家，为了要不要把老房子卖了，开了三年家庭会议。

每次开会，大家都很认真：有人说卖了换大房子，有人说老房子有感情，有人说等等再看。每一次都有新理由，每一次都没结论。

汪敏后来说：「这就是书里说的没有综合的辩证法：大家一直在来回，谁也不想把事情定死。」

最后是婆婆说了一句：「我今年七十了，我想在我还走得动的时候，定下来。」

她拿了一张纸，写了三行：卖还是不卖，一个月内决定；卖了，钱怎么分；不卖，谁来修。然后一家人一条一条定。

三年的来回，一个月落了地。

◆ SDE 看这一处：不封顶，也不落地

可是，拒绝封顶，和从不落地，是两回事。

回到扩店那件事。邝师傅和邝师母之间，没有人要一个「最后的、永远不能改的决定」，谁也没这么傻。他们缺的，只是一个可以落下来的「这一次」：今年先租半年试试，赚了就续，亏了就退，年底再说。这不是封顶，这是落地。落了地，下一次才有东西可以往上走。

黑格尔的毛病，是盖盖子：每一次都要合，最后合成一个封死的顶。梅洛-庞蒂把盖子掀了，这是对的；可他连落地的那一下也一起掀了。一道只来回、不落下的波，像两个人抬着桌子在楼梯上走来走去，永远不把桌子放进房间。

用这套书的一个工具来说：一件事的显露，有三段，一锅粥、正在成形、定型。黑格尔只认最后一段，定型，还把它封了顶。梅洛-庞蒂只认中间一段，正在成形，永远不让它定下来。两个人都缺一段，缺的是不同的那一段。

「永远不定下来」会给一个人、一个家、一个社会带来什么？王德生博士为本书口述过一句话，第八编第 48 章专讲：互动中心主义带来的第一个损失，就是目标和方向混沌。这面小旗，插在这里。

◆ 放回日子里

扩店的事，最后是秦伯的儿子帮忙定下来的。他在一家公司做项目，听邝师傅念叨了两年，有一天说：「邝师傅，你们俩别再争了。拿张纸，写三行字：第一行，想开成什么样；第二行，先试多久；第三行，到时候看哪个数，数到了就续，数不到就退。」

邝师傅和邝师母对着那张纸，吵了一个晚上，写下了三行。

第二天，他们租下了隔壁，签了半年的约。

> 带走的话
>
> **他拒绝了辩证法那个最后的「合」，这是对的；可拒绝封顶，不等于永远不落地。**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掀掉了「最后的合」这个盖子；关门——连落地的那一下也一起掀了。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这道波写得最纯，它从哪里起、在哪里落，都没写——第 28、48 章回来。

第 27 章

肉：一种「元素」

◆ 水是什么

你能说清水是什么吗?

倒在杯子里，它是杯子的形状；泼在地上，它是一摊；结了冰，它是硬的；烧开了，它是一阵白汽。河里是它，雨里是它，你身体里一大半也是它。它什么形状都能是，自己却没有一个固定的形状。

两千五百年前，古希腊的哲学家想找出世界是由什么做的，有人说是水，有人说是火，有人说是气，后来有人把它们合起来，说万物由水、火、土、气四种「元素」组成。元素，就是最原始的东西：别的东西由它组成，它自己不由别的东西组成。

这一章讲梅洛-庞蒂晚年最重要、也最难懂的一个概念：肉。他说，要称呼肉，得用古希腊人的那个词：元素。

这一章是全书的一个关口。本书的收回动作「封元素」，接缝词 élément，都在这一章。读者如果只想读这本书的一章，读第 9 章「手是什么」；如果想读两章，再读这一章。

◆ 他说的「肉」是什么

先把他说的肉讲清楚，要说得公道。

他说的「肉」，不是肌肉，不是生物学里的一块肉，也不是「肉体」和「灵魂」对着讲时的那个肉体。他说的肉，是一种比「物」和「心」都更早的东西〔待核：《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交织—交错」一章〕。

第 22 章讲过：我能看见，是因为我自己也是看得见的；我能摸，是因为我自己也是摸得着的。看者和被看者，摸者和被摸者，用的是同一种「料子」。他把这种共同的料子，叫作「肉」。

而且，这种肉不只在我身上，也在世界上：他说有「我的肉」，也有「世界的肉」。我和世界，是同一块肉的两面，从同一块肉里「裂开」来，一面成了看的人，一面成了被看的世界〔待核：「裂开」原词与上下文〕。

他在工作笔记里还用过一个说法，「野性的存在」，指的是主和客还没分开以前的那一层〔待核〕。

◆ 先说对在哪儿

这个概念，是他一辈子走到的最远处。

从第 6 章拆「先有零件」，到第 10 章把客体和主体都写成中间那一下的两面，到第 22 章的右手摸左手，一路走来，他一直在说：看的人和被看的东西，不是先分开、再碰上的，是从一次次碰里分出来的。肉，是这条路走到底时，他给那个「碰」起的名字。

而且，这个名字真正打破了一件事：西方哲学两千多年，总是在「物」和「心」里挑一个当底，要么是唯物的，要么是唯心的。他说：都不是，底下是一种既不是物、也不是心的东西。这是一次真正的松动。

在这一点上，肉很接近这套书说的「土」：不是背景，是推手；不是某一边的东西，是两边一起长在上面的那一片。这是认亲。

◆ 同一支笔

可认亲的地方，就是分家的地方。这套书讲每一位哲学家，都要在他那一环找一个「接缝」：同一支笔，对别人用发生的语法，对自己用发现的语法。找两段话摆在一起。

第一段，是他挥刀的地方。全书前面二十多章，他一次又一次地对别人说：你以为本来就在那里的东西，其实是长出来的，是碰出来的。经验论以为有现成的感觉颗粒，他说那是事后拆出来的（第 6 章）；笛卡尔以为有一个现成的「我思」，他说那下面还有一个沉默的、身体的在场（第 10 章）；马尔罗以为风格是画家心里现成的，他说风格是一笔一笔长出来的（第 19 章）。每一刀，都是在问：它从哪里来？

第二段，是他立起磐石的地方。在「交织—交错」那一章里，他写肉，说它不是物质，不是精神，不是实体；然后说，要称呼它，得用那个古老的词，「元素」，就是古人说水、火、土、气时的那个意思；在同一章里，他还说肉是一个「最终的概念」，不是两种东西的结合，而是可以凭它自己来思考的〔待核：以上两处原文、页码与语气〕。

两段放在一起：对别人的一切，他都问「从哪里来」；到了肉，他说它是元素，是最终的，是可以凭它自己来思考的。

一个可以凭它自己来思考的东西，就是一个不需要从别处来的东西。

这就是本书说的收回动作：**封元素**。　他把一切都放回了那一下里，然后把那一下封成了一种元素。先在的主体没有了，先在的客体也没有了，先在的位置还在；现在坐在那个位置上的，是肉。

◆ 一处必须老老实实写下的「待核」

这里要按这套书的规矩，把一件事写在桌面上。

那个「元素」，他原文的语气，按本书眼下能掌握的材料，用的是一种「大概得用」「恐怕要用」的说法，而不是一句斩钉截铁的宣布〔待核：法文原文的语气〕。这种语气，在这套书里叫「介生态的标记」：一个人还在试探，还没定下来。本系列否定序列增补卷有过一条教训：维特根斯坦写过「这时我倾向于说」，后人读漏了「倾向于」三个字，指控就只能降为存疑。

所以，本书把推翻条件第二条落在这里：如果「元素」这个词前后，确实是一种试探的语气，这个接缝就要降级。本书眼下的处理是：接缝不只落在「元素」这一个词上，而是落在同一章里另一句更断然的话上，就是「肉是一个最终的概念，可以凭它自己来思考」。如果这一句核实下来也是试探的语气，本书会把接缝整体降为存疑，登进「本书自认最弱处」。

抓不到就说抓不到。这一处，是全书最需要原文来说话的地方。

◆ 为什么「肉」后来这么受欢迎

他去世以后，「肉」这个概念越来越受欢迎。

搞生态哲学的人喜欢它：人和自然是同一块肉，人不是站在自然外面的主人。搞艺术的人喜欢它：画画、跳舞、做雕塑，就是在这块肉上工作。研究身体、研究认知、研究虚拟现实的人，也常常借它来说事。

它受欢迎，一个原因是它说对了很多东西：人和世界本来就缠在一起。还有一个原因，这套书要点出来：它省掉了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如果人和世界的交织是一种「元素」，那么你就不用再问：这份交织，是怎样长出来的？什么样的土长出好的交织，什么样的土长出坏的？坏了能不能重新长？一个元素，只需要被描述、被赞叹，不需要被追问来历，也不需要被修补。

这正是本书要追问的地方。一块被封成元素的肉，用来写诗很好；用来带一个孩子、教一个徒弟、帮一位中风的老人重新学拿筷子，就不够了。那些事，都要问：这块肉，是怎么长的，还能怎么长？

「缘分」

汪敏和小程，常被朋友说：「你们俩真有缘分。」

汪敏有一次问小程：「你觉得我们是有缘分吗？」

小程想了想，说：「缘分这个词，好像我们俩本来就注定在一起，天生就合得来。可我觉得，我们是一点一点合起来的。刚认识那一年，我们也常吵架；是吵了很多次、和好了很多次，才变成现在这样。」

汪敏说：「那我们的『合得来』，是长出来的。」

「缘分」这个词，有点像第 27 章那块「肉」：把两个人之间那一片交织，说成一种本来就在、不需要来历的东西。小程说出了它的来历：一次一次吵、一次一次和好。

◆ SDE 看这一处：肉有没有童年

本系列萨特卷第 36 章，对肉有过一句判断：肉又有变成一个新的先在者的危险。发生学会问：肉本身是怎样发生的？一个受精卵，是怎样长出「可以被摸、也可以去摸」的身体的？

本书接着判：危险成了真。

用第 10 章的式子说：一号位＝F（二号位），三号位＝F（二号位），二号位＝二号位。肉，就是那个「二号位＝二号位」。客体和主体都从它来，它不从任何东西来。

这套书的看法是：肉也是长出来的。

第 18 章说过，那片最早的混融，是在母亲身体里的十个月、生下来一次次的喂和抱里长出来的。第 23 章说过，婴儿一张嘴，是两三千次喂饭碰出来的。第 22 章说过，摸与被摸之间那道缝，是婴儿一点点分清自己的手和别人的手时长宽的。

每一处，肉都有来历。一个婴儿身上那块「能摸也能被摸」的肉，是一天天长成的；一个老推拿师傅手上那块「一按就知道」的肉，是四十年长成的。

肉不是元素。肉是长出来的交织，它也有童年。

这句话现在说到这里，最后的结算在第七编第 39 章。

◆ 放回日子里

第 5 章讲过，邝师傅的师父晚年老说：「劲本来就在那儿，你顺着它走就行。」邝师傅说他不全信。

有一天阿禾又问起这件事：「师傅，那劲到底是不是本来就在那儿？」

邝师傅想了很久，说：「我按了这么多年，是觉得有那么一股东西，在我手和客人身上之间，按对了它就顺，按错了它就拧。我师父管它叫『劲』。这东西是真的，我摸得着。」

「那它是本来就有的吗？」

「这就是我跟我师父不一样的地方。」邝师傅说，「我觉得它不是本来就有的。同一个人，他年轻时候那股劲，和他七十岁时那股劲，不一样；秦伯中风以前那股劲，和现在那股劲，也不一样。它是一个人一天一天活出来的，也是我这双手一天一天摸出来的。」

「那你师父为什么说它本来就在那儿？」

「因为他摸了一辈子，摸得太熟了，」邝师傅说，「熟到忘了它是怎么来的。」

> 带走的话
>
> 他把一切都放回了那一下，然后把那一下封成了一种元素；可肉不是元素，肉是长出来的交织，它也有童年。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肉打破了「物」「心」二选一，很接近这套书说的土；关门——封元素：肉被说成可以凭它自己来思考、不需要从别处来。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这是全书「没写」得最彻底的一处——互动＝互动在这里写成了本体论；接缝原文待核，推翻条件二落在此处；第 39 章结算。

第 28 章

存在损害：谈了八年的恋爱——落不下

◆ 老汪的女儿

第 20 章那位做红烧鱼的老汪，有一个女儿，叫汪敏，三十出头，在一家书店做店长。

汪敏和男朋友小程谈了八年恋爱。

两个人感情很好，好到周围的人都羡慕。一起吃饭，一起旅行，一起养了一只猫；吵架也吵，吵完了很快就好，好得像没吵过。一个皱眉，另一个就知道他在想什么；一个人话说到一半，另一个接得上后一半。

可八年了，两个人从来没有坐下来说过：我们以后怎么办？

结婚？不结？要孩子？不要？住在哪座城？两边的父母怎么办？每一次话题碰到这里，两个人都会笑一笑，岔开，或者说「再看看」。这个「再看看」，说了八年。

老汪急，汪敏的妈妈急，小程的父母也急。可两个当事人一点也不急，他们说：「我们现在这样挺好的。」

◆ 他们说的没错，也错了

他们说的没错：他们现在这样，确实挺好。那种一个皱眉就知道、一句话接得上后一半的默契，是很多夫妻一辈子也没有的。

用梅洛-庞蒂的话说，这是一段很好的「交织」：两个身体、两颗心，来来回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第 22 章的右手摸左手，第 23 章的握手，放在他们身上都一点不差。

可这道波，八年了，一次也没有落下来。

没有落下来，是什么意思？不是说一定要结婚。结婚只是落下来的一种样子，不是唯一的样子。落下来，是说：在某一个时候，两个人把一件事定下来，这一次定了，下一次就站在这一次上面往前走。可以是「我们不结婚，但我们一起买一套房」，可以是「我们先不要孩子，三年后再说」，可以是「我们决定分开」。哪一种都行，只要它是一次落下来的「这一次」。

八年里，他们的每一个明天，都和今天一模一样地来回着。

◆ 这叫「落不下」

这就是本书说的第二种存在损害：落不下。

一件事一直在来回，每一下都来回得很好；可它从不落下来成为一次，也从不铺开成一片。于是，它没有一个可以站上去往前走的地方，也没有一个可以一起住进去的「家」。

第 11 章讲过，波是二号位的形态；它两边的形态，一边是粒子，一边是场。粒子，是一个一个有边界、可以数、可以记下来的「这一次」。场，是铺开的一整片，有连接、有次序、有结构。

对汪敏和小程来说：粒子，就是某一个晚上两个人说定了的那一句话，一次可以回头去指着说「那天我们定了」的事；场，就是两个人一起搭起来的那一个有结构的生活，谁管钱、谁照顾老人、周末去谁家，一整片铺开的、两个人都住在里面的安排。

八年来回的波，没有粒子，也没有场。

◆ 它和梅洛-庞蒂有什么关系

汪敏和小程当然也没读过梅洛-庞蒂。可他们的样子，正好是他晚年那几道波的样子。

右手摸左手，摸与被摸永远「即将发生，从未实现」（第 22 章）。辩证法，正反两边一直来回，永远不收成一个合（第 26 章）。时间，是一道一直在现在上翻的浪，不积成岸（第 24 章）。言语，一直在言说和沉淀之间来回（第 25 章）。

每一处，他都把那道来回的波写得极美，而且每一处，都有一句「永不」：永不重合，永不综合，永不定下来。

他这样写，有他的道理：他害怕那个把一切封死的「合」（第 26 章），害怕一个把活的东西冻成死的东西的定型。这份害怕是对的。可一个害怕封顶的人，很容易连落地也一起怕了。

◆ 先把公道还给他

说损害之前，先把话说清楚：这本书不是在劝人结婚，也不是在说「来回」不好。

两个人之间那一道来回的波，是一段关系里最活、最珍贵的东西。没有它，就算天天在一起，也只是搭伙过日子。梅洛-庞蒂把这一道波写得那么细，是在提醒我们：别把关系只当成一纸合同、一套规矩。这个提醒，很多人都需要。

问题不在「来回」，问题在「只来回」。

◆ 放到今天：一直在「考虑」的年轻人

「落不下」不只出现在恋爱里。

一个大学毕业三年的年轻人，考研还是工作，留在大城市还是回老家，一直在考虑。每一个选项他都认真研究过，每一种利弊都能讲得头头是道；每过几个月，他的想法就换一次，每一次换都有道理。三年过去了，他一直在「考虑」，没有一次真正落下来。

他不是懒，也不是没想法。他的想法一直在来回，来回得很认真。缺的，是某一天对自己说一句「就这条了，先走一年再说」，然后让这一年成为下一次考虑的地面。

一个一直在「看」房子的家

阿禾的一个老客人，一家三口，看房子看了四年。

每个周末都去看，看了上百套，每一套都能说出好处和毛病。夫妻俩对房子的了解，比中介还多；两个人在看房这件事上，也很默契，一个人一皱眉，另一个就知道他不喜欢这套。

可四年了，一套也没买。房价涨了又跌，跌了又涨，孩子从小学读到了初中。

后来是孩子说了一句话，把事情定了下来：「爸妈，我想要一个自己的房间，哪一套都行。」

夫妻俩对视了一眼，第二个周末就签了合同。

四年的来回看房，是一道很好的波，默契、认真、每一次都有道理；落不下来，缺的只是一次「就这一套了」。

◆ SDE 看这一处

用这套书的话说：波、粒子、场，三样要并排站着。

只有粒子，没有波，是一段只剩合同和规矩的关系：什么都定死了，可两个人之间没有了来回，冷冰冰的。只有场，没有波，是一个安排得很周到、却没有人味的家。梅洛-庞蒂反对的，正是这两种；这一刀对。

只有波，没有粒子和场，就是汪敏和小程：一直很活，一直很好，一直落不下。

补回粒子和场，不是把波换成合同，而是在波的旁边，时不时落下一次，时不时搭起一点结构。落下来的那一次，会成为下一轮来回的地面；搭起来的那一点结构，会让来回有一个可以住的地方。

这里还埋着一样更深的东西。一次落下来，要有人说「我认」：我认下这一次的决定，我为它负责，以后要改，也由我来提。这就是三号位，主体那一边。梅洛-庞蒂把主体写成了中间那一下的一面，写成了「匿名的某人」（第 10 章）。一个匿名的某人，是没法说「我认」的。

所以「落不下」再往下挖一层，就挖到了全书最重大的那一条损害：主体性的缺失。这面小旗，插到第八编第 44 章。

◆ 放回日子里

汪敏和小程的事，最后也是一件小事推了一把。

小程的父亲住院，要家属签字。医生问：「你是他什么人？」小程说是儿子，签了。医生又看了看汪敏：「这位是？」

汪敏张了张嘴，不知道怎么说。女朋友？八年了，说「女朋友」好像太轻；说「家属」，又没有哪一张纸能证明。

那天晚上，两个人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坐了很久。汪敏说：「我不是非要结婚。可今天我发现，我跟你这八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名字。」

小程说：「那我们定一个。」

他们没有马上结婚。他们先做了一件事：拿一张纸，写下两个人接下来三年要一起做的事，写下两边父母的事谁来管，写下如果有一天想分开，怎样好好分开。然后两个人都在下面签了名。

汪敏后来跟她爸爸说：「签完那一刻，我才觉得，我们俩是有一个『我们』了。」

你也可以想一想：你生活里有没有一段关系、一件事，一直在来回，一直很好，却一直没有落下来？它缺的，是一次落下来的「这一次」，还是一个肯说「我认」的人？

> 带走的话
>
> 一段关系一直在来回，每一下都来回得很好，却从不落下来成为一次，也不铺开成一个家——波没有粒子和场，就落不下。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他开的门没错——关系首先是一道来回的波；关门——只来回，不落地，粒子和场都成了影子。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互动在来回，从没落下过一次；落下来要有人「认」——转第 44 章主体性的缺失。「落不下」小旗拔掉。

第 29 章

总账：波看见了，从来不落下

◆ 一盆发面

秦伯的儿媳妇会发面。

晚上和好一盆面，盖上湿布，放在灶台边上。第二天早上掀开一看，面团鼓起来了，满满一盆，一按一个坑。

发面的时候，面团是活的。它一点点鼓，又一点点塌，鼓起来的地方出了一个气泡，气泡破了又鼓出另一个。你把手放在盆边上，好像能感到它在一呼一吸。这是一道波。

可发面有一个时候，叫「发好了」。秦伯的儿媳妇用手指在面团上按一下：坑慢慢地回弹，回到一半停住，就是发好了；一按就塌下去不起来，就是发过了；一按马上弹回来，就是还没发好。

发好了，就要揉一揉，切成一个个剂子，上笼去蒸。

不上笼，面会一直发下去，发过了，酸了，塌了，最后什么也吃不上。

这一章是第五编的总账。本书给「波」这一面找的替换物，就是这盆面：面发好了，上笼。

◆ 这一编看见了什么

先把他在这一编看见的东西，摆成一张清单：

- 摸与被摸在同一个身体里来回翻转，永不完全重合，中间总有一道缝（第 22 章）。
- 我和你在推理之前已经连着：婴儿被含住手指就张嘴，握手时分不清谁在握谁（第 23 章）。

- 时间是一道浪，每一个现在都前拖着刚过去的、后顶着要来的；过去是活着的过去（第 24 章）。
- 新意思在言说里长出来，又沉淀成现成的话，一上一下，来来回回（第 25 章）。
- 一件事沉下去，会改变后来的一切，这就是「设立」，就是他的回写（第 25 章）。
- 辩证法不能有一个最后的、封死的「合」（第 26 章）。
- 看者与被看者用的是同一种料子，物和心之下，有一层既不是物也不是心的东西（第 27 章）。

这七处，每一处都对。第 25 章那一处，还让本书收窄了一句判断：他写了回写，而且写得很深。

◆ 这一编收回了什么

再把收回的地方，摆成一张清单：

- 那道缝被写成了肉的一种永远如此的性质，缝的来历、来回留下的东西，写得很少（第 22 章）。
- 交互身体性的来历（两三千次喂饭）没写；连着的两个人里谁要负责，写得很淡（第 23 章）。
- 时间写了浪尖，没写一层层积起来的岸（第 24 章）。
- 回写有了，签收的人没有；没人签过字的规矩，也就没人能改（第 25 章）。
- 掀掉了「最后的合」，连落地的那一下也一起掀了（第 26 章）。
- 肉被封成了「元素」，一个可以凭它自己来思考、不需要从别处来的东西（第 27 章）。
- 一道只来回、不落下的波，落不下来成为一次，也铺不开成一个家（第 28 章）。

◆ 两张清单合成一句话

把两张清单对着看，这一编的样子比第四编更整齐：左边每一处，他都看见了一道来回的波；右边每一处，那道波都有一个「永不」——永不重合，永不综合，永不定下来，永不需要来历。

合成本编的总判断：

他看见了摸与被摸来回翻转、永不重合；可这道波从不落下来成为可查的一次，也不铺开成一片，最后被封成了一种不需要来历的元素。

◆ 为什么是一盆发面

回到那盆面。

发面，补上的恰好是他这道波缺的三样东西。

第一，它有落点。面发好了，要上笼，要蒸出一笼馒头来。那一笼馒头，就是这道波落下来的「这一次」，是可以拿在手里、吃进嘴里、端给一家人的东西。这是粒子。

第二，它有刻度。「发好了」不是凭感觉说的，是手指按一下、看坑回弹多少。这一按，是一次可以对一对的检验，是客体那一边的对比。发过了、没发好、正好，都有一个准。

第三，它有一个铺开的去处。一笼馒头，是一家人的早饭，是一张桌子、几个座位、一天的开始。这是场：来回的波，落下来以后，铺进了一个有结构的日子里。

还有第四样，这套书一直在追：谁说「发好了，上笼」？是秦伯的儿媳妇。她按了那一下，看了那个坑，说了那句话。那是一个认下这一次的人。

面在盆里一起一伏，是梅洛-庞蒂写的波。按一下、上笼、端上桌、有一个人说「好了」，是他没写的。

◆ 这一编给判词交了什么证据

本书的判词说：他看对了，肉身就是互动，手就是正在握的那一下；可他把这一下封成了元素——于是手还在握，握的人却不见了。

第四编交的是前半句到后半句之间的那一段：变化没有来历，也没有留下。

这一编交的，是判词后半句的主体部分：「封成了元素」，就在第 27 章。而「握的人却不见了」，在这一编里已经露出了三次：交互身体性里谁负责，写得很淡（第 23 章）；设立里没有签收的人（第 25 章）；落下来要有人说「我认」，而他那里只有匿名的某人（第 28 章）。

三次露面，都指向同一个地方：第八编第 44 章，「手还在握，握的人不见了」。

◆ 两编走完，回头看一眼

第四编和第五编走完，全书三个母题走了两个。回头看一眼，会看见一个比单独任何一编都清楚的样子。

变化那一编，缺的是路和刻度：变化没有来历，也留不下。波这一编，缺的是落点和铺开：波落不下，也铺不开。

这两样缺，其实是同一处缺的两面：客体那一边的「这一次」（刻度、落点）被放倒了，主体那一边的「认下它的人」和「铺开的格局」也被放倒了。剩下的，只有中间那一下，而且那一下没有童年。

第六编「善」，要看这同一处缺，落在「握得恰好」这个面上会是什么样子。

一锅老汤

老汪的馆子里，有一锅老汤，据说熬了十几年。每天舀出去一些，又添进新的骨头和水，一直没断过。

老汪说，这锅汤是店里的根。

有一年，老汪生病住院，汤没人管，停了三天。老汪出院回来，看着那口空锅，难过了好几天。

他女儿问：「爸，那汤到底是怎么熬的，你从来没说过。」

老汪说：「凭感觉，一天一天看着加。」

他女儿不说话，拿了一个本子，从那天起，老汪重新熬汤，每天加了什么、加了多少、汤是什么颜色，她都记下来。

一年以后，老汪说：「这锅汤，现在断了也不怕了。」

一锅汤一起一伏，是波；本子上的一天一天，是刻度；「断了也不怕了」，是这锅汤有了一个可以交给下一个人的样子。

◆ 放回日子里

秦伯的儿媳妇发面，是跟她婆婆学的。

她说，刚嫁过来的时候，婆婆发面，她在旁边看。婆婆从来不说「发几个小时」，只说「发好了就行」。她问怎么才叫发好了，婆婆就拿她的手指，按在面团上：「你看，这样就是好了。」

她按了好几年，才自己按得准。

后来她带小孙女，孙女也爱在面盆边上转。她就拿着孙女那根小小的手指，按在面团上：「你看，这样就是好了。」

你看，一盆发面里，有一道一起一伏的波；有一根手指按下去的刻度；有一笼端上桌的馒头；还有一根从婆婆传到媳妇、又从媳妇传到孙女的手指。

梅洛-庞蒂把第一样写得极美。另外几样，是这本书要替他接着写的。

> 带走的话
>
> 面在盆里一起一伏，是他写的波；按一下、上笼、端上桌、有一个人说「好了」，是他没写的——波要落地，要有刻度，要铺开，还要有一个认下它的人。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本编开了「正在成形」「回写」两扇门，回写一扇开得很深；关门——落点、刻度、铺开、签收，一样也没留，最后在第 27 章封成元素。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本编七处，只有第 25 章写了回写的来历，没有签收；互动自己的来历，在第 27 章被明确地写成了「不需要」——转第六编「善」，再转第七编第 39 章结算。

第 六 编

母题三　善：握稳了就是好

编　序

这一编讲二号位的第三个面：善。

第 10 章说过，这里的「善」，不是道德上的好人好事，是「恰好」「合适」「握稳了」的那个好：抱一个满月的婴儿，手上的力刚刚好。它夹在两个价值中间：一边是真，对不对、符不符合那个东西本来的样子（客体那一边）；一边是美，一种完全、一种吸引、一种让人愿意把自己交出去的东西（主体这一边）。

这一编七章。第 30、31 章讲知觉里的善：最好的距离，知觉信念，处境里的自由。第 32 章讲塞尚与《眼与心》：真和美怎样被拉进握持。第 33、34 章讲政治里的善：1947 年他用善去判历史，1955 年他说判断力不能交出去。第 35 章是存在损害，第 36 章是总账。

本编为判决「善」提供证据，并为第八编「主体性的缺失」、第九编「亏缺」做最直接的铺垫：握稳了就算好，可握稳以后，谁来认它？

第 30 章

看画时自己挪到最好的距离：最佳把握

◆ 把手机拉远，又拉近

你看过父母看手机吗？

上了年纪的人，看手机上的字，会把手机往远处伸，伸到胳膊都快直了，眯着眼看；看不清，又拉近一点；再拉远一点。拉来拉去，停在某一个地方，脸上的眉头一松：看清了。

去美术馆也是这样。一幅大画挂在墙上，你凑近了，看到的是一块一块的颜色和笔触；退远了，又只看到一个模糊的大轮廓。你会不知不觉地往前走两步，退一步，再往旁边挪一点，挪到某一个地方，整幅画一下子「对」了。

没有人教你站在哪里。你的身体自己找到了那个地方。

这一章讲梅洛-庞蒂书里一个不太起眼、却极要紧的想法：知觉总在找一个「最好的把握」。

◆ 他说了什么

他在《知觉现象学》讲「物」的那一部分里，讲过这件事〔待核：章节与原文〕。

他说，看一样东西，总有一个最合适的距离、一个最合适的角度：在那个距离上，它显得最清楚、最丰富，细节和整体刚好都在。太近了，整体散了；太远了，细节没了。身体会自己朝那个最合适的位置去调，调到那一刻，它就「握住」了那样东西。

他还说了一句更重的话，大意是：我们平常说一样东西的「真实」大小、「真实」形状，其实就是在这个最佳距离上看到的那个样子〔待核〕。一张桌子「真的」是长方形的，是因为在你站在它前面、正常地看它的时候，它是长方形的；你斜着看，它在你眼里是一个梯形，可你不会说它「变成」了梯形。

后来的哲学家德雷福斯，把这个意思发展成了一个很有名的说法，叫「最佳把握」：熟练的身体，总在朝着一个握得最稳的状态调整，直到那种「有点不对」的感觉消失〔待核：德雷福斯原意〕。

◆ 这是善

用这套书的话说，这就是二号位的善。

它不是真：真是拿一把尺子去量，看符不符合。它也不是美：美是一种完全、一种让你愿意把自己交出去的吸引。它是恰好：身体和那样东西之间，调到了一个最稳、最合适的位置。

请特别注意他那句「真实大小就是最佳距离上看到的样子」。这句话把「真」放到了「善」的下面：一样东西真实的样子，是身体握它握得最好的时候它的样子。写成这套书的式子，就是：真＝F（善）。

这是第 12 章那张合表里「真与美都在善下面」的第一处物证。

◆ 先说对在哪儿

这件事，每个人天天都在做，只是没想过。

你调电视的音量，调到「刚好」；你炒菜放盐，放到「刚好」；你和一个新同事说话，说几句就知道该站多远、声音该多大、玩笑能开到什么程度。这些「刚好」，没有一样是先算出来的，都是身体在那里一边做一边调，调到那种「不对劲」的感觉消失。

而且，他说对了一件更深的事：我们对世界最早的那一层「对」，确实不是量出来的，是握出来的。一个孩子认识桌子是长方形的，不是先学了几何，是先围着桌子跑、趴在桌上画画、把碗放在桌角，握熟了这张桌子。

◆ 他在跟谁吵：真就是「符合」吗

这一章的对手，是一个很老、很有力的看法：真，就是一个想法符合它所说的那个东西。「桌子是长方形的」这句话是真的，因为桌子本来就是长方形的。

这是站在客体那一边的真：先有一样本来就在那里的东西，再有一个想法去符合它。

梅洛-庞蒂不是说这个看法没用，他说它说得太晚了：在你能拿一句话去「符合」桌子以前，你的身体已经握住了这张桌子；「桌子本来是长方形的」这个「本来」，就是身体握得最好时它的样子。先有握，后有符合。

又是一手打客体那一边。

◆ 放到今天：一个总是「刚刚好」的手机

今天有一样东西，比任何人都会找「刚刚好」：手机里的推荐。

你刷了几条什么，它就推几条差不多的；你停下来多看了几秒，它就记下来，下一次推得更准。它不问你这些东西真不真，也不问你看完以后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它只找一件事：让你觉得刚刚好，舒服，停不下来。

这正是一种只有善、没有真也没有美的握持：握得很稳，稳到你放不下；可它握住你的，只是那一下的刚好。第十三编讲人和 AI 的时候，还会回到这里。

一个钢琴调音师

汪敏的书店里有一架旧钢琴，每年请一位老调音师来调一次。

老调音师调琴，不用仪器，全凭耳朵：敲一个键，听一听，拧一下，再敲，再听，直到那个音「刚好」。他说：「差一点点，耳朵就不舒服。」

这就是最佳把握：一个善的「刚好」（第 30 章）。

有一年，他带来一个年轻的徒弟，徒弟带着一个调音器。老调音师有点不高兴，可还是让他测了一下自己调好的音。结果有两个键，差了一点点。

老调音师愣了一下，重新听了听，说：「我耳朵这两年，高音区不如以前了。」

从那以后，他调完琴，都让徒弟用调音器再测一遍。他说：「我的耳朵还是要用的，琴好不好听，调音器说了不算。可耳朵会老，得有个东西替它看着。」

◆ SDE 看这一处

这一处，他开了一扇很宽的门：「对」的最早一层，是握出来的；真理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等着人去符合的，是长在身体和世界的握持上的。

可也要记一笔账。「最好的距离」是谁定的？

是身体定的。身体一边调，一边觉得「对了」，就停下来。这个「对了」的感觉，就是最后的标准。

可身体会变。第 20 章那位老汪，舌头慢慢钝了，他觉得「刚好」的咸，其实越来越咸。父母看手机，今年拉到这里刚好，明年要拉得更远；再过几年，怎么拉都看不清了，只好戴上老花镜。

如果「刚好」只由身体说了算，那么身体一变，「刚好」就跟着漂，而且漂了自己也不知道。要知道它有没有漂，得有一样不跟着身体一起变的东西，回过头来替它作证：一把尺子，一张视力表，一本记着每锅鱼放多少盐的本子。那是客体那一边的真。

他把真放到了善的下面，这一步有它的道理；可放下去以后，真就没有资格回过头来检查善了。善握稳了就算数，握稳的标准自己，没有人查。

还有另一边。「握稳了」是一种恰好，可恰好不是完全。你把手机拉到刚好看清的地方，看完了，放下，事就过去了。一幅画在最好的距离上「对了」，那是握住了它；可让你愿意为这幅画在美术馆里坐一下午、愿意把它记一辈子的那种东西，是另一种东西，是美。这一面，第 32 章讲塞尚时再看。

◆ 放回日子里

秦伯每天早上要看报纸。中风以后，右手拿不稳报纸，他就把报纸摊在桌上，身子往前探，往后靠，找那个看得清的位置。

阿禾在旁边看了几天，找来一个旧的木头书架，调了个角度，把报纸夹上去。秦伯一坐，报纸刚好在眼前，不用探，也不用靠。

秦伯很高兴，说：「这个角度刚刚好。」

一个月以后，秦伯又说看不太清了。阿禾以为是书架歪了，查了半天，书架好好的。秦伯的儿子带他去配了一副新的老花镜，戴上，又看清了。

阿禾后来跟邝师傅说：「秦伯说『刚刚好』的时候，我以为就一直刚好了。原来他的眼睛在变，刚好也在变。」

邝师傅说：「所以要有个东西，隔一阵量一量。」

> **带走的话**
>
> 身体总在找一个握得最稳的地方，那个「刚好」，就是最早的「对」——他说对了；可如果「刚好」只由身体说了算，身体一变，它就悄悄地漂。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对」的最早一层是握出来的；关门——真被放到善的下面以后，没有资格回头检查善。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最好的距离」是身体一次次调出来的，他写了调的样子；刚好会随身体一起漂，这一处没写——第 35、36 章接着算。

第 31 章

知觉信念与自由：信得过，接过处境

◆ 你从没怀疑过脚下的地板

早上起床，你下床，走到卫生间，一路上从来没有想过：脚下的地板，会不会突然塌下去？

你伸手去拿牙刷，从没想过：那支牙刷会不会是一个幻影，手一碰就穿过去？

你不是证明过地板结实、牙刷是真的，才放心地去踩、去拿。你是在证明以前，就已经信了。

这种信，梅洛-庞蒂晚年给它起了个名字：知觉信念。

◆ 知觉信念

《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一开头，他就讲这件事〔待核：第一章相关段落〕。他说：我们看东西的时候，总是已经相信，我们看见的就是东西本身；我们相信世界在那里，在我们看它以前就在，在我们转过身以后也在。这种相信，不是一个推理的结论，也不是一个可以被证明的知识，它比一切推理、一切证明都更早。

哲学家们一直想证明它：笛卡尔想先怀疑一切，再一步步证明世界存在；后来的人想从感觉材料推出外面有东西。梅洛-庞蒂说，这些努力都晚了一步：你开始怀疑之前，你已经信着了；你怀疑时用的眼睛、用的语言，都是长在这份信上面的。

他用了「信念」这个词，是故意的：它不是知识，是一种信得过、站得住。

用这套书的话说，这是善：不是「证得出」（那是真），是「站得住」「信得过」。身体和世界之间，调到了一种可以放心踩上去的样子。

◆ 处境里的自由

善的另一处，在他讲自由的地方。

《知觉现象学》的最后一章，题目就是「自由」〔待核〕。这一章的对手有两个。

一个是决定论：人的一切，都被外面的东西决定了，出身、环境、身体、经济，推着人走。这是客体那一边说了算。

另一个是他的朋友萨特：人是绝对自由的，每一刻都可以从零开始选，处境再怎么样，意义都是我赋予的。这是主体这一边说了算。

他两个都不要。他说：自由不是凭空选，也不是被推着走，是「接过」一个处境，重新拿起它。人总是已经在一个处境里了，带着身体、习惯、一段过去；自由，是在这个处境里，把它往某个方向重新握一握。一个人不能每一刻都从零开始，那样的自由什么也做不成；可一个人也不是处境的奴隶，他总能在处境里用一种新的方式站住。

他还说过一个意思：一个人的阶级意识，不是被经济条件机械地推出来的，也不是某一天凭空决定的；它是在一个人日复一日的处境里，慢慢变得「可以被握住」的〔待核：原文与例子〕。

◆ 先说对在哪儿

这两处，都说对了很多。

知觉信念，说出了一件哲学家常常忘掉的事：人不是先怀疑、再相信的，人是先信着活，然后才在某些地方开始怀疑。一个孩子如果每走一步都要先证明地板结实，他永远学不会走路。

处境里的自由，说出了另一件事：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也不是「反正都注定了」。一个四十岁的人想换一行，他不能假装自己二十岁，也不必认命；他能做的，是接过自己这四十年，往一个新方向重新握一握。这比萨特那种「绝对自由」实在得多，也比决定论有希望得多。

◆ 别误会：知觉信念不是宗教信仰

这里的「信念」，和宗教里的「信仰」不是一回事。

知觉信念，是每个人每一刻都有的，信脚下的地板、信眼前的牙刷；它不用谁去选，也不用谁去守。宗教信仰，是一个人把自己交出去，交给一个他相信的完全的东西，要选，要守，有时候还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这两种信的差别，正是这本书后面要讲的一件大事。梅洛-庞蒂给了第一种一个很深的位置；第二种，在他的理论里有没有位置？这面小旗，第九编第 62 章回来拔。

◆ 放到今天：什么都不敢信的人

今天有另一种毛病，恰好和知觉信念反着。

网上的消息真真假假，照片可以修，视频可以做，声音可以仿。有人被骗过几回，从此什么都不敢信：朋友发来的消息要打电话核实，新闻要查三个来源，连自己亲眼看见的东西，也要想一想是不是被做出来的。

这种小心，有它的道理。可一个人如果连脚下的地板都要先证明、再去踩，他就寸步难行了。梅洛-庞蒂提醒的正是这一层：信，是活的底子；怀疑，是长在这个底子上的一种本事，要用在该用的地方。

这里也看得出本书要补的那一块：什么时候信、什么时候查，光靠知觉信念自己，分不出来；要有一些可以回头去对一对的东西，替它把关。

一个四十岁重新上路的人

阿禾的店里，有一个常客，姓孟，四十出头，前几年离了婚，又丢了工作，整个人垮了一阵子。

他跟阿禾说：「那两年，我觉得自己什么都没了，想从头来，又不知道从哪儿来。」

后来他做了一件事：他没有假装自己是二十岁，从零开始；也没有认命，觉得这辈子就这样了。他把自己手里还有的东西数了一遍：一个开了十年车的驾照，对这座城市每一条路的熟悉，还有以前当销售时认识的一些人。然后，他开始跑城际货运。

他说：「我是接着我这四十年往下走的。」

这就是梅洛-庞蒂说的自由：接过处境，重新握一握（第 31 章）。可孟先生还说了一句：「真正让我走下去的，是我跟我女儿说的一句话：三年以后，我要带她去一趟海边。」

接过处境，是握；那一句「三年以后带她去海边」，是方向。

一个接过处境的母亲

卢老师班上有一个孩子，父亲早逝，母亲一个人带着他，在菜市场卖菜。

母亲没读过多少书，可她跟孩子说过一句话，孩子写进了作文里，卢老师一直记得：

「我们家是穷，这个改不了。可穷人家的孩子，也能自己选往哪儿走。你爸走了，这也改不了。可你以后成什么样的人，是你自己的事。」

卢老师说，这句话，比她教过的所有课文都好。

这正是梅洛-庞蒂讲的处境里的自由（第 31 章）：不是假装处境不在，也不是认命，是接过它，往一个方向重新握一握。

那个孩子后来考上了一所很好的高中。他在给卢老师的信里写：「我妈说的那个『往哪儿走』，我定了。」

◆ SDE 看这一处

用这套书的话说，这一章的两处，都落在二号位的善上：知觉信念，是信得过；处境里的自由，是握得住。

可也要记两笔账。

第一笔，信得过，谁来作证？知觉信念比一切证明都早，这对；可一个人信错了怎么办？一个在沙漠里的人，信前面有一片湖，那是海市蜃楼。他的知觉信念，和信脚下地板的那一份，是一样的「信」。什么时候该信、什么时候该查？光有信得过，没有一样东西能回过头来替它作证。这是客体那一边的真，被放到了善的下面（第 30 章）。

第二笔，握住处境，往哪里握？他说自由是把处境往某个方向重新握一握。可哪个方向？为什么是这个方向？这个方向，是一个人自己立下的，还是处境推给他的？他写了「握」，没有写「往哪里握」。

用这套书的一个工具来说：意义有三律，创造律、自由律、幸福律；而且自由律是创造律和幸福律的乘积，缺一个就是零。自由，不是单独转的；它要有一个在纠缠里凝出来的目标（创造），也要有一段从积累到转变再到释放、一气走通的劲（幸福）。梅洛-庞蒂写的自由，是一种一直在「握」、在「接过」的自由，是选择那一拍；目标从哪里来，那一段劲怎样走通，他写得少。

王德生博士为本书口述过：在意义上，侧重自由律运行，引发幸福律和创造律的损害。这句话的主场在第八编第 43 章，这里先插一面小旗。

◆ 放回日子里

秦伯中风以后，有一段时间最怕的一件事，是走路。

他说：「以前走路，哪里想过地会不会滑、腿会不会软？现在每走一步，都得先想一下。」他丢掉的，正是那一份知觉信念：信地板，信自己的腿。

康复的那几个月，他一步一步地把这份信重新走了回来。走得多了，有一天他发现自己上台阶时没有先想，脚就迈上去了。他高兴了一整天。

可秦伯的儿子也注意到另一件事：信回来以后，秦伯有一阵子走得太快、太放心，有一次差点在湿地上滑倒。儿子在家里几个湿滑的地方贴了防滑垫，又跟秦伯说好：下雨天出门，一定要拿拐杖。

信回来了，是身体的事；什么时候不该太信，需要有人看着、有东西提醒。

秦伯后来还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开春以前，自己走到菜市场去。」有了这个目标，他每天走路就不只是在「接过」自己的腿，是在往一个地方走。

带走的话

人先信着活，才在某些地方开始怀疑；自由是接过处境、重新握一握——他说对了；可信错了谁来查，往哪里握，他写得少。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知觉信念比一切证明都早，自由是接过处境；关门——信没有作证的，握没有方向。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知觉信念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秦伯重新学走路），这条路没写；自由的方向从哪里来，没写——第 43、62 章回来。

第 32 章

塞尚的几十年与《眼与心》：真和美都被拉进握持

◆ 画你看见的，不是画你知道的

学过画画的孩子，大概都听老师说过一句话：「别画你知道的苹果，画你看见的苹果。」

你「知道」苹果是圆的、红的；可你眼前这一只，放在窗边，一边亮一边暗，亮的那边几乎是白的，暗的那边带着一点紫，边缘和桌布几乎混在一起，看不出哪里是苹果哪里是影子。

画「知道的」，你画出一个课本上的圆；画「看见的」，你得先学会真的去看。

一百多年前，有一个法国画家，一辈子都在学这件事。他叫塞尚。

◆ 塞尚的怀疑

1945 年，梅洛-庞蒂写了一篇文章，叫《塞尚的怀疑》，后来收进文集《意义与无意义》。

塞尚晚年住在法国南方，对着一座叫圣维克多的山，画了一遍又一遍，油画和水彩加起来有几十幅〔待核：数目〕。他画得很慢，一幅画要画很多次；他常常怀疑自己，觉得没画出来，觉得自己是不是走错了路。

梅洛-庞蒂在这篇文章里说，塞尚要画的，不是一座已经在那里的山，也不是他心里对山的一个构想，而是山「正在被看见」的那一刻：山从一片颜色和光里慢慢显出来、慢慢站稳的那一下。

所以塞尚的画有一些「错」：桌子的两条边对不上，盘子的口是歪的，轮廓线时断时续。按照几何透视，这些都是毛病；可梅洛-庞蒂说，这些「错」恰恰是对的，因为我们真实地看东西时，东西就是这样一点点、从几个方向同时显出来的，而不是按一个固定的点、一次性地排好〔待核〕。

据说塞尚说过一句话，梅洛-庞蒂很爱引，大意是：风景在我身上思考它自己，我是它的意识〔待核：出处多为转述〕。

◆ 《眼与心》

十五年以后，1960 年夏天，梅洛-庞蒂在法国南方写成了他生前最后一篇长文，《眼与心》（第 5 章）。

这一篇，他把塞尚那里看到的东西，说成了一整套关于「看」的想法。画家是怎样画画的？不是用心灵读眼睛里的图（笛卡尔《屈光学》那一套），而是把自己的身体「借给」世界：画家站在世界里面，被世界看着，也看着世界，世界借着他的手显出来〔待核〕。

他在这篇文章里还批评了科学的一种习惯，他叫它「操作思维」：科学摆弄事物、测量事物、给事物建模型，却放弃了住在事物里面〔待核〕。他说，绘画提醒我们：在一切测量以前，有一个「有」，东西就在那里，被看见着。

◆ 先说对在哪儿

这两篇文章，是他写得最美的东西之一。

「别画你知道的，画你看见的」，这句老话，他讲出了它的深处：看不是复制一个现成的东西，是一个东西正在显出来的过程。塞尚那些看起来「错」的地方，他读出了它们为什么对。很多学画的人读了这篇文章，才明白自己为什么被老师那样要求。

还有对科学的那一段提醒，也不是反科学：测量很有用，只是别忘了，测量是在「有」上面的第二层。

◆ 真和美，都被拉进了握持

用这套书的话说，这一章，是第 12 章合表里「真与美都在善下面」的第二处，也是最完整的一处物证。

真：一座山「真实」的样子，不是几何透视里的样子，也不是科学测量出来的样子，是它在一次真实的看里显出来、站稳了的样子。真＝F（善），和第 30 章那一处一样。

美：塞尚的画好在哪里？梅洛-庞蒂不说它「美」，他说它「对」：画出了山正在被看见的那一下，握住了。一幅画的好，被他从「美」（一种完全、一种吸引）拉到了「握住了」（恰好）。美＝F（善）。

一个画了三十年窗外的人

秦伯的一个老同事，退休以后开始画画。他只画一样东西：自己家窗外的那条街。

春天画，夏天画，下雨画，下雪画。十年，画了几百张。

有人问他：「一条街，有什么好画的？」

他说：「每一次看，都不一样。光不一样，人不一样，我自己也不一样。」

这就是塞尚对着圣维克多山（第 32 章）：画的是那一刻正在被看见的样子，每一次都是一次握。

可他还说了一句：「我这辈子，就想把这条街画明白。画不明白，也要画。」

这一句，是握之外的另一样东西：一种他一辈子够不着、却一辈子愿意朝它走的东西。他把几百张画按年份编了号，每年挑一张最好的，挂在客厅里。他说：「挂上去的那一张，是我认的。」

◆ SDE 看这一处：塞尚自己的那一样东西

可是，请回到塞尚这个人身上。

一个人对着同一座山，画了几十遍，画到老，画到死。支撑他这样画下去的，是什么？

是一种握持吗？每一次画，他确实在握那座山正在显出来的那一下。可握住一次，为什么还要握第二次、第三次、第几十次？一个只要「握稳了就好」的人，画好一幅就可以停了。

塞尚没有停。据后来的记载，他晚年说过，他发誓要画着画死去〔待核〕。他在山前画了一辈子，是因为那座山对他来说，有一种他永远够不着、却一辈子愿意朝它走的东西。那是一种完全，一种吸引，一种让一个人把一辈子交出去的东西。

那就是美，三号位上的美。

所以塞尚身上，三样东西是并排站着的：那座山在那里（客体那一边），他和山之间一次次的握（中间那一下），还有他把自己一辈子交给这座山的那一份委身（主体这一边）。梅洛-庞蒂把中间那一样写得最好；塞尚自己最后那一样，那份让他画了几十遍的东西，被他读成了又一次握。

还有一件事也要记下：塞尚的画后来进了博物馆，改变了后来整整一代画家怎样画画。这是回写，也是一种铺开的场：一个人一辈子的委身，铺进了一整个画坛。梅洛-庞蒂在「制度」讲课里，其实也讲过画派的开创（第 25 章）；可在讲塞尚的时候，他更多地把目光放在了一幅画和一座山之间的那一下。

◆ 放回日子里

秦伯写毛笔字，写了三十年。

阿禾问他：「秦伯，你当年为什么要天天写？」

秦伯想了想，说：「年轻的时候，我们村祠堂里挂着一幅字，是一个老先生写的。我每次去都要看半天。我就想，这辈子我要是能写出那样一幅字，挂在那儿，就值了。」

「那你写出来了吗？」

「没有，」秦伯笑了，「写到五十岁，觉得差不多了，拿去给人看，人家说还差得远。」

「那你还写？」

「写啊。写到手不行了。」

秦伯每天写字时，笔和纸之间那一下「对了」的感觉，是善，是握住了。可让他一写三十年的，是祠堂里那幅字，是一种他一辈子够不着、却一辈子愿意朝它走的东西。那是美。

> 带走的话
>
> 塞尚画的是山正在被看见的那一下——他读得极准；可让塞尚对着一座山画到老的，是一份把一辈子交出去的委身，那是美，不只是又一次握。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看是东西正在显出来的过程，测量是第二层；关门——真和美都被拉进了握持，塞尚自己的委身被读成了又一次握。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写了一幅画和一座山之间的那一下，没写一个人为什么一辈子朝一座山走——第 62 章「信仰：委身」回来。

第 33 章

1947 年：用善去判历史

◆ 「大家都不干净」

你大概听过这样的话。

单位里有人做了一件不厚道的事，有人替他说：「他也是没办法，大家都不干净，谁没做过几件这样的事？」

这句话有时候是对的：人确实常常身不由己，站在外面指责的人，未必比当事人清白。可这句话有时候也很危险：它一说出口，这件具体的事到底对不对、到底是谁做的、到底该谁负责，就一下子模糊了。

1947 年，梅洛-庞蒂写了一本书，里面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这个意思：在历史里，没有人是清白的。

◆ 一本回应小说的书

第 3 章讲过这本书的来龙去脉。这里只说它的内容。

1940 年，作家库斯勒出版了一部小说，叫《中午的黑暗》，写苏联三十年代大审判里的一个老革命家，怎样被逼着认罪〔待核〕。这部小说在西方影响很大，很多人读了它，认定苏联是一个残酷的专制。

梅洛-庞蒂写《人道主义与恐怖》，是在回应这部小说和它引起的议论〔待核〕。他的论证大致有这样几步：

第一，西方的自由主义世界，也建立在暴力之上：殖民、战争、剥削。拿「人道主义」去指责苏联的人，自己的手也不干净。

第二，所以问题不在于有没有暴力，在历史里暴力总是已经在那里了；问题在于，哪一种暴力，正在朝向一个人与人互相承认的未来。

第三，判断一个政治行为，不能只看当事人的动机和意图，要看它在历史里的意义和后果〔待核：「客观责任」一类说法〕。

据此，他对当时苏联的做法，做了一种有保留的、复杂的辩护。

◆ 先把公道还给他

这本书，常常被一句话打发掉：「他为斯大林辩护过。」这样说不公道。

他不是一个冷血的人，也不是一个投机的人。他看到了一件很多人不肯看的事：西方指责别人时，常常看不见自己的暴力。他也看到了另一件事：政治不是在一张干净的桌子上做选择，是在一片已经沾了血的地上找方向。这两点，到今天都不过时。

而且，他后来改了。第 3 章说过，朝鲜战争以后，他不再相信苏联朝着那个「互相承认」的方向走；1955 年，他写书批评了自己曾经靠近的那种立场。一个肯公开改的人，比一个从不犯错、也从不改的人，更值得尊敬。

◆ 他那把尺子

这本书最值得看的，不是结论，是他用的那把尺子。

他判断历史的尺子是：人与人之间，是不是在朝向互相承认。这是一把放在「关系」上的尺子：不看一个行为本身怎样（客体那一边），也不看做事的人心里怎样（主体这一边），看它在人与人之间把关系往哪个方向推。

这把尺子，是二号位上的善：关系调得好不好，朝不朝着一种「恰好」的、互相承认的样子走。

◆ 别误会：这一章不是在判他的政治立场

这一章要说清楚一件事：本书不对当年那场政治争论下结论，也不替任何一边说话。

那段历史很复杂，有很多专门的研究，那是历史学家的事。本书只看一样东西：他用来判断的那把尺子，长什么样，缺了什么。一把尺子好不好，不看它量出了什么结论，看它量的时候，有没有先问事实，有没有落到一个具体的人身上。

同一把尺子，拿去量任何一个年代、任何一边的事，都会出同样的问题。这才是这一章要留给读者的东西。

「大环境就这样」

邝亮的公司，有一年业绩不好，裁了一批人。

被裁的人里，有一个问领导：「为什么是我？」

领导说：「大环境就这样，谁也没办法，不是针对你。」

那个人后来跟邝亮说：「大环境不好，我信。可『大环境就这样』，是不是就说明，这件事谁也不用认？」

这就是第 33 章那把只量关系方向的尺子：「大环境」是真的，可它一说出口，这一个人为什么被裁、是谁定的、按什么标准定的，就模糊了。

后来公司换了一位人事负责人。再裁员的时候，她给每一个被裁的人，都写了一页说明：按什么标准，谁定的，补偿怎么算。她说：「大环境是真的，可每一个决定，都得有人认。」

◆ SDE 看这一处：这把尺子，缺了两样东西

这把尺子出了问题，问题出在哪里？

第一，缺了一号位的真。一场审判里，被告到底有没有做那些事？证据是什么？这是一件可以查、应该查的事实。可按他那把尺子，要紧的不是「他到底做没做」，而是「这场审判在历史里朝向什么」。事实退到了第二层。一把尺子如果不先问事实，它量出来的方向，就可以被任何人说成任何样子。

第二，缺了三号位的个人。一个人被判了罪，是一个具体的、有名有姓的人在承担后果。可按「没有人是清白的」「看历史意义不看个人意图」这把尺子，这个具体的人，被溶进了历史的关系里。他该不该负责，负多少责，被一种「大家都不干净」的说法抹平了。

这两处缺，放到法律上、道德上，就是本书第九编要讲的两件事：追责，和悔改。追责要能落到一个具体的人身上；悔改要一个具体的人说「是我做的，我改」。一把只看关系方向的尺子，两件都做不了。

还有一处，要写得公道：他后来是悔改了的。1955 年他改变了立场，这是一个人作为主体的一次真正的改变。可有意思的是，他的理论描述不了他自己的这次悔改：那不是关系调顺了，那是他这个人认了错、改了主意。第九编第 59 章回来。

◆ 放回日子里

邝师傅的铺子旁边，新开了一家连锁推拿店。那家店的伙计常常站在门口，拦邝师傅的老客人。

阿禾气不过，想去理论。邝师傅拦住他：「算了，现在生意难做，谁家不这样？咱们当年刚开张，不也在门口发过传单？」

阿禾说：「发传单和拦客人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都是抢生意。」

阿禾想了想，说：「不一样。发传单，客人自己看了愿意来才来；拦客人，是堵在人家门口硬拉。这是两件事，不能一句『谁家不这样』就抹平了。」

邝师傅愣了一下，点点头。

你看，「谁家不这样」这句话里，有真的东西：生意确实难做，谁的手也不全干净。可它一说出口，发传单和拦客人这两件具体的事，就被抹成了一件事；这件事到底对不对，谁该负责，也就说不清了。

带走的话

他用「人与人是否朝向互相承认」去判历史，这把尺子看到了很多人看不到的东西；可它不先问事实，也不落到一个具体的人身上——所以会判错，也说不清谁该负责。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看到了指责者自己的暴力，政治是在沾了血的地上找方向；关门——真（事实）退到第二层，个人被溶进了关系。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这把尺子只量关系的方向，关系从哪里来、谁在承担，都没写——第 56、59 章回来。

第 34 章

1955 年：判断不交给党——三号位的一道影子

◆ 「我保留意见」

你在单位里有过这样的时刻吗？

开会的时候，领导定了一件事，你心里明知道不对。大家都点头，你是跟着点头，还是说一句「我保留意见」？

说这句话，要一点勇气。它不一定能改变什么，那件事多半还是会照办；可说了这句话，你至少守住了一样东西：你自己的判断，没有交出去。

1955 年，梅洛-庞蒂在《辩证法的历险》里，说的就是这样一句话，只不过对象不是一个领导，是一整个时代的政治。

◆ 他说了什么

第 26 章讲过这本书的「没有综合的辩证法」，这里看另一面。

书里专门有一章批评萨特。他说，萨特那几年的立场，是把自己完全交给一个党，把党当成历史的意志本身，然后用意志去代替判断：党做的，就是对的；我要做的，就是跟上〔待核：章名与原意〕。

他说：不行。一个人可以参与政治，可以选择立场，可以和某一边一起做事；可他的判断力，不能交出去。一旦你为了阵营的需要，开始为明知不对的事辩护，你就不是在参与历史，你是在停止思考（第 3 章）。

他在书的结尾，还表达过一种愿望：知识分子应该保持一种清醒，在不同的阵营之间，守住自己看、自己想、自己说的那一份〔待核〕。

◆ 这是全书离「一个站得住的我」最近的一处

这句话，要在这本书里好好地放一放。

前面三十多章，本书一再说：在他那里，主体这一边被写成了中间那一下的一面，写成了「匿名的某人」「沉默的我思」；主体是影子。

可是这里，1955 年，他说：判断力不能交出去。一个不能被交出去的判断，是谁的判断？是一个有名有姓的人的。它不是匿名的，不是「有人在我之中判断」，是「我不交」。

这是全书离三号位最近的一处。本书在提纲里立过推翻条件第三条：如果在《辩证法的历险》里，判断力被他立成了和互动并列的一只脚，那么「自我界的三号位是空的」这个判断就要改。现在查到这里，要认真地查一查。

◆ 查一查：它站成一只脚了吗

一只脚，要能站住，要能承重，要能自己往前迈。

先看它站没站住。站住了。1955 年这句话，他不是随口说的，他为它和最好的朋友决裂了，为它两边都不讨好。这份判断，是用一段友谊、一个位置换来的，是真的。

再看它承不承重，能不能自己往前迈。这就要看，这份「不交出去的判断」，在他的理论里是什么样子。

他说判断不能交出去，交出去的反面是什么？是「清醒」，是在各种立场之间保持看、保持想、保持来回。他的判断，是一种一直开着的、不肯被任何一边收走的来回。这又是第 26 章那道波。

一个「不交出去」的判断，和一个「认下来」的判断，不是一回事。

「不交出去」，是一种守：我不让你拿走。「认下来」，是一种立：我说这件事是这样的，我认它，我为它负责，以后出了错，找我。

1955 年的他，做到了守，没有做到立。他守住了判断，不让党拿走，不让萨特拿走，不让任何阵营拿走；可他没有立起一个可以被人追问、可以签字、可以为后果负责的判断。他的判断一直开着，一直清醒，一直在来回；它从不落下来，成为一次「我认」。

◆ 结论：一道影子，没有站成一只脚

所以推翻条件三的结论是：部分成立。

在自我界这一格上，三号位不是全空的。1955 年那句「判断力不能交出去」，是一道真实的影子：它说明他心里有一个站得住的我，而且他为这个我付出过代价。本书据此把第七编九格表里这一格的写法，从「空白」改成：**不交出判断的影子在（1955），认领的位置仍空**。

它是影子，没有站成一只脚：它能守，不能立；能拒绝，不能签收。

◆ 先说对在哪儿

这一处，要把公道还得最足。

在那个人人都要站队、人人都要为自己一边辩护的年代，说一句「判断力不能交出去」，而且真的为它付出代价，这是一种很难得的勇气。今天的人读到这里，一样会被触动：在单位里说一句「我保留意见」，都不容易，何况是在冷战的巴黎，对着自己最好的朋友。

本书说它「只是影子」，不是说它不重要。它恰恰是全书里最重要的一道影子：它说明，在他的哲学写不出三号位的地方，他的一生活出了三号位。

这又是第 5 章那对反差：一生是长出来的，学说里缺了一样；一生里有一个站得住的我，学说里只有一道它的影子。

◆ 他在跟谁吵：也在跟 1947 年的自己吵

这本书批评萨特，也在批评另一个人：八年前的他自己。

1947 年，他用「朝不朝向互相承认」那把尺子，替当时的一些做法辩护（第 33 章）。1955 年，他说判断力不能交给任何一个党。两句话之间，隔着一场战争、一次辞职、一段断掉的友谊。

读者可以把这两本书并排放着看：前一本，判断交给了历史的方向；后一本，判断收回到了自己手里。一个人肯在书里公开地和八年前的自己吵一架，这本身就是一次三号位上的改变，是一个人认下了自己的错。

可惜的是，这次改变，是他活出来的，没有写进他的理论里。

一句「我保留意见」之后

邝亮第一次在会上说「我保留意见」，是在他当上小组长以后。

那天，部门定了一个方案，他觉得不对，说了一句「我保留意见」。领导点点头，方案照样执行了。

散会以后，他心里挺得意的，觉得自己守住了。

可三个月以后，那个方案真的出了问题。领导问：「当时谁觉得不对？」邝亮说：「我保留过意见。」领导问：「那你当时觉得该怎么做？」邝亮答不上来。

他后来说：「我那一次，是守住了，可我没有立起来。我只说了不对，没说我觉得对的是什么，也没说出了问题我来想办法。」

这就是第 34 章说的：不交出去是守，认下来才是立。

◆ SDE 看这一处

用这套书的话说，三号位要站成一只脚，得有三样东西。

一是一个认下来的判断：「我认为是这样」，而不只是「我不让你替我认为」。二是可以被追问：别人能拿着这个判断来问你，为什么，证据呢，错了怎么办。三是能往前迈：这个判断落下来以后，成为下一次判断站上去的地面，一次比一次往前。

他有第一样的影子，没有第二、第三样。这也不奇怪：他的理论里，判断一直是一道波，而认下、被追问、往前迈，都要波先落下来。

◆ 放回日子里

有一位客人，四十来岁，腰不好，每次来都说：「使劲按，越重越好，疼了才有效。」

阿禾照做过一次，客人第二天腰更疼了。

再来的时候，客人又要重按。阿禾说：「不行，按重了你第二天会更疼。」

客人不高兴：「我花钱，我说了算。」

阿禾没有让步：「钱是您的，手是我的。这个力，我不能按。」

这是阿禾的「判断不交出去」，和 1955 年那句话是一样的。

可邝师傅后来跟阿禾说了一句话：「你不按，是对的。可光说不按不够。你得跟他讲清楚，按到几分合适，为什么，要是按了三次还不见好，该去医院看看。你把这些写下来，你签个名，让他也签个名。这样，出了什么事，大家都知道当初是怎么定的。」

阿禾说：「这么麻烦？」

邝师傅说：「不交出去，是守；写下来签了名，才是立。」

> 带走的话
>
> 1955 年他说判断力不能交出去——这是全书离一个站得住的我最近的一处；可不交出去是守，认下来才是立：它是一道影子，没有站成一只脚。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判断不交出去，他为它付出了代价；关门——判断一直开着，不落下成为一次「我认」。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这一处写的是他自己的一生，不是他的理论；推翻条件三查毕，部分成立——九格表自我界×三号位一格改为「影子在，认领仍空」，第 37、38 章照改。

第 35 章

存在损害：说不出「出师」的师傅——交不出

◆ 三年了，还是「不到」

阿禾跟着邝师傅，三年了。

三年里，他的手艺长了很多，熟客们都说他按得好，有的客人还专门点他。可邝师傅一直说：「你的手感还不到。」

阿禾问：「哪里不到？」

邝师傅说不上来。「就是差一点。你按得对，可还不够活。」

「那要到什么时候才算到？」

「到了你就知道了。」

「我怎么知道我到了？」

邝师傅又答不上来了。

这一年冬天，另一个城市的一家推拿店来挖阿禾，开的工钱是这里的两倍。阿禾很犹豫。他不是嫌钱少，他是不知道自己在这里还要待多久，也不知道自己到底算不算学成了。一个学了三年的徒弟，没有一个人能说：你出师了。

◆ 这叫「交不出」

这就是本书说的第三种存在损害：交不出。

一件事每一次都握得很稳，握得「刚好」；可握稳了以后，没有一样东西能替它作证，也没有一个人能签收它。于是，它交不给下一个人：交的人说不清要交什么，接的人不知道自己接没接住。

邝师傅的手感是真的，他的「刚好」一点也不假。可这份刚好，只活在他的手和客人的肩膀之间那一下里。那一下过去了，它就什么也没有留下；要交给阿禾，只能靠阿禾自己一次次地按，按到某一天「到了」。而「到了」这件事，没有人能说。

本系列第 121 号《发生落点》讲梅洛-庞蒂那一章，有一句结算：他把落点收回到身体里，补得最深；代价是这个落点拉不开距离，交不出去。本书接着判，把这句话落到一位推拿师傅和他的徒弟身上。

◆ 它和梅洛-庞蒂有什么关系

回头看这一编前面几章。

最好的距离，是身体自己调到的，身体说了算（第 30 章）。知觉信念，是信得过，不是证得出（第 31 章）。塞尚的画好，是「握住了」（第 32 章）。判断历史的尺子，是关系调得好不好（第 33 章）。判断不交出去，是守，不是立（第 34 章）。

每一处，他写的都是善，都是恰好、握稳了。每一处，他都把「真」放到了善的下面，把「美」也拉进了握持。

真被放下去了，握稳的标准就没有一样外面的东西能替它作证：「刚好」只能由那只正在握的手说了算。美被拉进去了，那种让一个人认下、交出、传下去的完全，也就没有了位置：握稳就够了，不需要谁来签收。

交不出，就是善没有真、也没有美的时候，落在一门手艺上的样子。

◆ 先把公道还给他

说损害之前，先说清楚：很多手艺，确实是没法全写成条文的。

一个老中医的脉，一个老木匠的眼，一个老厨子的舌头，一个老推拿师傅的手，都有一部分是说不出来、只能泡出来的。梅洛-庞蒂告诉我们，这一部分不是神秘，是身体的懂，比道理的懂更早、更深。这是对的。有人想把一切手艺都变成一张表格、一套分数，那是另一种毛病，他反对的就是那一种。

问题不在「有说不出的部分」，问题在「只有说不出的部分」：说不出的那一部分旁边，什么也没有留下，没有一次可以对一对的检验，没有一个可以签字的人。

◆ 放到今天：一门没人接的手艺

各地都有一些老手艺，会的人越来越少：一种织法，一种雕法，一种做糕点的老方子。有的老师傅七八十岁了，还没有找到一个能接的人。

没人接，常常不是没人学，是学了接不住。老师傅说不清自己手上那股劲是什么，只能说「你多做」；徒弟做了几年，不知道自己到了没有，也没有一个人、一张纸能说「你可以了」。耗着耗着，徒弟走了，手艺也就跟着老师傅一起老了。

有些地方后来想了办法：把老师傅做每一道工序的样子录下来，一帧一帧地看；让徒弟做的东西和师傅做的放在一起，请行家盲看；学成了，办一个正式的仪式，师傅当众认。这些办法，不是把手艺变成条文，是在手感旁边，搭起作证的和签收的两样东西。

一个会做菜却教不会女儿的妈妈

汪敏的妈妈做得一手好菜，可汪敏跟她学了十年，还是做不出那个味道。

每次汪敏问：「放多少盐？」妈妈说：「适量。」「炒多久？」「炒到差不多。」「差不多是多久？」「看着就知道了。」

汪敏说：「妈，你这不是在教我，是在考我。」

后来汪敏想了一个办法：妈妈做菜的时候，她在旁边用手机录下来，每一步放了什么、火开多大、锅里是什么颜色，她自己称、自己记。然后她照着做，做完请妈妈尝，妈妈说哪里不对，她就改那一步。

一年以后，妈妈尝了她做的那道糖醋小排，说：「嗯，这个是我的味道了。」

那句「这个是我的味道了」，是一个妈妈的出师帖。

一个会弹琴却教不会学生的老师

汪敏书店里常来一位钢琴老师，琴弹得很好，可学生总说她「教得听不懂」。

她说：「我就是这么弹的呀。手放上去，感觉对了就对了。」

有一个学生的家长跟她提了一个建议：每节课结束，写三行，今天学了什么，差在哪儿，回家练什么。

她一开始觉得麻烦，后来写了半年，发现了一件事：她以为学生听不懂，其实是她自己从来没想过，她那一下「感觉对了」，是由哪几样东西组成的。写着写着，她自己也清楚了。

半年以后，她的学生考级，通过率比以前高了很多。

她说：「我以前是只会弹，不会交。写那三行，是逼我把手上的东西，拿出来看一看。」（第 35 章）

◆ SDE 看这一处

用这套书的话说：真、善、美，三样要并排站着。

一门手艺要交得出去，至少要三样东西。

第一样，是一次可以对一对的检验。不用把手感全写成条文，只要有几次可以拿出来比的「这一次」：几位老客人闭着眼让你按，按完打个分；同一个肩膀，你按一次，师傅按一次，客人说说差在哪里。这是客体那一边的真，是刻度。

第二样，是那一下本身，手感，刚好。这是梅洛-庞蒂写得最好的那一样，是二号位的善。

第三样，是一个签收的人。师傅看了这几次检验，说：「行了，你出师了。」然后签个名，写一张帖子。徒弟接过去，从此以后，他就是一个可以自己开门、自己带徒弟的师傅了。这是主体那一边：一个人认下，一个人接住；也是一种铺开的场：徒弟从此进了这一行的名分里。

梅洛-庞蒂写了第二样。第一样和第三样，在他那里都是影子。

◆ 放回日子里

阿禾要走的事，邝师傅是从秦伯那里听说的。

邝师傅想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他跟阿禾说：「你先别走。下个月，我给你办个出师考。」

「怎么考？」

「我找五个老客人，秦伯算一个。他们闭着眼，你按一次，我按一次，不告诉他们谁先谁后。按完了，让他们说哪一次舒服，差在哪里。五个人里，有三个说分不出来，或者说你那次好，你就算过了。」

阿禾说：「那要是没过呢？」

「没过，我就知道你差在哪儿了，我们再练。」

一个月以后，考了。五个老客人里，有三个说分不出来，一个说阿禾那次更好，秦伯说：「邝师傅那次，手上多一股劲，说不清是什么。」

邝师傅笑了：「秦伯说的那股劲，你再练十年吧。」

然后他拿出一张红纸。

这张红纸上写了什么，下一章讲。

> 带走的话
>
> 握得刚好的手，旁边没有一次可以对一对的检验，也没有一个人能说「你出师了」——善没有真和美，就交不出去。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他开的门没错——手艺有一部分只能泡出来；关门——真与美都成了影子，刚好只由那只手说了算。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手感的来历（三年、十年）有，可没有人能认下「到了」——「交不出」小旗拔掉，第 44、59 章回来。

第 36 章

总账：善握住了，没人签收

◆ 一张红纸

邝师傅拿出的那张红纸，是一张出师帖。

从前很多手艺行当里，有拜师和出师的规矩〔据民间习俗，各地各行做法不一〕。徒弟进门，要写拜师帖；学成了，师傅要写一张出师帖，或者摆一桌谢师酒，当着同行和亲友的面，说一句：这孩子，从今天起出师了。从此以后，他可以挂自己的牌子，收自己的徒弟。

邝师傅这张，是他自己琢磨着写的。上面写了三段：

第一段：某年某月某日，五位老客人盲按评定，三人分不出师徒，一人以为徒弟更好。

第二段：阿禾随我学艺三年，手法已成，今日出师。

最下面，是邝师傅的签名，按了一个红手印。旁边空着一行，写着：「徒弟：_____」。

邝师傅把笔递给阿禾：「你也签。签了，就是你自己认了。」

这一章是第六编的总账。本书给「善」这一面找的替换物，就是这张出师帖。

◆ 这一编看见了什么

- 身体总在找一个握得最稳的距离，那个「刚好」，就是最早的「对」；一样东西真实的样子，就是它在最佳距离上的样子（第 30 章）。
- 人先信着活，才在某些地方开始怀疑；知觉信念比一切证明都早（第 31 章）。
- 自由不是凭空选，也不是被推着走，是接过处境，重新握一握（第 31 章）。

- 看是东西正在显出来的过程；塞尚画的是山正在被看见的那一下；测量是在「有」上面的第二层（第 32 章）。
- 指责别人暴力的人，常常看不见自己的暴力；政治是在沾了血的地上找方向（第 33 章）。
- 判断力不能交出去（第 34 章）。

◆ 这一编收回了什么

- 真被放到善的下面以后，没有资格回头检查善；刚好会随身体一起悄悄地漂（第 30 章）。
- 信错了，没有作证的；自由往哪里握，没有方向（第 31 章）。
- 美被拉进了握持；塞尚自己那份画了一辈子的委身，被读成了又一次握（第 32 章）。
- 判断历史的尺子只量关系的方向，不先问事实，也不落到一个具体的人身上（第 33 章）。
- 判断不交出去，是守，不是立；它是一道影子，没有站成一只脚（第 34 章）。
- 握得刚好的手，旁边没有检验，也没有签收，就交不出去（第 35 章）。

◆ 两张清单合成一句话

他看见了握稳就是好；可握稳以后，没有一样东西替它作证，也没有一个人签收它——善没有真与美，就交不出去。

◆ 为什么是出师帖

回到那张红纸。

它补上的，恰好是善缺的两样。

第一段，五位老客人盲按评定：这是一次可以对一对的检验，是客体那一边的真。它不替代手感，它替手感作证。

最下面，邝师傅的签名和红手印，阿禾的签名：这是两个人认下了这件事。一个说「你出师了」，一个说「我接住了」。这是主体那一边。而且从这一天起，阿禾进了这一行的名分里，可以挂牌，可以收徒，这是一种铺开的场。

中间那一段，「手法已成」，是善，是那三年里一次次握出来的刚好。

三段并排站着，缺一段都不成：只有第二段，是邝师傅三年来的「你还不到」；只有第一段，是一张冷冰冰的考试成绩；只有签名，是一句空话。

◆ 三个母题走完，回头看

第四、五、六编走完，三个母题都走完了。把三编的总判断排在一起：

变化：只有正在，没有来历，也没有留下。替换物是门框上的身高线。

波：从不落下成为可查的一次，也不铺开成一片，最后被封成不需要来历的元素。替换物是一盆发好了上笼的面。

善：握稳以后，没有一样东西替它作证，也没有一个人签收它。替换物是一张出师帖。

三件替换物，是同一个样子：门框上的线有日期、有人量；发好的面有一按的刻度、有人说「好了」；出师帖有盲按的评定、有两个人的签名。每一件，都是客体那一边的「这一次」、中间那一下、主体那一边的「我认」，三样并排站着。

三编说的缺，其实是同一处缺：客体那一边和主体这一边，都成了中间那一下的影子。而中间那一下自己，在第 27 章被封成了元素，没有童年。

第七编，用一张九格表，把这处缺钉死；然后在第 39 章，把全书埋了最多的那面旗拔掉：互动的童年。

一张写给自己的出师帖

邝亮看了阿禾那张出师帖，回去以后，给自己也写了一张。

他没有师傅，公司里也没有这种规矩。他就自己写：「某年某月，入行三年。做成了一个项目，是我主导的。学会了三件事：怎样和 AI 一起做方案而不丢掉自己的判断；怎样在会上说清楚一个决定是谁定的；怎样带一个新人。明年，我要自己带一个小组。」

写完，他签了名，拍了张照片，发给他爸。

邝师傅回了一句：「写得好。明年这个时候，再写一张。」

一张自己写给自己的出师帖，也有三段：做成了什么（一次可以对的事），学会了什么（手感），签名（认）。没有师傅签，自己签；可自己签，也要认真签。

◆ 放回日子里

阿禾接过笔，在那一行上签了自己的名字。

他没有去那个城市。他说：「我本来就不是嫌钱少。我是不知道自己算不算学成了。现在知道了。」

第二年春天，他在老街另一头租了一个小门面，挂了一块牌子：「禾记推拿」。开张那天，邝师傅送了一块匾，秦伯写了两个字，写得歪歪扭扭，是用左手扶着右手写的：「接住」。

阿禾把出师帖裱起来，挂在店里最显眼的地方。

> 带走的话
>
> 握得刚好，是他写的善；五个老客人的盲按、两个人的签名，是他没写的——善要有真替它作证，要有人签收，才交得出去。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本编开了「善」一整扇门，「对」的最早一层是握出来的；关门——真与美都成了影子，判断只守不立。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本编六处，1955 年一处写出了一个站得住的我的影子，可那是他的一生，不是他的理论——转第七编钉子。

第 七 编

钉子：九格表与「互动＝互动」

编　序

三个母题走完了。这一编只做一件事：钉钉子。

前面三编，从变化、波、善三个面，一处一处看出同一个样子：客体那一边和主体这一边，都成了中间那一下的影子；中间那一下自己，被封成了元素，没有童年。这一编把这个样子钉在一张表上，然后把全书埋了最多的那面旗拔掉。

这一编四章。第 37 章画九格表：三个号位乘三块地，一共九格，他占哪几格，其余几格是影子、派生还是空。第 38 章看两列影子和一格空白，那一格空白，就是「认领」。第 39 章钉最深的那颗钉子：互动＝互动，他写了主客的童年，没写互动的童年。第 40 章用一个日常的例子，把钉子钉进日子里。

本编为判决「互动不空」和「主体性缺失」钉死物证，并为第八编「存在损害」开路。

第 37 章

九格表：三个号位乘三块地

◆ 一张排班表

你见过医院护士站墙上那种排班表吗？

横着是一周七天，竖着是早班、中班、夜班，一共二十一格。每一格里写一个名字。一眼看过去，哪一天哪一班是谁，哪一格空着没人，清清楚楚。

有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某个护士的名字，占满了一整行，天天都是她的夜班；另外几格，写着「临时」，或者干脆空着。

一张表，比一大段话更能看出毛病在哪里。

这一章，给梅洛-庞蒂画一张这样的表。

◆ 两条轴

这张表有两条轴。

竖着的一条，是三个号位（第 10 章）：一号位，客体那一边；二号位，中间那一下；三号位，主体这一边。

横着的一条，是这套书常用的三块地，叫「三界」：理念界，是意义、道理、语言、规矩这一块；现实界，是身体、东西、世界这一块；自我界，是我和我自己、我和别人这一块。

三乘三，九格。每一格，问一个问题：在这块地上、在这个号位上，他写了什么？是他亲自占住的，还是他从别处派生出来的，还是一道影子，还是空着？

先说明一句：这张表和王德生博士在 SIO 阶段用过的「九宫格」不是一回事。那张九宫格的三条轴是规范、模态、价值，这张表的两条轴是号位和三界。两张表都有九格，别混了。

九格表

	一号位（客体那一边）	二号位（中间那一下）	三号位（主体这一边）
现实界	影子：物是「身体的对应者」；科学的客观世界是二阶表达（第 10、30、32 章）	他占：身体与世界——知觉的首要性、身体图式、空间的水平、最佳把握（第 14—17、30 章）	影子：「有人在我之中知觉」，匿名的某人（第 10 章）
自我界	派生：被看见的我、他人的目光——萨特那一栏，被改判为肉的另一面（第 22、27 章）	他占：右手摸左手、交互身体性、混融的社会性（第 18、22、23 章）	不交出判断的影子在（1955），认领的位置仍空（第 34 章）
理念界	派生：被言说的言语、词典里的对比、算法与几何，都是言说沉下去的沙（第 19、25 章）	他占：言说的言语、设立、没有综合的辩证法、塞尚（第 19、25、26、32 章）	影子：意义是心灵的构造，被他驳回；美被拉进握持；1947 年的判断落不到个人（第 32、33 章）

怎样读这张表

先看中间那一列。三块地上，中间那一格，全是「他占」。现实界他写身体，自我界他写交织，理念界他写言说。他一个人占满了一整列。

这就是「互动中心主义」画在表上的样子：他占的是一列，不是一行。

本系列写过几位有「中心」的哲学家，放在同一张表上比一比，就更清楚了。罗尔斯卷，他占的是「自由」那一列，只是那张表的横轴是另一组；霍布斯卷，他占的是「自我界」那一行，理念和现实都从自我派生；柏拉图《理想国》，他占的是「理念界」那一行。梅洛-庞蒂和他们都不一样：他不偏哪一块地，三块地他都走到了；他偏的是一个号位，在每一块地上，都只站中间。

这也说明了一件事：他为什么看起来那么「全面」。他写身体，写他人，写语言，写绘画，写政治，写自然，什么都写到了。可他每一处写的，都是同一个号位。宽的是地，窄的是位。

◆ 再看两边两列

左边一列，客体那一边：三格里，一格是影子，两格是派生。物、客观世界、词典、几何，都在，都被写到了，只是都被写成了中间那一下沉下去、或者折出来的东西。

右边一列，主体这一边：三格里，两格是影子，一格是「影子在，认领仍空」。匿名的某人、心灵的构造、美，都在，都被写到了，只是都被写成了中间那一下的一面。

两边两列，没有一格是「他占」。

一张排班表的教训

秦伯住院那段时间，儿媳妇认识了一位护士长。护士长跟她说过一件事。

她们科以前有一位老护士，经验最足，所有的夜班都是她的，大家都放心。排班表上，她的名字占满了一整行。

后来这位老护士病倒了，一个星期没来。科里一下子乱了：年轻护士不知道哪些病人夜里要特别看着，哪些药要几点给，谁也没有记下来，都在她脑子里。

护士长说：「那一个星期，我才知道，一张排班表上，一个人占满一整行，看着最稳，其实最险。」

那以后，科里每一个夜班，都要写交班记录；老护士回来，带着年轻护士一起上夜班，把她脑子里的东西一样一样写下来。

这就是第 37 章那张九格表的道理：一个人占满一整列，另外几格都是「临时」，迟早要出事。

◆ SDE 看这一处

这套书站在哪里？站在九格都要有人的地方。

不是说九格要一样大、一样重。不同的事，不同的格子会重一些：做一道菜，中间那一下（火候）可能最要紧；打一场官司，主体那一边（谁负责）可能最要紧；造一座桥，客体那一边（材料和计算）可能最要紧。可每一件事，三列都不能空着，也不能只剩影子。

一张排班表，一个人占满了一整行，另外几格都写「临时」，这家医院迟早要出事：她累垮的那一天，那几格就真的空了。

梅洛-庞蒂这张表，中间一列满满当当，两边两列都是「临时」。下一章，看这些「临时」和那一格空白。

> 带走的话
>
> 三块地他都走到了，三块地上他都只站中间——宽的是地，窄的是位。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中间一列三格全开；两边两列六格，全是影子与派生。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表上看不出来历，下两章去钉——第 38 章看空白，第 39 章看来历。

第 38 章

两列影子，一格空白：认领

◆ 「大家商量着办」

第 50 章会讲到这样一户人家，这里先借来用一用。

这家人什么事都「大家商量着办」。孩子上哪所学校，老人住哪里，房子要不要换，都是一家人坐下来，你一句我一句，说到大家都觉得差不多了，就那样办了。

一家人关系很好，从不吵大架。可有一次，老人住进养老院以后摔了一跤，一家人坐下来，谁也说不清当初是谁坚持要送去的。你说是他提的，他说是你说的，最后都说：「当初大家都同意的。」

那一跤，没有人认。

这一章讲九格表上的两列影子，和一格空白。

◆ 影子和空，不一样

先把两个词分清楚。

「影子」，是说那一格里有东西，他写到了，只是写成了别的东西投下来的影子。物，他写了，写成了身体的对应者；主体，他写了，写成了匿名的某人。影子是有的，只是自己站不住，要靠中间那一下撑着。

「空」，是说那一格里本来该有一样东西，他没有给它位置。不是写成了影子，是根本没有地方放它。

两列影子，是他的理论最大的特点；一格空白，是他的理论最大的缺口。

◆ 两列影子

左边一列，客体那一边的影子，第四、五、六编已经一处一处看过了：对比被读成了变化（第 19、20 章），真被放到了善的下面（第 30、32 章），词典成了言说沉下去的沙（第 25 章）。

影子的毛病，是它不能回过头来替中间那一下作证。老汪的舌头握得「刚好」，可没有一把秤、一本账能告诉他，刚好在漂（第 20 章）。一样东西，如果只是另一样东西的影子，它就没有资格去检查那样东西。

右边一列，主体这一边的影子：匿名的某人，沉默的我思，被拉进握持的美，落不到个人的判断。

影子的毛病，是它不能说「我」。一个「有人在我之中知觉」的「某人」，是不能签字的；一个被溶进历史关系里的个人，是没法说「是我做的，我改」的（第 33 章）。

◆ 那一格空白：自我界的三号位

九格里，最要紧的一格，是自我界和三号位交叉的那一格。

自我界，是我和我自己、我和别人这一块地。三号位，是主体这一边。这一格里本来该放的东西，是一个人对自己、对别人说：「这是我。这件事，我认。」

这件事，本书给它一个名字：认领。

认领，不是「我有一个身体」，也不是「我在知觉」，是一个人在一件具体的事上站出来：这个决定我做的，这个判断我下的，这个孩子我养的，这门手艺我接的，这个错我犯的。认领了，别人才能来追问，出了错才能找到人，好了才能交下去。

在梅洛-庞蒂的理论里，这一格没有位置。

第 34 章查过：1955 年他说判断力不能交出去，那是这一格里唯一的一道影子。他守住了判断，可守不等于认。所以本书把这一格写成：不交出判断的影子在，认领的位置仍空。

◆ 为什么偏偏是这一格空着

这不是巧合。

他的理论，从头到尾都在做一件事：不让任何一边先在。不让客体先在，所以物是碰出来的；不让主体先在，所以我是从交织里分出来的。这两刀都对。

可「认领」这件事，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它要求一个站得住的「我」，一个在这一刻、这件事上，不被溶进关系里、不被说成「大家」「某人」的我。它不要求这个我是先在的，它可以是长出来的；可它要求，长出来以后，这个我能站住，能说话，能签字。

梅洛-庞蒂拆掉了先在的我，这一刀对；可他在拆的时候，没有给「长出来以后站得住的我」留位置。一切「我」，都被他写成了交织的一面，而交织是来回的、匿名的、不落地的。在这样的理论里，没有一个我能站出来说「我认」。

一个人人都参与的聚会

汪敏的大学同学聚会，每年都办，每年都是「大家一起商量着办」。

群里几十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去哪里，吃什么，几号，AA 还是有人请。每年都聊得很热闹，每年都要拖到最后一周才定，而且每年都有人抱怨「怎么又是这里」。

有一年，一位同学在群里说：「今年我来牵头。地点我定三个，大家投票；时间我定；钱怎么算我来算。有意见现在提，定了就不改了。」

那一年的聚会，是办得最顺的一次。

汪敏说：「以前每个人都参与，可没有一个人认。今年有一个人认了，大家反而都更愿意参与了。」

这就是第 38 章那一格：认领。

◆ SDE 看这一处

用这套书的话说：主体性，不是先在的，是长出来的；可长出来的主体，是要站得住的。

第 110 号《主体性的典范革命》立过一个说法：主体性，在三号位上，是分布、场、美这三样东西的一个组合。它不是一个藏在身体后面的小人，是一个人在关系里的位置（分布）、在结构里的次序（场）、在一种完全里的委身（美），一起长出来、一起站住的样子。

梅洛-庞蒂那一格空白，缺的就是这个长出来以后站住的样子。

这一格空白，是全书两个大编的入口：第八编讲它落到一个人的日子里会怎样（存在损害，特别是第 44 章「主体性的缺失」）；第九编讲它落到法律、伦理、道德、精神、信仰这些老学科上会怎样（亏缺）。

◆ 放回日子里

那户人家后来变了一件事。

老人摔了那一跤以后，家里的大儿子说：「以后再有大事，商量归商量，商量完了，得有一个人说『这事我来拍板，出了事找我』。」

下一次，是换房子。一家人照样坐下来商量，商量完了，大儿子说：「这次我拍板。」他在一张纸上写下为什么换、换到哪里、钱怎么出，签了名。

家里人说：「搞得跟签合同似的。」

大儿子说：「不是合同。是以后要是有谁后悔了，知道该来找谁。」

> 带走的话
>
> **他的九格里，两列是影子，一格是空白——空着的那一格，是一个人站出来说「这件事，我认」。**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本章专看关门——两列影子不能作证、不能说「我」；自我界三号位一格，认领没有位置。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影子和空白，都因为一切都被写成了交织的一面；交织自己的来历，下一章结算。

第 39 章

互动＝互动：写了主客的童年，没写互动的童年

◆ 第二只手

导论里，这本书请出了第一只手：早上醒来，压麻的那只手。它说明了手是什么：手不在照片里，也不在「我的」里，手是正在握的那一下。

第 9 章，请出了第二只手：一个几个月大的婴儿，盯着自己的手看，翻过来，翻过去，像在看一件新玩具。

这一章，要把第二只手的故事讲完。

那个婴儿，要一次次地抓空、抓到、松开、再抓。要把奶瓶打翻，把妈妈的头发扯住，把一块饼干捏碎。要被妈妈握着手指，一遍遍地放在自己嘴边。要摔倒时本能地撑一下，撑得手掌生疼。几个月，一年，两年，那只手才不再被他看，而开始替他做事。

手，是长成手的。

那一下「正在握」，是从这几个月、几年里长出来的。

这一章，是全书的结算章。

◆ 全书埋下的旗

这本书从第 1 章起，一路埋了很多面旗，问的都是同一个问题：中间那一下，是从哪里来的?

- 第 1、5 章：他一生里的每一次交织都有日子、有地点、有人；他写下的「肉」，却不要来历。
- 第 2、16 章：他自己的路走得清清楚楚；他写身体的懂，却很少写路。
- 第 13 章：病根的底土，一屋子人裹在一起的暖，让他把中间当成生来就有的家。
- 第 18 章：他写了「我」怎样从一片混融里分出来；那片混融自己怎样来，没写。

- 第 22 章：摸与被摸之间那道缝，被写成永远如此；缝怎样长宽、长深，没写。
- 第 23 章：婴儿被含住手指就张嘴，那是两三千次喂饭碰出来的；他没写那两三千次。
- 第 27 章：肉被称为「元素」，一个可以凭它自己来思考的东西。

七处，一个问题。这一章一起拔。

◆ 结算：他写了主客的童年

先把公道还足。

他不是不写来历的人。第 18 章查过：在儿童讲义里，他写了「我」怎样一步步长出来：混融，照镜子，三岁说「不」。第 25 章查过：在「制度」讲课里，他写了一件事怎样沉下去、改变后来的一切。第 15 章看过：在第一本书里，他写了机体和环境一起在变。

主体那一边，有童年：「我」是从混融里分出来的。客体那一边，也有童年：物是一次次碰出来的，桌子的坚实是手和它碰熟了的稳定。

所以本书的判断，不是「他不写来历」。那样说，对他不公道。

◆ 结算：他没写互动的童年

可是，每一处来历，都从同一个地方出发：中间那一下。

「我」从混融里分出来，混融是起点。物从一次次碰里显出来，碰是起点。沉淀从一次次言说里沉下来，言说是起点。

起点自己，从来不是被写的那一个。

到了晚年，这个起点被他明明白白地写成了「肉」，写成了「元素」，写成了一个「最终的概念」，一个可以凭它自己来思考的东西（第 27 章）。

用第 10 章那行式子：一号位＝F（二号位），三号位＝F（二号位），二号位＝二号位。

前两项，他写了来历：主和客，都是从互动里来的。最后一项，他没有写：互动，就是互动它自己。

判词里那一句，在这里钉死：

他写了主客的童年，没写互动的童年。

◆ 互动的童年在哪里

那么，互动的童年在哪里？这本书前面已经零零碎碎地说了很多，这里合起来。

第一段，在母亲的身体里。一个胎儿，在子宫里十个月，被羊水托着，被子宫壁一次次碰着，听着母亲的心跳和声音，母亲的情绪通过血和身体传给他，他也在一点点改变着母亲（本系列萨特卷第 31、32 章，洛克卷的口述）。那片最早的混融，是在这十个月里被碰出来的。这是土。

第二段，在出生以后一次次的喂、抱、摇、贴着脸说话里。两三千次喂饭，喂出了婴儿的张嘴；几千次抓空抓到，抓出了一只会握的手；无数次被妈妈握着手指，握出了「我的手」和「妈妈的手」之间那道缝。这是路：一先一后，顺序不能乱。

第三段，在每一次互动都沉回去、改变下一次互动里。每握一次，手就多懂一点；每喂一次，下一次就对得更准；每一次交织，都把交织自己变厚一点。这是回写。

土、路、回写：互动有它自己的发生史。

用这套书的话说，写成一行，和他那行式子放在一起（本书读法）：他写的是「二号位＝二号位」；这套书要写的是，二号位也由一号位、三号位，和已经发生过的二号位，一起长出来。三个号位，谁也不是谁的影子，谁也不是没有来历的元素。

◆ 最硬的一句辩护

这里要请一位替他辩护的人上台，把他的话说足。

辩护人会说：你问肉的来历，是问错了。肉不是经验里的一样东西，它是一切经验得以可能的条件。胎儿、喂饭、抓握，这些都是发生在肉「里面」的事；你用发生在肉里面的事，去解释肉本身，就像用一场球赛去解释「球场」一样，把层次搞混了。

这句辩护很硬，本书要认真回答。

本系列康德卷有一个判断，在这里正好用得上：康德的「先天形式」，是一个稳定得太好的慢变量，他把慢变量当成了常数。一样东西，在一个人的一生里、在一代人的一生里，都几乎不变，看起来就像是「条件」，而不像是「发生」；可把时间拉长，它也在变，也有来历。

肉也是这样。对一个成年人来说，「能摸也能被摸」这件事，稳定得几乎不变，所以它看起来像是一切经验的条件。可对一个胎儿、一个婴儿来说，它正在长；对一个中风的老人来说，它正在断，又正在重新长（秦伯）。一个会长、会断、会重新长的条件，就不是一个元素，是一个慢变量。

还有一层。这套书的规矩里有一句：反身的发生不可自我封顶。谁宣布「这是最终的」，这一句宣布本身，就是下一次回写的材料。「肉是最终的概念」，也是这样一句宣布。

本书的回答因此是：辩护人说对了一半，肉确实比一场一场的具体经验更深、更稳；可更深、更稳，不等于没有来历。把一个稳定得太好的慢变量，当成了一个不需要来历的元素，这就是封元素。

◆ 还有一层，留给第十编

这一章说的是：互动有来历，所以互动不是元素。

还有另一层，要留给第十编：互动也「空」。王德生博士的口述里有一句：「所以佛教有：五蕴皆空。」佛法说一切都是缘起的，没有一个藏在背后、本来就在的实体；而且，缘起本身也没有自性。按这个看法，互动不但有来历，它也和主、客一样，没有一个可以凭它自己来思考的「本来」。

梅洛-庞蒂空了主和客，没有空互动。这一层，第十编细讲。

小蔓的手

阿禾的徒弟小蔓，刚来店里的时候，手很小，力气也不够，按不了几个客人手就酸。

阿禾没有说她「不是这块料」。他让她每天用一个握力器练，每天在本子上记一笔：今天按了几个客人，手什么时候开始酸。

三个月，小蔓的手有了力气；半年，她能一天按八个客人；一年，她的手按下去，老客人说「有你师傅的劲了」。

小蔓有一天看着自己的手，说：「我这手，以前连瓶盖都拧不开。」

阿禾说：「手是长出来的。」

这正是第 39 章说的：那一下，那股劲，不是元素，是一天一天长出来的。

◆ 放回日子里

秦伯的右手，又能拿筷子了。

那天在铺子里，他当着大家的面，夹起了一颗花生米，送进嘴里。一铺子的人都鼓掌。

阿禾（这时候他已经是「禾记」的老板，那天特地回来看秦伯）问：「秦伯，你这只手，现在算是好了吗？」

秦伯说：「好了。可不是原来那只了。」

「怎么不是？」

「原来那只手，是我三岁时我妈把着我的手，一粒一粒夹豆子夹出来的。现在这只手，是这一年多，康复师、邝师傅、你，还有我儿媳妇，一天一天陪着它，重新夹出来的。」

秦伯看着自己的手，说：「手是长出来的。长过一回，断了，还能再长一回。」

带走的话

他写了主和客的童年——它们是从一片互动里裂出来的；那片互动自己的童年，在母亲的身体里、在一次次的喂和抱里、在每一次握都沉回去改下一次握里。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主客都有童年，他写了；关门——互动＝互动，互动被封成没有童年的元素。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他没写；本书在这一章写了：土（母体十个月）、路（一次次的喂抱握）、回写（每一次互动沉回去改下一次）。全书七面来历之旗，在此拔完；「空」的一层转第十编。

第 40 章

奶奶揉面的「三光」

◆ 手光、盆光、面光

邝师母的母亲，八十多岁了，住在乡下。每年过年，邝师傅一家回去，老太太一定要亲手揉一盆面，包饺子。

她揉面，有一个老说法：揉到「三光」就行。手光，手上不粘面；盆光，盆壁上不挂面；面光，面团表面光溜溜的。

三光了，面就揉好了。

阿禾那年跟着去过一次（那时他还没出师），在旁边看老太太揉面。老太太的手在面团上一推、一折、一压，面团在盆里转着圈，一会儿就三光了。

阿禾说：「奶奶，我来试试。」

他揉了二十分钟，手上还是粘，盆上还是挂。老太太笑着说：「不急，你手上还没长出那股劲。」

◆ 三光是什么

这件小事，是全书的一颗钉子。

先看老太太手上那股劲。一推、一折、一压，面团在盆里转，手和面之间来来回回，面软一分，手就轻一分，面硬一分，手就重一分。这是二号位，是变化、是波、是善：梅洛-庞蒂写得最好的那一种懂。它说不出来，只能泡出来，阿禾揉二十分钟揉不出来。

再看「三光」这个说法。手光、盆光、面光，这三样是看得见的：谁都能看，谁都能对一对。一个从没揉过面的人，也能看出手上还粘不粘、盆上还挂不挂。这是一个可以检验的标准，是客体那一边的刻度。

还有一样：这个说法是谁传下来的？老太太说，是她婆婆教她的，她婆婆又是跟她婆婆学的。一句「揉到三光」，一代一代往下传，每一代教的人都说：「这样就是好了。」这是一代一代的人，站出来认下、交下去。

所以一盆面里，三样东西并排站着：看得见的三光（客体那一边的刻度），手上那股劲（中间那一下），一代一代说「这样就好」的人（主体这一边的认领与传承）。

◆ 老话里早就有的东西

这件事，放在这本书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梅洛-庞蒂花了一辈子，把中间那一下请到了正中间，这是他了不起的地方。可他请的时候，把两边都请薄了：刻度成了影子，认领成了空白。

而一句乡下老太太的「三光」，把三样东西都留住了：它尊重那股劲，说「你手上还没长出来」，不假装手感可以全写成条文；它又给了一个看得见的准，让一个学的人知道自己到没到；它还连着一代一代的人，说这句话的人，就是认下它、交下去的人。

中国很多手艺里，都有这样的老话：火候「文火慢炖」、酒要喝到「微醺」、写字要「力透纸背」、做木工「严丝合缝」。它们不是科学，也不是玄学，是一代一代的手艺人，在手感旁边搭起的一座小桥：一头连着说不出的那股劲，一头连着看得见、传得下去的准。

按这套书的纪律，这里只作旁证，不拿中国的老话去「赢」谁：这些老话自己也有它们的毛病，比如一句老话传了几百年，常常就没有人再去问它还对不对。可在「手感旁边要有一个看得见的准、要有人认下传下去」这件事上，这些老话比梅洛-庞蒂多走了一步。

◆ 钉子钉在哪里

这一编的钉子，是「互动＝互动」（第 39 章）。钉进日子里，就是这一盆面。

如果只有那股劲，二号位＝二号位：老太太一走，那股劲就跟着走了，谁也接不住，谁也说不清到没到。

三光，是给那股劲留下一个看得见的影子，而且这个影子能回头替那股劲作证：面揉得好不好，不全凭老太太的手说了算，看三光。

一代一代说「这样就好」的人，是给那股劲留下一个接得住的人。

有了这两样，那股劲才不再是一种元素，而是一门可以长、可以传、可以一代一代重新长一遍的手艺。

「火候到了」

老汪炒菜，也有他自己的「三光」，他叫它「火候到了」：锅冒一点青烟，油纹散开，菜下去「刺啦」一声不溅。

他的徒弟问：「师傅，到底什么叫火候到了？」

老汪以前只说：「你看多了就知道。」

后来，他女儿帮他把这三样写在了厨房墙上：一冒烟，二油纹散，三刺啦不溅。

徒弟照着墙上看了一个月，说：「师傅，我现在知道什么叫火候到了。可你那一下手腕一抖、菜在锅里翻一个身，我还学不来。」

老汪笑了：「那个，你得自己练。墙上写的是看得见的；手上那一下，写不下来。」

写得下来的，是刻度；写不下来的，是那一股劲。两样都要，一样替另一样作证（第 40 章、第 72 章）。

◆ 放回日子里

那年过完年回来，阿禾在自己的小本子上写了一句话：「推拿的三光是什么？」

他想了很久，写下了三行：客人起身时不皱眉；按过的地方摸上去是松的；第二天客人没有打电话来说疼。

他拿给邝师傅看。邝师傅看了半天，说：「第三条好。」

后来，这三行字，写进了禾记推拿的出师帖里。

带走的话

一句乡下老太太的「三光」，把三样东西都留住了——手上那股说不出的劲，谁都看得见的准，一代一代说「这样就好」的人。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本章是一颗钉子——那股劲是他写的，三光与传话的人是他没写的。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三光这个说法本身，就是一代一代的手艺人给互动写下的来历——第七编结束，转第八编存在损害。

第 八 编

存在损害：一只手的全息投射

编　序

前七编拆的是他的理论：他看见了什么，收回在哪里，那颗最深的钉子钉在哪里。这一编换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照着这种理论去活，他会少了什么？

这套书把这叫作「存在损害」。第 20 章第一次用这个词时说过：理论上的缺口，是书里少写了什么；存在损害，是照着活的人少了什么。

王德生博士为这一编口述了四条判断，是这一编的承重物：互动中心主义带来的第一个损失，是目标和方向混沌，动力和约束带来的张力突变多；这个中心会产生很多「SDE 损害全息投射」，比如在意义上侧重自由律运行，引发幸福律和创造律的损害；最为重大的损害，是主体性的缺失；于是，人—AI 的复合主体性就无法诞生了。

这一编十三章，分三部分。上部三章讲规律：他要保住什么（第 41 章），一个中心怎样投射到每一组三视角上（第 42 章），落在意义上是什么样子（第 43 章）。中部四章讲最重大的损害：主体性的缺失（第 44—47 章）。下部六章讲其余的损害，从第一损失讲起（第 48—53 章）。

这一编为判决「主体性缺失」交全部证据，并为第九编「亏缺」、第十三编「一只握进机器的手」开路。

第 41 章

他要保住什么：不做机器，也不做一道孤独的目光

◆ 两种让人难受的对待

你大概都经历过这两种对待。

一种，是去某些大医院看病：排号，叫号，进去，医生看着屏幕上的化验单，问三句话，开药，下一个。整个过程，你像是一台机器，送进来检修，零件哪里不对换哪里。医生没有看你的脸，也没有问你这几天睡得怎么样。

另一种，是碰到一个特别「自我」的人：他说话从不看你，只顾说自己的；在他眼里，你怎么想不重要，他觉得是什么就是什么。你站在他对面，像站在一面玻璃后面，他看得见你，却从来不和你碰一下。

第一种，是把人当成一件东西。第二种，是一个人把自己当成一道高高在上的目光。

这两种对待，都让人难受。梅洛-庞蒂一辈子，就是在和这两种东西较劲。

◆ 不做机器

第一种，他叫它「客观主义」：把人当成世界里一样东西，一台由外面的刺激推着走的机器。

他的第一本书《行为的结构》，对手就是这个：行为主义说人和动物都是刺激—反应的链条，他一条一条去拆（第 15 章）。《知觉现象学》一开头，拆经验论那一粒一粒的感觉，拆的也是这个（第 6 章）。到晚年《眼与心》，他批科学的「操作思维」，说科学摆弄事物、却放弃了住在事物里面（第 32 章），还是这个。

他要保住的第一样东西，是：人不是一台机器。人的身体不是一台被外面推着走的机器，它自己就懂，它在世界里挑挑拣拣，它和世界一起在变。

◆ 也不做一道孤独的目光

第二种，他在笛卡尔和萨特身上看得最清楚。

笛卡尔的「我思」，是一个关起门来、先确定自己、再去怀疑和证明世界的心灵。萨特的意识，是一道纯粹的目光，一个什么也不是的洞，绝对自由，别人的目光一落到身上，就是地狱（第 13 章）。

他要保住的第二样东西，是：人不是一道孤零零站在世界外面的目光。人一开始就在世界里，带着身体，带着习惯，和别人缠在一起。我看你的时候，你也在看我；我摸你的时候，你也在摸我。

◆ 合起来：人一开始就在世界里，和别人在一起

两样合起来，就是他一生要保住的那一件事：人一开始就在世界里，和别人在一起。

不是先有一台机器，再装上一颗心；也不是先有一颗心，再去找一个世界。是先有这一片缠在一起的日子：妈妈的手在给我擦脸，我的手在碗边上找平衡，我和朋友一起抬着一张桌子上楼。

这件事是真的。

而且它不只是一句哲学。今天有很多好医生、好老师、好的康复师，做的正是他说的这件事：看病人的脸，问他这几天怎么睡的；看学生的手，让他一遍遍地做，而不只是讲道理；陪一只中风的手，一下一下地重新接上它和碗、和筷子之间的那一下（第 4、9 章）。在这些地方，他的哲学在救人。

本书要先把这一段写足，因为下面十二章，讲的都是保住这件事的代价。

一个好医生的两件事

孟先生的父亲有一次去看腿疼，遇到一位年轻医生。

这位医生不急着开单子，先让老人在诊室里走了几步，看他怎么走，又问他：「平时上楼梯疼不疼？早上起来和晚上比，哪个时候更疼？」老人说了一大堆，医生都听着。

老人回家说：「这个医生，把我当个人看。」

这是梅洛-庞蒂要保住的那件事：不把人当成一台机器（第 41 章）。

可老人还说了另一件事：「临走的时候，她给了我一张纸，写着三个月以后复查什么，平时要注意哪几样，让我在上面签个字，说我听明白了。」

一个好医生，两件事都做了：先看人，再留一张纸，让人自己认。

◆ SDE 看这一处

这套书讲每一种中心主义，都先问一句：它要保住什么？中心主义几乎总是为了保住一样东西。

罗尔斯要保住的，是一个人不能被加总的福利拿去抵账。霍布斯要保住的，是一个人在恐惧里活下去。梅洛-庞蒂要保住的，是人一开始就在世界里，和别人在一起。

保住的东西是对的，这是保底。

可保住它的办法，是把中间那一下请到正中间，把客体那一边和主体这一边都推成它的影子（第 10、37 章）。这个办法，替他挡住了机器，也挡住了孤独的目光；可它同时也挡住了另外两样东西：一次可以回头去对一对的「这一次」，和一个站得住、说得出「我认」的人。

一件东西被保住了，另外两件被挡在了门外。门外那两件，就是这一编要讲的存在损害。

◆ 放回日子里

秦伯在医院做康复的头两个月，最感激的是一位年轻的康复师。

秦伯说：「别的人都是看着单子，让我抬手、放手、抬手、放手。就她，每次来先问我：秦伯，昨天吃饭拿碗了没有？拿得动吗？然后握着我的手，陪我慢慢动。」

那位康复师，做的就是梅洛-庞蒂说的事：不把秦伯当成一台要修的机器，也不站在一边冷冷地下指令，她握着那只手，陪它重新长。

可秦伯的儿子也说了一件事：「她人好，手也好。就是有一回我问她，我爸这两个月到底好了多少，还要多久，她说不太上来，说『感觉比刚来时好多了』。」

后来是秦伯的儿子自己在门框边贴了那张纸（第 17 章），秦伯自己定了那个「开春走到菜市场」的目标（第 31 章）。

> 带走的话
>
> **他要保住的是一件真事——人一开始就在世界里，和别人在一起；保住它的代价，是另外两样东西被挡在了门外。**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挡住了机器，也挡住了孤独的目光，这是他的保底。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他保住了那一下；那一下的来历、那一下旁边的刻度与签收，被一起挡在了门外——下面十二章一一清点。

第 42 章

SDE 损害全息投射：一个中心，八组三视角

◆ 一张全息照片

你见过全息照片吗?

普通照片撕成两半，每一半只剩半张脸。全息照片不一样：你把它剪下一小块，拿光一照，那一小块里显出来的，还是整张脸，只是模糊一些。每一块碎片里，都有整个的像。

这就是「全息」：整体的样子，投在每一个部分里。

王德生博士为本书口述过一句话，用的正是这个词：

> 都会产生很多的「SDE 损害全息投射」，比如，在意义上，侧重自由律运行，引发幸福律和创造律的损害。

这一章把这句话讲开。

◆ 一个中心，不只待在一个地方

第 10 章说，梅洛-庞蒂的中心在三个号位里：他立中间那一个，客体和主体成了它的影子。

可一个中心，不会只待在它立起来的那一组里。一个人的毛病，常常会在他做的每一件事上露出来。第 12 章讲过一个熟人的便条：他写什么字，都是同一只手写的，往右上斜一点，收笔顿一下。

这套书用来看世界的，不只有三个号位这一组三视角，还有好几组：意义三律，三块地（三界），显露的三段，一件事怎样变的三拍，D 的三层，等等。王德生博士那句话

的意思是：一个中心立在三号位上，它会投射到每一组三视角上去；在每一组里，它都会立起一格、伤到别的格。这就是「损害全息投射」。

◆ 一条规律：立中间一格，伤两端两格

本书把这八组一组一组排开，看出了一条很整齐的规律（本书读法）：

二号位中心，在每一组三视角里，都立中间那一格，伤两端那两格。

为什么是中间？因为每一组三视角，本来就是按「客体那一边、中间、主体那一边」的次序排的：一头偏向东西、偏向已经定下的；一头偏向人、偏向铺开的、完全的；中间是正在碰、正在变的那一下。一个立中间号位的人，在每一组里，都会站到中间去。

◆ 八组，一张表

三视角	他立的一格	受伤的两格	在他书里	损害的样子	本书哪里讲
三个号位	中间那一下（二号位）	客体那一边、主体这一边	主客都从互动里裂出来	物失去自己的在，我成了匿名的某人	第 10、37、38 章
号位三轴	变化、波、善	对比与分布、粒子与场、真与美	真与美都被拉到善下面	留不下、落不下、交不出	第四至六编
意义三律	自由律	创造律、幸福律	接过处境的自由	自由空转：方向混沌，突变多	第 43 章（口述主场）
三块地	现实界	理念界、自我界	最有力的分析都在身体与知觉	意义只剩姿势，我只剩匿名	第 50 章
显露三段	正在成形	一锅粥、定型	知觉的暧昧，言说的言语，塞尚	定不下来；最早那片混沌被抬成「野性的存在」	第 51 章
一件事怎样变的三拍	形状改变	张力积累、回写	交织、翻转、可逆	攒不起来就转，转了不回写	第 48、51 章
D 的三层	路径组织	意义目标、优化约束	运动意向性：身体一边走一边排路	目标混沌；约束不进路径，直接顶上来	第 48 章

三视角	他立的一格	受伤的两格	在他书里	损害的样子	本书哪里讲
E 的三态	逻辑（波态）	符号（粒子态）、数学（场态）	没有综合的辩证法；算法从言说派生	符号不定，数学不立，推理只来回不收束	第 51 章（存疑）

几点说明。

第一，「三维」这一组，暂时没有放进表里。按「立中间一格」读，他立的应该是 D（差异序列，也就是路）；可本系列萨特卷和本书第四编都说他恰恰少写了路。两处看起来相反，本书在这一版暂不下判，留待下一版。

第二，「E 的三态」这一行，他书里正面谈逻辑和数学的地方不多，证据最薄，标「存疑」。

第三，表里各组的术语，第一次出现的，在本编相关各章里用大白话讲开，这里只看一个大样子。

◆ 这张表说明了什么

这张表最要紧的，是它让人看出：前面七编拆出的那么多缺口，不是一处一处零零散散的毛病，是同一个中心在不同的地方投下的影子。

老汪的鱼越做越咸（第 20 章），汪敏和小程谈了八年落不下来（第 28 章），邝师傅说不出「出师」（第 35 章），一个年轻人一年换一份工作（第 43 章），一家人商量着办、出了事没人认（第 38、50 章）。这些事看起来毫不相干，可放到这张表上，它们都是同一只手在不同的纸上写的字。

这就是全息：剪下任何一块，都能看见整张脸。

◆ 公道：这张表也可能被推翻

这张表是本书读出来的，不是他自己写的。按这套书的规矩，要说清楚它怎样可能错。

一，挑组挑得太顺手。八组三视角是这套书自己的工具，也许有一组，他恰恰没有立中间。本书找到的最接近的一处，是「三维」那一行，已经标了存疑。

二，拿着根去找根（第 12 章）。有了「立中间一格」这条规律，看什么都像中间。所以每一行的「在他书里」一栏，都要落到他的原话和具体的章上；落不到的，就只是一个读法。

三，同构不是反驳。八组都长得像，不能证明他错，只能说明这个中心站得稳、投得远。他错不错，要看每一组里受伤的那两格，落到一个人的日子里，是不是真的让人少了什么。这正是本编后面各章要做的事。

一个人身上的全息

孟先生有一次跟阿禾说起他离婚前那几年，说得很平静。

「那几年，我和前妻其实从来没吵过大架。」他说，「家里的钱，是她管一阵、我管一阵，管到最后谁也说不清花哪儿去了；孩子上什么学校，商量了半年，最后是报名截止那天随便定的；要不要换工作，我考虑了三年，一直在考虑；连周末去哪儿，都是那天早上起来看天气。」

阿禾说：「听着挺和气的。」

「是挺和气的。」孟先生说，「可后来我才明白，我们俩什么都在一起碰，什么都没定下来过。钱、孩子、工作、周末，四件事，同一个样子。」

这就是全息投射：一个人、一个家的样子，会投在每一件事上（第 42 章）。钱没有账（留不下），工作一直在考虑（落不下），孩子的事没有人拍板（交不出），周末看天气（方向混沌）。剪下任何一块，都能看见整张脸。

◆ 放回日子里

邝师傅的老伴，有一回说了一句话，把这一章说完了。

她说：「我们家老邝，这辈子什么事都是这个样子。按摩是跟着客人的劲走；做生意是看街坊的脸色走；管儿子是儿子怎么说他就怎么接；连跟我吵架，也是我往哪边

推，他就往哪边让。他人好，手好，心也好。就是一辈子，好像从来没有自己往哪里走过。」

邝师傅在旁边听着，没说话。

她说的，是一个人身上的全息：推拿、生意、儿子、老伴，四张不同的纸，同一只手写的字。

> 带走的话
>
> 一个中心不会只待在一个地方——它在每一组三视角里都立中间一格、伤两端两格，剪下任何一块，都能看见整张脸。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本章是总账式的一章——八组里，中间一格全开，两端十六格受伤。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全息投射说明了损害为什么处处都有；损害落到每一个人身上的样子，下面十一章一一看。

第 43 章

意义：自由律空转——一年换一份工作的年轻人

◆ 邝亮的五年

邝师傅有个儿子，叫邝亮，二十七岁。

大学毕业五年，邝亮换了五份工作：做过销售，做过新媒体，去过一家创业公司，回老家考过一次编制，后来又去大城市做运营。每一次换，他都有很好的理由：这份没意思，那份没前途，这个老板不行，那个城市太贵。

每一次，他都换得很自由，也都换得很顺：新环境适应得快，同事处得好，领导也夸他灵活。

可五年下来，邝亮自己也觉得不对。他说：「我好像一直在选，可我说不清自己到底要去哪。手里也没有一件是我自己做成的事。每份工作都是刚上手、刚有点劲，就走了。」

这一章讲王德生博士口述里的那个例子：在意义上，侧重自由律运行，引发幸福律和创造律的损害。

◆ 意义的三律

这套书讲一件事有没有意义，用三条「律」。

创造律：长出以前没有的东西。一个目标，不是先在那里摆好的，是在一次次的碰和缠里慢慢凝出来的；凝出来了，就有了一样以前没有的东西。

幸福律：一件事从头到尾走通时的那股劲。先是一点一点攒着（张力积累），攒到某一刻换了一个样子（模式转换），然后那股劲释放出来（能量释放）。一件事做成了、做通了，那种踏实的高兴，就是幸福律走完了一圈。

自由律：在约束里裁出一条原本不存在的新路，不是在现成的选项里挑一个。它的三拍是：纠缠，选择，激发。

还有一条最要紧的：**自由律，是创造律和幸福律的乘积。** 写成式子：自由律＝创造律×幸福律。乘法有一个特点：缺一个，就是零。没有凝出来的目标，自由是空的；没有从头走到尾的那股劲，自由也是空的。

◆ 他写的自由

第 31 章讲过梅洛-庞蒂的自由：不是凭空选，也不是被推着走，是接过一个处境，重新握一握。

这是一种很实在的自由，比萨特那种「每一刻从零开始」的绝对自由实在得多。可是请看它落在三律的哪里：接过、握一握，是「选择」那一拍，是自由律中间的那一下。

他写选择，写得很细：人总是在一个处境里，带着身体和过去，往某个方向重新握一握。可目标是怎样在纠缠里凝出来的，那是创造律；一件事怎样攒、怎样转、怎样放，那是幸福律，这两样，他写得很少。

在他的理论里，自由律是单独转的。

◆ 单独转的自由律，会空转

自由律单独转，会怎样?

创造律受损：一直在选，从不在一个方向上停得够久，目标就凝不出来。邝亮每一份工作都在「选」，可没有一份让他待到一个目标慢慢长出来。

幸福律受损：一件事的劲，还没攒够、还没转过一个样子，就换了方向。邝亮每份工作都是「刚上手、刚有点劲」就走了；那股劲一次也没有走完一整圈，所以他从来没有尝过一件事做通了的那种踏实。

两样都受损，乘出来的自由律，就趋近于零。邝亮看起来最自由，一直在选，想走就走，可他自己说「我说不清要去哪」。这就是自由在空转：轮子一直在转，车没有往前走。

王德生博士说的第一个损失，「目标和方向混沌；动力和约束带来的张力突变多」，在意义这一组上，就是这个样子：目标混沌，是创造律没有凝出目标；突变多，是幸福律没有走完就转向（第 48 章细讲）。

◆ 别误会：这和罗尔斯卷的「自由中心」不是一回事

本系列罗尔斯卷，王德生博士也口述过「自由中心主义」：罗尔斯把自由立为第一性，创造和幸福成了它的派生。

梅洛-庞蒂这里，也是自由律在单独转，可来路不一样。罗尔斯的中心，本身就立在意义这一组上：他在「为了什么」这个问题上，选了自由。梅洛-庞蒂的中心，立在三个号位这一组上：他选的是中间那一下；自由律被放大，是那个中心投射到意义这一组上的结果。

一个是直接立的，一个是投射出来的。两处都是自由，接着判，不打架。

◆ 先说对在哪儿

说损害以前，先还公道。

梅洛-庞蒂讲「接过处境」，对今天很多年轻人是一剂好药。有的人觉得自己被家庭、被学历、被城市困死了，什么都改不了；他会说：你不是处境的奴隶，你总能往一个新方向重新握一握。有的人觉得自己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他会说：你也不是从零开始的，你带着你的身体、你的过去。

这两句，邝亮都用得上。他缺的不是这两句，他缺的是另外两样：一个慢慢凝出来的目标，一件从头走到尾的事。

一个什么兴趣班都上过的孩子

孟先生的女儿十岁，上过的兴趣班有七八个：钢琴、画画、跳舞、游泳、围棋、编程、英语戏剧。

每一个，她都学得不错，老师都夸她有灵气。可每一个，学了半年一年，她就说「没意思了」，换下一个。

孟先生说：「她很自由，想学什么就学什么。可学了这么多，没有一样是她的。」

这就是自由律空转（第 43 章）：选得很自由，每一次都握得很好，可没有一个目标慢慢凝出来，也没有一件事走完一整圈。

后来孟先生和女儿坐下来，没有逼她选，只问她：「这些里面，有没有哪一样，你想让它陪你到长大？」女儿想了一个星期，说：「画画。」从那以后，别的班她还可以去玩，画画这一样，她说好了要画到初中毕业。

◆ SDE 看这一处

用这套书的话说：三律要一起转。自由律不是一个可以单独拿出来使的本事，它是创造律和幸福律乘出来的。

补回来，不是让邝亮不再选，而是让他的选，落在一个慢慢长出来的目标上，落在一件能走完一整圈的事上。

◆ 放回日子里

邝亮第六次想辞职的时候，回家跟他爸说了。

邝师傅没有劝他留，也没有劝他走。他想了半天，把阿禾那张出师帖拿出来给儿子看（阿禾走时复印了一份送给师傅）。

「阿禾在我这儿三年，一天也没说过要走。不是他不想走，是他心里有一个『出师』摆在那儿。」

邝亮看着那张红纸，看了很久。他说：「爸，我没有一个『出师』。」

后来邝亮做了一件事：他在手机里写下一句话，「三年，做成一件能写进简历第一行的事」。然后，他在那份工作里待了下来。

一年以后，他跟他爸说：「今年是我第一次觉得，一件事是我做成的。」

你也可以问问自己：你最近一次的「选」，是落在一个你慢慢长出来的目标上，还是只是从一个处境换到了另一个处境？

> 带走的话
>
> 他写的自由，是接过处境、重新握一握——可自由律是创造律乘幸福律，单独转，就是空转：一直在选，说不清去哪。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自由是接过处境，不是凭空选，也不是被推着走；关门——创造与幸福两律写得很少，自由律单独转。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选择那一拍写了，目标怎样凝出、劲怎样走完，没写——口述五主场在此，第一损失转第 48 章。

第 44 章

手还在握，握的人不见了：「某人在我之中知觉」

◆ 一个人人都喜欢的人

你身边大概有这样一个人。

在家，他听家人的；在单位，他听领导的；在朋友里，他跟着大家。大家去哪儿吃饭，他说都行；大家要做什么决定，他说你们定。他从不和人起冲突，谁跟他相处都舒服。人人都说：这个人真好。

可有一天，有人问他一句：「你自己想要什么？」

他愣住了，答不上来。

他不是没有想法。每一次和人在一起，他都能很快地跟上、接住、调到让大家都舒服的样子。他的「互动」一点毛病也没有，甚至比一般人好得多。缺的，是一个能说「这是我要的」「这件事我来定」「这是我做的」的位置。

这一章，讲王德生博士为本书口述的第六条判断：

> 其实一个最为重大的损害是：主体性的缺失，应该很多人批判。

◆ 他自己的话

前面几编，已经零零碎碎地碰到过他说「我」的地方。这里把它们合在一起。

《知觉现象学》里有一个常被引用的说法：知觉的时候，与其说是「我在知觉」，不如说是「有人在我之中知觉」〔待核：原句与上下文〕。知觉的那一个，不是一个有名有姓的我，是一个匿名的「某人」。

他讲笛卡尔的「我思」，说那是一个被说出来、写在纸上的我思；在它下面，还有一个「沉默的我思」，是身体在世界里还说不出话的那种在场（第 10 章）。

到了晚年的《可见的与不可见的》，这一步走到了底。他说，在这里没有「他我」的问题，因为看的既不是我，也不是他；是一种匿名的可见性，同时住在我们两个人身上〔待核：原句〕。

三处，一个方向：那个站在知觉背后、说「是我在看」的我，被他一步步地挪开，挪成「某人」，挪成「匿名」，挪成一种住在我们身上的可见性。

◆ 为什么他要这样写

先把公道还足。

他挪开这个「我」，是有理由的。笛卡尔那个关起门来的我，萨特那道孤零零的目光（第 13、41 章），都是一个先在的、站在世界外面的我。他要拆掉这个先在的我，说：我不是先有的，我是从身体和世界的交织里长出来的；我看东西时，不是一个小人坐在后面看，是身体在世界里看。

这一刀，对。这套书也不要一个先在的主体。

◆ 可是，握的人不见了

问题出在拆完以后。

先在的我被拆掉了，这没错；可拆掉以后，他没有给一个「长出来以后站得住的我」留位置（第 38 章）。所有的「我」，都被写成了交织的一面、匿名的某人、一种住在我们身上的可见性。

用导论里那只手来说：手还在握，而且握得很好，握得刚好；可握的人，不见了。

这就是本书的判词里那一句：**手还在握，握的人却不见了**。

◆ 为什么说它是「最为重大」的

前面三编讲了三种存在损害：留不下（第 20 章），落不下（第 28 章），交不出（第 35 章）。

回头看这三种，它们最后都落在同一个地方。

老汪的鱼越做越咸，他不知道。要知道，得有人翻开本子，说：「我这一年的咸淡变了，是我的舌头钝了。」那是一个认下来的我。

汪敏和小程谈了八年，落不下来。要落下来，得有两个人说：「我们定了，我认。」

邝师傅说不出「出师」。要说出来，得有一个师傅签名，一个徒弟签名。

留下、落下、交下，每一件，最后都要有一个人站出来说「我」。一个只有匿名的某人的世界里，三件都做不成。

所以主体性的缺失，不是第四种损害，是前三种损害底下共同的那一层。它是最重的一层。

◆ 本书说的「主体性」是什么

这里要把一个词说清楚，免得误会。

本书说的主体性，不是笛卡尔那个先在的、关起门来的我，也不是一个人「很有主见」「很强势」。一个脾气很硬、什么都自己说了算的人，未必有这里说的主体性；一个很温和的人，也可以有。

本书说的主体性，是一个长出来以后站得住的我：他在一件具体的事上，能站出来说「这是我的」「我认」「我来负责」「我交给你」。它是长出来的，有来历；它长出来以后，能被人找到，能被追问，能签字。

第 110 号《主体性的典范革命》给过一个更细的说法：主体性，是三号位上三样东西一起长出来、一起站住的样子。下一章细讲。

「你定吧」

邝亮刚工作那几年，有一个口头禅：「你定吧。」

同事问他中午吃什么，「你定吧」；领导问他这个方案选 A 还是选 B，「您定吧」；女朋友问他周末去哪儿，「你定吧」。

他觉得这是随和，是尊重别人。

直到有一次，女朋友跟他说：「我跟你在一起两年，不知道你想要什么。你不是在尊重我，你是不在。」

邝亮愣了很久。

那以后，他给自己定了个小规矩：每天至少有一件事，他自己先说出想法，再听别人的。第一周很难，他说自己「像在学一门外语」。一个月以后，他说：「原来我是有想法的，只是一直没站出来说。」

手一直在握，握的人一直在；只是他从来没有站出来过（第 44 章）。

◆ SDE 看这一处

用这套书的话说：他拆掉了先在的主体，这一刀对；可他连主体长出来的那条路一起拆了。

这和本系列萨特卷的一句判断同构：萨特拆对了先在者，连土一起拆了。梅洛-庞蒂拆对了先在的主体，连主体长出来的路、长出来以后站的地方，一起拆了。

◆ 放回日子里

那位人人都喜欢的朋友，有一年换了一次工作，去了一家很小的公司当负责人。

头三个月，他过得很痛苦。以前在大公司，他只要跟着大家、接住上面的意思就行；现在，每天都有人拿着一件事来问他：「这个你定吧。」

他说：「那段时间我才发现，我这三十多年，从来没有自己定过一件事。」

半年以后，他慢慢学会了。他说，最难的不是做决定，是做完决定以后，心里那句「这是我定的，错了算我的」。

「说完这句话那一刻，」他说，「我觉得自己第一次有了一个『我』。」

带走的话

他拆掉了先在的我，这一刀对；可拆完以后，没有给一个长出来以后站得住的我留位置——手还在握，握的人不见了。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不要先在的主体；关门——长出来的主体也没有位置，只剩匿名的某人。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主体的来历他写了（第 18 章），主体长出来以后站在哪里，没写——口述六主场在此。

第 45 章

主体性＝M（分布，场，美）：八组投射怎样汇到三号位

◆ 一位母亲的三样东西

请想一位你熟悉的母亲，也许是你的母亲，也许是你的妻子，也许是你自己。

她在家里是什么样的?

她在一张关系网的中间：丈夫、孩子、公婆、自己的父母，每个人和她的关系不一样，她对每个人的影响也不一样。这是她的位置。

她搭起了一套次序：几点起床，几点吃饭，周末去谁家，钱怎么花，孩子的作业谁来管。这套次序不写在墙上，可全家人都在里面过日子。这是她搭起的结构。

她心里还有一样东西：一个「好的家」的样子。那个样子她也许从没说出口，可她每天做的事，都在朝它走。家里吵架了，她难过，是因为离那个样子远了；孩子考上了学，她高兴，是因为近了一步。这是吸引着她的那种完全。

一个位置，一套结构，一个吸引着她的完全。这三样东西，合起来，就是这位母亲作为一个「我」站在那里的样子。

这一章讲王德生博士在第 110 号《主体性的典范革命》里立过的一个定义：主体性，是三号位上的分布、场、美。

◆ 三个因子

第 110 号的定义，写成一行是：主体性＝M（分布，场，美）。M 是一个「把三样东西合在一起」的记号。

分布，是关系、影响、共存：一个人在一张关系网里站在哪里，影响着谁，和谁一起活着。那位母亲在家里的位置，就是分布。第 110 号说，它由幸福律和「自我世界」一起长出来。

场，是连接、次序、结构：一个人搭起了什么样的次序，把事情连成什么样的结构。那位母亲搭起的那一套家里的次序，就是场。第 110 号说，它由评估、迭代、升维这一路，和「特征纠缠的场态」（连接、次序、结构）一一对应地长出来。

美，是完全、吸引：一种让人一直朝它走、愿意为它付出的完全。那位母亲心里那个「好的家」，就是美。第 110 号说，它由「最小亏损」（一种朝着完全去的劲）和「势能」（一种吸引）一起长出来。

这里不必记住每一个术语。只要记住：一个站得住的我，不是一个藏在身体后面的小人，是一个人在关系里的位置、他搭起的次序、吸引着他的完全，三样一起长出来、一起站住的样子。

还要说明一句：第 110 号里，这三个因子怎样发生，还有几处尚待确定（比如分布和美是不是也要一一对应）。本书只借它的大样子，不替它下定论。

◆ 八组投射，汇到这三样上

现在把第 42 章那张全息投射表拿出来，看每一组的伤，落在这三样的哪一样上（本书读法）。

先看分布。分布由幸福律和自我世界长出来。可在意义这一组上，他侧重自由律，幸福律受损（第 43 章）；在三块地这一组上，他只剩现实界，自我界成了「匿名的某人」（第 44、50 章）。分布的两个来源，都伤了。

再看场。场是连接、次序、结构，要一样一样地评估、迭代、升上去，要落到一个有结构的「场态」里。可在显露三段这一组上，他停在「正在成形」，不肯定型（第 26、51 章）；在 E 的三态这一组上，他停在「波态」，符号不定、数学不立（第 51 章，存疑）；在号位三轴上，场被推成了波的影子（第 28 章）。场，立不起来。

最后看美。美是完全，是吸引。可他那道波，「即将发生，从未实现」，永远不完全（第 22 章）；塞尚一辈子朝一座山走的那份委身，被他读成了又一次握（第 32 章）；在号位三轴上，美被拉到了善的下面（第 30、32 章）。美，没有落点。

三样，都伤了。

◆ 所以，主体性缺失是一个汇合处

这就是为什么，王德生博士说主体性的缺失是「最为重大」的损害。

它不是八组投射里的某一组，它是八组投射的伤，最后汇合的地方。意义那一组伤了分布，显露那一组伤了场，号位三轴伤了美，三块地又伤了分布……一处一处的伤，像一条条小河，最后都流进了三号位这一片湖里。湖里的水少了，就是主体性缺了。

这个推导是本书写的，要打一个「待认」：它依赖第 110 号的定义，也依赖第 42 章那张表。定义改了、表改了，这一章要跟着改。

◆ 先说对在哪儿

说到这里，要再还一次公道。

他不写这样一个三样俱全的「我」，一部分原因是他怕：怕一写，又写回了笛卡尔那个关起门来的小人。这份怕，这套书也有。所以本书用的，是第 110 号那个「长出来的」主体：分布、场、美，都是长出来的，都有来历，都不是先在的。

在这一点上，本书和他是一路的：不要先在的主体。分别只在后一步：他不给长出来的主体留位置；这套书要给。

一个爸爸的三样东西

第 45 章讲了一位母亲的三样东西：她在家里的位置，她搭起的次序，她心里那个「好的家」的样子。

孟先生离婚以后，一个人带女儿，才慢慢明白这三样东西是怎么回事。

头半年，家里乱七八糟。女儿几点睡觉、周末做什么、零花钱给多少，全凭当天的心情。女儿跟他说：「爸，在你这儿，我不知道明天是什么样的。」

后来他一样一样补。先是位置：他跟女儿说清楚，「在这个家里，我是你爸，有些事我说了算；有些事你说了算。」然后是次序：每天几点吃饭、几点睡觉，周末上午写作业、下午出去玩，写在冰箱上。最后是那个「好的家」：他问女儿，「你想要一个什

么样的家？」女儿说：「每天晚上有人一起吃饭。」他说：「好，这个我们一起守着。」

一年以后，女儿说：「爸，我们家像个家了。」

◆ 放回日子里

秦伯的儿媳妇，就是本书前面说的那位会发面的女人（第 29 章），有一年病了一场，住了一个月的院。

那一个月，家里乱了套。秦伯没人陪着去康复，小孙女的幼儿园接送断了两次，家里的钱不知道放在哪张卡上，过年去谁家也没人定。

秦伯的儿子后来说：「我以前只知道她人好、脾气好。那一个月我才知道，这个家是她撑着的：谁跟谁怎么走动，是她；家里每天怎么转，是她；一家人往哪边使劲，也是她。」

她回家以后，秦伯的儿子做了一件事：跟她一起坐下来，把家里的事一样一样写下来，哪些是她管的，哪些以后他来管。

他说：「以前都是她一个人扛着，扛着扛着，好像就没有她这个人了，只有这个家。现在写下来，知道哪些是她的，哪些是我的。」

> 带走的话
>
> 一个站得住的我，是关系里的位置、搭起的次序、吸引着他的完全，三样一起长出来——他的八组投射，伤的最后都汇到这三样上。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本章专看汇合——分布、场、美三样都伤了。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主体性的三个因子都有来历（第 110 号），他一样也没有给位置——推导待认。

第 46 章

两边夹击：一边嫌他太有主体，一边嫌他太没有

◆ 一个中层干部

你见过这样的中层干部吗？

上面的领导嫌他：「想法太多，老有自己的主意，不好管。」下面的员工嫌他：「没主意，什么都是『我再问问上面』，跟着他没方向。」

同一个人，上面嫌他太有主意，下面嫌他太没主意。

这常常说明一件事：他的主意，既不是完全在，也不是完全不在。他有想法，可那些想法从来没有落下来成为他自己拍板的事；他跟着上面，可他心里又不全服。他站在一个两边都说得着他的地方。

梅洛-庞蒂身后，他的「主体」，也被两边夹击过。

◆ 一边：嫌现象学「太有主体」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法国思想界起了一场大变化。结构主义、后来的福柯、阿尔都塞等人，纷纷批评现象学：说它太看重「主体」了，把一切都放在一个经验着的「我」上面，看不见那些比「我」更大、更深、「我」根本意识不到的结构：语言的结构、亲属的结构、权力的结构、生产关系的结构〔待核：各家的具体说法〕。

有人甚至宣布了「主体之死」：人不是意义的源头，人是结构的产物。

在这一波批评里，梅洛-庞蒂是被算进「现象学」这一边的：他讲身体，讲知觉，讲经验，讲「我能」。在结构主义者看来，这仍然是一种从「活着的经验」出发的哲学，仍然太靠主体那一边。

本系列第 121 号《发生落点》讲他那一章的结尾写过：下一章的列维-斯特劳斯，是他的朋友，说要看清一件事，恰恰不能从经验出发。

另一边：嫌他「太没有主体」

与此同时，另一边的人，批评的方向正好相反。

有人说，他的知觉主体没有个人的同一性，活在自身之外，在知觉的景象里丢失了自己（第 47 章细讲）。有人说，他的「肉」把主体溶解成了一种一般的、匿名的存在。还有人站在「生命从内部自己感到自己」的立场上，说他的「肉」太向外，漏掉了那个从里面感到自己的我（第 47 章）。

这一边的意思是：他走得太远了，把「我」丢了。

两边都能从他身上找到要批的东西

同一个人，一边说他太有主体，一边说他太没有主体。谁对？

本书的看法是：两边都看到了真的东西，而这恰好说明了他的主体是什么样子。

从结构主义那一边看，他确实还在讲「经验」：他从一个活着的身体出发，讲它怎样看、怎样摸、怎样和别人缠在一起。在他们眼里，这还是一个「经验的我」。

从另一边看，他确实把那个「我」挪开了：挪成匿名的某人，挪成住在我们身上的可见性。在他们眼里，那个说「我」的人不见了。

一个既在又不在的东西，是什么？是影子。

第 37、38 章的九格表里，他主体那一列，三格都是影子：匿名的某人，被驳回的心灵构造，一道不交出判断的影子。影子有形状，所以一边的人能指着它说「你看，还是有主体」；影子站不住，所以另一边的人能指着它说「你看，主体没了」。

两边的夹击，从外面证明了本书在里面查出的那件事：他的主体，是一道影子。

先说对在哪儿

这里要把公道还给两边，也还给他。

结构主义那一边说得对：「我」之外，确实有很多比「我」更大的东西在推着我，语言、家族、制度、经济。这一点，这套书叫它「土在推」。

另一边说得也对：一个没有「我」的理论，没法解释一个人怎样为自己的事负责、怎样对自己说「我错了」。

而他，恰恰站在这两边中间：他比笛卡尔、萨特更懂土在推，比结构主义者更舍不得那个活着的经验。站在中间，是他的本色。

一个被两头嫌的妈妈

汪敏的一个同学，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她有一回在书店跟汪敏诉苦。

「我婆婆嫌我太有主意，说我什么都要自己定，不听老人的；我老公嫌我太没主意，说家里的事一到关键时候，我就说『你们看着办』。」

汪敏问：「那你到底有没有主意？」

她想了很久，说：「我也不知道。我好像什么都想了，可什么都没定。婆婆看见的是我想了，老公看见的是我没定。」

这就是第 46 章那个被两边夹击的影子：主意是有的，有形状，所以一边能说「你太有主意」；可主意从来没有落下来，成为一次「我定了」，所以另一边能说「你没主意」。

后来她给自己定了一条：家里的事，想完了，一周之内，一定要说一句「我定了」。定错了，改；可要先定。

◆ SDE 看这一处

用这套书的话说：两边夹击，都各自站在一个号位上。

结构主义那一边，把一切交给了结构，那是客体那一边的一种中心：结构说了算，我只是它的产物。另一边，要把一个从里面感到自己的我找回来，那是主体这一边的一种中心。

两边都从他那里撬走了一样东西，又各自立起了一个新的中心。这正是本书第十二编要讲的：从受损格撬进来的人，多半换了一个中心，没有让三个号位并排站着（第 78—82 章）。

这套书站的地方，在三个号位并立的那个位置：土确实在推（结构是真的），我确实是长出来的（没有先在的我），可我长出来以后，要站得住（能认、能负责）。这个位置，在他身后，一直是空着的。

◆ 放回日子里

那位被两边夹击的中层干部，后来调走了。接他的人，是个很不一样的人。

新来的人上任第一周，开了一个会，把部门的事分成三块：哪些是上面定的，他照办，出了问题他去跟上面说；哪些是他定的，他签字，出了问题找他；哪些大家商量，商量完了他拍板。

有员工说：「这不就是把话说清楚吗？」

是的。可前一位，一直没说清楚。不是他不会说，是他一直站在中间，没有给自己一个说「这是我定的」的位置。

> 带走的话
>
> 一边嫌他太有主体，一边嫌他太没有——一个既在又不在的东西，是影子；两边的夹击，从外面证明了他的主体是一道影子。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本章看两边——结构那一边撬客体，生命那一边撬主体，都看见了真的东西。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两边都没有问主体怎样长出来、长出来以后站在哪里——三号位并立的位置空着，第十二编回来。

第 47 章

证人与辩护人

◆ 请人上台

这套书的规矩：批评一位哲学家，不能只自己说，要请证人，也要请替他说话的人。拆得太顺，常常是对手挑得太弱。

这一章，关于「主体性的缺失」，请两边的人上台。按规矩，他们的原话，这里都只转述大意；出处统稿前逐一核对。

◆ 证人一：一位早期的评论者

一位早期研究梅洛-庞蒂的学者，加里·麦迪逊，有一句话常被后来的人引用。大意是：梅洛-庞蒂所描写的知觉主体，是一个没有个人同一性的主体，它活在自己之外，在知觉的景象里丢失了自己的踪迹〔待核：原书与页码〕。

「在知觉的景象里丢失了自己的踪迹」：这句话，正好是本书那只手的样子。手握得很好，握着握着，握的人不见了。

◆ 证人二：一批研究者的共识

后来有不少研究者，顺着这条线往下看。他们大致有这样一个看法：他在《知觉现象学》里讲的那个「前人称」的、匿名的身体，到晚年发展成了「肉」的本体论，进一步把主体性溶解成了一种一般的、匿名的、肉身化的存在〔待核〕。

还有人指出，他靠「匿名性」离开了胡塞尔那种以第一人称为方法根基的现象学；这样一来，他要么退回到经验的描述，要么立起一种「肉的先验论」，一种不需要「我」的先验论〔待核〕。

还有一篇专门讨论「沉默的我思」这道难题的论文，下了一个很重的判断：他的肉与可逆性，在思想上有重大缺陷，把现象学带进了一条死胡同〔待核：作者与出处〕。

这几位证人，本书只借他们的判断作旁证。他们说的不是这套书的话，把他们落在「主体性缺失」这一格上，是本书的读法。

◆ 证人三：米歇尔·亨利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亨利，在他晚年的书《道成肉身》（2000 年）里，专门批评了梅洛-庞蒂的「可感者」和由此而来的「世界之肉」〔待核：章节〕。

亨利的看法是：真正的肉，是生命从内部自己感到自己；你感到疼、感到饿、感到高兴，这些不是在世界的可见性里被看见的，是从里面直接感到的。梅洛-庞蒂的肉太「向外」了，是一种世界的、可见的肉，漏掉了那个从里面感到自己的生命。

亨利是站在主体这一边撬的。他撬得对：一个人从里面感到自己，这件事确实在梅洛-庞蒂那里没有位置。可亨利自己，立起了另一个中心：生命的自我感受，一种没有距离、没有外面的内在。第十二编第 79 章再讲他。

◆ 证人四：扎哈维一路

丹麦学者扎哈维，在《自我意识与他异性》（1999 年）等书里，为一种「前反思的第一人称」辩护：每一个经验，不管多么模糊，都带着一种「这是我的」的感觉，哪怕这种感觉还没有被说出来〔待核：对梅洛-庞蒂的具体批评在哪几页〕。

这一路的人认为：不能用「匿名」把这份「属我性」抹掉。

◆ 辩护人一：匿名性不等于没有人格

现在请替他说话的人。

有研究者专门写过文章，论证梅洛-庞蒂的「匿名性」和「人格」并不冲突：他讲身体的匿名一层，不是说没有第一人称，而是说第一人称下面，还有一层更早的、不必说出「我」的生活；他没有放弃胡塞尔的第一人称立场，只是往下挖了一层〔待核：作者与文章，本书记得作者是海奈迈〕。

这条辩护有分量。它说明，他的匿名，不是「没有我」，是「我下面还有一层」。

◆ 辩护人二：他缺主体，是故意的

还有一条辩护，更硬。

一些研究「生成主义」认知科学的学者说：梅洛-庞蒂晚年正是意识到，用「主体」和「客体」这两个概念来理解意识，会把人重新拖回二元对立的框架里；所以他才引入了「肉」，故意不再从「主体」出发。有人甚至反过来主张：今天的认知科学，应该给它讲的那个主体「添上肉」〔待核〕。

这条辩护的意思是：你说他缺主体，他恰恰是要去掉主体；这不是缺陷，是他的出路。

◆ 本书的回答

这两条辩护，本书都认真回答。

对第一条：本书同意，他的匿名是「我下面还有一层」，不是「没有我」。本书的判断不是说他那里完全没有「我」，而是说：他往下挖了一层以后，没有再往上长回来。「我」下面那一层是匿名的，这对；可那一层上面，长出来的那个能说「我认」的我，站在哪里？他没有给它位置。

对第二条：本书同意，走出主客二元是对的，这套书也不要一个先在的主体。可走出二元的办法，不是把主体溶进互动里，而是让主体也有来历，而且长出来以后站得住。

这就是本书前面说的主体发生学：主体性不是先在的，是三号位上分布、场、美三样东西一起长出来的（第 45 章）。他拆对了先在的主体，却连主体长出来的那条路一起拆了（第 44 章）。

第 110 号的那一章

本系列第 110 号《主体性的典范革命》，卷四第 29 章，专门写过梅洛-庞蒂，题目叫「盲人的手杖」。那一章给他留下的一件东西是「并入」：手杖用久了，并入了盲人的身体，成了身体伸出去的那一截。那一章的分离线是：手杖不回写，而 AI 会回写。

本书接着判，再加一句：**并入，不等于认领**。

一样东西并入了我的身体，我用它用得很顺，这是互动；可我认不认它，为它负不负责，它出了事找不找我，这是另一件事。并入得越顺，这另一件事越容易被忘掉。这一句，第十三编讲人和 AI 时，是主命题。

一个替自己辩护的人

孟先生读到第 47 章，辩护人说「匿名不等于没有我」「他缺主体是故意的」，他笑了。

他说：「这个辩护，我也替自己说过。」

离婚前那几年，前妻说他「你从来不表态」，他替自己辩护：「我不是没有想法，我是不想把我的想法压在你身上。我们是一家人，什么都应该一起定。」

这句话，一半是对的：一家人确实应该一起定，不该一个人压着另一个人。

可前妻回了他一句：「一起定，也得有人先说出来。你每次都等我说，我说了，你又说『都行』。一起定，是两个人都在；你那是只有我在。」

孟先生说：「我后来才明白，我那个『不想压着你』，是真心的；可我把它当成了不站出来的理由。」

辩护里有真的东西；可真的东西，不能当成不长回来的理由。

◆ 放回日子里

阿禾开了禾记以后，有一次一位客人按完，第二天说脖子疼。客人的家属找上门来，说是按坏了。

阿禾很紧张。他回想那天的每一个动作，觉得自己没有按错。可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手当时就是那样走的，走得很顺。

他去问邝师傅。邝师傅说：「你那天按的时候，心里清楚自己在按什么吗？」

阿禾说：「清楚啊，手就那样走的。」

邝师傅说：「手那样走，是你的手感；你知道自己在按哪里、为什么按、按到几分，这是你这个人。出了事，人家找的是你这个人，不是你的手感。」

后来这件事查清了，客人是前一天落了枕，不怪阿禾。可阿禾从那以后，每按一位新客人，都要先问清楚哪里不舒服、有没有旧伤，写在本子上，按完了自己签个名。

他说：「手感是我的，可我得先是我，手感才是我的。」

> 带走的话
>
> 证人说他的主体在知觉里丢失了踪迹，辩护人说他是往下挖了一层、是故意走出二元——都对；可往下挖了以后，没有再长回一个能说「我认」的人。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本章请两边上台——证人四位，辩护人两条，本书两处回答。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辩护人说明了匿名那一层的来由；长出来的主体站在哪里，仍然没有位置——「并入不等于认领」转第十三编。

第 48 章

第一损失：没有图纸的装修——目标和方向混沌，张力突变多

◆ 三个月，墙拆了两回

邝亮在城里买了一套小房子，要装修。他找了一位老师傅，人很好，手艺也好。

两个人相处得非常愉快。邝亮没有请设计师，也没有画图纸，他说：「我们边装边商量，看着合适就做。」老师傅也喜欢这样，他说：「图纸都是死的，房子是活的，得看着来。」

于是边装边商量。老师傅说：「这面墙这里，打个柜子挺好。」邝亮说：「好。」柜子打了一半，邝亮站在客厅一看，说：「还是敞着好，显得大。」拆了。过了两周，老师傅说：「厨房这面墙要是打通，光线好。」邝亮说：「好。」打通了，才发现水管要改，电线要重走，冰箱没地方放了。

三个月过去，房子没装完，墙拆了两回，钱花了预算的一倍半。

两个人都没做错什么。每一次商量，都是认真的；每一次决定，在那一刻看都是对的；两个人之间的互动，一点毛病也没有。缺的只是一样东西：一张图纸。

这一章讲王德生博士为本书口述的第四条判断，他说这是互动中心主义带来的「第一个损失」：

> 互动中心主义带来的第一个损失就是：目标和方向混沌；动力和约束带来的张力突变多。

◆ 两个半句

这句话有两个半句，分开看。

前半句：目标和方向混沌。邝亮的房子，不是没有方向，而是方向每一刻都由眼前那一下定：看着这面墙，觉得该打柜子；站在客厅，觉得该敞着。方向是被处境一刻一刻拉着走的，没有一个先立下的「我要一个什么样的家」。

后半句：动力和约束带来的张力突变多。动力，是「想要更好」：光线更好，空间更大，更实用。约束，是墙、水管、电线、钱、工期。两样东西本来要在一张图纸上先碰一碰、先排一排，排出一个可以走的顺序；没有图纸，它们就直接在工地上顶在一起。一顶，就是一次突然的推倒重来。

◆ 它落在 SDE 的哪里

这套书讲一件事怎样走，有一个工具，叫 D 的三层：意义目标，路径组织，优化约束。

意义目标，是为了什么，往哪里去：「我要一个适合一家三口住二十年的家」。

路径组织，是一步一步怎样走：先改水电，再砌墙，再做柜子，再刷漆。

优化约束，是在限制里找最好：钱只有这么多，工期只有这么长，这面墙是承重墙不能动。

按第 42 章那条全息投射的规律，二号位中心在这一组里，立中间那一格，伤两端那两格。他立的是路径组织：身体一边走，一边排路。

这正是他写得最好的东西。他说身体有一种「运动意向性」：身体朝着一个处境去的时候，不用先在脑子里画好路线，身体自己就一边走一边找到了路〔待核〕。伸手去拿杯子，手自己就朝杯子去了；开车上坡，身体自己就准备好了坡顶的路（第 14 章）。后来德雷福斯把这一路总结为：熟练的身体总在朝着减少张力的方向调，直到那种「不对劲」的感觉消失（第 30 章）。

这很对。可请看两端。

意义目标那一端：身体一边走一边排路，往哪里走？他说身体是被处境「召唤」的：此刻什么在召唤它，它就朝哪里去。这是一个会随时换的方向，不是一个先立下的目标。所以目标混沌。

优化约束那一端：身体朝着「减少张力」去调，调到舒服为止。可约束不是一个舒服不舒服的问题：钱不够就是不够，承重墙就是不能拆。这些约束没有被先收进一张图纸，排进路径里，它们就只能在路上突然冒出来，直接顶上来。所以突变多。

◆ 再看三拍

这套书还有一个工具，讲一件事怎样变：三拍，张力积累，形状改变，回写。

一件事好好地变，是这样的：张力一点一点攒起来，攒够了，换一个样子，换过以后，沉回去，改变下一轮。一个孩子学说话，几个月里听、咿呀、模仿，攒着攒着，有一天忽然说出了一句完整的话，从此以后，说话就成了他的一部分。

按全息投射的规律，他在这一组里立的是中间那一拍：形状改变。交织、翻转、可逆，一刻一刻都在换样子。

两端受伤。张力积累那一拍：攒不起来。一有张力，身体就去调、去减，减到舒服。张力还没攒够，就被一次次「调掉」了。回写那一拍：换了样子，不沉回去。每一次换，都是这一刻的换，换完了，下一刻又从处境重新来。

攒不起来就转，转了又不回写，结果就是：一次次地转，一次次地从头来。这就是「张力突变多」。

◆ 这个损失为什么是「第一个」

王德生博士说这是「第一个」损失。本书的理解是：它是最先显出来、最容易被人看见的那一个。

邝亮的房子，谁都看得见：墙拆了两回，钱花了一倍半。第 43 章邝亮换了五份工作，他自己也看得见。这些都是摆在明面上的。

而它底下，是第 44 章说的那一层：主体性的缺失。一张图纸，要有一个人站出来说：「我要的家是这个样子，我来定。」目标，本来就是一个站得住的我立下的。没有这样一个我，目标就只能被处境一刻一刻地拉着。

所以本书把两者的关系写作：第一损失是症状，主体性的缺失是根。一个最先被看见，一个最重。

◆ 先说对在哪儿

还是要先还公道。

「图纸都是死的，房子是活的，得看着来。」老师傅这句话，有真的东西。一个完全照着图纸、一点不看现场的装修，也会出问题：图纸上画的光线，住进去才发现不对；图纸上算好的尺寸，买来的家具就是差两厘米。梅洛-庞蒂提醒的，正是这一点：活的东西，要在活的碰里调。

问题不在「看着来」，问题在「只看着来」。

一次没有计划的旅行

汪敏和小程结婚一周年，想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没有计划，到了一座城市，看着顺眼就住下，想去哪就去哪。头两天很开心，每一个转角都有惊喜。

第三天，事情开始乱了：想去的一个古镇，到了才知道要提前预约；想坐的一班火车，已经没票了；两个人为了去哪儿吵了一架，又为了在哪儿吃饭吵了一架。第五天，他们提前回来了。

小程后来说：「说走就走的那股劲是真的，那几个惊喜也是真的。可没有一张纸，写上我们到底想去看什么，那些限制就一下一下地撞上来。」

第二年，他们又出去了一次。这一次，两个人先坐下来写了三行：最想看的三个地方；哪几样必须提前订；每天留半天，随便走。他们说，这一次，惊喜一点没少，吵架一次没有。

◆ SDE 看这一处

用这套书的话说：D 的三层要一起转。目标、路径、约束，三样并排站着。

补回来，不是把「看着来」换成一张死图纸，而是先有一张图纸：一家人想要什么样的家（目标），先做什么后做什么（路径），钱和墙的限制在哪里（约束）。然后，装的时候照样看着来，照样边装边改。只是每一次改，都回到那张图纸上对一对：这一改，离我们要的家是近了还是远了？这一改，钱还够不够？

有了图纸，互动还是互动，只是有了方向，也有了边。

◆ 放回日子里

房子装到第四个月，邝亮实在撑不住了，去找了阿禾。

阿禾说：「我开店的时候，也想过边开边看。后来想起师傅那张出师帖，就先写了一张纸：店开成什么样，先干哪几样，钱能花到多少。每个月对一次。」

邝亮回去，跟老师傅坐下来，画了一张很简单的草图，在旁边写了三行字：要一个什么样的家；接下来一个月先做哪几样；钱最多再花多少。

老师傅看了看，说：「早该这样。」

剩下的两个月，他们还是边装边商量，还是改过好几处。可再没有拆过墙。

> 带走的话
>
> 没有图纸的装修，每一次商量都是对的，墙却拆了两回——目标被处境一刻一刻地拉着，约束直接顶上来，张力攒不起来就突然转向。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身体一边走一边排路，这是他写得最好的；关门——目标那一端混沌，约束那一端直接顶上来。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路径在，目标从哪里来没写——口述四主场在此；与主体性缺失的关系（症状与根）为本书读法。

第 49 章

他自己的八年：1947—1955

◆ 回到一个人身上

第一损失，是目标和方向混沌、张力突变多。这一章，把这句话放回梅洛-庞蒂自己身上。

第 3 章讲过他 1945 年到 1955 年的十年，那一章插下一面小旗：这十年里他的每一次转弯，推手都在外面；本书第 49 章会用一个词来说它，叫「张力突变」。

这一章来拔这面旗。

先说清楚：这一章写的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个诚实的人。本书不评判他当年的政治选择，那是历史学家的事（第 33 章）；本书只看一件事：这八年里，他的方向是怎样定的。

◆ 八年，四个转折点

1947 年，他写《人道主义与恐怖》，用「人与人是否朝向互相承认」这把尺子，对当时苏联的做法做了有保留的辩护（第 33 章）。

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他改变了看法，不再相信那个方向；据说从那以后，他在《现代》上对政治问题保持沉默（第 3 章）〔待核〕。

1953 年，为一篇稿子和萨特起了冲突，辞去《现代》的职务（第 3 章）〔待核〕。

1955 年，他写《辩证法的历险》，批评萨特，也批评八年前的自己（第 26、34 章）。

四个转折点。每一个转折点，都是一次真正的、很大的转向；每一次转向，都诚实。

◆ 推手在哪里

把四个转折点的推手找出来：

1947 年，推手是一部小说和它引起的议论（第 33 章），是冷战刚开始时，西方对苏联的一片指责。

1950 年，推手是一场远方的战争。

1953 年，推手是杂志上的一篇稿子，一次和朋友的冲突。

1955 年，推手是前面几年积下的失望，和萨特那几年越来越靠近共产党。

每一个推手，都在外面，都是一件事。他在往哪里走，是事件一次一次告诉他的。

◆ 动力和约束

用王德生博士那句话来看这八年。

动力，是他心里那个盼望：人与人之间，有一个朝向互相承认的未来。这是真诚的，也是一贯的，八年里他从没放弃过这个盼望。

约束，是冷战的现实：两个阵营，一场战争，一个人人要站队的年代，一本杂志里朋友之间的分歧。

这两样本来要在一个人心里先碰一碰、排一排：我盼望的那个未来，在这样的现实里，我先做什么，不做什么，底线在哪里，什么情况下我要改。这就是一张「图纸」。

他没有这张图纸。不是他不聪明，是他的哲学不给这张图纸留位置：他的尺子只量关系的方向（第 33 章），他的辩证法不许有一个落定的合（第 26 章），他的判断只守不立（第 34 章）。于是，那个盼望和那片现实，就直接顶在一起。每顶一次，就是一次突变：一次辩护，一次沉默，一次辞职，一次公开的批评。

◆ 先把公道还足

这里要把话说得很小心。

一个人在八年里转了几个大弯，这本身不是坏事。能改，说明他在看，在想，没有被一个立场锁死。那个年代，很多人一辈子不肯改，为一个明知不对的立场辩护到底。和他们比，他是清醒的、诚实的。

本书要说的，不是「他不该转」，是「他怎样转」。

同样是转，还有另一种样子：一个人先立了一个方向，然后在走的路上，不断地攒着看到的东西，攒到某一天，发现方向错了，于是公开地、有交代地改一次方向，并且说清楚为什么改、改成什么。这样的转，是积累出来的，每一次转都站在前一次上面。

他的转，更多是另一种：没有一个先立下的方向，每一次都被一件事推到一个路口，然后在那个路口，凭着那一刻的判断转一次。这样的转，每一次都真诚，可一次和一次之间，没有攒起来的东西，也就没有一条看得见的路。

这正是第 48 章说的「张力突变多」。

◆ 为什么他活成了这样

这一处，又是第 5 章那对反差的一个新样子。

第 34 章说过：1955 年那次转向，是他活出来的一次真正的主体的改变，他认了错，改了主意。可他的理论描述不了这次改变。

这一章再加一句：他的理论不但描述不了他的改变，也没有能帮他改得更好的东西。他的哲学给了他看的眼睛，给了他不交出判断的勇气；没有给他一张图纸，一个先立下的方向，一个可以一次次回来对一对的准。

一个人的哲学，会成为他过日子的工具。他的工具里，缺了这几样。

一个被事件推着走的公司

邝亮后来去了一家小公司，那家公司成立五年，换了四次方向。

第一年做线下培训；第二年疫情来了，转线上课程；第三年线上课程太多，转做企业内训；第四年企业预算缩了，又转做自媒体。每一次转，都是被一件外面的事推着转的，每一次转的理由都很充分。

老板跟邝亮说：「我们很灵活，随机应变。」

邝亮在公司待了半年，发现一件事：公司里没有一个人说得清，这家公司到底是干什么的。每一次转，前面攒下的东西都扔了，客户、课程、团队，都从头来。

他跟老板提了一个建议：先别急着转下一次，坐下来写一句话，「不管做什么形式，我们这家公司，到底要帮什么人、解决什么问题」。

老板想了一个星期，写了。那以后，公司还是转了两次，可每一次都是围着那句话转的，前面攒的东西，一样也没扔。

◆ SDE 看这一处

用这套书的话说：三拍要走完。

张力积累：看到的不对劲，一点一点攒着，写下来，对一对。形状改变：攒够了，改。回写：改完以后，这一次改沉回去，成为下一次判断站的地面，并且说清楚：我当初为什么那样判断，现在为什么这样改。

他八年里的四次转，形状改变那一拍都有，而且很猛；另两拍，都很弱。这就是突变。

◆ 放回日子里

邝师傅听阿禾讲了这一章的意思，想了很久，说了一件事。

「我年轻的时候，也转过好几回。先在别人铺子里当学徒，后来去医院康复科打杂，后来自己开铺子，中间还差点去广州。每一回，都是碰上一件事，就转了。」

阿禾问：「那你后悔吗？」

「不后悔。每一回都学到东西。」邝师傅说，「可我现在想，要是当年有人跟我说：『你这辈子想做个什么样的手艺人？』我心里有个样子，那几回转，就不会转得那么累，也不会白转那么多圈。」

他看着墙上那张出师帖的复印件，说：「阿禾，你比我运气好。你出师的时候，就知道自己要开一个什么样的店。」

> **带走的话**
>
> 他八年里转了四个大弯，每一次都诚实，每一次的推手都在外面——没有一张先立下的图纸，盼望和现实就直接顶在一起，一次一次地突变。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他肯转、肯改，是清醒的；关门——转是被事件推的，攒不起来，也没有交代。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每次转向都有来历，来历都在外面；他自己往哪里去，这一栏空着——第 3 章小旗在此拔掉。

第 50 章

三界：看气氛的单位、「我懂你」、「大家商量着办」

◆ 三块地

这套书讲世界，常用「三界」：三块地。

理念界，是意义、道理、语言、规矩、原则这一块。现实界，是身体、东西、世界这一块。自我界，是我和我自己、我和别人这一块。

按第 42 章的全息投射，二号位中心在三界这一组里，立中间那一格：现实界。他最有力的分析，都在身体和知觉上（本系列萨特卷第 36 章也这样判：他的三界主要停在了现实界）。两端受伤：理念界和自我界。

这一章，看这两端的伤，落到三个具体的场景里是什么样子。

◆ 理念界：一个看气氛的单位

有一家单位，什么事都「看气氛」。

开会讨论一个方案，领导不先说自己的意思，先看大家的脸色；大家也不先说自己的意思，先看领导的脸色。说着说着，大家都觉得「差不多就这样吧」，方案就定了。这家单位没有写下来的原则，也没有谁说得清「我们为什么这样做」；可在里面待久了的人，都「懂」该怎样做。

这种「懂」，是身体的懂，是在一次次的开会、一次次的看脸色里泡出来的。梅洛-庞蒂会说，意义就是这样长出来的：不是先有原则，是在一次次的互动里，意思慢慢长出来、沉下去。

这有对的地方。可有一天，这家单位出了一件事，上面来查：「你们当初为什么这样定？依据是什么？」

没有人答得上来。原则没有写，依据没有留，决定是在气氛里「长」出来的，找不到一个可以拿出来对一对的道理，也找不到一个说「是我定的」的人。

这是理念界受伤的样子：意义只剩下互动里的姿势，没有一个可以站出来、可以被检查的道理。

他写语言，写意思在说的那一刻长出来（第 19 章），写政治的尺子只量关系的方向（第 33 章），都是这一个样子。

◆ 自我界之一：「我懂你」

一位母亲，和她上初中的女儿，关系非常好。女儿小时候，母亲一个眼神她就懂；女儿不开心，母亲不用问就知道。母亲常说：「我们俩心连心，我懂你。」

女儿上了初中，有一天哭着对母亲说：「你根本不懂我！」

母亲很受伤。她不明白，自己这么懂女儿，女儿为什么这样说。

后来她才慢慢明白：女儿要的，恰恰是一个母亲「懂不了」的地方。女儿在长出一个自己的我，那个我，要和母亲不一样，要有母亲进不去的角落。母亲那句「我懂你」，把这个正在长出来的、不一样的我，又吞回到那片「心连心」里去了。

这是自我界受伤的第一个样子：他人被吸进了交织，他人的「外」没有了。

第 23 章说过，梅洛-庞蒂讲交互身体性，讲「连着」，讲得很对；可连着的两个人里，谁和谁是不一样的，写得很淡。本书第 58 章会请列维纳斯上台：他批梅洛-庞蒂的，正是这一处，伦理的起点，恰恰是别人对我的一种不对称的要求，是我懂不了的那个人。

◆ 自我界之二：「大家商量着办」

第 38 章借过这户人家：什么事都「大家商量着办」，老人住进养老院摔了一跤，谁也说不清当初是谁坚持送去的。

这是自我界受伤的第二个样子：我成了匿名的某人。一家人都在，一家人都参与了，一家人都同意了；可落到每一个人身上，谁也不是那个说「我定的」的人。

这就是第 44 章那只手的样子，落在一个家里：手都在握，握的人不见了。

◆ 证人：法农和杨

这一章的两端之伤，在他身后，有两位证人讲得最痛。

一位是法农，一位出生在加勒比海、在法国学医的黑人精神科医生。据说他在里昂读书时，听过梅洛-庞蒂的课〔待核〕。1952 年，他写了《黑皮肤，白面具》。书里有一章，写他走在法国的街上，一个白人小孩指着他说「看，一个黑人」。他说，在那一刻，他的身体图式崩塌了：他本来像每个人一样，在世界里自然地走、自然地伸手；可别人的目光一落下来，他的身体就被一套「历史的、种族的」图式替代了，他不再是一个自然走路的身体，他成了一个被看的「黑人」〔待核：原意与章节〕。

法农说出了一件梅洛-庞蒂的身体图式里没有的东西：理念界的东西，历史、种族、偏见，会直接压进一个人的身体里，把他的「我能」变成「我不能」。

另一位是美国哲学家艾丽斯·杨。她在 1980 年写了一篇文章，《像女孩那样扔球》。她发现，在很多女孩身上，扔球、跑跳、伸展身体，常常是收着的、犹豫的；她借梅洛-庞蒂的话说，这是一种「受抑制的意向性」：身体想去，又被一种看不见的「我不能」拉回来；身体一会儿是一个在做事的「我」，一会儿又变成一个被看的「东西」，统一是断断续续的〔待核：原文用语〕。

杨说出了另一件事：社会的约束，会进到身体里，成为一种说不出的「我不能」。梅洛-庞蒂讲的那个「我能」，是一个一般的、没有性别、没有历史的身体的「我能」，太抽象了。

两位证人，一个从理念界撬（历史与种族），一个从约束撬（社会与性别），都落在二号位中心伤到的两端上。本书第十二编第 80 章再细讲他们。

◆ 先说对在哪儿

公道还是要还。

法农和杨，都是用梅洛-庞蒂的工具，才把自己的经验说清楚的。没有「身体图式」「我能」「交互身体性」这几把工具，法农说不出那一刻身体的崩塌，杨说不出那种收着的扔球。他们是站在他的肩膀上，看见了他没看见的东西。

一个哲学家留下的工具，能让后人说清他自己没说清的痛，这本身就是一份很大的遗产。

一个「大家都说好」的小区决定

秦伯住的小区，要不要装电梯，业主们讨论了一年。

群里天天有人说话，大家都说装电梯好，老人上下楼方便。开了好几次会，每次都说「原则上同意」。可一年过去了，电梯还是没装。

后来秦伯的儿子问了一圈才发现：钱怎么分、谁去和物业谈、谁签字，没有一个人认。大家都是「原则上同意」，没有一个人是「这件事我来办」。

最后是一位退休的老教师站了出来，说：「我来牵头。钱怎么分，我拟一个方案，大家签字；和物业谈，我去；出了问题，找我。」

三个月以后，电梯开工了。

「大家商量着办」是一片很暖的交织（第 50 章）；电梯能装上，靠的是一个人站出来说「我来」。

◆ SDE 看这一处

用这套书的话说：三界要缠在一起。

一个人的身体（现实界），从来不只是一个一般的身体；它背着历史和规矩（理念界），它是某一个具体的、有名有姓的人（自我界）。梅洛-庞蒂写现实界写得最好；可他写的那个身体，理念界的东西压不进去，自我界的那个具体的人也站不出来。

这正是第 42 章那一行：三块地里，他立现实界，伤理念界和自我界。

◆ 放回日子里

那位被女儿说「你根本不懂我」的母亲，后来做了一件事。

她不再说「我懂你」了。有一天，她对女儿说：「妈妈有些地方确实不懂你。你愿意跟我说的，我听；你不愿意说的，那是你自己的地方，妈妈不进去。」

女儿愣了一下，没说话。过了几天，女儿主动跟她讲了学校里的一件事。

母亲后来说：「我以前以为，最好的关系是什么都懂。现在知道了，最好的关系，是懂的地方连着，不懂的地方，让她自己站着。」

> 带走的话
>
> **他立现实界，伤理念界和自我界——意义只剩姿势，他人被吸进「我懂你」，我成了「大家」里的匿名某人。**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身体和知觉写得最好；关门——理念界压不进身体，自我界的具体的人站不出来。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法农、杨都用他的工具说出了身体被历史与约束压出来的来历——他自己没写，第 80 章回来。

第 51 章

定不下，转了不回写，路没有去处

◆ 一本写了三年的小说

老汪的女儿汪敏在书店工作，认识一位常来的客人，姓丁，四十来岁，说自己在写一部小说。

第一年，丁先生说：「在写，开头写好了。」第二年，他说：「在写，推翻了开头，换了个写法。」第三年，他说：「在写，快了，这回找到感觉了。」

汪敏有一次好奇，问他能不能看看。丁先生打开电脑，里面有几十个文件夹，每个都是一个开头：有的三千字，有的一万字，有的写到一半。每一个开头都很好，汪敏读了都想往下读。

可没有一个写完。

丁先生说：「我不想把它定死。一定下来，就不活了。」

这一章把第 42 章那张全息投射表里剩下的几组，一起看完：显露三段，一件事怎样变的三拍，D 的三层，E 的三态。它们落在日子里，常常就是丁先生这个样子。

◆ 显露三段：只认「正在成形」

这套书讲一样东西怎样显出来，分三段：一锅粥，什么都有，还没分开；正在成形，还在变，已经看得出往哪里去；定型，长稳了，暂时不怎么变了。

按全息投射，他在这一组里立中间那一段：正在成形。

这是他写得最好的地方：知觉是暧昧的、正在的（第 14 章），意思在说的那一刻长出来（第 19 章），塞尚画的是山正在被看见的那一下（第 32 章），辩证法永远不收成一个合（第 26 章）。

两端受伤。

定型那一端：他怕定型，觉得一定下来就死了。第 26 章说过，黑格尔的毛病是只认定型、还封了顶；梅洛-庞蒂把盖子掀了，这是对的，可连落地也一起掀了。丁先生那句「一定下来，就不活了」，正是这一端的伤：几十个开头，每一个都活，没有一个长成。

一锅粥那一端：这一端的伤，要细看。他并没有丢掉一锅粥，他晚年讲「野性的存在」，讲主客分开以前的那一层（第 27 章），那正是一锅粥。可他把这一锅粥抬成了一种元素，一种不需要来历、可以凭它自己来思考的东西。一锅粥本来是一个起点，一个会变、会分开、会长成别的东西的起点；被抬成元素以后，它就不再是起点，成了一个底。

一个真正的一锅粥，是会往前走的；一个被抬成元素的一锅粥，是用来站在上面的。

◆ 一件事怎样变的三拍、D 的三层

这两组，第 48 章已经讲过，这里只把结论接上。

三拍里，他立形状改变，伤张力积累和回写：攒不起来就转，转了又不回写，所以突变多。D 的三层里，他立路径组织，伤意义目标和优化约束：身体一边走一边排路，路没有去处，约束直接顶上来。

放在丁先生身上：每一个新开头，都是一次形状改变，每一次都换得很漂亮；可前一个开头里攒下的东西，没有沉回去成为下一个开头的地面，所以第三年的开头，和第一年的开头站在同一个地方。他每天都在写，路一直在排，可这条路没有一个「写完它」的去处。

◆ E 的三态：符号、逻辑、数学（存疑）

这套书还有一组三视角，讲人造出来的那一层特征纠缠：符号是粒子态，一个一个定下来的记号；逻辑是波态，推理的来来回回；数学是场态，连接、次序、结构铺开成一整片。

按全息投射，他在这一组里立的应是中间：逻辑的波态。他的「没有综合的辩证法」（第 26 章），就是一种只来回、不收束的推理。符号那一端，他把词典里定下来的意思读成了言说沉下去的沙（第 19 章）；数学那一端，他把算法和几何读成了言说的第二层（第 12、25 章）。

这一行，本书要老老实实地标「存疑」：他正面谈逻辑和数学的地方不多，证据最薄。

◆ 三维那一组，为什么暂不入表

还要交代一处。按「立中间一格」的规律，在三维（显露、差异序列、特征纠缠）这一组里，他立的应该是中间那个，差异序列，也就是路。可本书第四编一再说，他恰恰少写了路（第 21 章）；本系列萨特卷也说，他写了交织，没写交织的序列。

两处看起来是反的。本书眼下的一种想法是：他立的是「正在变」的那一面，一种只有正在、没有先后的差异；而恰恰缺了路里「一先一后」的那一截。可这样一来，就是「立了路又伤了路」，说不太通。所以这一组暂不入表，等王德生博士裁定。

◆ 证人：德勒兹与瓜塔里

这一章的证人，是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和他的合作者瓜塔里。

他们在 1991 年出版的《什么是哲学？》里，讲艺术的那一章，专门批评了梅洛-庞蒂晚年的「肉」，把它称作现象学的「最后的化身」〔待核〕。他们的意思大致是：肉太柔软了，光有肉立不住，要有骨架，要有一间房子、一块地盘，感觉才能站得住、留得下来〔待核：原文措辞〕。

「肉要有骨架和房子」，这句话正好落在显露三段的定型那一端：一道只在正在成形里的波，要有一个架子把它撑起来、一间屋子让它住下来，才能成为一件留得住的作品。

按规矩也要请辩护人：有研究者专门写过文章，认为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批评，并没有真正抓住梅洛-庞蒂晚期的哲学，两人在一些关键的地方，框架其实相近〔待核〕。本书

只借他们「要有骨架」这一句作旁证，不替他们下结论。而且按本系列德勒兹卷的判断，德勒兹自己是差异中心，缺的是土和回写；他撬走了梅洛-庞蒂一格，又立起了另一个中心（第十二编）。

◆ 先说对在哪儿

公道：他怕定型，怕得有道理。一个太早定下来的东西，确实会死：一个孩子太早被定成「就是这样的人」，一门学问太早被定成「就是这几条」，一部作品太早被定稿，都可能错过它最好的样子。

他替「正在成形」说了话，这是他留给后人最宝贵的东西之一。

问题只在「只有正在成形」。

一个永远在改的方案

邝亮的公司里，有一个同事，做方案出了名地细，每一份都要改十几遍。

领导说：「差不多了，交吧。」他说：「再改一版，还有几个地方不够好。」一个方案，拖了两个月，最后市场窗口过去了，方案作废。

他很委屈：「我不是拖，我是想做到最好。」

邝亮跟他说：「你每一版都在变好，这是真的。可一直在『正在变好』，就一直没有『好了』。没有『好了』，下一版就没有地方可以站。」

这就是第 51 章：住在「正在成形」里，不肯往定型走。定下来，不是不再改，是先落一次地，下一次才有地方往上走。

◆ SDE 看这一处

用这套书的话说：显露三段，是一条路，不是三个可以挑一个住下的房间。一锅粥要往前走，走到正在成形；正在成形要往前走，走到定型；定型了，还会被新的一锅粥搅开，再来一轮。三段要一起走，才是一条活的路。

他住在中间那一段，不肯往两头走：一锅粥被他抬成了底，定型被他推成了死。

◆ 放回日子里

后来，丁先生的小说写完了。

是汪敏给他出的主意。她说：「丁老师，你别想着一次写完。你给自己定一个日子，三个月以后，把现在这个开头写到结尾，不管好不好，先有一个完整的样子。写完了，你再改。」

丁先生犹豫了很久。三个月以后，他真的写完了一稿。他说：「写完那天，我才发现，原来前面那几十个开头，都没白写。这一稿里，每一个都用上了一点。」

又过了一年，那部小说出版了。丁先生在书店做签售，汪敏在旁边帮忙。丁先生签完名，跟她说：「定下来，它没有死。定下来，它才开始活。」

> 带走的话
>
> 他住在「正在成形」里，不肯往两头走——一锅粥被抬成了底，定型被推成了死；可定下来的东西，才能开始下一轮。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替「正在成形」说了话；关门——一锅粥抬成元素，定型推成死。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一锅粥是起点，他把起点写成了底——三维一组、E 三态一行存疑。

第 52 章

根上的损害：「没手感」与「回不来了」

◆ 两句很伤人的话

你一定听过这两种话。

一种是：「这孩子没乐感。」「他天生没手感。」「她就不是学数学的料。」一个孩子学琴学了半年，弹得磕磕绊绊，老师叹口气，说了这么一句；从此以后，这个孩子自己也信了，再也不碰琴。

另一种是：「这只手，回不来了。」「这个人，改不了了。」一个人中风以后，手练了几个月不见好，有人说了这么一句；从此以后，家里人也不再陪他练了。

这两种话，说起来很轻，落到一个人身上很重。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那样东西，手感、乐感、那只手和碗之间的那一下，是本来就有或者本来就没有的；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断了就是断了。

这一章讲的，是全书存在损害里最深的一层：根上的损害。

◆ 根在哪里

这个根，就是第 39 章钉下的那颗钉子：互动＝互动。

如果中间那一下，是一种元素，一种不需要来历、可以凭它自己来思考的东西，那么关于它，就只能说两种话：它在，或者它不在。它不是长出来的，所以也谈不上「还没长出来」；它不是长出来的，所以断了，也谈不上「重新长」。

于是，一个学不会的人，只能被说成「没有」；一个断掉的人，只能被说成「回不来」。

这就是天分论和宿命论，从一个元素里长出来的样子。

◆ 先把公道还给他

要说清楚：梅洛-庞蒂自己，从来没有说过「没手感就是天生的」这种话。恰恰相反，他写了很多练出来的懂：打字员的手指，管风琴师的身体，盲人的手杖，都是练出来的（第 9、16 章）。他还在儿童讲义里写了「我」怎样一步步长出来（第 18 章）。

所以这一章说的，不是他说了什么，是他的理论在根上缺了什么，这个缺，会让照着它活的人，在哪里滑向这两句伤人的话。

他写了练出来的懂，可他写的「练出来」，多是练成以后的样子，很少写从笨拙到熟练那一条路（第 16、21 章）；他在最深的一层，把那一下写成了元素（第 27 章）。一个只看到练成以后、又把底子当成元素的理论，碰到一个练不成的孩子、一只练不回来的手，就说不出「还没长出来」这句话。

◆ 证人：伊利格瑞

这一章的证人，是法国女哲学家伊利格瑞。

她在 1984 年的《性差异的伦理学》里，有一章专门读梅洛-庞蒂的《可见的与不可见的》〔待核：章名〕。她的意思大致是：梅洛-庞蒂讲的那种看与被看、摸与被摸缠在一起、分不清你我的「肉」，借用的正是人在母亲身体里、在胎儿时期的经验；可他把这个来源抹掉了，把母亲的身体抹掉了，好像肉是凭空就在那里的〔待核〕。

这是离这套书最近的一刀。第 18、39 章说过：那片最早的混融，是在母亲身体里的十个月、出生后一次次的喂和抱里长出来的。伊利格瑞先说了这件事。本书多出的一步，是把母亲的身体读成三块地都齐全的土：母亲的心跳和身体（现实界），母亲说的话、唱的歌（理念界），母亲的情绪和她对这个孩子的盼望（自我界），而且胎儿也在回写母亲（本系列萨特卷第 32 章）。

有了来历，根上的损害就有了解药：肉是长出来的，所以没长出来的，可以长；断了的，可以重新长。

◆ 一条纪律：没看到，只说明还没发生

这套书有一条判读的纪律，放在这里正好：一样东西没有看到，只能说明它还没有发生，不能说明它将来不会发生。

一个孩子弹琴半年弹不好，只能说明：在这半年、在这位老师、在这种练法里，乐感还没有长出来。它不能说明这个孩子「没有乐感」。换一位老师，换一种练法，换一首他喜欢的曲子，也许就长出来了。

一只手练了几个月不见好，只能说明：在这几个月、在这种练法里，那一下还没有接回来。它不能说明「回不来了」。

这条纪律，和「肉有来历」是同一件事的两面：因为它是长出来的，所以没有看到，不等于没有。

◆ 公道的另一面

这里也要防另一种毛病：把「都能长」说成「都会长」。

一个孩子换了老师、换了练法，还是弹不好，也是真的；一只手尽了全力，只接回了一部分，也是真的。这套书不说「只要努力，什么都能长回来」，那是另一种不公道，会让没长回来的人觉得全是自己的错。

它只说：长不长得出来，要看土、看路、看时间，要一次次地试、一次次地记下来；不能一开口就判一个「没有」、一个「回不来」。

一个「数学不好」的孩子

卢老师班上，有一个孩子，从三年级起就被人说「数学不好」。他自己也信了，一上数学课就发呆。

卢老师不是数学老师，可她注意到一件事：这个孩子帮家里的小卖部算账，从来不出错，算得比大人还快。

她跟数学老师商量了一件事：让这个孩子每周给班上的「图书角」管一次账，借出几本、还回几本、缺了几本。他管了一学期，账一次没错。

期末，卢老师把他管的账本拿给他看，说：「你看，这是你算的。」

他看了很久，说：「这个不算数学。」

卢老师说：「这就是数学。你不是数学不好，是数学课上那种算法，你还没长出来。」

第二年，他的数学成绩从不及格，到了七十多分。没看到，只说明还没发生（第 52 章）。

◆ 放回日子里

秦伯中风以后第三个月，医院里有人跟他儿子说过一句：「老人家这个岁数，手能恢复成这样，差不多了。」

秦伯的儿子回家跟媳妇说了，两个人都有点灰心。

是邝师傅不同意。他说：「差不多了？他才练了三个月。我年轻时在康复科打杂，见过练了一年才开始有起色的。」

他让阿禾在那个本子上（第 21 章）记得更细一点：每周夹几颗花生米，用多久，掉几颗。

头两个月，本子上的数几乎不动。秦伯自己都想放弃了。第三个月，数开始动了。又过了半年，秦伯当着一铺子人的面，夹起了一颗花生米（第 39 章）。

秦伯后来说：「幸亏有那个本子。要不然，那两个月不动的时候，我就信了那句『差不多了』。」

> **带走的话**
>
> 如果那一下是一种元素，学不会的人只能被说成「没有」，断了的手只能被说成「回不来」；可它是长出来的——没看到，只说明还没发生。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他写了练出来的懂，开了门；关门——底子被写成元素，天分论与宿命论从这里长出来。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伊利格瑞指出肉的来历在母亲的身体里，本书接着写成三界俱全的土——根上的解药是「有来历，所以能长、能重新长」。

第 53 章

损害合表，与保底条件对照

◆ 一张体检单

体检做完，医生会给你一张单子：哪几项正常，哪几项偏高，哪几项要复查。一张单子，比一堆零零散散的说法清楚。

第八编讲了十二章的存在损害。这一章，把它们排成一张单子。

◆ 损害合表

层	损害	在日子里的样子	本书哪里讲
汇合处（最重）	主体性的缺失	手还在握，握的人不见了；人人喜欢的人答不出「你想要什么」	第 44—47 章（口述六）
第一损失（最先显出）	目标和方向混沌，张力突变多	没有图纸的装修；他自己的八年	第 48、49 章（口述四）
意义	自由律空转	五年换了五份工作	第 43 章（口述五）
变化	留不下	老汪的鱼越做越咸，自己不知道	第 20 章
波	落不下	谈了八年的恋爱	第 28 章
善	交不出	说不出「出师」的师傅	第 35 章
现实界	物失去自己的在	八仙桌的来历没有位置	第 37、38 章
理念界	意义只剩姿势，判断会漂	看气氛的单位；1947 年的尺子	第 33、50 章
自我界	他人被吸进交织；我成了匿名	「我懂你」；「大家商量着办」	第 38、50 章
显露与变化	定不下，转了不回写	写了三年的几十个开头	第 51 章
根	不会被判成天分，坏了被判成修不回	「没乐感」「回不来了」	第 52 章

◆ 怎样读这张表

从下往上读，是一条从根到梢的路：

根上，互动被封成了元素（第 27、39 章），没有来历。

于是在每一组三视角里，都只立中间一格（第 42 章）：变化没有刻度，波没有落点，善没有签收；现实界撑着，理念界和自我界塌下去；正在成形住着，一锅粥被抬成底，定型被推成死。

这些伤，汇到三号位上：分布、场、美都缺了（第 45 章），于是主体性缺了（第 44 章）。

主体性缺了，最先在日子里露出来的，是目标和方向混沌，张力突变多（第 48 章）。

从上往下读，是一个人最先感到的，到他最后才找到的原因：先是觉得自己总是在转、说不清去哪；往下挖，是没有一个站得住的「我」来立目标；再往下挖，是他活的那种方式，把一切都放在了中间那一下里；最底下，是那一下被当成了本来就在的，不需要来历，也就不需要被照料。

◆ 保底：什么时候，这些损害都不显形

这套书的规矩：每一处批评，都要说清楚，他在什么条件下是对的。

第八编的保底，本书把它收成一个条件：场景熟、不交接、不追责。

场景熟：一个人在一个他待了很久、闭着眼都知道怎么走的地方。老汪在他那间厨房里的头二十年，邝师傅在他那间铺子里，秦伯在他中风以前的那个家。在这样的地方，手感就是一切，中间那一下握得又稳又准，不需要刻度，也不需要图纸。

不交接：一件事只在一个人手上，不需要交给别人。邝师傅自己按，不带徒弟的时候，他说不出「出师」，一点问题也没有。

不追责：一件事不会出什么大事，也就不需要找一个人来负责。一家人商量着办的那些小事，吃什么、周末去哪，出不了什么大错，谁拍板都一样。

在这三个条件下，梅洛-庞蒂一点不差。他说的那一下，就是这些地方最真的样子。

三个条件，缺一个，损害就开始显形：老汪的舌头变了，场景就不「熟」了（第 20 章）；阿禾要出师，就要交接了（第 35 章）；老人摔了一跤，就要追责了（第 38 章）。

这个保底条件，正好说明了他错在哪里：**他把「场景熟、不交接、不追责」这一种特殊的情形，当成了人活着的全部。**

人活着，场景会变，东西要交给下一代，出了事要有人站出来。这三件事，是人活着的常态，不是例外。

一个在老单位干了三十年的人

孟先生的父亲，退休前在一家国营工厂干了三十年，是厂里最好的钳工。

在厂里的时候，他什么都凭手：一块铁，他摸一摸就知道要锉掉多少；一台机器，他听一听就知道哪里有毛病。厂里的人都服他。

退休以后，他去一家私人小厂帮忙，干了三个月就不干了。他说：「那边什么都要按图纸、按数，按完了还要签字。我一辈子不用这些，也干得好好的。」

孟先生说：「爸，你在老厂干得好，是因为那三十年，你天天在同一个车间，同一批机器，同一帮人，出了事有老领导兜着。」

老人愣了一下。

这就是第 53 章的保底：场景熟、不交接、不追责的时候，那一下就是一切。老人那三十年，正是这样的日子。换了一个地方，三样一变，光有手就不够了。

◆ SDE 看这一处

用这套书的话说：三个号位要并排站着。

一号位，给变化留下刻度，替手感作证：场景变了，它能告诉你。二号位，是那一下，是手感：在熟的场景里，它就是一切。三号位，是一个站得住的我：要交接，要追责，要立目标，都要它。

保底条件，就是只有二号位也够用的那种日子。三个号位并排站着，是一切日子都够用。

◆ 转向下一编

第八编讲的，是互动中心主义落在一个人的日子里会怎样。

可有些事，不只是一个人的日子。一个社会，靠一些很老的学科来安排「一个人站出来」这件事：法律靠它追责，伦理靠它讲担当，道德靠它讲悔改，精神生活靠它讲立志，信仰靠它讲委身。这五门学科，对象都是主体性，都是那张九格表里空着的那一格（第 38 章）。

如果互动中心主义成了一个社会理解人的方式，这五门学科会怎样？这是第九编的事。

◆ 放回日子里

那天在铺子里，阿禾把这张单子讲给邝师傅听。

邝师傅听完，说：「照你这么说，我这辈子大半时间，都活在那个『保底』里。」

阿禾说：「是啊。你在铺子里，场景熟，一个人干，出不了大事。你的手就是一切。」

「那我这几年，是不是出了保底了？」

「出了。你带了徒弟，要交接了；秦伯来了，他的手不是熟的场景了；邝亮买房装修，要立目标了。」

邝师傅想了想，笑了：「难怪这几年，我老觉得光靠手不够用了。」

带走的话

场景熟、不交接、不追责的时候，他一点不差；他错在把这一种日子，当成了人活着的全部。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保底收成一个条件——场景熟、不交接、不追责。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本编从根到梢排完——第八编结束，转第九编：追责、担当、悔改、立志、委身。

第 九 编

亏缺：以主体性为对象的学科，在他那里站不住

编　序

第八编讲的是一个人的日子。这一编换一个尺度：一个社会。

一个社会，有几门很老的学科，专门安排「一个人站出来」这件事。法律，要能把一件事归到一个人身上，要他负责；伦理，要一个人对别人有担当；道德，要一个人做错了能认、能改；精神生活，要一个人能立志、能修身；信仰，要一个人能把自己交出去。这五门学科的对象，都是主体性，都是第七编九格表里那一格：自我界的三号位，认领（第 38 章）。

王德生博士为这一编口述了一条判断，原话是：

还有一个在传统的学科，对象是「主体性」的，他的理论是亏缺的，比如法学的追责，即「三号位改变」；还有伦理，道德，精神，信仰……

这一编七章。第 55 章把五门学科摆在一起，看它们共同的对象。第 56—62 章一科一章：法学、伦理、道德、精神、信仰。第 63 章是合表，把政治、医学伦理、教育、经济各补一行，并接上第十三编：人和 AI 一起做事时，追责悬空了。

先说清楚一件事：这一编不讲法律条文、不给法律意见，也不评判任何一种宗教或信仰。它只看一件事：这五门学科要在三号位上做的那件事，在梅洛-庞蒂的理论里，有没有位置。

第 54 章

给自己做一次全息投射：一张体检单

◆ 这一章怎么用

第八编讲了一个理论落在人的日子里，会在哪里把人弄少。讲的是梅洛-庞蒂，可读到这里，很多读者会在自己身上认出其中几样。

这一章不讲他，只给你一张单子。第 42 章说，一个中心会投射到每一组三视角上，剪下任何一块都能看见整张脸。这张单子，就是请你剪下自己日子里的八块，一块一块看一看。

每一组，一个问题，两种答案。没有对错，也不打分。你只要诚实地勾一个，然后看看，你的八个勾，是不是落在同一个样子上。

第一问：你最拿手的那件事，有没有一次记下来过？

有的人，最拿手的那件事，做菜、带孩子、谈客户、写东西，从来没有记过一笔，全凭感觉，每一次都觉得「对」。有的人，会时不时记一笔，回头翻一翻。

如果你是前一种，请想一想第 20 章那位老汪：他的「对」，是不是在悄悄地漂？

第二问：你心里有没有一件事，来来回回好几年，一直没定下来？

一段关系，一次搬家，一个换工作的念头，一个想学的东西。每一次想起来都认真想，每一次都有道理，就是一直没落下来。

如果有，请想一想第 28 章那对谈了八年的恋人：你缺的，是一次「就这样了」吗？

◆ 第三问：你会的东西，能不能交给另一个人？

你手上最好的那份本事，如果明天要教给一个新人，你除了说「你多做就会了」，还能交出什么？

如果只能说这一句，请想一想第 35 章那位说不出「出师」的师傅。

◆ **第四问：你最近一次做大决定，是你先想清楚了方向，还是一件事把你推到了路口？**

如果你想了一下，发现最近几次大的转弯，都是被一件事推着转的，请想一想第 48、49 章：你的日子，是不是缺一张自己画的图纸？

◆ **第五问：你最近一年的「选择」，有没有落在一个你自己长出来的目标上？**

换了几次工作、几个兴趣、几种生活方式，每一次都选得很自由；可一年下来，有没有一件事，是你从头走到尾做成的？

如果没有，请想一想第 43 章：你的自由，是不是在空转？

◆ **第六问：在你的家里、你的团队里，出了事，找得到人吗？**

大家商量着办，关系很好；可上一次出了问题，最后是谁站出来说「是我」的？

如果想不起来，请想一想第 38、50 章那户人家。

◆ **第七问：有没有一句话，你常说「我就是这样的人」「我们家就是这样」？**

脾气急，没耐心，学不会数学，没有乐感，天生怕冷。

如果有，请想一想第 52、66 章：那一样东西，是天生的底，还是一直这样活，活成了这样？

◆ **第八问：你和 AI 一起做的最近一件事，哪一部分是你认的？**

一个方案，一篇文章，一个决定。你能不能说清楚，哪一步是你想的，哪一步是它帮的，最后那个判断是谁下的？

如果说不清，请想一想第 84、85 章：你和它长在一起的时候，那个「你」还在不在？

◆ 看你的八个勾

八个问题问完，请回头看一眼。

如果你的勾，大多落在前一种答案上：凭感觉、一直在想、交不出、被推着转、选得很自由但没做成、没人认、「我就是这样」、说不清哪部分是我的，那么，你的日子，和这本书讲的那位哲学家，有一些相像的地方：你活在那一下里，而且活得很真；只是那一下的旁边，少了一点刻度，少了一个站出来认的人。

这不是病，也不是错。第 53 章说过：在场景熟、不交接、不追责的日子里，这样活一点不差。只是日子总会变，东西总要交，事情总会出。

◆ 从哪一个问题开始

不必八个一起改。挑一个你最有感觉的，从一件最小的事开始：

记一笔。定一件事。写三行字给一个新人。画一张图纸。说一次「这件事我来」。问一次「这是天生的还是活出来的」。在一篇和 AI 一起写的东西最后，写一句自己认的话。

一件，就够了。

> 带走的话
>
> 剪下自己日子里的八块看一看——如果每一块都落在同一个样子上，你就认出了自己身上的那个中心；从最小的一件事开始，给那一下补上一道线、一个认下它的人。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这一章不拆他，拆自己。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八个问题，都是在问：你那一下的旁边，有没有来历、有没有人认。

第 55 章

五门学科，一个共同对象：三号位

◆ 一张借条

你写过借条吗？

「今借到某某人民币五千元，某年某月某日前归还。借款人：某某。」最后签上名字，按个手印。

一张借条很小，可它身上站着好几门学科。

法律站在它身上：到期不还，拿着这张纸可以去讨，去告；上面签的是谁的名字，就找谁。伦理站在它身上：借钱的人，对借给他钱的人，从此有了一份担当，不只是欠钱，是欠了一份信任。道德站在它身上：到期还不上，一个有良心的人会难受，会上门说「对不起，再宽限我一个月」，而不是躲起来。

三门学科，一个共同的东西：那个签名。一个有名有姓的人，站出来说：这是我借的，我认，我负责。

◆ 五门学科，要在三号位上做的事

把这五门学科摆在一起，看它们各自要在三号位上做什么（待认）：

学科	在三号位上要做的事	他那里有什么	缺在哪里	本书哪里讲
法学	追责：三号位改变（口述）	「有人在我之中」行动	找不到被追责的人	第 56 章
伦理	担当：责任在人与人之间的分布与认领	交互身体性，握手	有关系，没有担当	第 58 章
道德	悔改：三界传导	「历史里没有清白」	人人手都脏，没有哪一个人要改	第 59 章
精神	立志、修身	习惯身体	有惯性，没有立志	第 61 章

学科	在三号位上要做的事	他那里有什么	缺在哪里	本书哪里讲
信仰	委身、誓愿	知觉信念	信得过，但不委身	第 62 章

五件事，追责、担当、悔改、立志、委身，都要同一样东西：一个长出来以后站得住、能说「我」的人。

◆ 为什么这五门学科都落在这一格

第 38 章说过，九格表里空着的那一格，是自我界的三号位：一个人对自己、对别人说「这是我，这件事我认」。本书给它起名叫「认领」。

这五门学科，都是在这一格上工作的。

它们不是在客体那一边工作：它们不研究一张借条是什么纸做的，一只手有几块骨头。它们也不只是在中间那一下工作：借钱时两个人相处得好不好、握手握得热不热，这很要紧，可不够；要紧的是，钱借出去以后，有一个人认。

每一门，都要一个站出来的人。

◆ 为什么说是「亏缺」

王德生博士用的词是「亏缺」。不是说他反对法律、反对道德，他没有；而是说，他的理论在这一格上，有一个缺口，这五门学科在他那里找不到站脚的地方。

第 44 章说过：他拆掉了先在的主体，这一刀对；可拆完以后，没有给一个长出来以后站得住的主体留位置。这五门学科，恰恰都要这个长出来以后站得住的主体。

所以它们在他那里站不住，不是因为他说了什么反对它们的话，是因为它们要站的那块地，他没有给。

◆ 先说对在哪儿

要还一个公道：他的理论，给这五门学科也带来过很好的东西。

法律上，他会提醒：人的行为不是一台机器的输出，要看处境，要看这个人在那一刻被什么推着。伦理上，他会提醒：人和人一开始就连着，不是两颗孤零零的心隔着玻璃互相猜。道德上，他会提醒：没有谁站在历史外面干干净净地指责别人。精神上，他会提醒：修养不是背几条道理，是身体一遍遍地练。信仰上，他会提醒：人先是信着活的。

这些提醒都对。这五门学科，都可以从他那里学到东西。

它们学不到的，只是那一格：一个站出来说「我」的人。

一张租房合同

阿禾开店那年，第一次签租房合同。

房东拿出一份好几页的合同，一条一条讲：租金、押金、维修谁负责、提前退租怎么办。阿禾听得头都大了，说：「我们好好相处就行了，写这么细干什么？」

房东是个老太太，笑了：「小伙子，我租了二十年房子，好好相处的租客，我都记得。可好好相处，也会有说不清的时候。写下来，不是不信你，是以后有什么事，我们俩都知道该找谁。」

阿禾后来说，那份合同，是他这辈子签的第一张「认领」：一件事，在发生以前，就有两个人先说清楚了，谁认什么。

他后来把那份合同，和那张出师帖放在一个抽屉里。他说：「一张是我认下了手艺，一张是我认下了这间店。」

◆ SDE 看这一处

第 110 号《主体性的典范革命》里，王德生博士立过两条，这一编要反复用到：

追责，是三号位的整体改变：一个人被追了责，他就不再是原来那个人了，他成了一个「有责任的人」。

悔改，是三界传导：一个人认了错，要在理念界改认识，在现实界改做法，在自我界改「我是谁」，三块地一起动。

这两条，都是在三号位上发生的事。一个只有二号位的理论，描述不了它们。

◆ 放回日子里

邝亮装修那套房子，最后结账时和老师傅起了一点争执：有一笔拆墙的钱，到底算谁的？

老师傅说：「是你让拆的。」邝亮说：「是你先说打柜子的。」两个人都没说错，两个人也都说得出理由。

最后是邝亮拿出了那张后来画的草图（第 48 章），上面写着日期和两个人的签名。草图以后的钱，按草图算；草图以前的那一段，谁也说不清，两个人各让一半。

邝亮后来说：「我这才明白，那张图不只是为了装修。它是为了以后吵架的时候，知道该找谁。」

> 带走的话
>
> 法律、伦理、道德、精神、信仰，五门学科要在同一格上工作——一个长出来以后站得住、能说「我认」的人；这一格，他没有给。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他给五门学科都带来了好的提醒；关门——它们要站的那一格，是空的。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五门学科都要一个「站出来」的人，这个人从哪里长出来、长出来以后站在哪里，他没写——口述八主场在此。

第 56 章

法学：「身体自己打的方向」——追责即三号位改变

◆ 一场事故

一个开了二十年车的老司机，在一个路口出了事故。

一辆电动车突然从右边冲出来，他的手一打方向，车往左一偏，撞上了停在路边的一辆车。

交警来了，问他：「你为什么往左打方向？」

他说：「我也不知道。我根本没来得及想，手自己就打过去了。」

这句话，放在梅洛-庞蒂的书里，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身体比脑子快，脚已经踩下刹车，心才开始跳（第 120 号第十七章讲过的那种时刻）；判断和动作之间，那个「我决定」的环节，根本来不及发生。身体在那一刻，替他做了一件很有智慧的事，躲开了那辆电动车。

可放在一个交警、一个法官面前，这句话就要被追问了：撞了别人的车，谁来负责？是「手自己」吗？

◆ 法律要做的那件事

法律，是一个社会用来追责的办法。

追责，要能把一件事归到一个具体的人身上：这件事是他做的，他要为它负责。而且，法律常常还要分清楚：他是故意的，还是过失的；他是清醒的，还是不清醒的；他当时有没有别的选择。这些区分，都是在问同一件事：这件事，在多大程度上是「他」做的。

王德生博士说：法学的追责，即「三号位改变」。

意思是：追责不只是罚款、赔钱。追责落下来以后，那个人变了：他从一个「开车的人」，变成了一个「对这场事故负有责任的人」。他的身份、他在别人眼里的样子、他对自己的看法，都改了一次。第 110 号说，追责是三号位的整体改变：从伊甸园到法典，人类追责的办法变了很多次，可每一次，改变的都是那个被追责的人的三号位。

◆ 在他的理论里

现在把这件事放进梅洛-庞蒂的理论里。

老司机那一下，是运动意向性：身体朝着处境去，不经过「我决定」（第 48 章）。知觉的时候，是「有人在我之中知觉」，一个匿名的某人（第 44 章）。在他的理论里，这一下做得好不好，他能讲得很细；可这一下是「谁」做的，他只能说：是身体，是那一下，是一个匿名的某人。

一个匿名的某人，是没法被追责的。

1947 年，他在《人道主义与恐怖》里还走得更远：判断一个政治行为，不看个人的意图，要看它在历史里的意义和后果（第 33 章）。个人的责任，被溶进了历史的关系里。在这把尺子下面，一个具体的人该负多少责、是不是无辜，都被「历史的方向」盖过去了。

两处合起来：一处是匿名的身体，一处是溶进历史的个人。法律要找的那个人，在两处都找不到。

◆ 先说对在哪儿

公道要还足：他的理论，对法律有一份很重要的提醒。

老司机那句「我根本没来得及想」，很多时候是真的。法律如果把每一个动作都当成一个清醒的人经过深思熟虑做出来的，那也不公道。法律里分「故意」和「过失」，考虑紧急情况下的反应，考虑一个人当时的处境，这些都和梅洛-庞蒂说的那件事一个方向：人的行为，不全是一个站在外面的「我」算好了再做的。

在这一点上，他的哲学让法律更懂人。

一张家长签字的回执

孟先生的女儿学校组织春游，要家长在回执上签字。

孟先生签字的时候，女儿问他：「爸，你签这个干什么？」

孟先生想了想，说：「签了这个，就是我说：我知道你要去春游，我同意你去。要是路上出了什么事，学校会来找我，我也要去管。」

女儿说：「那你不签呢？」

「不签，就是没人认你去春游这件事。那你就去不了。」

一张小小的回执，是一个家里最日常的「追责」：一个人在一件事发生以前，就先站出来认下了（第 56 章）。孩子长大以后，会在很多张纸上签自己的名字；第一次懂得签名是什么意思，常常就是看着爸爸妈妈签一张回执。

◆ SDE 看这一处

可法律不能只懂人，它还要找到人。

用这套书的话说：三个号位要并排站着。一号位：当时发生了什么，车速多少，路况如何，这是可以查的事实。二号位：那一下，身体在紧急里怎样反应，这是他写得最好的。三号位：这件事归到谁身上，他要不要负责、负多少，这是法律最后要落下的那一步。

老司机那一下躲闪，是二号位上的事；可他开车上路那一刻，已经在三号位上认下了一件事：我是这辆车的司机，这辆车在路上出的事，我来担。这一份认，是在事故之前就有的，是他拿驾照、握方向盘时就认下的。所以事故里的那一下，哪怕是「手自己打的」，也落在一个早已认下了的人身上。

这一份「早已认下」，在梅洛-庞蒂的理论里没有位置。

◆ AI 时代，这件事更要紧

这一章还要插一面小旗，指向第十三编。

今天，很多车有了辅助驾驶，很多决定有了 AI 帮忙。一场事故里，如果那一下方向，一半是人打的，一半是车里的系统打的，谁来负责？一个医生看片子，AI 标出了一个可疑的地方，医生看了也同意，后来发现看错了，谁来负责？

这些问题，今天的法律正在想办法回答。如果按梅洛-庞蒂的办法去看，人和机器之间那一下，可以描述得很细：谁在带谁，谁在跟谁，来来回回，分不清。可越是分不清，越找不到那个站出来说「这是我的」的人。

第十三编会讲：人和 AI 并在一起，并得越顺，这个问题越尖锐。

◆ 放回日子里

那位老司机，后来在保险公司的调解室里，签了一份责任认定书。

他跟来陪他的儿子说：「我到现在还觉得，那一下是我手自己打的，我没错。可签的时候我想明白了：车是我开的，路是我走的，手是我的。那一下不管怎么打的，都是我这个开车的人打的。」

他签了字。儿子说：「爸，你签得挺痛快。」

他说：「不签，这件事就一直悬着，谁也过不去。签了，我认了，下一步才能往前走。」

> **带走的话**
>
> 那一下方向可以是「手自己打的」，可握方向盘的那一刻，一个人已经认下了——法律要找的，是这个早已认下的人；在他的理论里，这个人没有位置。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法律要懂人，紧急里的那一下不全是深思熟虑；关门——匿名的身体、溶进历史的个人，都不能被追责。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早已认下」是三号位上的一次改变，它的来历（拿驾照、握方向盘）他没写——人与 AI 的追责转第十三编。

第 57 章

一次小事故之后：一个家怎样追责，又不撕破脸

◆ 一只摔碎的花瓶

秦伯家里，有一只花瓶，是秦伯的老伴生前最喜欢的，放在客厅的柜子上，十几年没动过。

有一天，花瓶摔碎了。

那天下午，家里有四个人：秦伯在练走路，小孙女在客厅玩球，儿媳妇在厨房做饭，请来的钟点工在拖地。花瓶是怎么掉下来的，谁也没看见。

秦伯看着一地碎片，半天没说话，眼圈红了。

◆ 第一种办法：谁也不怪

儿媳妇第一个开口：「算了算了，一只花瓶，碎了就碎了，谁也不怪。」

这句话，是很多家里最常见的办法。它很暖：不想让任何一个人难受，不想让一家人为了一只花瓶翻脸。

可秦伯心里过不去。那不是一只普通的花瓶。「谁也不怪」，等于说这件事没有发生过。

◆ 第二种办法：一定要找出是谁

秦伯的儿子下班回来，听说了，第一反应是：「到底是谁碰的？」他挨个问：是不是孩子的球打的？是不是钟点工拖地时碰的？是不是爸走路扶柜子扶的？

问了一圈，每个人都说不是自己。钟点工很委屈，说要辞工；小孙女吓哭了；秦伯更难受了。

这是另一个极端：把追责变成了审问，一家人的那份暖，一下子就冷了。

◆ 第三种办法：先认自己那一份

那天晚上，一家人坐在饭桌边，谁也不说话。

最后是秦伯先开口。他说：「花瓶是我老伴的，我放在那个柜子边上十几年，知道那个地方不稳，一直没挪。我现在天天扶着柜子练走路，也可能是我碰的。这件事，我有一份。」

儿媳妇接着说：「我让孩子在客厅玩球，没看着。我也有一份。」

钟点工说：「我拖地的时候，拖把好像碰到过柜子腿。我也有一份。」

小孙女看大人都在说，也小声说：「我的球滚到过柜子下面。」

秦伯的儿子说：「我早就说要把那个柜子固定一下，一直没弄。我也有一份。」

五个人，每个人都认了自己那一份。

◆ 这件事怎么了结的

那天晚上，一家人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把碎片收起来。秦伯的儿子第二天拿去找人，粘好了，虽然有裂纹，可还是那只花瓶。

第二件，把柜子固定在墙上，把易碎的东西挪到高处。这是改：不只是这一次，是以后。

第三件，秦伯把粘好的花瓶，放在了一个更稳的地方，说：「以后，这个花瓶我自己看着。」

◆ 追责，不等于找一个人来怪

这一章讲的，是第 56 章的一个家常版本：追责，是三号位的改变。

可追责，不一定是找出一个人来怪。在一个家里，常常是：每个人认下自己那一份，然后一起改。

「谁也不怪」，是只有二号位：一家人很暖，可这件事没有人认，也就没有人改。「一定要找出是谁」，是只有一个很硬的三号位，把二号位那份暖挤没了（第 76 章说的那条死法）。第三种办法，是三个号位都在：一家人的暖还在（二号位），碎片、裂纹、固定在墙上的柜子，是这件事留下的记录（一号位），每个人说出「我有一份」（三号位）。

> **带走的话**
>
> 一只花瓶碎了——「谁也不怪」是只有暖，「一定要找出是谁」是只有硬；每个人先认自己那一份，再一起改，一个家才既不冷，也不空。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家里的追责——不是找一个人来怪，是每个人认下自己的那一份。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粘好的花瓶上的裂纹，是这件事的来历；「以后我自己看着」，是秦伯的签收。

第 58 章

伦理：办公室的默契——有关系，没有担当

◆ 大家都这么报

一家公司的一个部门，报销时有一个不成文的默契：出差的餐费，大家都往上多报一点。没人说破，也没人带头，新人来了，看老同事怎么报，就跟着怎么报。

大家关系都很好，从不吵架。有人家里有事，大家帮着顶班；谁过生日，大家凑钱买蛋糕。这是一个很暖的部门。

有一年，公司查账，查出了这件事。领导把几个人叫去问。每个人说的都一样：「大家都这么报，我就跟着报了。」

这句话里，有一个很暖的部门，也有一件谁也不认的事。

◆ 伦理要做的那件事

伦理，讲的是人对人有什么担当。

不是法律那种「违反了哪一条」，是更早、更深的一层：我对你，对这个部门，对那家公司，对那个把钱交给我们用的人，有什么担当。一个人明知道这样报销不对，他心里会有一个声音：「这钱不是我的。」这个声音，就是伦理。

伦理的起点，常常是一个人和别人之间的一种不一样：你把钱交给我管，我就对你有了一份你对我没有的担当；你把孩子交给我教，我就对这个孩子有了一份他对我没有的担当。

◆ 他的交互身体性

梅洛-庞蒂讲人与人，讲得最好的是交互身体性：在任何推理之前，我的身体和你的身体已经连着了，握手时分不清谁在握谁（第 23 章）。

这很对，也很暖。那个部门里的人，确实是连着的：一个人家里有事，别人马上就知道；一个人做什么，别人自然就跟着做。

可「连着」里，有一样东西写得很淡：连着的两个人，哪里不一样；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有什么对方没有的担当。握手是对称的，你握我，我握你；可担当，常常是不对称的。

◆ 证人：列维纳斯

这一章的证人，是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

列维纳斯和梅洛-庞蒂是同一代人，也是从胡塞尔那里出发的。他的伦理学有一个很有名的起点：他人的面容。一个人的脸，特别是一个脆弱的、需要我的人的脸，一出现在我面前，就对我提出了一个要求：「不要杀我」「不要丢下我」。这个要求，不是我和他平起平坐、互相交换出来的；是他高高在上地、不对称地压在我身上的〔待核〕。

列维纳斯写过专门谈梅洛-庞蒂的文字，批评的正是交互身体性里的那种对称〔待核：篇名与年份〕。他的意思大致是：把我和他人的关系讲成握手、讲成来来回回的交织，是讲得太对称了；这样一来，他人那种我永远懂不了、永远欠着他的「外」，就被吸进了一片共同的肉里。而伦理，恰恰是从这个「外」开始的。

这一刀，正落在第 50 章那个「我懂你」上：母亲说「我懂你」，女儿的那一份不一样，就被吞掉了。

按这套书的规矩，也要说：列维纳斯撬的是一号位那一边，他人的「外」；他自己又立起了一个中心，把他人放到了绝对优先的位置上。这一点，第十二编第 78 章再讲。

◆ 近邻：利科

这一章还有一位近邻，要请上来：法国哲学家利科。

利科晚年讲「有能力的人」：一个人能说，能做，能讲出自己的故事，还能被归责，也就是能为自己做的事负责〔待核：书名与用语〕。

请看这一串「能」。前面几个，说、做，和梅洛-庞蒂的「我能」是一路的：身体在世界里能做事。利科在最后加了一个：能被归责。这等于在梅洛-庞蒂的「我能」后面，补上了一句「我能负责」。

在这一门学科上，利科是离这套书最近的一位：他不要一个先在的主体，他的主体是在说、做、讲述里一点点长出来的；可长出来以后，这个主体能站出来，能被追问，能负责。本书在这里要写明：这一步，利科先走了。本书多出的一步，是把「能负责」放进三个号位并排站着的那张表里，说清楚它为什么是三号位上的事，为什么没有它，前面那些「能」都交不出去。

◆ 先说对在哪儿

还是要还公道。

那个部门里的暖，是真的，是交互身体性在一群人身上的样子。一个没有这种暖的部门，人人算计，人人防着别人，那是另一种毛病。梅洛-庞蒂提醒我们：人和人首先是连着的，不是一个个孤零零的算盘。这一句，很多讲伦理的人需要听。

另外，还有一件事要说清楚：学界常有一个说法，梅洛-庞蒂从没有写过一部系统的伦理学〔待核：此说出处〕。他写政治，写历史，写人与人的连着，却没有一本书专门讲「我对你负有什么」。这不一定是他忘了，也许是他觉得，伦理不能从一套原则里推出来，只能从活着的关系里长出来。这个想法本身有道理。

只是，长出来以后，要有人担。

一个很好说话的邻居

秦伯楼下住着一位邻居，人很好说话，谁家有事他都帮忙，楼里的人都喜欢他。

有一回，楼道里堆了很多杂物，物业说有消防隐患，要大家清理。开会的时候，大家都说「要清要清」，那位邻居也说「对对对」。散了会，谁也没动。

一周以后，楼道里起了一次小火，好在发现得早，没出事。消防来查，问杂物是谁家的，谁也不说话。

那位邻居后来找到秦伯的儿子，说：「那堆纸箱，有一半是我家的。我一直觉得大家都堆，我也堆，没什么。」

他第二天一个人把楼道清干净了，还在楼道里贴了一张纸：「楼道杂物，每月最后一个周六，各家清理自己的。有问题找 301。」

他是一个很好的邻居，交织得很好（第 58 章）；那一张纸上的「找 301」，是他第一次在这张交织里，认下了自己那一份。

一个帮忙帮到没边的朋友

邝亮有一个朋友，是出了名的热心肠：谁搬家他去帮，谁生病他去看，谁借钱他就借。朋友们都说他人好。

可有一回，他借给一个朋友一笔钱，朋友拖了两年不还。他不好意思开口要，那个朋友也不好意思提，两个人慢慢就不来往了。

他后来跟邝亮说：「我帮人，从来不想这些。借钱也不写借条，觉得写了伤感情。」

邝亮说：「你这是只有那份热，没有那一格担当。你没让他认，他也就没认。」

后来那个朋友找上门来，把钱还了，还说了一句：「当年你要是让我写个借条，我早就还了。没写，我心里一直觉得这事悬着，越悬越不好意思见你。」

交织很暖；可没有一个人认，暖也会冷（第 58 章）。

◆ SDE 看这一处

用这套书的话说：伦理在三号位上，要的是分布，而且是有人认领的分布。

分布，是关系、影响、共存：一个人在一张关系网里站在哪里，影响着谁（第 45 章）。那个部门里，每个人都在一张很暖的网里；可网里没有一个人说「这个位置，我认；这个位置上的担当，是我的」。网是暖的，担当是空的。

◆ 放回日子里

那个部门出事以后，新来了一位主管。她上任第一件事，不是查账，是开了一个会。

她说：「以前的事，我不追究。从今天起，报销单上每一个数，谁报的，谁签名。签了名的，就是你认了这是真的。」

有人不高兴：「这不是不信任我们吗？」

她说：「不是不信任。是以后再有人来查，我能说清楚每一笔是谁的；你也能说清楚，你那一笔是干净的。这是替你们每个人留一个站得住的地方。」

那一年，部门里的暖一点没少，大家还是互相顶班、凑钱买蛋糕。只是报销单上，每一个数旁边，都多了一个名字。

> 带走的话
>
> 人和人先是连着的，这很暖；可连着的两个人，一个对另一个有担当——握手是对称的，担当不是。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人与人先连着，伦理从活的关系里长出来；关门——连着写得太对称，担当没有位置。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担当从哪里来、落在谁身上，没写——列维纳斯从「外」撬，利科补上「能负责」，第 78、79 章再讲。

第 59 章

道德：「那天是气氛到了」——人人手都脏，就没有哪一个人要改

◆ 一句不算道歉的道歉

两个老朋友吵了一架。一个在饭桌上当着别人的面，说了另一个几句很难听的话。

过了几天，说难听话的那个打电话来：「那天是气氛到了，大家都喝了点酒，话赶话的，你别往心里去。」

被说的那个挂了电话，心里还是不舒服。他说不清为什么：对方明明打电话来了，明明是来缓和的。

后来他想明白了：那句话里，什么都有，气氛有，酒有，话赶话有，就是没有那个说难听话的人。「是气氛到了」，意思是：不是我。

一句真正的道歉，是：「那天我说的话很难听，是我不对。以后我不会再那样说你。」

◆ 道德要做的那件事

道德，讲的是一个人做错了，能不能认、能不能改。

认，是说「是我」。改，是说「以后不这样了」。两样合起来，叫悔改。

第 110 号里，王德生博士给悔改立过一个说法：悔改，是三界传导。一个人真的认了错，不是嘴上说一句就完了，要三块地一起动：在理念界，改他对这件事的看法，「我以前觉得这样说没什么，现在知道了，这样说很伤人」；在现实界，改他的做法，「以后喝了酒，我少说话」；在自我界，改「我是谁」，「我不想做一个会当众让朋友难堪的人」。

三块地一起动了，才是悔改。只动一块，是一句客气话。

◆ 在他的理论里

在梅洛-庞蒂的理论里，道德最难站住的，是「认」这一步。

第 33 章讲过他 1947 年那把尺子：在历史里，没有人是清白的，暴力已经在那里了；判断一个行为，看它在人与人之间把关系往哪个方向推。这把尺子，有它看得深的地方。可它一落到一个具体的人、一件具体的错上，就变成了「那天是气氛到了」：大家的手都不干净，关系就是这样推过来的，那么，要改的，是哪一个人？

第 44 章讲过他的「匿名的某人」：知觉的时候，是有人在我之中知觉。放到道德上，就是：做那件事的时候，是有人在我之中做。一个匿名的某人，是没法说「是我不对」的。

第 22、26 章讲过他的波：来来回回，永不落定。放到道德上，就是：这件事在人和人之间来来回回地推，推到最后，谁也没有落下来说一句「我改」。

三处，一个结果：人人的手都脏了，就没有哪一只手需要洗。

◆ 他自己的悔改

可这一章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他自己。

1955 年，他在《辩证法的历险》里，批评了八年前的自己（第 34、49 章）。他没有说「那是时代的气氛」，也没有说「大家当时都那样想」。他在书里，公开地、白纸黑字地，把自己八年前靠近的那种立场拿出来批。

这是一次真正的悔改。

而且，它正好是三界传导：在理念界，他改了对历史、对那把尺子的看法；在现实界，他改了做法，辞了职，和朋友分开，写书；在自我界，他改了「我是谁」：从一个替某一边辩护的知识分子，变成了一个判断不交给任何一边的人。

三块地都动了。

可是，他的理论描述不了他自己的这次悔改。他的理论里，一切都是交织、都是来回、都是匿名的；而他 1955 年做的那件事，是一个有名有姓的人，站出来认了错、改了主意。这件事，只能在三号位上发生；而三号位，在他的理论里是影子（第 37、38 章）。

这又是第 5 章那对反差：他活出了一个会悔改的我，他的书里没有给这个我留位置。

◆ 先说对在哪儿

公道：他那句「没有人是清白的」，在道德上也有一份很深的提醒。

一个站在外面、觉得自己一身干净、去指责别人的人，常常看不见自己。道德上最可怕的，有时候不是做错事的人，是那个永远觉得自己没错、只会指着别人的人。梅洛-庞蒂提醒我们：你也在里面，你的手也未必干净。这一句，让人谦卑。

问题在后一步：看见了自己的手也不干净，下一步该是「那我先洗我的」，而不是「那大家都别洗了」。

一个孩子的道歉

秦伯的小孙女三岁半，在幼儿园推倒了一个小朋友。老师让她道歉，她低着头说了一句「对不起」，声音很小，眼睛看着别处。

回到家，儿媳妇没有骂她，只是蹲下来问她：「你推了他，他怎么了？」

「他哭了。」

「你看见他哭，你心里怎么样？」

小孙女想了很久，说：「我也想哭。」

「那明天，你想怎么跟他说？」

第二天，小孙女走到那个小朋友面前，看着他的眼睛说：「我推你，是我不对。以后我不推你了。你要不要玩我的小车？」

这就是一个三岁孩子的三界传导（第 59 章）：知道推人会让人哭（理念界），明天不推了、把小车给他玩（现实界），「我不想做一个会推人的小朋友」（自我界）。一句眼睛看着别处的「对不起」，和一句看着对方的「是我不对」，差的就是这三块地。

◆ SDE 看这一处

用这套书的话说：悔改是三号位上的一次改变，而且要三块地一起传导。

一号位要在：那天到底说了什么，说的话有多难听，这是可以回头去对的事实，「气氛」抹不掉它。二号位在：那天的饭桌、酒、话赶话，确实推着人，这是他写得最好的。三号位要站出来：是我说的，我改。

只有二号位，就是「那天是气氛到了」。

◆ 放回日子里

那两个老朋友，后来是说难听话的那个，又打了一次电话。

这一回，他没有说气氛，也没有说酒。他说：「上次我打电话，说是气氛到了。我后来想了想，那不是气氛，是我。那几句话，我心里其实早就有，那天借着酒说出来了。是我不对。」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说：「那你心里为什么早就有那几句话？」

两个人在电话里，第一次把憋了好几年的一件事说开了。

过了一个月，两个人又坐在一张饭桌上。说难听话的那个，那天一杯酒也没喝。

> 带走的话
>
> 「那天是气氛到了」，什么都有，就是没有那个人——悔改要一个人站出来说「是我」，然后三块地一起改；他活出了一次这样的悔改，他的书里没有给它位置。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你也在里面，你的手也未必干净；关门——人人的手都脏，就没有哪一只手需要洗。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1955 年那次悔改有来历，是他活出来的三界传导；理论里没写——第 33、34 章的小旗在此拔掉。

第 60 章

一家小店的一次道歉

◆ 禾记出了一次错

禾记开到第二年，出了一次错。

一位老客人的母亲，七十多岁，腰不好，来店里按。那天店里很忙，徒弟小蔓接待的，她问了几句，老人说「腰疼」，她就按腰。按完第二天，老人腿疼得下不了床，去医院一查，是另一个问题，不该按那个地方〔故事为说明而设，不涉任何具体疾病〕。

老客人很生气，在店门口说：「你们这是什么店？」

小蔓吓坏了，躲在里屋哭。

◆ 阿禾想过的三种说法

阿禾后来说，那天他在心里，想过三种说法。

第一种：「是徒弟按的，她还没经验。」这是把错推给别人。

第二种：「老人家本来就有病，不关我们的事。」这是把错推给处境。

第三种：「那天店里太忙了，大家都手忙脚乱的。」这是第 59 章那句「那天是气氛到了」：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人。

三种说法，他都没说。

◆ 他说了什么

他走到门口，对老客人说：「这件事，是禾记错了，是我错了。」

老客人愣了一下。

阿禾接着说：「我们店里有个规矩，老人的腰腿，要先问清楚以前的病史再按。那天太忙，这个规矩没守住。小蔓是我带的徒弟，她没问清楚，是我没教好，也是我那天没盯着。老人家去医院的钱，我们出。」

然后他做了三件事，这三件事，正好是第 59 章说的三界传导。

◆ 三块地一起改

在理念界，他改了对这件事的看法。他在店里开了一次会，跟小蔓、跟另一个新徒弟说：「以前我以为，忙起来少问几句没什么。现在我知道了，对老人来说，少问一句，可能就是一场病。」

在现实界，他改了做法。店里的客人卡上，加了一栏，老人必须填：以前有没有什么病，最近有没有去医院。这一栏不填，不按。忙的时候，宁可让客人等，也不跳过。他还把这一条，写进了《禾记推拿手册》（第 89 章）。

在自我界，他改了「我是谁」。他跟邝师傅说：「以前我觉得，我是一个手艺好的推拿师。这件事以后，我知道了，开一家店，我不只是一个推拿师，我是要对每一个进门的人负责的那个人。」

◆ 小蔓的那一份

阿禾没有替小蔓扛下一切。

那天晚上，他把小蔓叫出来，说：「这件事，店里认，我认。可你也有你的一份。你想想，你的那一份是什么。」

小蔓想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自己去老人家里，看了老人，说：「奶奶，那天是我没问清楚。以后每一个客人，我都会问清楚再按。」

老人说：「好孩子。」

◆ 后来

那位老客人后来又来店里了，还带了几个朋友。

他跟阿禾说：「我不是因为你们没出错才来的。是因为你们出了错，敢认，还改了。」

◆ SDE 看这一处

一家店的道歉，也是三界传导（第 59 章）。

「是徒弟按的」「老人本来就有病」「那天太忙」，三种说法，各有一点真的东西，可都没有一个站出来的人。

阿禾的那一句「是禾记错了，是我错了」，是一个人站出来；后面那三件事，是三块地一起改：看法改了，做法改了，「我是谁」也改了。

他还做了一件更难的事：认下店里那一份，也让徒弟认下她自己那一份。一家店的认领，不是一个人把所有的都扛下来，是每一个人，都认自己那一份。

> 带走的话
>
> 一家小店出了错，老板说「是禾记错了，是我错了」，然后看法、做法、「我是谁」一起改——这是一家店的悔改，也是它的签收。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道歉是三号位上的一次改变；三界一起改，才不是一句客气话。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客人卡上新加的那一栏，是这次错留下的来历。

第 61 章

精神：戒烟与立志——有惯性，没有立志

◆ 饭后那只手

老汪抽了四十年烟。

他说，最难戒的，不是烟瘾，是手。吃完饭，碗一放下，手就自己往上衣口袋里摸；摸到了，掏出来，点上，一套动作不用想。哪怕他心里已经决定不抽了，手还是会往口袋里去。

戒了三次，复吸了三次。每一次，都是饭后，都是那只手。

梅洛-庞蒂要是在，一定能把老汪的复吸讲得清清楚楚：那不是意志不够，是身体的习惯。四十年的饭后一支烟，已经沉进了身体图式里，成了手的一部分（第 16 章）；那只手不是在「决定」要抽烟，它是在一个熟悉的处境里（饭后、碗放下），自然地朝着一个熟悉的动作去了。你用脑子里的一句「不抽了」，去管一只沉了四十年的手，当然管不住。

这讲得很对。可老汪第四次戒成了。

◆ 第四次

第四次，老汪的孙子刚出生。

他说：「我抱着那孩子，孩子一闻到我身上的烟味就哭。我当时就想：我这辈子，要做一个抱孙子的时候孙子不哭的爷爷。」

他没有跟自己的手讲道理。他做了几件事：把烟全扔了；饭后不坐在饭桌边上，一放下碗就起来去洗碗；口袋里放一把孙子的小勺子，手一摸口袋，摸到的是勺子。

一年以后，他戒成了。

老汪说：「前三次，我是想戒；这一次，我是立了一个志。」

◆ 精神生活要做的那件事

这一章说的「精神」，不是精神疾病，也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是一个人对自己的那一份修养、那一份立志：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一天天地朝那里去。

中国人讲这件事，有很多老话。《大学》里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从皇帝到老百姓，都以修身为根本。王阳明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志向不立，天下就没有能做成的事。

修身，立志，都是一个人对自己动手：先立一个「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再一天天地改自己，改身体的习惯，改说话的方式，改待人的样子。

按这套书的纪律，这些老话只作旁证，不拿来「赢」谁；它们自己也有它们的毛病，比如修身修成了一套外面给定的模子，就不是自己长出来的了。可在「一个人要对自己立一个志」这件事上，它们说得很清楚。

◆ 在他的理论里

在梅洛-庞蒂的理论里，修身的一半，他讲得极好；另一半，没有位置。

讲得好的一半，是「身体要一遍遍地练」。修身不是背几条道理，是身体的事：一个人要改脾气，不是在心里想「我不发火了」就行，是要在一次次要发火的处境里，身体一次次地换一个反应，换到它沉下去，成了新的习惯。这一半，他讲得比很多讲修身的人都透。

没有位置的一半，是「立志」。

志从哪里来？在他的理论里，身体是被处境召唤的：此刻什么在召唤它，它就朝哪里去（第 48 章）。一个被处境召唤着走的身体，会养成习惯，会改掉习惯，可这些改，都是处境推出来的。饭后的处境推着手去摸烟，孙子的哭声推着老汪去戒烟，这两次，在他的理论里是一样的：都是处境在召唤。

可老汪自己知道，这两次不一样。第四次，不只是孙子哭了，是他立了一个志：「我要做一个抱孙子时孙子不哭的爷爷。」这个志，是他自己站出来立的，而且立了以后，他一天天地守着它，哪怕孙子不在身边、没有哭声在召唤的时候，他也守着。

这就是第一损失在精神生活上的样子：目标和方向混沌（第 48 章）。一个只被处境召唤的人，会有很多次「想戒」，很少有一次「立志」。

◆ 先说对在哪儿

公道：梅洛-庞蒂对修身，有一份很珍贵的提醒。

很多人立了志，以为立了就行，结果一次次失败，然后骂自己意志薄弱。梅洛-庞蒂会说：不是你意志薄弱，是你想用脑子里的一句话，去管一个沉在身体里的习惯。要改，得在身体上改：改处境，改动作，一遍遍地练。

老汪第四次能戒成，一半靠立志，一半正是靠了梅洛-庞蒂式的办法：不坐在饭桌边，起身洗碗，口袋里放一把勺子。他改的是处境和手，不是跟手讲道理。

立志和练身体，缺一不可。他给了后一半。

一个想早起的年轻人

邝亮有一年想养成早起的习惯。

他试了很多次：定闹钟，闹钟响了按掉；定三个闹钟，三个都按掉；发朋友圈宣布「明天开始早起」，第二天睡到九点。

他后来想明白了两件事。

第一件，是梅洛-庞蒂那一半：早起不是一句话能管住的，是身体的事。他改了处境：手机放在客厅充电，闹钟放在离床最远的地方，窗帘不拉严，让早上的光进来。

第二件，是那一半之外的：他问自己，早起是为了什么？他想了很久，写下一句：「我想每天早上，有一个小时是我自己的，读书，不看手机。」

处境改了，志也立了，他坚持了下来。一年以后，他说：「那一个小时，是我这一年最值的东西。」

◆ SDE 看这一处

用这套书的话说：修身，要三个号位一起转。

一号位：一次次可以回头去对的刻度，戒了几天，复吸了几次，写下来。二号位：身体在处境里一遍遍地换反应，这是他写得最好的。三号位：一个站出来立下的志，「我要成为这样一个人」，还有一个一天天守着它、对它负责的我。

用意义三律来说：立志，是创造律，一个目标在一个人的一生里凝出来；一天天守着，走完一圈，是幸福律；两样都有，他改掉旧习惯、走出一条新路的那份自由，才不是空转（第 43 章）。

◆ 放回日子里

秦伯听老汪讲戒烟的事，笑着说：「我这只手，也是这么回来的。」

他说：「头两个月，我是『练手』，康复师让练什么就练什么。后来我跟自己说：开春以前，我要自己走到菜市场去，自己买一把葱回来。有了这句话，我每天练，就不是在练手了，是在往菜市场走。」

开春的时候，他真的走到了菜市场，买了一把葱。回来的路上，他走得很慢，一只手拄着拐杖，一只手拎着那把葱。

那天晚上，他让儿媳妇用那把葱，炒了一盘鸡蛋。

> 带走的话
>
> **他把修身的一半讲得极好——身体要一遍遍地练；另一半没有位置——一个人站出来立一个志，然后一天天地守着它。**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修身是身体的事，不是背道理；关门——立志没有位置，身体只被处境召唤。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习惯的来历他写了（四十年饭后一支烟）；志从哪里来、谁来守，没写——转第 62 章：比立志更深一层的，是委身。

第 62 章

信仰：知觉信念与誓言——信得过，但不委身

◆ 两种「信」

第 31 章讲过一种信：你下床的时候，从来没有怀疑过地板会不会塌。这种信，梅洛-庞蒂叫它知觉信念：在一切证明以前，我们已经信着世界在那里。

还有另一种信。

一对新人在婚礼上说：「无论顺境还是逆境，富有还是贫穷，健康还是疾病，我都爱你、珍惜你，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开。」一个人出家，在佛前发愿。一个年轻人入了一门手艺，在师傅面前磕头拜师，说「这门手艺，我学一辈子」。

这种信，不是信地板在那里，是把自己押上去。说这句话的人，并不知道将来会怎样：顺境逆境、健康疾病，都还没来。他是在一切都还没发生的时候，先把自己交出去。

第 31 章插下的那面小旗，在这里拔：知觉信念和这种信，不是一回事。

◆ 信仰要做的那件事

这一章说的「信仰」，不只是宗教。婚礼上的誓言，拜师时的那一句，一个人对一份事业的「这辈子就干这个了」，都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样子：委身，把自己交出去，交给一样他认为完全的、值得的东西。

第 110 号里，主体性的三个因子里有一个叫「美」：完全，吸引（第 45 章）。委身，就是一个人被一种完全吸引着，愿意把自己交给它。塞尚对着那座山画了几十年（第 32 章），秦伯为了祠堂里那幅字写了三十年（第 32 章），都是这样一种委身。

◆ 在他的理论里

在梅洛-庞蒂的理论里，第一种信，有一个很深的位置；第二种信，没有。

知觉信念，是二号位上的信：信得过，站得住，身体和世界调到了一种可以放心踩上去的样子（第 31 章）。这种信，不用谁去选，也不用谁去守，每个人每一刻都在信。

委身，是三号位上的信：要一个人站出来选，要一个人一年年地守，有时候还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这种信，要一个站得住的我。

他的理论，把信放在了二号位上。美，被他拉进了握持（第 32 章）：塞尚的委身，被读成了又一次握。于是，第二种信，在他那里只能是第一种信的一种：一种更深、更久的信得过。可委身不是信得过。一个在婚礼上说「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开」的人，不是因为他已经信得过这段婚姻会顺利，恰恰是因为他知道不一定顺利，才要这样说。

◆ 他自己的一生（待核）

这一章也要写一写他自己，写得公道。

第 1 章说过，他在一个天主教家庭长大，青年时是虔诚的信徒，大约在 1930 年代后半离开了教会〔待核：年份与缘由〕。战后，他写过一篇文章，叫《信仰与诚意》，收在《意义与无意义》里，讨论一个信徒的信仰，怎样面对政治和历史〔待核：内容〕。

离开一个教会，不等于理论有缺。一个人离开了某一种信仰，可能恰恰是因为他很认真地对待信仰。本书不对他的选择说一个字。

本书只看他的理论：他留下的，是知觉信念；委身，在他的理论里没有位置。

◆ 证人：亨利

这一章的证人，又是米歇尔·亨利（第 47 章）。

亨利晚年，走向了一种基督教的现象学，写了《我是真理》《道成肉身》这样的书〔待核：书名与年份〕。他从「生命从内部自己感到自己」出发，去讲信仰：信仰不是在世界里看见了什么，是生命在最深的地方，感到了一个比自己更大的生命。

亨利和梅洛-庞蒂，都讲「肉」；可亨利的肉，是从里面感到的，梅洛-庞蒂的肉，是在世界里可见的。亨利站在主体这一边，给信仰找回了一个位置；梅洛-庞蒂站在中间，信仰只剩下知觉信念。

按这套书的规矩也要说：亨利给信仰找回了位置，可他立起的是另一个中心，一种没有外面、没有距离的内在；第十二编第 79 章再讲。

◆ 接佛法：发愿

这一章还要接一处，指向第十编。

王德生博士的口述里说：「所以佛教有：五蕴皆空。」第十编会讲，佛法和梅洛-庞蒂，在「空」这件事上走到了同一个地方：主和客都没有一个本来就在的实体。

可佛法还有一样东西，是梅洛-庞蒂没有的：发愿。佛门里常说的四句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一个人空了主客，可他还要发愿，还要把自己交出去，交给一件他明知一辈子做不完的事。

空了，还立愿。这是第十编第 67 章要细看的地方。

◆ 先说对在哪儿

公道：他把知觉信念放到那么深的位置，对信仰也是一份提醒。

很多人以为，信仰是一套要先被证明、再去相信的道理，于是一辈子在找证明。梅洛-庞蒂会说：人不是先证明再信的，人是先信着活的。这一点，很多有信仰的人会点头：他们的信，从来不是论证出来的，是活出来的。

问题只在：活出来的信，还要有一个人站出来，把自己交出去。

一次入党、一次入会、一次拜师

孟先生的父亲，年轻时在工厂里拜过一次师。

他说，那天师父坐在车间里，他端了一杯茶，双手递过去，说：「师父，我跟您学手艺，学一辈子。」师父接过茶，喝了一口，说：「好。」

就这么简单，可他记了一辈子。

「后来我也收过徒弟，」他说，「每次徒弟端茶来，我都想起那一天。那一杯茶，不是规矩，是一个人把自己交出去了。」

这就是第 62 章说的另一种信：不是信得过，是委身。一杯茶，一句「学一辈子」，是一个年轻人在一切都还没发生的时候，先把自己押上去。

◆ SDE 看这一处

用这套书的话说：信，也要三个号位并排站着。

一号位：信的那样东西，有它自己的样子，不是我想怎样就怎样。二号位：信得过，站得住，这是知觉信念，是他写得最好的。三号位：一个人被一种完全吸引着，站出来，把自己交出去，一年年地守。

只有二号位的信，是信得过，不委身。

◆ 放回日子里

汪敏和小程，那张签了两个人名字的纸（第 28 章），后来变成了一个婚礼。

婚礼很简单，在书店里办的。轮到说誓词的时候，小程没有照着念那几句常见的话。他说：「我们在一起八年，我一直信得过你，你也一直信得过我。可今天我想说的不是信得过。今天我想说的是：以后不管怎样，我把自己交给这个家了。」

汪敏的爸爸老汪，坐在第一排，那天一根烟也没抽，眼圈红了。

> 带走的话
>
> **信地板在那里，是信得过；在婚礼上说「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开」，是把自己交出去——前一种信，他给了很深的位置；后一种信，他没有给。**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人先信着活，信不是论证出来的；关门——委身没有位置，美被拉进了握持。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委身从哪里来、谁来守，没写——第 1 章「信仰」小旗、第 31、32 章小旗在此拔掉；佛法的发愿转第 67 章。

第 63 章

合表：还有四门学科，与人—AI 的追责悬空

◆ 一张知情同意书

你或者你的家人，做过手术吗?

手术以前，医生会拿来一张纸，叫知情同意书。上面写着：做什么手术，可能有哪些风险，有没有别的办法。医生一条一条讲，你一条一条听，最后，在下面签上你的名字。

这张纸，常常让人心里发紧：签了字，好像出了事就是自己的。可它真正的意思，不是「出了事你认倒霉」，是：这是你的身体，这个决定，要由你来认。医生懂得比你多，可医生不能替你决定你的身体要不要挨这一刀。

这一张纸上，站着一门学科：医学伦理。它要的，也是那一格：一个站出来说「我知道了，我同意」的人。

这一章是第九编的合表。前面五章讲了法学、伦理、道德、精神、信仰；这一章，再补四门，然后把它们合在一起，接上全书下一个大问题：人和 AI 一起做事的时候，谁来认。

◆ 再补四门

政治：一个公民，要能说「这一票是我投的」「这个意见是我提的」。政治不只是人和人之间的来来回回、看气氛、找方向；到了某一刻，要有人站出来表态，要有人为一个决定署名。第 33、34 章讲过他的政治：他的尺子只量关系的方向，他的判断只守不立。放到一个普通公民身上，就是一个永远在「考虑」、从不站出来说「我主张这个」的人。

医学伦理：就是那张知情同意书。一个病人，要能在懂了以后，说「我同意」或者「我不同意」。梅洛-庞蒂那一路，给医学带来过很好的东西：看病人的脸，问他睡得怎

么样，别把他当成一台要修的机器（第 41 章）。可病人最后那一句「我同意」，要一个站得住的我。

教育：教育要做的一件大事，是把一个孩子培养成一个能担当的人。不是只教他会做题、会做事，是教他有一天能站出来说：「这是我的选择，我负责。」第 18 章讲过，他写了孩子怎样从一片混融里长出一个「我」来，说「不」、说「我的」；可一个孩子从说「不」，长到能说「我认」，中间那一大段路，他没有写。

经济：市场上一切交换，都站在一样东西上：契约，签字。一个人签了一份合同，就认下了一件事，到期要交货、要付钱。今天有一种说法，叫「主体性经济」：一个人的判断、他的名字、他的认领，本身就是一种价值。没有一个站出来签字的人，经济里的信任就没有地方落。

◆ 九门学科，一张表

学科	在三号位上要做的事	他那里有什么	缺在哪里
法学	追责：三号位改变	匿名的身体；溶进历史的个人	找不到被追责的人
伦理	担当	交互身体性	有关系，没有担当
道德	悔改：三界传导	「没有人清白」	没有哪一个人要改
精神	立志、修身	习惯身体	有惯性，没有立志
信仰	委身、誓愿	知觉信念	信得过，但不委身
政治	表态、署名	只量关系方向的尺子	只守不立
医学伦理	知情同意	看病人的脸	「我同意」没有位置
教育	培养能担当的人	孩子长出「我」的前半段	从「不」到「我认」那段路没写
经济	契约、签字	人与人之间的来往	签字的人没有位置

九门，一个样子：他在每一门里都带来了好的提醒，二号位上的提醒；每一门要站的那一格，三号位上的认领，是空的。

◆ 这张表为什么要紧

第八编讲的损害，落在一个人身上：一个人说不清去哪，一个人答不出「你想要什么」。

这一编讲的亏缺，落在一个社会身上：如果一个社会，越来越按「互动中心」的方式去理解人，那么法庭、良心、修养、誓言、选票、同意书、合同，这些靠「一个人站出来」撑起来的东西，会一起慢慢失去地基。

这不是说这些东西会马上倒。它们有自己的历史，有很厚的土，一时倒不了。可它们的地基，是那一格；一个理论如果不给那一格位置，照着它去理解人的人越多，这些东西就越像是「外面硬加上来的规矩」，而不像是从人身上长出来的。

◆ 今天，为什么这件事特别要紧

还有一件事，让这张表在今天特别要紧。

今天，越来越多的事，是人和 AI 一起做的。一篇文章，人写一半，AI 改一半；一张片子，AI 先看，医生再看；一辆车，人开一半，系统开一半；一个决定，人提出来，AI 算一遍，人再定。

这些事，按梅洛-庞蒂的办法去描述，会描述得很好：人和机器之间那一下，来来回回，谁在带谁、谁在跟谁，分不清，像两只手握在一起（第 22、23 章）。

可越是分不清，这张表上九门学科要找的那个人，就越找不到。文章出了错，是谁写的？片子看错了，是谁看的？车出了事，是谁开的？决定错了，是谁定的？

王德生博士为本书口述过：人—AI 的复合主体性，就无法诞生了。这张表，是这句话在社会上的样子：人和 AI 并在一起，并得越顺，追责越悬空。

这是第十三编的主命题。

◆ 先说对在哪儿

这一编结束以前，还要再还一次公道。

他给这九门学科带来的提醒，每一条都对：法律要懂人在紧急里的那一下；伦理要记得人和人先连着；道德要记得自己的手也不干净；修身要落在身体上；信要从活着里来；政治别把判断交出去；医生要看病人的脸；教育要给孩子的「我」留出长的地方；经济里人和人要先有来往。

一个哲学家能给九门学科都带来有用的提醒，这本身就是一份很大的遗产。

本书说的「亏缺」，只是说：这些提醒，都在二号位上；九门学科最后要落脚的那一格，在三号位上。

一份年底的述职

邝亮第一次写年底述职，写了一大堆：参与了多少个项目，和多少个部门合作，用 AI 做了多少份方案。

他的主管看了，说：「写得很满，可我看不出，这一年里，哪一件事是你认的。」

邝亮重新写了一遍。这一次，他只写了三件事：一个他主导的项目，他在里面下的那个最关键的判断，以及这个判断后来是对是错；一个他带的新人，这个新人现在能独立做什么了；一次他犯的错，他是怎么认的、怎么改的。

主管看了第二版，说：「这一份，我能拿去跟上面说：这一年，这个人在这里。」

一份述职，也是九门学科里最小的那一门：一个人站出来，说这一年，哪些是我的。

◆ SDE 看这一处

用这套书的话说：一个社会，也要三个号位并排站着。

一号位：事实，证据，账本，可以回头去查的「这一次」。二号位：人和人之间、人和机器之间的来来回回，那一下的默契和信任。三号位：一个个站出来、说「这是我的」「我认」「我负责」的人。

一个只有二号位的社会，很暖，很顺，谁都相处得好；出了事，谁也找不到。

◆ 放回日子里

禾记推拿开了一年，阿禾给自己的小店，也装了一套预约和记录的系统，还用上了一个 AI 助手：客人描述哪里不舒服，助手先整理成几句话，给阿禾一个参考。

有一天，助手给一位客人的建议是「重点按腰」，阿禾照着按了。客人第二天说，其实是髋关节的问题，腰按了没用。

阿禾想了很久，在系统里加了一行规矩：助手的建议，只作参考；每一位客人按哪里、为什么，阿禾自己写一句，自己签名。

邝师傅来店里，看到这一行，问他：「你不是嫌麻烦吗？」

阿禾说：「师傅，以前是我的手和客人的背，出了事找我。现在中间多了一个它，它说得头头是道，我按得顺顺当当，出了事，我自己都说不清是谁的主意。多签这一个名字，是给我自己留一个站得住的地方。」

> 带走的话
>
> 九门以主体性为对象的学科，他都带来了好的提醒；它们最后要站的那一格，他没有给——今天人和 AI 并在一起，并得越顺，这一格空得越显眼。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九门学科，九处二号位上的好提醒；九处三号位上的空。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人与 AI 之间的那一下，谁在认，他的理论描述不了——第九编结束，转第十编佛法「空」到哪一步，再转第十三编复合主体。

第 十 编

相遇：五蕴皆空

编　序

这一编，请梅洛-庞蒂和两千多年前的一种智慧见一面。

王德生博士为本书口述的那条定义，最后一句是：「所以佛教有：五蕴皆空。」他在这一句里，把梅洛-庞蒂的「肉身就是互动」，和佛法的「空」接到了一起。相遇编用五蕴皆空，也是他裁定的。

这套书的相遇编有一条规矩：同一把尺，量两边；各有各的零，不判谁赢。这一编照这个规矩走。王德生博士另有一本《佛法的 SDE 解构导论》，本编的佛法口径，以那本书为准：缘起性空，就是显露由路和土发生，所以没有自性；中道，就是「有显露，无自性」；「空亦复空」，连 SDE 自己也要空。

这一编五章。第 64 章讲佛法怎样定义「触」：根、境、识三事和合。第 65 章讲「人无我」：梅洛-庞蒂走到的地方。第 66 章讲「法无我」：他停下的地方。第 67 章讲佛法比他多的那一样东西：空了，还立愿；并用同一张全息表量一量佛法这一边，看它的零在哪里。第 69 章，让两只手在两边各站一次。

本编为判决「互动不空」提供最后一份证据，也为第十三编「人—AI 复合主体」埋下一个方向：空了主客，还要立愿。

说明一句：本编只从结构上比较，不评判任何宗教的真假高下，也不代替任何一门宗教讲它自己的道理；讲佛法的地方，都是这套书的读法。

第 64 章

三事和合生触：两千年前的「触」

◆ 一碗热汤的「烫」在哪里

你端起一碗刚出锅的汤，手指一碰碗边，「烫！」

这个「烫」，在哪里？

在碗上吗？碗是热的，可一只放在那里没人碰的碗，谈不上「烫」，它只是温度高。在你的手指上吗？你的手指是好好的，没有碰碗以前，它一点也不烫。在你的脑子里吗？可你并没有先想「这碗很热」，再觉得烫；你是一碰就烫。

「烫」，在碰的那一下。碗、手指、你那一刻的感觉，三样一碰，才有了烫。

两千多年前，佛法就是这样讲「触」的。

◆ 三事和合

佛经里讲人怎样感到外面的东西，有一个很有名的说法。大意是：眼睛和颜色为缘，生起眼识；眼、色、识这三样东西和合在一起，就叫作「触」〔待核：经典出处，常见于《杂阿含经》〕。耳朵和声音、鼻子和气味、舌头和味道、身体和冷热软硬，也都是这样：根、境、识，三事和合，才有触。

佛法讲人生的来龙去脉，有一串「十二缘起」。其中有两环是：「六入缘触，触缘受。」有了眼耳鼻舌身意这六个门，才有触；有了触，才有苦、乐、不苦不乐的感受〔待核〕。

请注意这几句话说的是什么：感受不是从外面来的（不在碗上），也不是从里面生的（不在心里），是三样东西碰在一起，和合出来的。触，排在受的前面。

◆ 这和梅洛-庞蒂说的，是一回事

读到这里，读过前面各编的读者，会觉得很眼熟。

梅洛-庞蒂说：知觉不是客体送进来的一粒粒感觉，也不是心灵在里面做的判断，是身体和世界碰上的那一下（第 6、14 章）。

佛法说：触不是境单方面送来的，也不是识单方面生的，是根、境、识三事和合。

两边说的，都是：在「中间那一下」以前，谈不上「外面的东西」和「里面的我」各自在那里；感受，是碰出来的。

王德生博士那条定义说：肉身的定义就是互动；「手」不用视觉图像（客体位）定义，也不用主体位定义，用变化、波、善来定义；所以佛教有五蕴皆空。这一章看到的，就是这句话的前一半：在「触」这件事上，佛法和梅洛-庞蒂走到了同一个地方。

◆ 可是，请看「三事」

两边看起来一样，细看有一处不一样。

佛法说的是「三事」和合：根、境、识，三样东西都在，都被点了名。它没有说，触是一种更早的东西，根、境、识是从触里裂出来的两面。它说的是，三样东西各有各的来处，碰在一起，才有触。

梅洛-庞蒂到了晚年，说的是另一个次序：先有肉，看者和被看者从肉里「裂开」（第 27 章）。那一下在先，两边在后，两边都是那一下的两面。

一个是「三样并排，和合出一下」；一个是「一下在先，裂出两样」。

用这套书的话说，这一处的差别，正好是三个号位的差别：佛法的「三事和合」，更像三个号位并排站着（境是客体那一边，识是主体这一边，触是中间那一下）；梅洛-庞蒂的「裂开」，是中间那一下当了根，两边成了它的影子（第 10 章）。

这一处，本书只作读法，标「存疑」：佛法的「三事」，每一事也是缘起的，也没有自性；本书说它「更像三个号位并排」，是拿这套书的尺去量，不是说佛法本来就这样讲。

◆ 先说对在哪儿

公道：两边都比那三百年吵个不停的两家（第 6 章）走得远。

经验论把一切归给外面，理智论把一切归给里面。佛法在两千多年前，梅洛-庞蒂在七十多年前，都说出了同一件事：感受在碰的那一下里。这是一个很深、很难的看见，很多人一辈子都没看见。

一次冬天的握手

冬天，邝师傅在铺子门口，和刚进门的秦伯握手。

秦伯的手冰凉，邝师傅的手热乎乎的。一握，秦伯说：「你手真暖。」邝师傅说：「你手真凉。」

一铺子的人都笑了：同一次握手，一个说暖，一个说凉。

阿禾后来说，这一下，正好是第 64 章的「三事和合」：暖和凉，不在邝师傅的手上，也不在秦伯的手上，在两只手碰在一起的那一下；而且是三样东西一起碰出来的：邝师傅那只热手（一边），秦伯那只凉手（另一边），还有两个人各自那一刻的感觉。

秦伯接着说了一句：「我这手，以前冬天也不凉的。中风以后，血走得慢了。」

那一下的「凉」，也有它的来历。

◆ SDE 看这一处

用这套书的话说：触，是三个号位一起在场的那一下。

境，有它自己的来处：那碗汤是灶上煮的，那只碗是窑里烧的。根，有它自己的来处：那只手是长出来的，是十个月加一辈子长出来的（第 39 章）。识，也有它自己的来处：你知道「烫」要缩手，是小时候被烫过几回学来的。

三样各有来处，碰在一起，才是这一下的「烫」。

梅洛-庞蒂把这一下写得最细，可他让这一下当了根，三样的来处，就都被收进了这一下里。

◆ 放回日子里

秦伯中风以后，右手有一阵子对冷热不太敏感。有一回他端汤，汤很烫，他的右手没觉得，端着走了好几步，是左手碰了一下碗边，才「嘶」地一声放下。

儿媳妇吓了一跳，赶紧拿凉水给他冲。

后来家里多了一个规矩：秦伯端汤，一律用左手先碰一下碗边。

秦伯说：「我这才知道，烫不在碗上，也不在我心里，在手碰碗的那一下。右手那一下断了，碗再烫，也没有烫。」

> 带走的话
>
> 两千多年前，佛法说「根、境、识三事和合生触」——感受在碰的那一下，这和梅洛-庞蒂说的是一回事；只是佛法说的是三样并排，他说的是一下在先。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佛法和他走到同一处：感受在碰的那一下。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佛法的三事各有来处；他的那一下当了根，来处被收进了那一下里——「三事更像三号位并排」为本书读法。

第 65 章

人无我：他走到的地方

◆ 你是哪一个你

你翻开一本很多年前的相册。

五岁的你，在幼儿园门口哭；十五岁的你，站在教室后面，头发剪得很难看；二十五岁的你，第一次上班，穿着一件不合身的西装。

这几个人，都是你。可你看着他们，常常觉得陌生：那个五岁的孩子想的是什么，你早就不记得了；那个十五岁的少年在乎的事，今天的你觉得可笑。身体换了很多遍，想法换了很多遍，连名字，有的人都换过。

那么，那个一直是「你」的东西，在哪里？

◆ 五蕴皆空

佛法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很有名的回答。

它把一个人拆成五堆，叫「五蕴」：色，身体和外在的形色；受，苦、乐、不苦不乐的感受；想，脑子里的念头和认取；行，意志和一切造作；识，识别和了别。一个人，就是这五堆东西在一起。

然后它说：照见五蕴皆空。这五堆里，没有哪一堆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我」；五堆合在一起，背后也没有一个藏着的、本来就在的「我」。这叫「人无我」。

王德生博士的《佛法的 SDE 解构导论》把这件事说得很明白：五蕴不是五个东西，是五类生命的发生；照见五蕴皆空，就是照见这五类发生显露出来的样子，都没有自性。所谓「我」，是五蕴在一起发生出来的一个样子，不是藏在五蕴后面的一个实体。

◆ 他走到了这里

梅洛-庞蒂，在「人无我」这一步上，走到了和佛法很近的地方。

他拆掉了笛卡尔那个关起门来的「我思」，说它下面还有一个沉默的、身体的在场（第 10 章）。他拆掉了萨特那道纯粹的目光，说人一开始就在世界里、和别人缠在一起（第 13 章）。他说知觉的时候，是「有人在我之中知觉」，一个匿名的某人（第 44 章）。他说「我」是从一片混融的社会性里，一步步分出来的（第 18 章）。

这一路下来，那个先在的、固定的、藏在身体后面的「我」，被他一刀一刀拆掉了。

用佛法的话说：他照见了人无我。

这是他和佛法最近的地方。在西方哲学里，能把「我」拆到这一步的人，不多。

◆ 两种「无我」

可是，这里要细看。

佛法说人无我，不是说没有人，也不是说一个人不能对自己的事负责。王德生博士的佛法卷里有一段话说得很清楚：佛法的中道，是有显露，无自性；有作用，无自存；有我相，无自性我。

也就是说：「我」这个样子是显出来的，是起作用的；它只是没有一个本来就在、永远不变的实体。一个修行的人，照见了无我，照样要持戒，照样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照样要发愿（第 67 章）。无我，是去掉「我是一个固定实体」的执著，不是去掉那个显出来、起作用的我。

佛法卷还说：若人格有自性，人就不能修行。正因为「我」没有自性，是发生出来的，所以它能变、能修、能转。无我，恰恰是修行和改变的根据。

梅洛-庞蒂的无我，拆掉了自性我，这一步和佛法一样；可他拆完以后，那个「显出来、起作用的我」，也跟着成了影子，成了匿名的某人（第 44 章）。有我相这一半，在他那里很薄。

佛法是：无自性，有我相。他是：无自性，我相也淡了。

◆ 先说对在哪儿

公道：在拆掉先在的我这一步上，他和佛法都做对了，而且这一步很难。

一个把「我」当成固定实体的人，会很苦：他觉得自己的性格改不了，自己的过去甩不掉，自己的面子碰不得。照见无我，是一种松开。梅洛-庞蒂从另一条路，也走到了这种松开：我不是一个关起门来的小人，我是在世界里、和别人缠在一起长出来的。

◆ 别误会：无我不是没主见

「无我」这个词，很容易被听成「没有自己」「什么都随别人」。

这不是佛法说的无我，也不是这本书要的样子。第 44 章那个人人都喜欢、却答不出「你想要什么」的人，不是照见了无我，是还没有长出一个站得住的我。

照见无我的人，恰恰常常很有担当：他不把自己当成一个固定的、碰不得的东西，所以能改，能让，能为别人做事；可他做的每一件事，他都认。佛法卷那一句「有我相，无自性我」，说的就是这个样子：不执著一个固定的我，照样有一个显出来、起作用的我。

一个换了名字的人

孟先生的女儿，小学毕业那年，想改一个名字。她说原来那个名字太土，同学老笑她。

孟先生没有马上同意，也没有马上反对。他问她：「你改了名字，你还是你吗？」

女儿说：「当然是我啊。」

「那你原来那个名字叫了十二年，那个『你』去哪儿了？」

女儿想了想，说：「也还是我。名字换了，我没换。」

孟先生说：「那你想好了，我就陪你去改。」

这是一个十二岁孩子的「人无我」：名字不是一个藏在后面的、固定的我，可以换；可换了名字，那个显出来、认下这个新名字的「我」，还在（第 65 章）。有我相，无自性我。

◆ SDE 看这一处

用这套书的话说：主体性是长出来的，没有先在的自性；可长出来以后，它要站得住，要能说「我认」（第 44 章）。

这一点，和佛法卷说的「有我相，无自性我」，是同一个方向。佛法那一边，有我相；这套书这一边，要一个长出来以后站得住的我。两边都不要一个先在的实体，两边都要一个显出来、起作用、能担当的样子。

梅洛-庞蒂和佛法，在「无自性」上走到了一起；在「有我相」上，分开了。

◆ 放回日子里

秦伯中风以后，有一段时间很消沉。他说：「我以前是一个能写一手好字、能自己去菜市场的人。现在呢？我不知道我是谁了。」

有一天，秦伯的儿媳妇带他去了一趟附近的一座小寺庙，那里的一位老师父常和老人们聊天。

老师父听秦伯说完，笑着说：「秦伯，你以前那个『能写好字的你』，也不是一直有的，是你一年年写出来的。现在那个你换了个样子，不是没了，是要再写一个出来。」

秦伯说：「那我到底是哪一个？」

老师父说：「哪一个都不是一直在的。可你现在坐在这里，想着要把手练回来，这个你，是在的。这个你，要你自己认。」

带走的话

他和佛法都照见了「人无我」——没有一个先在的、固定的我；可佛法无自性、有我相，他无自性、我相也淡了。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拆掉了先在的自性我，与佛法同行。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他写了我从混融里长出来；长出来以后「有我相」那一半，在他那里是影子——与第 44 章同一处。

第 66 章

法无我：和合也空——他停下的地方

◆ 「规律」是不是本来就在那里

你大概听人说过：「这是规律，没办法。」

「这是市场规律。」「这是人性，改不了。」「这是自然规律，谁也逃不过。」说这话的人，心里常常有一个画面：世界里藏着一些本来就在那里的规律，像刻在石头上的字，人只能去发现它、服从它。

佛法对这个画面，有一句很深的话：法无我。

◆ 法无我

上一章讲了人无我：人没有一个固定的自性我。这一章讲更深的一层：不只人没有，一切「法」，一切东西、一切规律、一切道理，都没有一个本来就在、自己成立的自性。

王德生博士的佛法卷，把这一层说得很透：法无我，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发生，拥有自足、自生、自持、自明的第一原理。所谓「杯子可以装水」「人会成长」「社会有规律」，都不是对象自己内部藏着一个自存的规律，而是很多发生在特定条件下纠缠、共生、显露出来的一个阶段性的样子。

佛法卷还引了中观的一句话：空亦复空。连「空」也是空的；如果把「空」抓成一个最高的东西，就又违背了空。佛法卷接着说：连 SDE 自己，也要空；它不是一个新的本体，只是帮人破除自性执著的一个方法。

◆ 他停在了这里

现在，把梅洛-庞蒂放到这一层来看。

他拆掉了先在的主体，这是人无我（第 65 章）。他也拆掉了先在的客体：物是碰出来的，桌子的坚实是手和它碰熟了的稳定，科学的客观世界是第二层（第 10、30 章）。主和客，都没有自性了。

可是，那一下呢？那个让主和客都从里面裂出来的交织，那块肉呢？

第 27 章说过：他把肉称为「元素」，说它是一个「最终的概念」，可以凭它自己来思考〔待核：原文与语气〕。

请把这几个词，和佛法卷那一句放在一起看：没有任何一个发生，拥有自足、自生、自持、自明的第一原理。

「可以凭它自己来思考」，就是自明；「最终的概念」，就是第一原理；「元素」，就是自足、不从别处来。

主和客，他都空了；互动，他没有空。

用佛法的话说：他照见了人无我，也照见了一半的法无我，主和客这两「法」；最后那一法，和合本身，他把它立成了一个不空的底。

这就是本书的判断「互动不空」：**主和客都空了，唯独互动不空**。

◆ 为什么他停在这里

这不难理解。

一个人一路拆，拆到最后，总要有一个地方站着。拆掉了主体，拆掉了客体，脚下总得踩着点什么。他踩着的，就是那一下：他一生最早懂得的那一屋子人的暖（第 1、13 章），他在鲁汶读到的右手摸左手（第 2、22 章），他二十年来一遍遍写的身体和世界之间那一下。

对他来说，这一下太真了，真到他不觉得它还需要被拆。

佛法说「空亦复空」，正是看准了人这种心：拆了别的，总想留一个自己站着的地方。连这个地方，也要空掉。

◆ 空了，就没有站的地方了吗

读到这里，有人会担心：什么都空了，连那一下也空了，人还站在哪里？

佛法卷有一句话，正好回答这个担心：空不是虚无，而是转化可能性的根据。若一切都有自性，则一切不可改变：痛苦有自性，痛苦就不能止息；人格有自性，人就不能修行。正因为一切都是发生出来的，所以一切都能变。

放到梅洛-庞蒂身上：如果那一下是一种不空的元素，那么它断了，就只能说「回不来了」；学不会，就只能说「没有」（第 52 章）。正因为那一下也是空的，也是发生出来的，所以它断了能重新长，学不会可以慢慢长。

互动也空，不是让人没有站的地方，恰恰是让那一下能长、能修、能重新接上。

◆ 先说对在哪儿

公道：他停在这里，不是因为他不深。

在西方哲学里，能把主和客都拆到「没有先在」这一步的人，屈指可数。他停下的地方，已经比很多人走得远。而且，他停下的那个地方，那一下，是真的；佛法也没有说那一下是假的，佛法只说它没有自性。

问题不在他看见的东西，在他把看见的最后一样东西，当成了不需要再看的底。

◆ 放到今天：「这是规律，没办法」

回到这一章开头那句话：「这是规律，没办法。」

今天很多人常说这句话：「行业就是这样，没办法。」「年纪大了就是这样，没办法。」「现在的孩子就是这样，没办法。」

说这句话的人，把一个在某些条件下发生出来的样子，当成了一条本来就在、自己成立的规律。法无我，恰恰是说：它不是本来就在的，是在一些条件下发生出来的；条件变了，它就能变。

放到那一下上也是一样。「我这人就是跟谁都处不好」「我就是没有手感」，说的人也是把一种交织的样子，当成了一个改不了的底。互动也空，所以它也能改。

「我们家就是这样的人」

汪敏的婆家，有一句常挂在嘴边的话：「我们家的人，就是脾气急。」

吵架了，「我们家的人就是这样」；孩子发脾气，「随根」；丈夫在外面和人起冲突，「老程家的血」。

汪敏嫁过去两年，有一天忍不住说：「脾气急是怎么来的？是天生的，还是一家人天天这样吵，吵出来的？」

婆婆愣了一下，说：「那……可能是吵出来的吧。我小时候，我爸就这样。」

汪敏说：「那就能改。」

「我们家就是这样的人」，是把一种交织，一家人怎样说话、怎样吵架，当成了一个改不了的底。法无我，连这一片交织也空（第 66 章）：它是长出来的，所以能改。

那一年，程家的年夜饭，第一次没有人吵架。

◆ SDE 看这一处

用这套书的话说：主、客、互动，三个号位，都是发生出来的，都没有自性，都有来历（第 39 章）。

这套书自己也要守这一条：佛法卷说 SDE 也要空。所以本书在第 76 章，要给这套书自己写死法：如果哪一天，这套书把「三个号位并排站着」立成了一个新的不空的底，它就犯了和梅洛-庞蒂同样的毛病。

◆ 放回日子里

邝师傅的师父晚年老说「劲本来就在那儿」（第 5、27 章）。邝师傅不全信。

阿禾有一次把这一章的意思讲给邝师傅听，邝师傅想了很久，说：「我师父拆了很多东西。他说穴位是死的，书是死的，机器是死的，只有那股劲是活的。他拆得对。可拆到最后，他把那股劲当成了不用拆的东西，当成了本来就在的。」

阿禾说：「那你呢？」

邝师傅说：「我觉得那股劲也是长出来的，也会变，也会没。正因为它会变，秦伯那只手才能回来。」

> 带走的话
>
> 主和客，他都空了；那一下，他没有空——他把最后一样看见的东西，当成了不需要再看的底；可那一下也空，也正因为空，它才能长、能断、能重新长。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主客两法都空了；关门——和合本身被立成不空的底。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互动的自性，在这一章被佛法的「法无我」点破——判决「互动不空」在此钉死；「空亦复空」转第 76 章。

第 67 章

立愿与八正道：同一把尺量两边

◆ 一个知道做不完还要做的人

有一种人，你一定见过。

一位乡村小学的老师，在山里教了三十年书。她知道，她教不完所有的孩子，山里的穷也不是她一个人改得了的。可她每天早上还是六点起来，走一个小时山路去学校。

有人问她：「你明知道改变不了什么，为什么还要教？」

她说：「改变不了全部，能改变一个是一个。我这辈子，就干这个了。」

这一句「我这辈子就干这个了」，就是一种立愿。

◆ 空了，还立愿

佛法讲空，讲得很彻底：人无我，法无我，连空也空。

可是，佛法并没有因此说「那就什么也不用做了」。佛门里常说四句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待核：各宗文字略有出入〕。

请看这四句的样子：每一句的前半，都是「无边」「无尽」「无量」「无上」，明知道做不完；每一句的后半，都是「誓愿」，偏要去做。

空了，还立愿。这是佛法里很深的一处。王德生博士的佛法卷里也说，修行要以空性为根，以菩提心为方向；讲到帮助他人时，说要让判断少一点傲慢，多一点帮助众生转化的愿力。

愿，就是方向；立愿，就是一个人站出来，把自己交出去。

◆ 这一处，正是他没有的

回头看第八、九两编。

第一损失：目标和方向混沌（第 48 章）。佛法这一边，有愿，就有方向；四弘誓愿，一句一句，都是方向。

主体性的缺失：握的人不见了（第 44 章）。佛法这一边，立愿的是一个人：「我」发愿，「我」誓度，哪怕这个「我」没有自性，它显出来、起作用、担当。

信仰：信得过，但不委身（第 62 章）。佛法这一边，发愿就是委身。

佛法还有一样：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待核〕。这是一条一步一步可以走的路。用这套书的 D 三层来说，它是路径组织；而且这条路，是朝着一个立下的方向走的，不是被处境一刻一刻拉着走的（第 48 章）。

所以，空了主客这件事，佛法和梅洛-庞蒂是同路的；空了以后，佛法还立了愿、铺了路，梅洛-庞蒂没有。

◆ 同一把尺，量佛法这一边

这套书相遇编的规矩：同一把尺，量两边；各有各的零，不判谁赢。现在，用全息投射那张表（第 42 章）的办法，也量一量佛法这一边。

按这套书的读法（本书读法），佛法在好几组三视角里，都不像梅洛-庞蒂那样只立中间一格：三事和合，三样并排（第 64 章）；空了还立愿，意义目标不缺；八正道，路径组织有；持戒，是一种可以对一对的准，优化约束也在。

那么，佛法这一边的零在哪里？

佛法卷自己早就点出来了。它说，佛法最怕两种偏：一种是常见，把显露的东西抓成有自性的实体；一种是断见，把「空」读成什么都没有，于是生活无意义，修行无必要，因果无作用，慈悲无根据。佛法的中道，是「有显露，无自性」，两边都不落。

本书的读法是：佛法这一边的零，在「空」被读偏成「断」的时候。一个人如果把空读成了「反正都是空的」，那么愿也空了，担当也空了，他会比梅洛-庞蒂走得更远：连中间那一下也不当真了。这种读偏，佛法自己一直在防，用二谛，用中道，用「空亦复空」。

所以两边各有各的零。梅洛-庞蒂的零，在互动不空；佛法的零，在空被读成了断。两边都有防的办法：梅洛-庞蒂那一边，要给互动补上来历、补上刻度和签收；佛法那一边，要守住中道，空而不断。

这一节是本书的读法；与王德生博士《佛法的 SDE 解构导论》口径不一处，以该书为准。

◆ 先说对在哪儿

公道：梅洛-庞蒂那一边，也有佛法可以借的东西。

佛法讲修行，讲得多的是心：观照、觉察、放下。梅洛-庞蒂讲的，是身体：一只手怎样一遍遍地练，一个习惯怎样沉进身体，一个处境怎样推着人走。很多修行的人都知道，光在心上用功不够，身体的习惯改不了，心也定不下来。在这一点上，他那一套细细的身体描述，是很多讲修行的书里没有的。

◆ 别误会：立愿不是立一个死目标

读到这里，有人会担心：立愿，是不是又把事情定死了？第 26 章不是说，他怕的正是一个把活东西冻死的「合」吗？

立愿不是立一个死目标。四弘誓愿的每一句，都是「无边」「无尽」：它立的是一个方向，不是一个终点；它说「我往那里走」，不说「我到了」。一个立了愿的人，路上照样要一次次地调，照样要看着处境来，照样要来来回回；只是他知道自己往哪里走。

这正好是梅洛-庞蒂最怕的那个「封顶的合」，和他缺的那个「落地的方向」之间的分别：愿是方向，不是顶。

◆ SDE 看这一处

用这套书的话说：空了，还要立。

空，是去掉自性：主、客、互动，都没有本来就在的实体，都有来历，都能变。立，是在空了以后，有一个人站出来，立一个方向，走一条路，一次次地对一对，一年年地守。

梅洛-庞蒂空了一半，也没有立。佛法空得彻底，也立了愿。这套书要的，是佛法那一边的这个样子，加上梅洛-庞蒂那一边那一份对身体、对那一下的细细描述。

◆ 放回日子里

那位山里的老师，有一年病了，下不了山。学校里来了一个年轻的代课老师，是城里来的大学生。

年轻老师教得很好，孩子们都喜欢他。可三个月以后，他说要走了。他说：「我在这儿每天都挺好的，跟孩子们也处得来。可我不知道自己在这儿到底要干成什么。」

老老师病好了，回到学校。她对年轻老师说：「你跟孩子们处得好，这是最难的，你已经有了。你缺的，是一句话。」

「什么话？」

「你得自己说一句：我在这儿，要干成什么。说了，你就留得下来了。」

年轻老师想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说：「我要把这个班，带到小学毕业。」

他留了三年。

> 带走的话
>
> **佛法空得比他彻底，连和合也空；可空了以后，佛法还立了愿、铺了路——空了，还要有一个人站出来立一个方向。**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佛法这一边——空了还立愿，方向与委身都在；他那一边——空了一半，没有立。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同一把尺量两边：他的零在互动不空，佛法的零在空被读成断——佛法一侧的读法待与佛法卷对账。

第 68 章

立愿的日常：一个家的愿

◆ 愿，不只在寺庙里

第 67 章讲了佛法的「空了还立愿」：四弘誓愿，明知做不完，偏要去做。

很多人听到「立愿」，会觉得那是出家人的事，离自己很远。其实，普通人的日子里，处处都在立愿，只是不这样叫。

一对新人在婚礼上说「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开」，是立愿（第 62 章）。一位山里的老师说「我这辈子就干这个了」，是立愿（第 67 章）。秦伯说「开春以前，我要自己走到菜市场去」，也是立愿，一个很小的愿（第 61 章）。

这一章讲一个家，是怎样立愿的。

◆ 秦伯家的那个晚上

秦伯中风以后大半年，家里的日子磕磕绊绊。儿媳妇累，儿子忙，小孙女没人好好陪，秦伯自己心里也憋着一口气，觉得拖累了大家。

有一天晚上，一家人吃完饭，秦伯的儿子说：「我们坐一会儿，说说以后。」

他没有说「我们要怎样怎样」，他问了每个人一个问题：「这一年，你最想这个家变成什么样？」

儿媳妇说：「我想每周有一个下午，是我自己的。」

秦伯说：「我想自己能扣扣子，自己去菜市场，自己给孙女买一根糖葫芦。」

小孙女说：「我想爷爷陪我玩积木。」

秦伯的儿子说：「我想这个家，不管谁病了、谁累了，都还像个家。」

他把这四句话写在一张纸上，贴在了饭桌旁边的墙上。

◆ 这张纸是什么

这张纸，不是一张计划，也不是一份合同。它没有写哪天做到、怎么做到、做不到怎么办。

它是一个家的愿：四个人，各说一句，合起来，是这个家往哪里去。

梅洛-庞蒂讲过一家人之间那种最深的交织：一个皱眉，另一个就懂；一个人累了，另一个的手就伸过去了。秦伯家这大半年，这种交织一点都不少，甚至比以前更深。可一家人缠得越深，越容易不知道这个家要往哪里去：每个人都在接住别人，没有人说自己想要什么，也没有人说这个家想要什么。

那张纸上的四句话，是在交织旁边，立了一个方向。

◆ 愿，是怎样落地的

愿立下以后，要一点一点落地。

儿媳妇那一句，落成了一个安排：每周六下午，秦伯的儿子带孩子、陪秦伯，她出门，去哪儿都行。

秦伯那一句，落成了门框边那张纸（第 17 章）、那个本子（第 21 章），还有第 61 章那一把葱。糖葫芦那一件，是冬天到的：他自己拄着拐杖，走到小区门口的小摊，给孙女买了一根，回来的时候，糖都化了一半，孙女还是高兴得跳起来。

小孙女那一句，落成了每天晚饭后二十分钟，爷爷和她在地板上搭积木。秦伯的右手搭得很慢，常常搭倒，孙女就说：「爷爷再来。」秦伯后来说，那二十分钟，比康复室里的一个小时练得还好。

秦伯的儿子那一句，落成了第 89 章那本「家事本」：谁管什么，每个月翻一次。

◆ 愿不是终点

一年以后，一家人又坐下来，看着墙上那张纸。

有的愿，做到了；有的，做到了一半；儿媳妇那个「每周一个下午」，有好几周没做到，因为秦伯住院了。

秦伯的儿子没有把纸撕下来，他在下面又写了四句，是这一年每个人新的愿。

他说：「愿不是写完就完的。是每年都写，每年都对一对，做到的，高兴一下；没做到的，接着来。」

这就是第 67 章说的：愿是方向，不是顶。一个家立了愿，照样要一天天地来回、一天天地调，照样有做不到的时候；只是它知道自己往哪里去。

◆ SDE 看这一处

用这套书的话说：一个家，也要三个号位并排站着。

二号位，是一家人之间那份深深的交织，那一个皱眉就懂的默契。这是梅洛-庞蒂写得最好的，也是一个家最暖的地方。

一号位，是墙上那张纸、门框上的线、家事本，一次次可以回头去对的「这一次」。

三号位，是每个人站出来说的那一句「我想」，和秦伯的儿子站出来说的那一句「这个家，我们一起守着」。

空了还立愿，放在一个家里，就是：一家人不必把谁当成家里的主宰，不必把哪一种过法当成本来就该这样的规矩；可一家人要一起立一个愿，每年对一次。

> 带走的话
>
> 一个家缠得越深，越容易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四个人各说一句「我想」，贴在墙上，每年对一次，这就是一个家的愿。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交织是一个家最暖的地方；愿是它的方向。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墙上那张纸，一年一年地写下去，就是这个家的来历。

第 69 章

一只手在两边：压麻的手与婴儿的手

◆ 回到那只压麻的手

这本书从一只压麻的手开始（导论）：五指俱全，是我的，却不是手；针扎一样的麻过去，它重新能握了，才重新成了手。

那只手，说明了手是什么：手不在照片里，也不在「我的」里，手是正在握的那一下。

这一章，让这只手，还有第 9、39 章那只婴儿的手，在梅洛-庞蒂和佛法两边，各站一次。

◆ 压麻的手，站在梅洛-庞蒂那一边

梅洛-庞蒂会怎样说这只压麻的手？

他会说：你看，手不是一样东西，手是身体和世界之间那一下；那一下断了，手就不是手了。他会说得很细：压麻的手碰床单，像隔着一层橡皮，因为身体图式在那一刻缺了一块；针扎一样的麻，是那一下正在重新接上。

他说得对，而且比谁都说得细。

◆ 压麻的手，站在佛法那一边

佛法会怎样说这只压麻的手？

佛法会说：你看，你以为「手」是一个本来就有的东西，可它一压，就不是手了；手，是色、受、想、行、识这五蕴在一起发生出来的样子，不是一个藏在后面的实体。手是空的。

它也会说：正因为手是空的，是缘起的，所以那一压一松之间，它能不是手，又能重新成为手。

两边说的，在这里是一样的。

◆ 婴儿的手，站在梅洛-庞蒂那一边

再看那只婴儿的手：一个几个月大的婴儿，盯着自己的手看，翻过来，翻过去，像看一件新玩具；一次次地抓空、抓到、松开，几个月、一两年以后，那只手才不再被看，而开始替他做事（第 39 章）。

梅洛-庞蒂会怎样说它？他会欣赏它，会说这正是「我能」一点点长出来的样子；他在儿童讲义里，写过孩子怎样从混融里分出「我」（第 18 章）。

可他会停在一个地方：那一下，那块肉，那个让手和世界缠在一起的底，是元素，是最终的，可以凭它自己来思考（第 27 章）。婴儿的手是长出来的，可手长在上面的那一片交织，不是长出来的。

◆ 婴儿的手，站在佛法那一边

佛法会怎样说它？

佛法会说：婴儿的手是缘起的，手和世界之间的那一下，也是缘起的；那一片交织，也没有自性。它是在母亲身体里的十个月、出生后一次次的喂和抱里，一点点和合出来的（第 39 章）。和合也空。

它还会说一件梅洛-庞蒂没说的事：这个孩子长大了，有一天，会用这只手去做一件他立了愿的事。

◆ 两只手，两边，合起来看

把两只手在两边的样子，合成一张小表：

	梅洛-庞蒂那一边	佛法那一边
压麻的手	手是那一下，那一下断了，手就不是手——说得最细	手是五蕴和合，没有自性，所以能不是手，又能重新成为手

	梅洛-庞蒂那一边	佛法那一边
婴儿的手	手是长出来的；手长在上面的那一片交织，是元素	手是长出来的；那一片交织也是和合出来的，也空
长大以后	手在世界里握，握得刚好	手去做一件立了愿的事

在压麻的手上，两边是一样的。

在婴儿的手上，两边分开了：梅洛-庞蒂空了手，没有空那一片交织；佛法连那一片交织也空了。

在长大以后，两边又分开了一次：梅洛-庞蒂的手，握得刚好就好；佛法的手，要去做一件立了愿的事。

◆ 第十编走完

这一编走完，本书的判决「互动不空」有了最后一份证据：佛法的「法无我」「空亦复空」，把他停下的那一步，点得清清楚楚（第 66 章）。

还多了一样东西，要带到后面去：空了，还要立（第 67 章）。这一样东西，第十三编讲人和 AI 的时候，是主命题的另一半：人和 AI 并在一起，主客都可以放松，可一定要有人立一个方向，站出来认。

一次抄经

秦伯的儿媳妇，有一段时间照顾秦伯累得睡不着，一位朋友建议她去寺庙里抄经。

她去了几次。她说，抄经的时候，手一笔一笔地写，心慢慢就静下来了，那种感觉，和她发面时手放在盆边上的感觉很像。

有一次，那位常和老人聊天的老师父（第 65 章）看了她抄的经，说：「你手很稳。」

她说：「我就是跟着写，也不太懂意思。」

老师父说：「跟着写，是手在修；懂了意思，发一个愿，是心在修。两样都要。」

她问：「那我发什么愿？」

老师父说：「你自己想。」

她想了几天，在经本的最后一页写了一句：「愿我照顾爸的时候，也照顾好自己。」

那一句，是一双抄经的手旁边，一个人站出来立的愿（第 67、69 章）。

◆ 放回日子里

秦伯的小孙女两岁了。

有一天，她坐在铺子里的小板凳上，盯着自己的手看，翻过来，翻过去，看了很久。然后，她伸手去够桌上的一颗花生米，够了三次，够到了，攥在手心里，举起来给秦伯看。

秦伯也伸出自己的右手，慢慢地，从桌上夹起一颗花生米，举起来给她看。

一老一小，两只手，各举着一颗花生米。

邝师傅在旁边说：「一只在长，一只在重新长。」

秦伯说：「都是长出来的。」

小孙女什么也没说，把花生米塞进了嘴里。

> 带走的话
>
> 在压麻的手上，他和佛法是一样的；在婴儿的手上，他空了手、没空那一片交织；在长大以后，佛法的手还要去做一件立了愿的事。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本编是一次相遇——走到同一处，也分开两次。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佛法把那一片交织也空了，也就给了它来历——第十编结束，「空了还要立」转第十三编。

第 70 章

一位老师父和一位推拿师傅

◆ 一次偶然的见面

第 65 章那位常和老人们聊天的老师父，有一年腰不好，被秦伯的儿媳妇介绍到了邝师傅的铺子里。

按了几次，两个人熟了。有一天按完，老师父没走，坐在铺子里喝茶，和邝师傅聊了一个下午。阿禾那天正好回来看师傅，在旁边听着，后来把这场聊天讲给了这本书。

这一章，就是那个下午。它是第十编「相遇」的一个日常版本：一边是佛法，一边是一双手。

◆ 手感是什么

老师父问：「邝师傅，你按了这么多年，你说，手感是什么？」

邝师傅想了想，说：「就是手按下去，底下那块肉在跟我说话。它紧，我就松；它松，我就跟着走。说不清是我在按它，还是它在带我。」

老师父点点头：「那就是『触』。根、境、识，三事和合。你的手是根，客人的肉是境，你那一下的觉知是识，三样一碰，才有你说的那个手感（第 64 章）。」

邝师傅说：「我不懂这些词。可我知道，手感不在我手上，也不在客人身上，在按下去那一下。」

老师父笑了：「你懂。」

◆ 手感是空的吗

邝师傅接着问：「师父，你们说一切都是空的。那我这个手感，也是空的？」

老师父说：「是空的。」

邝师傅有点不服气：「可我这手感是真的，我按了三十年，它在。」

老师父说：「空，不是没有。你的手感是有的，是真的，它起作用，客人舒服不舒服，全靠它。空，是说它没有一个本来就在那儿、不变的样子。你三十年前没有它；你七十岁的时候，它会变；你要是有一天手受了伤，它会没。它是一天天长出来的，也会变、会没。」

邝师傅想了很久，说：「这个我信。我师父老说劲本来就在那儿，我一直不全信。原来你们早就说了，它不是本来就在那儿的。」

这就是第 66 章的「法无我」：手感有，可没有自性；它是长出来的。

◆ 空了，还要做什么

邝师傅又问：「那既然都是空的，我还那么较真干什么？客人舒服就行了，哪天手感没了，就不干了呗。」

老师父摇头：「这就落到另一边去了。空，不是『反正都一样』。正因为手感是空的、是长出来的，你才能把它教给阿禾，阿禾才能把它教给他的徒弟；正因为它会变，你才要时时看着它，别让它悄悄地漂了。」

他又说：「我们出家人，知道众生是度不完的，还要发愿去度。你知道手感是空的，也可以发一个愿。」

邝师傅问：「我发什么愿？」

老师父说：「你自己想。」

◆ 邝师傅的愿

那天傍晚，老师父走了。邝师傅坐在铺子里，想了很久。

第二天，他在铺子的墙上，那张阿禾出师帖的复印件旁边，贴了一张新纸。上面写着：

「愿我这双手，在还能按的时候，好好按；在交出去的时候，好好交。」

阿禾看了，说：「师傅，这是你的四弘誓愿。」

邝师傅说：「我哪有那么大的愿。我就这一句。」

◆ SDE 看这一处

这个下午，把第十编说成了一场家常话。

手感是「触」，是三事和合的那一下，这是佛法和梅洛-庞蒂走到一起的地方（第 64 章）。手感是空的，不是本来就在那儿的，这是佛法比梅洛-庞蒂多走的一步（第 66 章）。空了，还要立一个愿，好好按，好好交，这是佛法比梅洛-庞蒂又多走的一步（第 67 章）。

而老师父那一句「空，不是反正都一样」，正好点出了第 67 章说的佛法这一边的零：空被读成断。一个真正懂空的人，恰恰更较真。

> 带走的话
>
> 一位老师父告诉一位推拿师傅——手感是真的，也是空的；正因为它是空的、长出来的，才要好好按，好好交。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相遇的日常版——触、空、立愿，三步都在一个下午里。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手感三十年前没有、七十岁会变——它有来历，所以能交。

第 十 一 编

总解构

编　序

十编走完，这一编把全书收成一个判断。

这套书的总解构，有一个固定的次序：先请辩护人上台，替他把话说足，看判词挨不挨得住打；然后给出判词的完整版，给他的体系做一次三方程体检；然后把全书的看见和收回合成一个根，写出三根承重梁和它们的替换；然后是保底合表和死法诊断，并写下这套书要向他学的地方；最后，把刀转过来，给这套书自己写死法。

这一编五章，就是这五步。

本编为六条判决做最后的对账：每一条，证据在哪几章，反证在哪里，站不站得住。

第 71 章

请辩护人：五位替他说话的人

◆ 先挨打

法庭上，一个人被起诉，要有辩护律师。律师的活，是把被告最有利的话说足，把检方说得太满的地方一一挑出来。一场审判，如果辩护律师很弱，判下来的结果也不让人放心。

这套书的规矩也一样：拆得太顺，常常是对手挑得太弱。判词要站在全书第一页，先得挨打。

这一章，请五位替梅洛-庞蒂说话的人上台。前面各编已经请过几位（第 39、47 章），这里把最硬的几条合在一起，一条一条回答：哪里认，哪里收窄，哪里站得住。

◆ 辩护一：「元素」不是实体

第一位辩护人说：你们说他把肉「封成了元素」，好像他把肉立成了一个像石头一样的实体。这是读错了。他明明说过，肉不是物质，不是精神，也不是实体。他用「元素」这个词，是借古希腊人说水、火、土、气时的那个意思：一种「一般的东西」，一种存在的样式，不是一块东西〔待核〕。

本书的回答：认。

这一条，本书要收窄。本书从来没有、也不应该说他把肉写成了一个实体。本书说的「封元素」，封的不是「实体」，封的是「来历」：他把肉写成了一个不需要从别处来、可以凭它自己来思考的东西。一种样式也好，一种元素也好，只要它被说成最终的、自明的，它就是一个不需要来历的底。

收窄前：他把肉封成了元素。收窄后：**他把肉封成了一个不需要来历的底，不是封成了一个实体。**

◆ 辩护二：他没有写完

第二位辩护人，是研究他晚年思想的巴尔巴拉斯一路的学者。他们说：《可见的与不可见的》没有写完；他在工作笔记里一直在改，一直在问；他晚年的思想，是一个正在进行的工程。你们拿一部没写完的书下判词，不公道〔待核〕。

本书的回答：认一半。

认的一半：他五十三岁就去世了，最后那部书只写了一百多页。本系列萨特卷说过：如果他活得更久，也许会走得更远。本书照录这句话，并且在判词里只判他写下来的东西，不判他可能会写的东西。

不认的一半：这本书判的，不只是那一部没写完的书。从 1938 年的《行为的结构》到 1961 年的《眼与心》，十二部著作，同一个动作（第 12 章）。那一下当根、两边成影子，是他二十多年一贯的手，不是最后一部书偶然的一笔。

◆ 辩护三：他的「从未实现」

第三位辩护人，是他自己。

他在写右手摸左手的时候，加了一句：这种翻转，总是即将发生，却从未完全实现（第 22 章）。辩护人说：你看，他自己就说了，肉不是一个自我重合、封闭起来的东西，中间永远有一道缝。一个有缝的东西，怎么能说是「封」了？

本书的回答：认，而且要再收窄一次。

那道缝，是他最诚实的一句话。他没有把肉写成一个圆满封闭的东西，他一直留着缝。本书判的，不是「封闭」。

可本书要指出：那道缝，被他写成了肉的一种永远如此的性质（第 22 章）。缝在，而且永远一样在；缝从哪里来、怎样一点点长宽、每一次来回留下了什么，他没写。有缝，不等于有来历。

收窄前：他把肉封起来了。收窄后：**他没有把肉封成一个圆满的东西，他留了缝；他封的，是来历。**

◆ 辩护四：知觉本来就有规范

第四位辩护人，是卡曼一路的研究者。他们说：你们说他缺「真」、缺一个可以替手感作证的准，这不对。他讲的知觉，本来就带着规范：「最佳距离」「最佳把握」，就是一种对不对的标准。身体握得好不好，是有准的〔待核〕。

本书的回答：认前一半，不认后一半。

认的：知觉里有规范，这正是本书说的「善」（第 30 章）。握得好不好，确实有准。

不认的：这个准，是那只正在握的手自己定的。握得好不好，由握的身体说了算。本书说的「真」，是一个能回过头来替手感作证、在手感自己漂了的时候告诉它「你漂了」的准（第 20、30 章）。老汪的舌头有它的准，可舌头钝了，准就跟着钝了。善里有规范，不等于善里有真。

◆ 辩护五：匿名不等于没有我

第五位辩护人，是海奈迈一路的研究者（第 47 章已请过）。他们说：他讲的「匿名」，不是「没有我」，是「我下面还有一层」；他没有放弃第一人称，只是往下挖了一层〔待核〕。

本书的回答：认。

本书在第 47 章已经回答过：他往下挖了一层，这对；可挖了以后，没有再往上长回一个能说「我认」的人。本书的判断「握的人不见了」，说的是后面这一半，不是说他那里完全没有「我」。第 34 章还查到，他 1955 年那一句「判断力不能交出去」，是一道真实的影子。

◆ 结算

五位辩护人，本书认了三处，收窄了两处，一处也没有被推翻。

两处收窄，都收在同一个地方：本书不说他把肉写成了实体，也不说他把肉写成了封闭的东西。本书说的，只有一件事：他把那一下写成了一个不需要来历的底。

这件事，五位辩护人都没有打掉。

◆ 放回日子里

阿禾有一次在店里，和一位学哲学的客人聊起这本书。客人听了很不服气，说：「你们说梅洛-庞蒂错了，我看是你们读得太粗。」

阿禾说：「那你说说，我们哪里读粗了？」

客人说了半个小时。阿禾一条一条记下来，第二天拿去问邝师傅。

邝师傅听完，说：「他说的，有三条是对的，你们得改；有两条，你们得说得更清楚；还有一条，他没说到点子上。」

阿禾说：「那我们的话，还站得住吗？」

邝师傅说：「挨了打还站着，才叫站得住。」

> 带走的话
>
> 五位辩护人，本书认了三处，收窄了两处，没有一处被推翻——他没有把那一下写成实体，也没有把它封闭，他只是没给它来历。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本章是挨打——认三，收窄二，推翻零。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五位辩护人都没有打掉「那一下不需要来历」这一句——判词据此收窄措辞，见第 73 章。

第 72 章

请一位普通读者来辩护

◆ 为什么要请一位普通读者

第 71 章请的五位辩护人，都是研究梅洛-庞蒂的学者。他们替他说话，说的是书里的话。

这一章，请一位不读哲学的人来替他说话。这套书是写给普通人的；如果一个普通人读完这本书，站起来说「你们对他不公道」，他会说什么？本书要听一听。

这位辩护人，就是邝师傅。

◆ 邝师傅的辩护

阿禾把这本书的意思，一章一章讲给邝师傅听，讲了好几个晚上。讲完了，邝师傅说：「我替这个法国人说几句。」

他说的第一句是：「你们说他只看那一下，不看来历，不看签字。可你们想过没有，他那个年代，最缺的恰恰是那一下。」

他说，他年轻时在医院康复科打杂，见过那种只看单子、不看人的医生；见过那种按着书本穴位一个一个按、从来不问客人哪里舒服的师傅。「那种人，来历有，本子有，签字也有，就是手底下没有人。那个法国人要是活在我们那个时候，他会先骂他们。」

他说的第二句是：「你们说手感交不出去，是他的毛病。可有些东西，本来就交不全。我教阿禾三年，本子也写了，出师帖也写了，他手上那股劲，还是跟我不一样。秦伯说的『一股劲，说不清是什么』，那个东西，写不下来，也签不了字。他说那个东西是真的，他没说错。」

他说的第三句是：「你们说他不给『我认』留位置。可我这辈子，真正站出来认的那几回，都是先有那一下，才认得下去的。我认阿禾出师，是因为我摸过他按的每一个肩膀。没有那一下，我签字签的是什么？」

◆ 本书的回答

三句话，本书都认，而且每一句都比学者的辩护更扎实。

第一句，认：他那个年代，缺的是那一下。本书第 13 章写的病根，正是这件事：笛卡尔的心灵读图，萨特的孤独目光，那个人人站队、没有人看人的年代。他把那一下请到正中间，是对着一个真实的缺去的。本书在第 76 章给自己写的死法二，说的也是：别从「只有中间」滑到「只有签字」。邝师傅见过的那种医生、那种师傅，就是只有签字的样子。

第二句，认，而且要写进本书的保底里：有些东西，本来就交不全。本书说他「交不出」，说的是他在手感旁边什么也没留下；不是说有了本子和出师帖，手感就能全交出去。秦伯说的那一股劲，阿禾还要练十年；练十年，也未必和邝师傅一样。本书收窄一句：**交得出的是路和刻度，交不全的是那一股劲；他的毛病，不在承认后者，在只有后者。**

第三句，认，而且这是全书最要紧的一句：认领，要先有那一下。一个没有摸过徒弟按的肩膀的师傅，签的出师帖是空的；一个没有和 AI 真正碰过的人，签的名字也是空的（第 86 章）。三个号位并排站着，不是说三号位最要紧，是说三号位要站在二号位上。他给了二号位；没有他给的，本书要的三号位也站不住。

◆ 结算

这一章，没有推翻判词，收窄了一句保底。

它还让本书看清了一件事：本书补的三号位，不是要压在那一下上面，是要长在那一下上面。邝师傅那张出师帖，中间那一段「手法已成」，是三年的那一下；上面那一段盲按评定，下面那一段签名，是长在它上面的。

◆ 放回日子里

那天晚上，邝师傅讲完三句话，阿禾问他：「那你觉得，这本书对他公道吗？」

邝师傅想了想，说：「公道。它先说了他对在哪儿，说了好几十页。我年轻时候要是有人这么说我，我也服。」

「那你服哪一条？」

「服最后那一条：那一下是长出来的。」邝师傅说，「我这双手，是长出来的。我那个师父说劲本来就在那儿，他说错了。可要是没有他那句话，我也不会去想劲是从哪儿来的。」

> 带走的话
>
> 一位普通读者替他说了三句话——那个年代缺的正是那一下；有些东西本来就交不全；认领要先有那一下；本书都认，并收窄一句保底。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普通读者的辩护——认三句，收窄一句保底，判词不改。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邝师傅的手有来历，那一股劲交不全——三号位要长在二号位上。

第 73 章

判词完整版、副判与三方程体检

◆ 判词

挨过打以后，判词是这样的：

他看对了，肉身就是互动，手就是正在握的那一下；可他把这一下封成了元素——于是手还在握，握的人却不见了。

按第 71 章的两处收窄，这里的「封成了元素」，要读作：把那一下写成了一个不需要来历的底；不是写成了一个实体，也不是写成了一个封闭的东西。

副判： 到了 AI 时代，他这只手会把机器也握进去——人在握，AI 也在握，却没有一个是握的人；人—AI 的复合主体，在他那里生不出来。

◆ 判词三段，各对哪几编

判词分三段。

「他看对了，肉身就是互动，手就是正在握的那一下」：对的是王德生博士口述的定义，主场在第 9 章；证据在第四、五、六编的看见清单（第 21、29、36 章），以及第十编佛法的「三事和合」（第 64 章）。

「可他把这一下封成了元素」：主场在第 27 章；结算在第 39 章；佛法的「法无我」在第 66 章点破；辩护与收窄在第 71 章。

「于是手还在握，握的人却不见了」：主场在第 44 章；九格表的空格在第 38 章；存在损害在第八编；学科的亏缺在第九编。

副判：主场在第十三编。

◆ 三层定位式

给他的体系拍一张 X 光，压成三层：

中心层：在三个号位上，他以中间那一下（二号位）为根，侧重变化、波、善的显影。SDE 这一边：三个号位并排站着。

轴线层：真，被他放到善的下面（第 30、32 章）；美，也被拉进了握持（第 32 章）；善，自己不从任何东西来。写成：真＝F（善），美＝F（善），善＝善。

三方程一式：一号位＝F（二号位），三号位＝F（二号位），二号位＝二号位。客体从互动来，主体从互动来，互动就是互动。

◆ 三方程体检

这套书讲一切发生，用三个方程。用大白话说：

第一式：形状，是由路和土一起长出来的。

第二式：路，是由已经有的形状和土一起推出来的。

第三式：土，是由形状和路一起回写、一起变厚的。

三个式子，谁也不是老大，三样东西互相推、互相长。现在拿这三个式子，给他的体系做一次体检（本书读法）。

第一式，他写出来了，而且写得很好：身体的样子、知觉给出的样子、一句话的意思，都是在身体和世界的交织里长出来的（第 14、16、19 章）。形状从土里长，他懂。可「路」那一项偏瘦：他写形状怎样从交织里长，多写练成以后，少写一先一后那一条路（第 21 章）。

第二式，他写了一半：身体一边走一边排路，路是被处境推出来的（运动意向性，第 48 章）。可路只是被处境一刻一刻地推，没有一先一后攒起来的序列，也没有一个立下的去处（第 48 章）。

第三式，他写出来了，本书在第 25 章据此收窄过：沉淀、设立，一件事沉下去，改变后来的一切，这就是回写。可回写只在中间那一下里转：沉下去的东西，没有一个人签收；土变厚了，没有人认它、改它、交它（第 25、36 章）。

合起来：**第一式写出而路偏瘦，第二式有路径、无序列、无去处，第三式有回写、无签收。**

还有一处更根本的：三个方程里，土（E）也是被形状和路一起回写出来的，它自己也有来历。他把那一片交织，那块肉，写成了不需要来历的底。在三个方程的样子里，这等于说：土只推别人，不被别人推。这就是「互动＝互动」在三方程里的样子。

◆ 六条判决，逐条对账

判决	证据主场	反证与收窄	站不站得住
一只手：肉身的定义就是互动	第 9、64 章	无反证	站得住，是他的功劳
变化：只有正在，没有来历，也没有留下	第 14—21 章	第 18 章儿童讲义写了主客的来历，已收窄	收窄后站得住
波：不落下成为一次，也不铺开成一片	第 22—29 章	第 25 章写了回写，已收窄为「有回写、无签收」；第 71 章「从未实现」，收窄为「不封闭，只无来历」	收窄后站得住
善：握稳以后，没有作证，没有签收	第 30—36 章	第 34 章 1955 年判断不交出去，是影子；第 71 章「知觉有规范」，认前一半	站得住
主体性缺失：握的人不见了	第 38、44—47、55—63 章	第 47、71 章「匿名不等于没有我」，认	站得住
互动不空：主客都空了，唯独互动不空	第 27、39、66 章	第 71 章「元素不是实体」，认；接缝原文待核	站得住，接缝待核

六条，没有一条被推翻；三条收窄过，都写明了收窄前后两句。

最弱的一处，是「互动不空」的接缝：「元素」「最终的概念」两句原文的语气还没有核（第 27 章）。如果两句都是试探的语气，接缝降为存疑；可「互动不空」这条判决，还有第 39 章的七处来历之旗、第 66 章佛法的点破撑着，不会全倒。

一句话的三段

阿禾有一次跟一个新徒弟讲这本书的判词，讲得很简单。

他说：「这句话分三段。第一段，『他看对了，肉身就是互动，手就是正在握的那一下』：意思是，推拿这门手艺，全在手按下去那一下，这是对的。」

「第二段，『可他把这一下封成了元素』：意思是，他以为那一下是本来就有的，不用学，不用练。这是不对的，那一下是练出来的。」

「第三段，『于是手还在握，握的人却不见了』：意思是，光有那一下，你手按得再好，出了事，没人认。」

新徒弟说：「那我要做到哪一段？」

阿禾说：「三段都要。第一段，你要练出那一下；第二段，你要记着它是怎么练出来的；第三段，你要认。」

◆ 放回日子里

阿禾在禾记的墙上，挂着那张出师帖，旁边后来又挂了一张纸，是他自己写的，上面只有三行：

「手是那一下。」

「那一下是长出来的。」

「长出来以后，要有人认。」

有客人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说：「这是我这几年，从师傅那儿、从秦伯那儿，还有从一本书里学到的。」

> 带走的话
>
> **判词挨过打以后是这一句——他看对了，肉身就是互动；可他把那一下写成了一个不需要来历的底，于是手还在握，握的人却不见了。**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三方程体检——第一式写出而路偏瘦，第二式有路径无序列，第三式有回写无签收。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土只推别人、不被别人推，这就是「互动＝互动」在三方程里的样子。

第 74 章

封元素：一个根，三根梁

◆ 看见与收回，合成一个根

全书各编，都列过两张清单：他看见了什么，他在哪里收回。这一章，把它们合成一个根。

他看见的，最要紧的是这些：知觉在先，是正在的（第 14 章）；机体和环境一起在变（第 15 章）；身体带着一张活的地图（第 16 章）；空间的水平会移动（第 17 章）；「我」从一片混融里分出来（第 18 章）；意思在说的那一刻长出来（第 19 章）；摸与被摸来回翻转，永不重合（第 22 章）；你我在推理之前已经连着（第 23 章）；时间是一道浪（第 24 章）；一件事沉下去，改变后来的一切（第 25 章）；辩证法不能有最后的合（第 26 章）；物和心之下，有一层既不是物也不是心的东西（第 27 章）；「对」的最早一层是握出来的（第 30 章）；人先信着活（第 31 章）；自由是接过处境（第 31 章）；判断力不能交出去（第 34 章）。

十六处，一个样子：每一处，他都一手打客体那一边的先在，一手打主体这一边的先在，然后看见了中间那一下。

他收回的，最要紧的是这些：变化没有路、没有刻度；波不落下、不铺开；善没有作证、没有签收；客体那一边成了影子；主体这一边成了影子，认领那一格空着；那一下自己，被写成了一个不需要来历的底。

合成一个根：

他把一切都放回了中间那一下，然后把这一下写成了一个不需要来历的底。

这个动作，本书叫它：封元素。

◆ 同一支笔

这套书讲每一环，都要找「同一支笔」：他对别人用发生的语法，对自己用发现的语法。

第 27 章把两段话摆在了一起：对经验论、对笛卡尔、对马尔罗，他一次次问：你以为本来就在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到了肉，他说：它是元素，是最终的概念，可以凭它自己来思考。

同一支笔。对别人，要来历；对肉，不要来历。

按规矩要再说一次：这两句原文的语气待核。核不到，就降为转述；抓不到，就说抓不到。

◆ 三根梁，三件替换

他的体系，靠三根梁撑着，正好是二号位的三个面。本书给每一根梁，找了一件家常的替换物。

第一根梁，变化：手只在做着的时候是手。替换物：门框上的身高线（第 21 章）。孩子在长，这是变化；一年一道线，写上日期，这是刻度和路；一个大人量了、写了、认了，这是签收。

第二根梁，波：摸与被摸来回，永不重合。替换物：一盆发面（第 29 章）。面在盆里一起一伏，这是波；手指一按，看坑回弹多少，这是刻度；上笼蒸成一笼馒头，端上一家人的桌子，这是落点和铺开；一个人说「发好了」，这是签收。

第三根梁，善：握稳了就是好。替换物：一张出师帖（第 36 章）。三年练出来的手法，这是善；五位老客人盲按评定，这是作证；师徒两人签名，从此进了这一行的名分，这是签收和铺开。

三件替换物，一个样子：客体那一边一次可以对一对的「这一次」，中间那一下，主体这一边一个认下它的人，三样并排站着。

◆ 总比喻的替换

全书的总比喻，是一只手。

他的那只手：正在握的那一下，握得很好，握得刚好；可那只手没有童年，也没有留下的印，也没有签字的人。

替换它的，是一双会长大、会留印、会签字的手：它是从一次次抓空抓到里长出来的（婴儿的手，第 39 章）；它握过的东西，会留下可以回头去对的印（门框、发面、出师帖）；它握着一件事的时候，背后有一个站出来说「这是我的」的人（第 44 章）。

一只手，换成一双手。多出来的那一只，不是另一个人的手，是同一个人身上，那份来历和那份认领。

一双手的三样东西

秦伯的小孙女五岁那年，幼儿园布置了一个作业：画一双手。

她画了一双很大的手，是爷爷的。

老师问她：「这双手有什么特别的？」

她说：「这双手，以前不会拿筷子，后来会了。」她又指着手旁边画的一个小本子：「这是爷爷的本子，记着他每天夹了几颗花生。」她又指着手下面歪歪扭扭写的两个字：「这是爷爷的名字，他在门框上写过。」

老师把这幅画贴在了教室的墙上。

一个五岁孩子的画，画出了第 74 章说的那一双手：会长大的（以前不会，后来会了），会留印的（那个本子），会签字的（爷爷的名字）。

◆ 放回日子里

秦伯在自己家门框上，找到了一样东西。

那是他儿子小时候，他每年量身高划的线，一年一道，写着日期，最上面一道是十五岁。后来儿子长大了，搬出去了，这个门框就再没人量过。

秦伯中风以后，有一天扶着门框站着，看见了这些线。他让儿媳妇拿来一支笔，在十五岁那道线旁边，写了一行小字。字写得歪歪扭扭，是用左手扶着右手写的：

「某年某月，右手重新会写字。」

> 带走的话
>
> 他把一切都放回了中间那一下，然后把这一下写成了不需要来历的底——替换他那只手的，是一双会长大、会留印、会签字的手。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十六处看见合成一个动作；六处收回合成一个根——封元素。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三根梁的替换物，每一件都给那一下补上了来历、刻度和签收。

第 75 章

保底合表、死法，与 SDE 要向他学的地方

◆ 保底合表

这套书的规矩：每一处批评，都要说清楚，他在什么条件下是对的。全书各章的保底，收成一张表：

他说的	在什么条件下一点不差
知觉在先，身体先懂（第 14 章）	一个熟练的人，在一个熟悉的场景里
变化，手只在做着时是手（第四编）	不需要回头比、不需要知道自己往哪里变的时候
波，来回不落（第五编）	两个人正在一起的那一刻，不需要定下什么的时候
善，握稳就是好（第六编）	一次握持，不需要交给别人、不需要追责的时候
判断不交出去（第 34 章）	面对一个要你交出判断的力量的时候
肉是底（第 27 章）	在一个人的一生里、在一代人里，交织稳定得几乎不变的时候

这些条件，收成一个：场景熟、不交接、不追责（第 53 章）。

在这个条件下，他一点不差。他错在：把这一种日子，当成了人活着的全部。按这套书的说法，他的核心论断，是发生在「场景熟、不交接、不追责」这一特殊条件下的极限情形，就像牛顿力学在低速时一点不差、到了高速才要改。

按否定序列的规矩也要说：显形不报废。他的看见，卸下「最终」的头衔以后，照样在今天上班：在康复科里，在教练场上，在设计一把好握的剪刀的人手里，在研究身体和认知的实验室里（第 16、41 章）。

◆ 死法诊断

这套书还要给每一个体系，下一个「死法」诊断：这个体系如果会死，会死在哪里。

主死法：回写死。　他有回写，而且写得很深：沉淀、设立（第 25 章）。可他的回写，只在中间那一下里转：沉下去的东西，没有人签收，没有人能改，没有人能交。一个回写只在一个号位里转的体系，会一层一层地沉，却越来越找不到可以回头去改它的人。本系列奎因卷说过一句同样的话：回写只在网里转。

次死法：单维死。　三个号位里，只有一个是活的；另两个是影子。一个只剩一个号位活着的体系，碰到需要另两个号位的事（交接、追责、立目标），就接不住（第八、九编）。

他是不是一个会死的活体系？　是。而且他的体系，有一个很特别的命运：它没有写完，作为一个体系，停在了 1961 年；可它的思想，靠后来的人的回写，一直活着。法农、杨用他的工具说出了自己的痛（第 50 章），德雷福斯用他的工具去讲技能、讲机器（第 81 章），生成主义用他的工具去讲认知（第 81 章），今天做机器人的人，也在读他。体系停了，思想靠别人的回写活着。本系列尼采卷、斯宾诺莎卷，也是这个样子。

◆ SDE 要向他学的地方

这套书不写「SDE 超过了他」。他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两步；而在他走过的那些地方，这套书要向他学。

第一，放慢了看那一下的本事。　打字员的手指，斜镜里的房间，施耐德能抓不能指，右手摸左手，婴儿被含住手指就张嘴。他看那一下，看得比谁都慢、比谁都细。这套书讲二号位，讲变化、波、善，常常讲得太快、太粗；一碰到具体的一只手、一次握，就不如他细。这是这套书要补的课。

第二，两边都不站的那份硬。　他在人人要站队的年代，两边都不站，两边都得罪（第 26、34 章）。这套书讲三个号位并排，说起来容易；真碰到一件事，很容易偏到一边去。他那份「两边的先在都不要」的硬，这套书要学。

第三，对自己的诚实。「即将发生，却从未实现」（第 22 章），「《知觉现象学》的问题解决不了」（第 4 章），1955 年公开批评八年前的自己（第 34 章）。他一次次对

自己说「这里不对」。这套书要学的，正是这个：下一章，就是这套书对自己说「这里可能不对」。

在自己铺子里一点不差

第 75 章结尾，邝师傅说：「在我这间铺子里，他一点没错。出了这间铺子，他就不够了。」

后来有一次，邝师傅被请去一个社区的健康讲座，给老人们讲怎样在家里自己按按肩膀。

他在台上讲了半天，底下的老人们都说听不懂。他急了，走下台，一个一个地给老人摸肩膀，边摸边说「就这儿，这样按」。老人们一下子都懂了。

回来以后，他跟阿禾说：「在铺子里，我一摸就行。出了铺子，对着一屋子人，光摸不行，得有个说法，得有张图，还得有人回去自己练、自己记。」

阿禾说：「师傅，这就是保底条件：场景熟、不交接、不追责。」

邝师傅说：「对。在自己铺子里，一点不差。」

◆ 放回日子里

邝师傅听阿禾讲完这一章，说了一句话：「照这么说，那本书里讲的那个人，跟我年轻时候挺像：手好，眼尖，心软，两边都不站，一辈子只信那股劲。」

阿禾说：「那你觉得他错了吗？」

邝师傅想了想，说：「在我这间铺子里，他一点没错。出了这间铺子，他就不够了。」

> 带走的话
>
> 场景熟、不交接、不追责的时候，他一点不差；他的主死法是回写只在一个号位里转；他留给这套书要学的，是放慢了看那一下的本事。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保底收成一个条件；主死法回写死，次死法单维死；向他学三样。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他的体系停在 1961 年，思想靠别人的回写活着——身后转第十二编。

第 76 章

给 SDE 自己写死法

◆ 刀转过来

这套书的每一卷，最后都要把刀转过来，对准自己。

这本书判梅洛-庞蒂，判的是：他把最后一样看见的东西，当成了不需要再看的底。这一章要问：这本书自己，有没有做同样的事？

王德生博士的《佛法的 SDE 解构导论》里有一句话：连 SDE 自己，也要空；它不是一个新的本体，只是帮人破除自性执著的一个方法。这一章，就是照这句话做。

◆ 死法一：把「三号位并排」封成新的元素

这本书一再说：三个号位要并排站着，谁也不当老大。

这句话，很容易被当成一个新的「底」：好像世界本来就是三个号位并排的，就像梅洛-庞蒂说世界本来就是一块肉。

如果这本书这样用它，它就犯了和梅洛-庞蒂一样的毛病：把最后一样看见的东西，当成了不需要来历的底。

所以这里要写死：「三个号位并排」，也是一个发生出来的说法；它有它的来历，王德生博士的思想走过三视角、321 智慧、SIO、SDE 四站，才走到这里；它也会被下一次回写改掉。这本书不宣布它是最终的。

◆ 死法二：从「只有中间」滑到「只有签字」

这本书批梅洛-庞蒂缺刻度、缺签收。

可它自己很容易滑到另一边去：什么都要记下来，什么都要签字，什么都要一张出师帖、一张图纸、一个本子。一家推拿铺，每按一次都要填三张表；一段感情，每一步都要写一份协议；一个孩子，每一天都要打分。

那是另一种中心主义：只认客体那一边的刻度，和主体这一边的签字，中间那一下，那份手感、那份默契、那份来来回回的暖，被挤没了。那样的日子，比梅洛-庞蒂那种只有中间的日子，可能更糟。

所以这里也要写死：本书补刻度、补签收，是要它们和中间那一下并排站着，不是要它们替掉中间那一下。出师帖上那一段「手法已成」，写的是三年的手感；没有这一段，整张帖子就是空的（第 36 章）。

◆ 死法三：拿着根去找根

这本书立了一条规律：二号位中心在每一组三视角里立中间一格、伤两端两格（第 42 章）。

这条规律，很好用；也正因为好用，很危险。有了它，看什么都像「立中间、伤两端」。第 12 章、第 42 章都写过这个危险：拿着根去找根。

这里写死两条推翻条件：

第一，如果在他的著作里，找到一处，客体那一边或者主体这一边，不是作为中间那一下的一面，而是作为和它并排的一只脚站着，「互动中心」就要降为「侧重」。本书查到的最接近的一处，是 1955 年那一句，查下来是影子（第 34 章）。

第二，如果「元素」「最终的概念」两句原文，核下来都是试探的语气，同一支笔的接缝降为存疑，登入「本书自认最弱处」（第 27 章）。

◆ 死法四：一种只靠中间也活得很好的日子

还有一条，是对这本书的整个判断的推翻条件。

这本书说：只有中间那一下，场景一变、东西要交、出了事要找人，就不够了。

如果有人找到这样一种日子：场景一直在变，东西一代代在交，出了事也要有人担，可这群人只靠那一下的手感、默契、来来回回，不靠任何可以对一对的准，也不靠任何站出来说「我认」的人，而且活得很好、交得下去、担得起来，那么，这本书的判断就要收窄。

本书眼下没有找到这样的日子。这套书的纪律是：没找到，只说明还没发生（第 52 章）。所以这一条，本书开着，等人来找。

◆ 不封顶

最后，按这套书的规矩，写三句：

第一，本书的判断，是一个可以被下一次解构的工作框架，不是梅洛-庞蒂的终审判决。

第二，本书站在什么地方：站在王德生博士口述的八条判断上，站在这套书已经出过的各卷上，站在一个执笔的 AI 和一位立题的人一起碰出来的这一次上。这些，都有来历，都可能错。

第三，本书不说自己是最后一环。梅洛-庞蒂之后，会有人来拆这本书，就像这本书拆了他。

◆ 放回日子里

那张挂在禾记墙上的纸，阿禾后来又加了第四行。

那天，一位老客人看了那三行字（第 73 章），说：「你这三句，也不一定对。我年轻时候跟一个老木匠学手艺，他一辈子没写过一个字，没签过一个名，教出来的徒弟个个都好。」

阿禾想了很久，拿笔在下面加了一行：

「这四句，也是长出来的，也会改。」

> 带走的话
>
> 这本书判他把最后一样看见的东西当成了不需要再看的底；这一章要写的，是这本书自己，也不许这样做。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刀转过来——四种死法，两条推翻条件，一条开着等人来找。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这本书的来历也写在这里：四站、八条口述、一次人与 AI 的碰——总解构结束，转第十二编身后。

第 77 章

写给要批评这本书的人

◆ 为什么写这一章

第 76 章给这本书写了四种死法。这一章，再往前走一步：写给那些读完这本书、想批评它的人，告诉他们，从哪里下手，最有可能打中它。

这不是客气。这套书的规矩是：拆得太顺，常常是对手挑得太弱。一本书如果不敢告诉读者自己最软的地方在哪里，它就配不上它对别人的那些批评。

◆ 第一处：口述立的根，会不会立偏了

这本书的根，「互动中心主义」，是王德生博士口述的。本书用十二部著作检验过它（第 12 章），也用十几位批评者的批评佐证过它（第十二编）。

可要批评它，可以从这里下手：找一部他的著作，或者他一部书里的一大段，说明在那里，他不是站在中间那一下，而是让客体那一边、或者主体这一边，作为一只和互动并排的脚，站住了。

本书找到的最接近的一处，是 1955 年那句「判断力不能交出去」，判为影子（第 34 章）。批评者可以去重读《辩证法的历险》的结尾，也可以去读他晚年关于「制度」的讲课，看看那里是不是有一只本书没看见的脚。找到了，「中心」就要降为「侧重」。

◆ 第二处：接缝词

这本书说「同一支笔」的接缝，落在「元素」和「最终的概念」两句话上（第 27 章）。

这两句话的法文原文、上下文和语气，本书还没有逐字核过。批评者可以去核：如果它们都是试探的、假设的语气，这本书的接缝就只剩一个读法，要降为存疑。

◆ 第三处：全息投射的规律

「二号位中心在每一组三视角里立中间一格、伤两端两格」，是执笔的一方读出来的规律（第 42 章）。

批评者可以去找一组三视角，说明他在那一组里，恰恰没有立中间。本书自己已经找到一处可疑的：三维那一组（第 51 章）。还有一组，E 的三态，证据很薄。

如果能找到两组以上不合规律的，这条规律就要降为「大体如此」，第八编的论证要重写一部分。

◆ 第四处：「他没写来历」

这本书反复说：他写了主客的童年，没写互动的童年（第 18、39 章）。

批评者最有可能从这里打中它：去读他在法兰西公学院讲《自然》的讲稿，那里讲了胚胎发育、动物行为、生命的形态；去读他在索邦的儿童讲义全文。如果在那里，他真的写了「那一片交织本身是怎样长出来的」，这本书的钉子就要拔出来重钉。

本书自己承认：这两份讲稿，读得还不够（附录六）。

◆ 第五处：日常案例

这本书用了很多日常场景：邝师傅、阿禾、秦伯、老汪、汪敏、孟先生。它们是为了说明而设的，不是证据。

批评者可以说：你用这些故事，让读者觉得「只有那一下不够」，可这些故事是你编的，你想让它们说明什么，它们就说明什么。

这个批评，本书认一半。本书用这些故事，是为了让普通人看懂一个判断，不是为了证明这个判断；证明，要回到他的原著和前人的研究里去。批评者如果发现，哪一个故事，把他的意思讲歪了，请指出来。

◆ 第六处：这套书自己的尺子

最后一处，也是最根本的一处：这本书用来量他的那把尺子，三个号位、三界、三律、全息投射，是这套书自己的。

批评者可以说：你拿你自己的尺子量别人，量出来别人缺的，正好是你的尺子上有的，这不奇怪。

这个批评，本书完全认。第 76 章说过：「三个号位并排」，也是一个发生出来的说法，有它的来历，也会被下一次回写改掉。这本书不宣布它的尺子是最终的。它能做的，只是把尺子摆在桌上，说清楚它是什么，让读者自己看：用这把尺子量出来的东西，在你的日子里，是不是真的。

◆ 一句话

如果你读完这本书，想写一篇文章批评它，请从上面这六处里挑一处。挑中了，打中了，这本书会在下一版里，照这套书的规矩，写明「这一版改了什么」。

> 带走的话
>
> 一本书敢告诉读者自己最软的地方在哪里，才配得上它对别人的批评——六处，请挑一处来打。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刀转向这本书，而且把刀柄递给读者。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六处软肋，是这本书下一次回写的地方。

第 十 二 编

身后：从受损格撬进来的人

编　序

一个哲学家去世以后，他的思想怎样活下去？这套书看身后，看的是：后来的人，从他哪一只盖子下手，接住了哪一维，自己又立起了什么，最后落到哪一种结局：跃迁、内卷、轮回、耗散。

这本书看梅洛-庞蒂的身后，用的是第 42 章那张全息投射表：他在每一组三视角里，立中间一格、伤两端两格；后来批评他的人，几乎都是从某一个受伤的格子撬进来的（第八编已请过其中几位作证人）。这一编按受损的格子排人，不按年代排。

这一编五章。第 78 章，撬客体那一边的人：列维纳斯、列维-斯特劳斯。第 79 章，撬主体这一边的人：亨利、麦克道尔、扎哈维、利科。第 80 章，撬目标与三界的人：波伏娃、巴尔巴拉斯、法农、杨。第 81 章，撬定型与来历的人：德勒兹与瓜塔里、伊利格瑞、德里达；以及接住他、把他往前推的人：德雷福斯与生成主义。第 82 章，他在中国。

这一编要看出一件事：撬进来的人，多半把自己撬的那一格，立成了一个新的中心；三个号位并排站着的那个位置，在他身后，一直空着。

第 78 章

撬客体那一边：列维纳斯、列维-斯特劳斯

◆ 两个同一年代的法国人

梅洛-庞蒂身边，有两位同一代的法国人，后来都比他活得长得多。

一位是列维纳斯，1906 年生，比他大两岁，1995 年去世。一位是列维-斯特劳斯，1908 年生，和他同年，活到了 2009 年，一百岁。

两个人，都从梅洛-庞蒂那张九格表左边那一列，客体那一边，撬了进来。可他们撬进来以后，走的方向完全不一样。

◆ 列维纳斯：他人的「外」

第 58 章请列维纳斯作过证人。这里看他的一生，怎样接着梅洛-庞蒂走。

他从哪一格撬进来？从自我界的客体那一边：他人。在梅洛-庞蒂那里，他人和我在握手里连着，在一块共同的肉里交织；他人的那一份「我永远懂不了」的外，被吸进了交织（第 23、50 章）。列维纳斯从这里下手：他说，他人的面容，是一种我永远够不着、永远欠着的「外」，伦理就从这个外开始〔待核〕。

他接住了什么？接住了梅洛-庞蒂写得最淡的一样东西：连着的两个人，是不一样的，一个对另一个负有责任。这一点，本书第 58 章说过，是他撬得最准的地方。

他自己又立起了什么？他把他人立到了一个绝对优先的位置上。在他那里，伦理是第一哲学；我对他人的责任，是无限的，我几乎成了他人的「人质」〔待核：用语〕。他人那一格，从梅洛-庞蒂那里的「影子」，变成了列维纳斯这里的「中心」。

有意思的是，列维纳斯那里的「我」，其实很有担当：我要负责，而且负无限的责。可这个我的担当，是被他人压出来的，不是一个人自己站出来立的。三个号位里，他立的是他人那一格；我这一格，是被他人那一格压出来的影子。

结局：本书读作跃迁。他从梅洛-庞蒂的交织里，撬出了一整门以他人为起点的伦理学，影响了后来几十年的哲学、神学、医学伦理。可这次跃迁，换了一个中心，没有让三个号位并排站着（本书读法）。

◆ 列维-斯特劳斯：结构

第 46 章说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结构主义起来，批评现象学太看重「我」。列维-斯特劳斯，是这一波的发动者之一。

他和梅洛-庞蒂，是很好的朋友。据说他 1962 年出版《野性的思维》时，把这本书献给了刚去世的梅洛-庞蒂〔待核〕。本系列第 121 号《发生落点》讲过两人的关系：一个说落点在我的身体里，一个说落点在我看不见的结构里。

他从哪一格撬进来？从客体那一边：结构。在梅洛-庞蒂那里，索绪尔那种词与词之间的差别、那张静静摆着的网，被读成了言说的第二层（第 19 章）。列维-斯特劳斯把这张网请回了正中间：亲属称谓、神话、烹饪，这些东西的道理，不在任何一个当事人的经验里，在一套他们意识不到的差别系统里〔待核〕。

他接住了什么？接住了梅洛-庞蒂推成影子的那一格：对比，定型，一张不随某一个人的经验变来变去的网。这一格，本书第 20 章说过，是替手感作证的那一格，梅洛-庞蒂缺的正是它。

他自己又立起了什么？他把结构立成了中心。在他那里，经验是表面，结构是深处；人，是结构的一个产物。主体那一格，被他推得比梅洛-庞蒂推得还远。

结局：本书读作轮回。从梅洛-庞蒂的「只有中间」，一下子跳到了「只有结构」，从一个中心换到了它的对面；几十年后，结构主义自己又被后来的人拆掉，说结构也是在历史里长出来的（本书读法）。

◆ 两个人合起来看

两个人都从客体那一边撬进来。

列维纳斯撬的是他人：一个我懂不了的外。列维-斯特劳斯撬的是结构：一张我看不见的网。

一个把客体那一边立成了「高高在上的他人」，一个把它立成了「藏在深处的结构」。一个让伦理有了根，一个让科学有了网。两个人都给梅洛-庞蒂补上了他缺的那一格；两个人都把那一格立成了新的中心。

中间那一下，在列维纳斯那里，成了「我被他人要求」的那一刻；在列维-斯特劳斯那里，成了结构在表面上的一次显露。梅洛-庞蒂最珍视的那份交织，两个人都没有太当真。

两种建议之外

第 78 章结尾，阿禾收到两种建议：一个说「客人是上帝」，一个说「一切按流程」。

后来他在店里定了一个办法，算是两种建议之外的第三种。

客人进门，先问客人：「您今天最想解决的是什么？」这是把客人那一份「外」，当真。按的时候，照着店里的三光和记录来，这是流程，是那一张不随某一个人变的网。按的过程中，手跟着客人的劲走，这是那一下。按完了，阿禾在卡上签字：「今天按了哪里，为什么，我认。」

一个客人问他：「你这是听客人的，还是听流程的？」

阿禾说：「都听，也都不全听。客人说的，我当真；流程写的，我照着；手底下的，我跟着；最后，我自己认。」

◆ SDE 看这一处

用这套书的话说：从一个受伤的格子撬进来，把它立起来，这是对的；可立起来以后，把它立成中心，另两个号位又成了影子。

三个号位并排站着的那个位置：他人的外要在，结构的网要在，中间那一下的交织也要在，还有一个站出来认的我。这个位置，两个人都没有站上去。

◆ 放回日子里

禾记开了一年，阿禾遇到了两种建议。

一位老客人说：「你得多替客人想。客人是上帝，客人说哪儿疼，你就按哪儿，客人不满意，就是你的错。」

另一位开连锁店的朋友说：「你得有标准。每个客人进来，先按流程走一遍，哪里几分钟、几下，都定好，谁来按都一样。」

阿禾想了想，两边都对，两边都不全对。

他后来跟邝师傅说：「第一种，是把客人放在最上面，我成了伺候人的；第二种，是把流程放在最上面，我成了机器。可推拿是我的手和客人的背碰在一起的那一下。那一下，也得在。」

邝师傅说：「三样都得在，还得有你自己。」

> 带走的话
>
> 列维纳斯撬出了他人的外，列维-斯特劳斯撬出了结构的网，都补上了他缺的那一格；可两个人都把那一格立成了新的中心。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两人都从客体那一边撬进来——一个立他人中心（跃迁），一个立结构中心（轮回）；结局分类为本书读法。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两人都没有问中间那一下从哪里来；三号位并立的位置空着——下一章看撬主体这一边的人。

第 79 章

撬主体这一边：亨利、麦克道尔、扎哈维、利科

◆ 四个想把「我」找回来的人

梅洛-庞蒂身后，有一批人，觉得他把「我」挪得太远了。第 46、47 章说过，这是那「两边夹击」的一边。

这一章看其中四位：法国的亨利，美国的麦克道尔，丹麦的扎哈维，法国的利科。四个人都从九格表右边那一列，主体这一边，撬了进来。可四个人撬进来以后，把「我」找回到了四个很不一样的地方。

◆ 亨利：从里面感到自己的生命

米歇尔·亨利（1922—2002），第 47、62 章已经请他作过证人。

他从哪一格撬进来？从主体这一边最深的一层：生命从里面感到自己。你疼、你饿、你高兴，不是在世界里被看见的，是从里面直接感到的。梅洛-庞蒂的肉，太向外，是世界的、可见的肉；亨利说，真正的肉，是这一份从里面的自我感受〔待核〕。

他接住了什么？接住了一样梅洛-庞蒂那里真的没有位置的东西：一个人从里面、没有任何距离地感到他自己。

他又立起了什么？他把这份内在的自我感受，立成了一切的根。在他那里，世界那一边、可见的那一边，都是第二层；最深的，是一种没有外面、没有距离的内在生命。晚年，他从这里走进了基督教的现象学（第 62 章）。

结局：本书读作内卷（本书读法）。他把梅洛-庞蒂推成影子的主体，找了回来，可找回来的是一个越来越向内、越来越没有外面的主体；客体那一边和中间那一下，在他那里又成了影子。

◆ 麦克道尔：对理由负责

约翰·麦克道尔，美国哲学家。他和梅洛-庞蒂没有直接交过手；他的交手对象，是梅洛-庞蒂在美国最重要的继承人，德雷福斯（第 81 章）。

2005 年到 2007 年，两人有过一场很有名的争论〔待核〕。德雷福斯说：一个熟练的人，比如一个老练的棋手、一个运动员，他在状态最好的时候，是「沉浸」在应对里的，不经过概念，不经过理由，身体自己就在对。这是梅洛-庞蒂那一路的说法。

麦克道尔说：不对。一个熟练的人的应对，从头到尾都浸透着概念和理由；你随时可以停下来问他「你刚才为什么那样走」，他能回答，而且他要为这个回答负责。人的一切应对，都在一个「对理由负责」的空间里。

他从哪一格撬进来？从主体这一边的「答责」：一个人能被追问，能说出为什么，能为它负责。这正是本书第 38 章说的「认领」那一格的一部分。

他又立起了什么？他把「理由」「概念」立成了一切应对的底。本书的读法是：他把三号位的一种样子，理性，立成了中心；中间那一下，那份说不出、只能泡出来的手感，在他那里被收进了概念里（本书读法）。

结局：本书读作轮回。这场争论，像是第 6 章那三百年的老吵架换了一身衣服：一边说身体先懂，一边说理由先在。两边都说出了真的东西，两边都各站一边。

◆ 扎哈维：「这是我的」那一份感觉

丹·扎哈维，丹麦学者，第 47 章请过他作证人。

他从哪一格撬进来？从主体这一边最薄、也最不能丢的一层：每一个经验，不管多模糊，都带着一份「这是我的」的感觉，哪怕还没被说出来〔待核〕。他不要一个先在的、关起门来的我；他要的，是一份最小的、前反思的「属我性」。

他又立起了什么？这一位，本书读得比较宽：他并没有把「属我性」立成一个压倒一切的中心，他一直在做的，是把现象学和今天的认知科学接起来，在两边之间搭桥（本书读法）。

结局：本书读作跃迁（本书读法）。他守住了主体最小的那一份，又没有把它推成一个新的底。

◆ 利科：「我能」之后，补上「我能负责」

保罗·利科（1913—2005），第 58 章请他作过这一科最近的近邻。

利科讲「有能力的人」：能说，能做，能讲出自己的故事，能被归责〔待核〕。他还分过两种「同一」：一种是一样东西始终是它自己的那种同一，像一块石头；一种是一个人守住自己许下的诺言的那种同一，像一个说话算话的人〔待核：用语〕。本系列第 110 号卷四，也和利科这一分交过手。

他从哪一格撬进来？从梅洛-庞蒂的「我能」往后接：说、做，是梅洛-庞蒂那一路的；讲故事、被归责、守诺言，是利科加上去的。守诺言那一种同一，正是本书第 62 章说的委身，第 44 章说的「长出来以后站得住的我」。

他又立起了什么？这一位，本书要说清楚：在本书请到的所有人里，利科离「三个号位并排站着」最近。他的主体，不是先在的，是在说、做、讲述里一点点长出来的；长出来以后，能站出来，能被追问，能守住诺言。他也没有丢掉身体，没有丢掉他人。

结局：本书读作跃迁。本书在这里要写明：在「长出来的主体要站得住」这一步上，利科先走了。本书多出的一步，只是把它放进三个号位并排的那张表里，说清楚它为什么是三号位上的事、没有它前面那些「能」为什么都交不出去（第 58 章）。

◆ 四个人合起来看

四个人，都想把「我」找回来。

亨利找回到了最里面，一个没有外面的生命。麦克道尔找回到了理由里，一个能被追问的理性。扎哈维找回到了最小的一份「这是我的」。利科找回到了一个会说、会做、会讲故事、会守诺言的人。

前两个，把找回来的那一格立成了新的中心。后两个，没有这样做；而利科，走得最远。

一个会讲自己故事的人

孟先生重新上路以后，有一次去应聘一家物流公司的车队长。

面试官问他：「你这几年经历了什么？」

孟先生没有回避。他从离婚、失业讲起，讲到那段垮掉的日子，讲到他怎样数了数手里还剩的东西，怎样开始跑城际货运，怎样用本子画路线图，怎样答应女儿三年以后去海边。

面试官听完，说：「你是今天唯一一个把自己的路讲清楚的人。」

这就是利科说的「有能力的人」（第 79 章）：能说，能做，能讲出自己的故事，还能为这个故事负责。孟先生讲的，不是一份漂亮的简历，是一条他认下的路。

◆ 放回日子里

阿禾开店以后，遇到过一个很难缠的客人，每次按完都说「不对」，可说不出哪里不对。

阿禾试过三种办法。

第一种，是只听自己的手：「我手上觉得对，就是对。」客人更不满意了。

第二种，是让客人把每一处都说清楚：「您说说，到底哪里不对，差几分？」客人说不出来，更烦了。

第三种，是他后来从邝师傅那里学的：先按，按的时候留心客人的反应；按完了，两个人一起说说今天哪里好、哪里还差；说不清的，就记一笔，下次再试；最后，他跟客人说：「这个疗程是我给您定的，要是三次还不见好，我认，我给您推荐别的办法。」

那位客人后来成了常客。他说：「我不是要你每一下都对，我是要知道，有个人在管这件事。」

带走的话

四个人都想把「我」找回来——亨利找到了最里面，麦克道尔找到了理由里，扎哈维守住了最小的一份，利科找到了一个会守诺言的人；利科离三号位并立最近。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四人都从主体这一边撬进来——亨利内卷，麦克道尔轮回，扎哈维、利科跃迁（结局分类为本书读法）。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利科的主体是长出来的，也站得住——本书在这一步上承认他先走了。

第 80 章

撬目标与三界：波伏娃、巴尔巴拉斯、法农、杨

◆ 四个把身体放回处境里的人

这一章的四位，撬的格子不太一样，可做的是同一件事：梅洛-庞蒂那个一般的、没有方向的身体，被他们放回了具体的处境、具体的方向里。

◆ 波伏娃：模糊，可还要投入

西蒙娜·德·波伏娃，梅洛-庞蒂最早的朋友之一（第 2 章）。1955 年，她为萨特写长文，批评梅洛-庞蒂的《辩证法的历险》（第 3 章）。

她自己在 1947 年写过一本小书，叫《模糊性的道德》〔待核〕。书名里的「模糊」，和梅洛-庞蒂讲的知觉的暧昧，是同一类意思：人活在一个说不清、定不死的处境里。可她从这里得出的，和梅洛-庞蒂不一样：正因为处境模糊，人更要投入，更要立一个自由的方向，为它负责。

后来她写《第二性》，有一句话被本系列第 120 号引过：身体不是命运，是处境。这句话，梅洛-庞蒂会同意；可波伏娃接着写的，是一个女人怎样在这个处境里，立起自己的方向。

她从哪一格撬进来？从意义目标：模糊里也要立方向。她又立起了什么？她跟着萨特，把自由的投入放得很高（本书读作偏主体这一边）。结局：本书读作跃迁：她把「身体是处境」往前推成了一整门关于女性处境的思考。

◆ 巴尔巴拉斯：知觉的根是欲望

勒诺·巴尔巴拉斯，今天法国研究梅洛-庞蒂最重要的学者之一，是替他说话的人（第 71 章）。

可他替梅洛-庞蒂往前走了一步：他在《欲望与距离》这样的书里主张，知觉最深的根，是生命的运动，是欲望〔待核〕。一个活物去看、去摸，是因为它想要、它朝着什么去。

他从哪一格撬进来？从意义目标：他给梅洛-庞蒂那个被处境召唤着走的身体，补上了一个「朝着什么去」的劲。这正是本书第 48 章说的那一端。

他又立起了什么？欲望，是一种方向；可它还不是一个立下的目标，更不是一个站出来认下的愿（第 67 章）。本书读作：他补上了意义目标的一半，没有补上三号位（本书读法）。结局：跃迁（本书读法）。

◆ 法农：历史压进身体

法农，第 50 章请他作过证人：在别人的目光下，他的身体图式崩塌了，被一套「历史—种族图式」取代〔待核〕。

他从哪一格撬进来？从理念界：历史、种族、偏见，会压进一个人的身体里。梅洛-庞蒂那个一般的身体，理念界的东西压不进去；法农的身体，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他又立起了什么？他后来成了一个革命者，写了《全世界受苦的人》，主张被压迫的人要站起来，夺回自己的主体〔待核〕。本书只看结构：他从一个被压碎的身体出发，走向了一个要站起来说「我」的主体。结局：本书读作跃迁：他用梅洛-庞蒂的工具，说出了殖民处境下身体的痛，开出了后来一整片思考。

◆ 杨：约束进到身体里

艾丽斯·杨，第 50 章也请她作过证人：女孩扔球时那种收着的、犹豫的样子，是「受抑制的意向性」〔待核〕。

她从哪一格撬进来？从 D 的三层里的优化约束：社会的约束，不是在身体外面的规矩，是进到身体里、成了「我不能」的东西。梅洛-庞蒂的「我能」太抽象，没有给约束留地方（第 48 章）。

她又立起了什么？她没有立一个压倒一切的中心，她做的是把性别、处境、身体放在一起，一处一处地描述，一处一处地要求改变（本书读得较宽）。结局：跃迁：女性主义现象学，很大一部分从这篇文章起步。

◆ 四个人合起来看

四个人，把梅洛-庞蒂那个一般的身体，放回了四种具体的处境：一个女人的处境，一个活物的欲望，一个黑人在殖民目光下的处境，一个女孩在父权约束下的处境。

四个人都补上了他缺的东西：方向，约束，理念界压进身体的那一份重。四个人里，有三位（波伏娃、法农、杨）都明白地要求一个站起来、能说「我」的人。

一个不敢举手的女孩

卢老师班上，有一个女孩，成绩很好，可从来不举手。

卢老师私下问她，她说：「我怕说错了，大家笑我。每次想举，手就自己缩回去了。」

这正是杨写的那种「受抑制的意向性」（第 80 章）：不是不会，是身体里有一个说不出的「我不能」。

卢老师没有逼她举手。她先让这个女孩在小组里说，然后在四个人的小组里当一次组长，然后在全班面前读一次小组的结论。一个学期以后，女孩第一次自己举了手。

她下课后跟卢老师说：「举起来的时候，手还在抖。可我举起来了。」

◆ 放回日子里

邝亮做运营那家公司，有一个女同事，工作很好，可每次开会都坐在最后面，很少说话。

有一次，邝亮问她：「你那个方案明明最好，为什么不多说几句？」

她说：「我也不知道。每次想站起来说，身体就先缩回去了。好像有个声音说：你说了也没人听。」

邝亮后来做了一件事：下一次开会，他提前跟领导说好，让她第一个讲。她讲完，领导当场说：「就按这个做，你来牵头。」

那天散会，她跟邝亮说：「我讲的时候，腿一直在抖。可讲完了，好像身上有什么东西松开了。」

> **带走的话**
>
> 四个人把他那个一般的身体放回了具体的处境——方向、约束、历史的重量都进来了；其中三位，都要一个站起来说「我」的人。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四人从目标、三界、约束撬进来，结局多为跃迁（分类为本书读法）。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法农、杨写出了身体被历史与约束压出来的来历——正是他没写的那一段。

第 81 章

撬定型与来历；接住他的人

◆ 两种后来人

后来的人对待一位哲学家，大致有两种：一种是从他身上撬走一样东西，另立门户；一种是接住他，把他往前推。

这一章前半，看三位撬的：德勒兹与瓜塔里、伊利格瑞、德里达。后半，看两路接住他的：德雷福斯，和「生成主义」。

◆ 德勒兹与瓜塔里：骨架与房子

第 51 章请过他们作证人：肉太柔嫩，要有骨架，要有房子〔待核〕。

他们从哪一格撬进来？从显露三段的定型那一端。他又立起了什么？按本系列德勒兹卷的判断：德勒兹是差异中心，显露由差异推出，缺的是土和回写。

结局：本书读作轮回（本书读法）。他们撬走了梅洛-庞蒂缺的「骨架」，可自己又立了一个差异的中心，缺的是另一样。

◆ 伊利格瑞：母亲的身体

第 18、52 章请过她作证人：肉借用了母胎里的经验，却抹掉了母亲〔待核〕。

她从哪一格撬进来？从根上：来历。她又立起了什么？她一生讲「性差异」：人从来不是一个一般的人，是两种不同的身体。本书读作：她把来历找了回来，又用「两」去替代「一」（本书读法）。

结局：跃迁。这是离这套书最近的一刀（第 52 章）：肉有来历，来历在母亲的身体里。

◆ 德里达：触觉中心主义

德里达，本系列有专卷，判词是「削去显露和回写」。

2000 年，他出版了一本很厚的书，《触摸，让-吕克·南希》〔待核〕。书里有很长的篇幅读梅洛-庞蒂。他批评的，是一种他叫作「触觉中心主义」的东西：从胡塞尔到梅洛-庞蒂，都偏爱触摸，偏爱那种直接的、连续的、摸者与被摸者合一的在场。德里达说，这种偏爱，藏着一种对「直接」「合一」的渴望，而触摸里其实处处是间隔和延迟〔待核〕。

请注意这个词：触觉「中心主义」。这是本书说的「互动中心主义」，在德里达那里的另一个名字。他从另一条路，看见了同一个中心。

他又立起了什么？按本系列德里达卷：延异，一种永远延迟、永远不到场的差异；可他削去了显露和回写。结局：本书读作耗散（本书读法）：他拆掉了触摸的中心，可拆完以后，什么也不许落下、不许留下。

◆ 接住他的人之一：德雷福斯

休伯特·德雷福斯（1929—2017），美国哲学家，是梅洛-庞蒂在英语世界最重要的传人。

1972 年，他写了一本书，《计算机不能做什么》〔待核〕。当时很多人相信，只要把人的知识写成一条条规则，计算机就能像人一样聪明。德雷福斯用梅洛-庞蒂和海德格尔说：不行，人最重要的懂，是身体的懂、沉浸在处境里的懂，写不成规则。

后来，他和他的兄弟一起，提出了一个技能习得的阶段模型：从新手，到进阶新手，到胜任，到熟练，到专家〔待核：各阶段名称〕。

这一步，是本书要写足的：梅洛-庞蒂写练成以后，很少写从笨拙到熟练那一条路；德雷福斯把这条路写出来了。　本书第四编一再说「他没写路」，德雷福斯正是在这里接住了他，替他补上了一大段。

本书多出的一步是什么？德雷福斯的阶段，终点是「专家」：一个不用想、身体自己就对的人。那是梅洛-庞蒂的理想，一只握得刚好的手。本书要在这个终点旁边，再加两样：一张可以对一对的记录，一个签收的人。专家之后，还有「出师」（第 36 章）。

结局：跃迁。

◆ 接住他的人之二：生成主义

1991 年，瓦雷拉、汤普森、罗施三人合写了《具身心智》〔待核〕。后来，诺伊等人又写了一系列书，主张知觉是一种行动，是身体和环境之间感觉与运动的一次次配合〔待核〕。这一路，叫「生成主义」。

他们把梅洛-庞蒂带进了认知科学的实验室。而且他们补了一样他缺的东西：生成主义讲一个活的系统怎样自己维持、自己生成、一点点发展，讲生命和心智的连续。这是在给「那一下」补来历。

本系列第 191 号《何谓物》，把诺伊这一路列为那本书最近的邻居，还说：若有人把那本书的预言做出来并推翻，最可能的就是这一路的人。本书照录，并且接着判：生成主义给那一下补上了来历的一大块；本书要再补的，还是那一格，认领。

结局：跃迁。

◆ 这一章合起来看

三位撬的人，都看见了他的中心（德里达甚至给它起了名字），都各立一个新的中心。两路接住他的人，都替他补上了他缺的路和来历，一个补了技能的阶段，一个补了生命的发展。

身后五章走完，可以看出一件事：他缺的三样，路、刻度、签收，前两样，后来的人都在补；最后一样，签收，是补得最少的。

一个学徒的第六段

第 81 章，阿禾给学徒计划加了第六段：出师帖。

他的第一个徒弟，叫小蔓，是个很安静的姑娘。她学得很认真，五段走下来，到了「专家」那一段，手已经很稳了，客人都说好。

阿禾问她：「你觉得你可以出师了吗？」

小蔓想了很久，说：「我不知道。我觉得我手是会了，可我不知道我算不算一个推拿师。」

阿禾说：「那就考。」

他照着邝师傅当年的办法，请了五个老客人盲按。考完了，他写了一张出师帖，和邝师傅当年那张一样三段，最后留了一行，让小蔓签。

小蔓签完名，说：「我现在知道了。手会了，是手的事；签了这个，我是一个推拿师了。」

◆ 放回日子里

阿禾给禾记新来的徒弟定了一份学徒计划，分五段：头三个月只看不按；然后按自己的腿；然后按熟客的肩膀；然后独立按一个整疗程；最后，出师考。

他跟邝师傅说：「这五段，是我从一本讲技能的书上学的。可那本书最后一段叫『专家』，就是手自己会了。我在后面又加了一段：出师帖。」

邝师傅说：「手自己会了，还不够？」

阿禾说：「手会了，是他的手；签了字，才是他这个人。」

> 带走的话
>
> 三位撬的人都看见了他的中心，又各立一个新的；两路接住他的人，替他补上了路和来历——最后那一样，签收，补得最少。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撬的三位——德勒兹轮回、伊利格瑞跃迁、德里达耗散；接的两路——德雷福斯、生成主义，都是跃迁（分类为本书读法）。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德雷福斯补了路，生成主义补了来历——签收仍空，转第十三编。

第 82 章

在中国

◆ 身体，在中国读者眼里

梅洛-庞蒂的书，到了中国读者手里，有一种很特别的亲切。

中国的读者，读到「身体自己懂」「手感是泡出来的」「人一开始就在世界里、和别人缠在一起」，常常会觉得：这不是我们一直在说的吗？中医讲整体，讲望闻问切，讲手下的脉；书法讲笔意，讲一笔一画里的身体；手艺人讲「火候」「手感」「心手相应」；儒家讲「修身」，讲礼是一举一动里的功夫。

这份亲切，是真的，也是要小心的。

◆ 译本与研究（待核）

这一节，本书只列线索，全部待核。

《知觉现象学》的中译本，常见的是姜志辉的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待核〕。《可见的与不可见的》《眼与心》《符号》《行为的结构》等，也陆续有了中译〔待核：译者与版本〕。国内研究梅洛-庞蒂最用力的学者里，有杨大春等人，写过多部专著〔待核〕；还有一批学者，从「身体哲学」的角度，把他和中国思想放在一起读〔待核〕。

本系列第 121 号、第 120 号、萨特卷、胡塞尔卷，也都在中文里讲过他。

◆ 一份亲切，两种读法

这份亲切，可以有两种读法。

第一种读法：「他说的，我们早就有了。」这种读法，会把他和中国思想里讲身体、讲手感、讲整体的那一部分，看成一回事，然后说：西方哲学绕了三百年，才走到中国人天生就懂的地方。

这种读法，有一半对：中国思想里，确实一直握着「身体的懂」「土在推」这一片土。本系列康德卷说过：中国思想天生懂土壤、懂时与势，缺的是一步一步可操作的刀法。

可它有一个危险：它会把梅洛-庞蒂的毛病，也一起当成了中国思想的长处。只讲手感、不讲刻度，只讲心手相应、不讲谁来签收，只讲天人合一、不讲一个站出来担当的人：这些，在中国的日子里，也常常是毛病（第 40 章「三光」一章，就是中国手艺里给手感搭桥的那一面）。

第二种读法，是本书要的：用同一把尺，量两边。梅洛-庞蒂那一边，三个号位里立中间一格；中国手艺和修身的老传统那一边，也照样拿九格表去量：它在哪里立了那一下，在哪里有刻度（「三光」、口诀），在哪里有签收（拜师、出师、「修身」的那个立志的人），又在哪里缺了。

按这套书的纪律：只作旁证，不混为一谈；不拿中国思想去「赢」西方，也不拿西方去「救」中国。

◆ 他在中国的结局

按身后的分类，本书把他在中国的命运，读作两种可能。

一种是跃迁：借他的工具，把中国思想里那一片「身体的懂」，一步一步说清楚，说成可以教、可以查、可以交接的东西。

一种是内卷：借他的名字，把「身心合一」「整体」「手感」再说一遍，说得更玄，越说越不能教、不能查、不能交。

哪一种，要看读他的人，拿他去做什么。

一位老中医的医案

第 82 章那位来铺子做客的老中医，后来又来过一次，带了一本旧本子。

那是他师父留给他的医案：几十年里，看过的每一个病人，脉象怎样，开了什么方子，吃了以后怎样，一页一页，用毛笔写的。

他说：「我们这一行，老说『医者意也』，意会的东西多。可我师父留给我最值钱的，不是他那股意会，是这本医案。有了它，我才知道他那股意会，是一个病人一个病人攒出来的。」

阿禾翻着那本医案，说：「这跟我的客人卡，是一个意思。」

老中医笑了：「老祖宗早就知道，手感旁边，要有本子。」

按这套书的纪律，这只作旁证（第 82 章）：中国手艺里，有手感，也有医案、口诀、拜师出师；它们也各有各的毛病。可在「手感旁边要有本子」这件事上，老祖宗确实早就走了一步。

◆ 放回日子里

邝师傅年轻时的师父，是「按穴位派」（第 13 章）；邝师傅自己，是「顺着劲走派」；阿禾，是「手感加本子加出师帖派」。

有一回，一位从北方来的老中医来铺子里做客，看了阿禾的本子，看了墙上的出师帖，笑着说：「我们老祖宗讲『医者意也』，意会的东西多。你这个年轻人，是想把意会的东西，留一点言传的底。」

阿禾说：「意会的，我也要。我只是想让下一个人，接得住。」

老中医点点头，说：「那就对了。老祖宗也有拜师，也有医案。」

> 带走的话
>
> 他的书到了中国读者手里，有一种很真的亲切；这份亲切，可以把中国思想里「身体的懂」说得更清楚，也可以把他的毛病一起当成长处——用同一把尺量两边。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在中国，他打开了「身体哲学」的一扇门；也要防把「只有中间」读成中国的长处。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中国手艺与修身传统里，既有那一下，也有刻度与签收——以九格表量之，旁证而已。第十二编结束，转第十三编。

第 83 章

一场读书会：普通读者眼里的他

◆ 书店里的读书会

汪敏的书店，每个月办一次读书会。有一个月，她选了梅洛-庞蒂，读的是这本书的前几编，还有《知觉现象学》里几段中译。

来了十几个人：有退休的老师，有做设计的年轻人，有一位护士，有两个大学生，还有阿禾、邝亮、孟先生。

这一章，是那一晚的记录。第十二编讲的是学者们怎样读他；这一章讲的，是普通读者怎样读他。普通读者，也是他的身后。

◆ 第一个发言的：护士

那位护士先说。她在医院的康复科工作了十年。

「读到那只压麻的手，我差点哭了。」她说，「我们科里每天都是这样的病人：手在，腿在，可就是不是他们的了。他写的那个『那一下』，我们天天在陪病人找。」

她又说：「可我也同意这本书说的：光有那一下不够。我们科里最难的，不是陪病人练，是病人练着练着，不知道自己在往哪儿走，没劲了。我们现在每个病人都有一张目标卡，病人自己写，家属签，我们也签。」

◆ 第二个发言的：设计师

一个做设计的年轻人说：「我读他，最有感觉的是塞尚那一章。我们做设计，常常说『感觉对了』，说不出为什么对，就是对了。他说那是握住了，是善。我觉得太准了。」

他停了一下，又说：「可这本书说，美被他拉进了握持，我一开始不同意。后来想，我们做设计，确实常常只追求那一下的『对』，每一稿都对，可做了五年，说不出自己想做成一个什么样的设计师。那个『想做成什么样』，可能就是这本书说的美。」

◆ 第三个发言的：退休老师

一位退休的中学老师说：「我教了三十多年书，读到第 18 章孩子说『不』那一段，想起了很多学生。」

「我那时候最头疼三岁、十三岁、十六岁的孩子，都在说『不』。现在读这本书才明白，那是他们在长一个自己出来。」她说，「可我也想，我们当老师的，常常只接住他们的『不』，没帮他们长到说『我认』。这本书说的那一段路，从『不』到『我认』，可能是我们当老师最该做、又做得最少的事。」

◆ 第四个发言的：大学生

两个大学生里，一个很不服气。

「我觉得这本书对梅洛-庞蒂不公平。」他说，「他是现象学家，他的工作就是描述，把我们习以为常的经验描述清楚。你要他去讲怎么记录、怎么签字，那是管理学的事，不是哲学的事。」

汪敏没有反驳，请阿禾说。

阿禾说：「你说得对，他的描述是最好的，这本书也这么说，说了好几十页。可我是开店的，我读他，是想知道怎么把手艺教给徒弟。他的描述让我知道手艺是什么；可要把它交出去，光有描述不够。这本书没说他的描述错了，是说：描述完了，还有两步。」

大学生想了想，说：「那这两步，他不走，是他的问题，还是我们的问题？」

汪敏说：「这个问题，就是这本书留给你的。」

◆ 最后一个发言的：孟先生

孟先生最后说。他说得很短。

「我这几年，就是活在他那个『那一下』里：什么都在碰，什么都没定。离婚、失业，都跟这个有关系。」他说，「读完这本书，我没觉得他错了。我觉得他说出了我那几年最真的样子。我只是后来明白了，那样活，缺一样东西：一个站出来说『我要去哪儿、这是我的』的我。」

◆ 读书会的结尾

读书会结束的时候，汪敏请每个人在一张卡片上写一句话，贴在书店的墙上。

护士写：「陪病人找那一下，也陪病人找方向。」

设计师写：「每一稿都对，还要知道想成为什么样的设计师。」

退休老师写：「从『不』到『我认』。」

大学生写：「描述完了，还有两步——谁来走？」

孟先生写：「那一下是真的，我也要是真的。」

汪敏把这些卡片，拍了一张照片，发在书店的公众号上。最后一句，她自己写：「这是一个法国人在中国的一个书店里，被一群普通人读过的样子。」

◆ SDE 看这一处

按第十二编的分类，这一晚的普通读者，大多是「跃迁」：他们从他那里拿到了那一下，护士拿去陪病人，设计师拿去看自己的作品，老师拿去看学生；然后，各自在自己的日子里，补上了他没给的那一两样。

那个大学生的问题，留着：「这两步，是他的问题，还是我们的问题？」这本书的回答是：他不走，是他的体系停在那里；我们走，是他的思想在我们身上接着长。这正是第 75 章说的：体系停了，思想靠别人的回写活着。

带走的话

一群普通读者读他——护士、设计师、老师、学生、开店的、重新上路的人，各自拿走了那一下，又各自补上了他没给的那一两样；这也是他的身后。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普通读者的身后——拿走那一下，补上方向与认领。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墙上的卡片，是一场读书会的来历，也是它的签收。

第 十 三 编

一只握进机器的手：人—AI 复合主体为什么生不出来

编　序

全书用了三只手。导论是一只压麻的手，第 39 章是一只婴儿的手。这一编，是第三只：一只和 AI 握在一起的手。

王德生博士为本书口述的最后一条判断，是这一编的主命题，原话是：「对，人—AI 的复合主体性，就无法诞生了。」这是本书的副判：到了 AI 时代，他这只手会把机器也握进去——人在握，AI 也在握，却没有一个是握的人；人—AI 的复合主体，在他那里生不出来。

这一编接着两本书往下走。一本是本系列第 110 号《主体性的典范革命》：它立了复合主体的一些基本说法，其中卷四第 29 章专写梅洛-庞蒂，题为「盲人的手杖」。一本是王德生博士正在写的《AI 时代复合主体诞生的数学框架》。本书在这一编里，做一件事：说明离「人与工具长在一起」最近的那位哲学家，为什么在最后一步，恰恰生不出复合主体。

这一编六章。第 84 章从盲人的手杖讲到大模型。第 85 章是口述主场：把他的一句话换一个字。第 86 章把人和 AI 相处的几种样子摆成一张表。第 87 章，四个用 AI 改文章的人。第 89 章讲复合主体怎样诞生，又怎样被追责。第 91 章讲他的哪一处「发现」被机器做掉了，而机器做掉它的方式，恰恰说明了什么。

先说明：这一编讲的是一般的道理，不评哪一家 AI 产品好坏，也不预言技术会怎样发展。

第 84 章

手杖与大模型：互动越顺，主体越被约掉

◆ 一根手杖

第 9 章讲过梅洛-庞蒂书里那个盲人：他拄着一根手杖走路，用久了，就不再感到手杖在手心里的压力，而是直接「感到」了地面：这里是台阶，那里是石子路。手杖成了他身体伸出去的那一截，它的末端，成了他新的指尖。

这个例子，梅洛-庞蒂讲得很美。本系列第 110 号卷四第 29 章，也专门讲过它，给梅洛-庞蒂留下了一个词：「并入」。工具用久了，并入了身体。

◆ 一个新的「手杖」

今天，很多人手里有了一根新的「手杖」：一个可以对话的 AI。

头几天用它，你会很清楚地感到它是一样外面的东西：你打字问它，它回答你，你看了，想一想，觉得有用就用，没用就不用。

用了几个月，事情变了。你写一封邮件，先让它起个稿；你想一个方案，先跟它聊几句；你读一篇长文章，先让它总结一下。你不再感到它是一样外面的东西了；它成了你想事情时伸出去的那一截。就像盲人不再感到手杖，只感到地面。

用梅洛-庞蒂的话说：它并入了。

◆ 「约掉」

第 110 号里，王德生博士立过一个说法，叫「约掉」：一样工具，被约掉了，就是说，它对一个人三号位的那一份贡献，变成了零，算账的时候可以把它划掉。一个把一切工具都约掉的人，叫「自然人」：一个理想中的、一切都是自己做的人。

在手杖的例子里，被约掉的是手杖：用久了，手杖隐形了，好像是盲人自己的指尖在感到地面。手杖对「这个人在走路」这件事的贡献，看起来是零。

第 110 号那一章的分离线是：手杖不回写，AI 会回写。手杖用了十年，还是那根手杖；它不会反过来改变盲人怎样想事情。AI 不一样：你和它聊得越多，它说话的样子、它给你的建议、它替你起的稿，就一天天地改变你怎样想事情。

◆ 这一回，被约掉的是谁

现在请看，同样是并入，这一回会发生什么。

手杖并入身体，手杖隐形了，盲人还是那个走路的人。

AI 并入想事情的过程，AI 隐形了；可它一直在回写你。于是，一件事做完了，你回头去看：这个想法，是我想的，还是它想的？这封邮件，是我写的，还是它写的？你说不清。它隐形了，你也跟着模糊了。

按梅洛-庞蒂的办法走下去，并入得越顺，越分不清；越分不清，这件事里那个站出来说「这是我的」的人，就越找不到。在手杖那里，被约掉的是工具；在 AI 这里，照他的办法走，被约掉的，渐渐变成了人。

这就是本书说的：**互动越顺，主体越被约掉**。

◆ 先说对在哪儿

公道：梅洛-庞蒂对今天的人和 AI，有一份非常准的描述。

很多人说 AI「只是一个工具」，好像它永远是一样外面的东西，用完就放下。梅洛-庞蒂会说：不对，你用久了，它会并入你；你想事情的样子，会和它长在一起。这一点，今天每天用 AI 的人，都能在自己身上看到。他在七十年前，就把这件事的样子描述出来了。

还有一层：他不会说「人被 AI 取代了」，也不会说「人完全控制着 AI」。他会说，人和 AI 缠在一起，谁也说不清谁在带谁。这比「取代」和「控制」这两种说法，都更接近真实。

◆ 别误会：这不是叫人少用 AI

读到这里，有人会以为，这本书在劝人少用 AI，或者别让 AI 并入得太深。

不是。并入，是好事。盲人的手杖并入了身体，他才能走得又快又稳；一个人和 AI 长在一起，他才能想到一个人想不到的东西。怕并入、处处提防着 AI 的人，会停在第 86 章那张表的第一种站法里：他一直是一个人，也一直只能走到一个人能走到的地方。

这本书要的，不是少并入，是并入以后，还有一个人在。手杖并入得再深，走路的还是那个盲人；AI 并入得再深，也要有一个人，在这件事上站出来说「这是我的，也是我们的」。

◆ 他在跟谁吵：「工具论」和「取代论」

今天讲人和 AI，最常听到的是两种说法。

一种是工具论：AI 就是一个工具，和锤子、计算器一样；人是主人，AI 是仆人；人用它，人做主。这种说法站在主体这一边。它的好处是清楚：出了事，找人。它的毛病是假装 AI 没有在改变人。一个每天和 AI 聊几个小时的人，他怎样起句、怎样想问题、怎样看一件事，都在被改；说「它只是工具」，等于闭上眼睛不看这件事。

另一种是取代论：AI 越来越聪明，终有一天会取代人，人会变得多余。这种说法站在客体那一边：把 AI 当成一个比人更强、更客观的东西。它的毛病，是把人和 AI 看成两个互相抢位置的东西，看不见两者正在长在一起。

梅洛-庞蒂会对两种说法都摇头。他会说：人和工具，从来不是主人和仆人，也不是对手，是长在一起的；盲人和手杖是这样，今天的人和 AI 也是这样。

这一刀，又是一手打主体那一边，一手打客体那一边，把人和 AI 放进了中间那一下。这是他留给今天最有用的一句话。本书只是要在这句话后面，补上一句：长在一起以后，还要有一个人在。

一个离不开导航的司机

孟先生跑城际货运，头一年全靠手机导航。

有一次，手机没电了，他在一个跑了几十次的路口，突然不知道该往哪边拐。他把车停在路边，坐了半天，才一点点想起来。

他说：「那一刻我才发现，这条路我跑了几十次，可每一次都是导航在跑，不是我在跑。」

这就是并入：导航并进了他开车的过程，用久了，它隐形了；可隐形的不只是导航，他自己认路的那一份，也跟着隐形了（第 84 章）。

后来，他每次跑一条新路，第一次用导航，第二次开着导航但不看，第三次关掉导航自己跑，跑完了在本子上画一张草图。一年以后，他说：「现在导航是帮我的，不是替我的。」

一个依赖计算器的会计

孟先生的父亲当了十年会计，年轻时用的是算盘。

后来单位里有了计算器，再后来有了电脑。他说，用算盘的时候，一串数字过一遍，心里就有数：这笔账大概多少，对不对得上。用了计算器以后，算得快多了，可心里那个「大概」，慢慢没了。

有一次，计算器按错了一个键，一笔账差了十倍，他照着就填上去了，是一位老同事一眼看出来：「这个数不对，不可能这么大。」

他后来说：「计算器是好东西，它并进了我算账的过程里，我就不再自己估了。它越顺，我那个『心里有数』越少。」

从那以后，他用计算器之前，先在心里估一个大概；算出来的数跟估的差得远，就再算一遍。

一样工具并进来，要留一个人在旁边，心里有数（第 84 章）。

◆ SDE 看这一处

用这套书的话说：并入，是二号位上的事，是那一下越来越顺。

可一个复合主体要诞生，只有并入不够。第 47 章说过：并入，不等于认领。并入得再顺，还要有一个人，在这件事上站出来说：「这是我们一起做的，我认。」

◆ 放回日子里

邝亮做运营，每天都用 AI 写文案、做方案。

有一天，领导在会上夸他一个方案做得好，问他：「你是怎么想到这个角度的？」

邝亮张了张嘴，发现自己说不清。那个角度，是他和 AI 聊了一个晚上聊出来的；可具体哪一句是他提的，哪一句是 AI 提的，他已经分不开了。

散会以后，他在工位上坐了很久。他跟他爸说：「那一刻我特别慌。不是怕领导发现我用了 AI，是我发现，我自己都不知道这个方案里，哪一部分是我。」

> 带走的话
>
> 手杖并入了身体，隐形的是手杖；AI 并入了想事情的过程，照他的办法走下去，渐渐隐形的，是人。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人和 AI 会缠在一起、长在一起，他描述得最准；关门——并入得越顺，认领越找不到。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人与 AI 之间那一下的来历（一个个晚上的对话）有，谁认没有——转第 85 章。

第 85 章

换一个字：匿名的思想住在我和 AI 身上

◆ 他的一句话

第 44 章引过梅洛-庞蒂晚年的一句话，大意是：在这里没有「他我」的问题，因为看的既不是我，也不是他；是一种匿名的可见性，同时住在我们两个人身上〔待核〕。

这句话，他是用来讲我和另一个人的。它很美：我和你之间，不是两颗心隔着玻璃互相猜，是一种共同的「看」，同时住在我们身上。

现在，把这句话里的一个字换一下。把「他」，换成「AI」：

在这里没有「AI 我」的问题，因为想的既不是我，也不是 AI；是一种匿名的思想，同时住在我和 AI 两个身上。

换完以后，你会发现，这句话描述今天很多人和 AI 相处的样子，描述得一点不差。邝亮那个说不清来历的方案（第 84 章），就是这样一种「匿名的思想」：它住在邝亮和 AI 两个身上，不是邝亮的，也不是 AI 的。

◆ 王德生博士的判断

这一章，是王德生博士为本书口述的最后一条判断的主场。原话是：

> 对，人—AI 的复合主体性，就无法诞生了。

这句话是接着第 44 章那一条说的：主体性的缺失，是互动中心主义最重大的损害。既然一个人自己的主体性，在他的理论里都没有站的地方，那么一个人和 AI 合起来的复合主体性，就更生不出来。

◆ 什么是复合主体

这里要先说清楚，「复合主体」是什么。

本系列第 110 号和王德生博士正在写的那份框架稿，讲的是这样一件事：AI 来了，一个人的主体性，第一次被大规模地冲击，要从「单一」变成「复合」。一个人和 AI 一起，想出一个以前没有的想法，做成一件以前做不成的事，那个想法、那件事，已经不是原来那个人一个人的了，是「我们」一起做的。

这不是坏事。古人说「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和一个人好好谈一次，碰出来的东西，本来就不全是自己的。过去这种复合是偶尔的；今天，和 AI 一起，它成了常态。

可一个复合主体要真的诞生，不能只是「一起」。它要有自己的主体性：按第 45 章说的，要有分布（这个「我们」在关系里站在哪里、影响着谁）、要有场（这个「我们」搭起了什么样的次序和结构）、要有美（这个「我们」被一种什么样的完全吸引着、朝它走）。

还有一件要紧的事，第 110 号说过：AI 自己只在理念界，它能写、能说、能想，可它没有身体在现实界里走，也没有一个自我界里的「我」去担当；所以一个复合体要在三界里传导，要由人代为传导。人要替这个「我们」，在现实界里去做，在自我界里去认。

◆ 为什么在他那里生不出来

现在把这件事放进梅洛-庞蒂的理论里。

复合主体，要有一个「我们」的主体性；可在他那里，连「我」的主体性都是影子（第 44 章）。一个由两个影子合起来的「我们」，还是一个影子。

复合主体，要人代为传导：在自我界里站出来认。可在他那里，自我界的三号位那一格，认领没有位置（第 38 章）。

复合主体，要一个「我们」朝着一种完全走（美）；可在他那里，美被拉进了握持，握得刚好就好（第 32 章）。

所以，按他的理论去理解人和 AI，你能得到的，是一个很顺、很暖、很有生产力的「互动体」：人和 AI 缠在一起，匿名的思想住在两个身上，一个方案接一个方案地冒出来。可你得不到一个复合主体：一个能说「这是我们做的，我们认，我们朝那里走」的主体。

互动体，不是复合主体。

◆ 先说对在哪儿

公道：他说对了复合主体的前一半。

很多讨论 AI 的人，还停在「AI 只是工具」或者「AI 会取代人」这两个说法上。梅洛-庞蒂能看出第三种样子：人和 AI 会长在一起，会有一种共同的、说不清是谁的思想住在两个身上。这正是复合主体诞生的第一步：先得长在一起。

他走到了第一步，停在了第二步前面。

◆ 放到今天：一个团队里的「我们」

这件事，在今天的很多团队里天天发生。

一个五个人的小组，人人都用 AI。周报是 AI 帮着写的，方案是大家和 AI 一起聊出来的，会议纪要是 AI 自动整理的。一切都很顺，产出也比以前多。

可到了年底评优，领导问：「这一年，这个小组最重要的一个判断，是谁下的？」

五个人面面相觑。每个人都参与了，每个人都和 AI 聊过，每个人都觉得那个判断「是大家一起的」。可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那是我拍的板」。

这个小组，是一个很好的互动体：人和人、人和 AI 缠在一起，思想在里面流。可它还不是一个复合主体：这个「我们」，没有一个人替它认。

一篇说不清是谁写的文章

丁先生的小说出版以后（第 51 章），出版社请他写一篇创作谈。

他和 AI 聊了几个晚上，写出了一篇很漂亮的文章。可交稿前，他读了一遍，觉得不对：文章写得比他平时好，可不像他。

他说：「我读着读着，觉得这是一个很会写创作谈的人写的，不是写了三年、几十个开头的那个我写的。」

他把文章放了两天，重新写了一遍。这一次，他还是用了 AI，可他先自己写了一段话：「我写这本小说，最难的不是开头，是敢把它写完。」然后让 AI 帮他围着这句话展开，每一段他都改过。

编辑看了新稿，说：「这篇好。这篇是你。」

一篇住在他和 AI 两个身上的文章，要有一句话，是他自己认的，整篇文章才有一个「我」。

一张合影里的「我们」

汪敏的书店，每年年底，全体店员拍一张合影，挂在墙上。

有一年，一个店员说：「我们这一年，很多推荐文是和 AI 一起写的，很多活动是 AI 帮着策划的。这张合影里，是不是也该有它？」

大家都笑了。

汪敏想了想，说：「它不用站在合影里。可合影下面的那段话，我们可以写清楚：这一年，我们和 AI 一起做了什么；每一件事，是谁认的。」

那年的合影下面，贴了一张纸，写着这一年的十二件事，每一件后面，都有一个店员的名字。

一个复合主体，不需要 AI 站进合影里；可要有一个人，替这个「我们」把每一件事认下来（第 85 章）。

◆ SDE 看这一处

用这套书的话说：复合主体，是一个「我们」的三个号位并排站着。

一号位：这个「我们」做过的每一件事，有记录，有版本，可以回头去对。二号位：人和 AI 之间那一下，一次次的碰，匿名的思想住在两个身上，这是他写得最好的。三号位：一个站出来的人，替这个「我们」认下来，替它在三界里传导，替它朝一个方向走。

只有二号位，就是一个互动体。三个号位都在，复合主体才诞生。

◆ 放回日子里

邝亮那次开会以后，做了一个小改变。

每次和 AI 聊完一个方案，他都做两件事：把聊天的记录存下来，给这一版起一个名字；然后在方案最后，自己写一段话：「这个方案的核心判断是：……。这个判断是我认下的。AI 在这几处帮我想了……。」

一个月以后，领导又问他：「这个角度你是怎么想到的？」

邝亮这回说得很清楚：「这个角度，是我和 AI 聊了三轮聊出来的。第一轮它提了三个方向，我挑了第二个；第二轮我加了我们用户的数据；第三轮是我定的。最后这个判断，我认。」

领导说：「很好，以后都这样说。」

> 带走的话
>
> **把他那句话里的「他」换成「AI」，描述今天一点不差——匿名的思想住在我和 AI 两个身上；可一个匿名的「我们」，是互动体，不是复合主体。**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人与 AI 会长在一起，他走到了复合的第一步；关门——「我们」的主体性、人的代为传导，都没有位置。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复合主体要人认领、人传导——口述七主场在此；副判在此立定。

第 86 章

三种中心，三种失败

◆ 三个号位，四种站法

人和 AI 碰在一起，站在哪个号位上，结果完全不一样。这一章，把几种站法摆成一张表（本书读法）。

站在哪里	人和 AI 的关系	被约掉的	结果
主体这一边当中心（笛卡尔、萨特一路）	AI 只是工具，用完就放	AI 被约掉：它的贡献被当成零	自然人的理想；没有复合
中间那一下当中心（梅洛-庞蒂）	AI 并入，像盲人的手杖	人被约掉：握的人不见了	互动体；没有复合主体
客体那一边当中心（把 AI 当成「发现装置」）	「AI 发现了」「算法是客观的」	人被约掉：人只能服从	AI 被当成新的权威
三个号位并排站着（这套书）	人与 AI 各有位置，互相回写，有人认领	谁也不约掉	复合主体诞生

◆ 第一种：只把它当工具

站在主体这一边的人说：AI 就是一个工具，和锤子、计算器一样，我用它，我做主，功劳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

这种站法，有它的好处：主体很清楚，出了事找得到人。

可它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它假装 AI 对这件事没有贡献，把 AI 约掉了。可 AI 会回写（第 84 章），它一直在改变这个人怎样想事情。一个假装没有被改变的人，其实早就被改变了，只是他不知道，也不去对一对。他以为自己是一个「自然人」，一个一切都是自己做的人；这是一种理想，在今天，是一种错觉。

这种站法，没有复合。

◆ 第二种：只有那一下

站在中间那一下的人，就是梅洛-庞蒂那一路：人和 AI 缠在一起，匿名的思想住在两个身上，越来越顺，越来越分不清（第 84、85 章）。

这种站法，看到了第一种看不到的东西：人确实在被 AI 改变，两者确实长在了一起。

可它的毛病，是把人约掉了：握的人不见了。

◆ 第三种：把它当成权威

站在客体那一边的人，把 AI 当成一个客观的、发现真理的装置：「AI 算出来的，就是对的。」「数据不会说谎。」

本系列否定序列那本书，对这种站法有一个很重的判断：大模型是一种发生的工业化，它的每一句话，都是从大量的文本里统计地「长」出来的；可社会正在把它登记成一个新的「发现装置」，好像它说出的，是本来就在那里、被它发现的真理。这是一次很大的身份错配。

这种站法，人也被约掉了，而且约得更彻底：人不是溶进了互动，是跪在了权威面前。

◆ 一处有意思的对称

把前三种放在一起，有一处很有意思的对称：

主体中心，约掉的是 AI；互动中心和客体中心，约掉的是人。方向相反，结果一样：都生不出复合主体。

梅洛-庞蒂离复合最近，他真的写了工具怎样长进身体；可恰恰在最后一步，他把人溶掉了。

◆ 第四种：三个号位并排

这套书要的，是第四种。

一号位：人和 AI 做过的每一件事，留下记录，留下版本，可以回头去对一对；AI 说的，不当成权威，当成一个可以查、可以验的说法。

二号位：人和 AI 之间那一下，照样可以很顺、很暖，照样可以长在一起，照样可以有一种说不清是谁的思想冒出来。这是梅洛-庞蒂留给我们的。

三号位：一个人站出来，替这个「我们」立方向、认结果、担责任，替它在现实界里做、在自我界里认。

三样都在，复合主体才诞生。

一个开小饭馆的四种用法

老汪的女儿帮馆子接了一个 AI 点餐助手，一年下来，她发现店里四个人用它的样子不一样。

老汪只用它看菜单，别的不管，他说「做菜还得靠我」；他的菜一年没变。

一个服务员什么都问它：客人点什么、怎么推荐、怎么回答投诉，用得很顺，可客人问她「你觉得哪道好吃」，她答不上来。

一个收银员把它当权威：它说这道菜卖完了，就告诉客人卖完了；有一次它出错，一桌客人白等了半小时。

她自己呢？她让它每天出一份点单的汇总，她看了，决定明天多备什么、少备什么，在汇总上签个名，贴在厨房墙上。

四种用法，正好是第 86 章那张表。一年下来，只有她那一种，让馆子的生意变好了。

◆ 放回日子里

邝师傅快六十岁了，儿子给他装了一个 AI，教他用。

头一个星期，邝师傅只拿它查东西：「这个穴位在哪儿？」查完就关。他说：「它就是个字典。」

第二个月，他开始跟它聊：客人哪里疼，怎么按比较好。聊着聊着，他发现自己有时候照着它的建议按了，也没多想。

有一次，它说的一个办法，邝师傅照着按，客人第二天说更疼了。

邝师傅没有怪它，也没有从此不用它。他在那个小本子上加了一栏：「AI 说的」，旁边一栏：「我按的」，再旁边一栏：「客人第二天怎么说」。

阿禾看了说：「师傅，你这就是第四种。」

> 带走的话
>
> **主体中心约掉 AI，互动中心和客体中心约掉人——三种站法，都生不出复合主体；三个号位并排站着，复合主体才诞生。**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三种中心，三种失败；一种并立，一种诞生（表为本书读法）。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第四种站法里，那一下有记录（来历），有人认（签收）——下一章落到四个具体的人身上。

第 87 章

用 AI 改文章的四种人

◆ 书店的一篇推荐文

汪敏的书店，每个月要写一篇推荐文，推荐几本新书，发在书店的公众号上。

这一年，书店来了四个年轻店员，汪敏让他们轮流写，都可以用 AI 帮忙。一年下来，她发现，四个人用 AI 的样子，完全不一样。

第一个：只让它查错别字

第一个店员，小周，很有主见。他说：「文章是我写的，AI 只能帮我查查错别字、改改标点。」

他写的推荐文，风格很鲜明，一看就是他写的。可汪敏发现，他写得很慢，而且一年下来，他的文章几乎没有变化：还是那几种写法，还是那几个角度。

他把 AI 约掉了。他的文章，一直是他一个人的；可他也一直停在他一个人能走到的地方。

◆ 第二个：来回改到顺

第二个店员，小林，用 AI 用得最勤。她先让 AI 起一个稿，自己改一改，再让 AI 润一润，自己再改一改，来来回回好几轮，改到读起来很顺才发。

她的推荐文，是四个人里最流畅的。可汪敏有一次问她：「你这篇里，你最想让读者记住的是哪一句？」

小林翻来翻去，说：「每一句都挺好的……可我说不上来哪一句是我最想说的。」

这就是第二种：那一下很顺，握的人不见了。

◆ 第三个：它说的就是对的

第三个店员，小吴，对 AI 非常信任。AI 说这本书是某某年出版的，他就写某某年；AI 说作者得过什么奖，他就写得过什么奖。

有一次，一位读者留言说：「你们写的这个奖，作者根本没得过。」一查，是 AI 编错了。

小吴很委屈：「AI 说的，我以为是对的。」

这就是第三种：把 AI 当成了权威，人服从了。

◆ 第四个：留版本，签认领，写回去

第四个店员，是汪敏自己带出来的一个姑娘，叫小秋。

小秋用 AI，有三个习惯。

第一个习惯：每一稿都存下来，标上是她写的，还是 AI 改的，改了哪里。有读者问起哪句话的出处，她能一稿一稿翻回去找。

第二个习惯：每一篇推荐文的最后，她都自己写一句话，只写一句，是她读完这本书最想说的那句。这句话，她从不让 AI 改。她说：「前面都可以一起写，这一句是我认的。」

第三个习惯：AI 帮她想到的好角度，她会记在一个本子上；下个月写别的书，她会先翻一翻本子，看看上个月学到的东西，能不能用上。

一年下来，小秋的推荐文，读者留言最多。有读者说：「每次读到最后那一句，都觉得是一个真的人在跟我说话。」

◆ 四个人，四种站法

把四个人放在一起：

小周，站在主体这一边，把 AI 约掉了：文章是他的，可他一年没有长。

小林，站在中间那一下，把自己约掉了：文章很顺，可她找不到自己。

小吴，站在客体那一边，把 AI 当成了权威：文章出了错，他说「AI 说的」。

小秋，三个号位都在：一稿一稿可以查（一号位），和 AI 来来回回一起写（二号位），最后那一句自己认，学到的东西写回自己下一次（三号位，和回写）。

小秋和 AI，是一个复合主体。她的文章，不只是她一个人的，也不是 AI 的，是她们一起写的；可每一篇，都有一个人认。

◆ 先说对在哪儿

公道：小林那种用法，是梅洛-庞蒂那一路，它并不全错。

来来回回、改到顺，这个过程里，小林确实学到了很多：怎样起句，怎样收尾，怎样把一段话写得好读。她和 AI 之间那一下，是真实的，是有东西在长的。

她缺的，只是最后那一句：一个人站出来，说「这一篇，我最想说的是这个」。

别误会：第四种不是「多签几个字」

第四种站法，很容易被做成一套形式：每用一次 AI，填一张表，签一个名，好像签了字，复合主体就诞生了。

不是这样。第 76 章给这套书自己写过一条死法：从「只有中间」滑到「只有签字」。一个每用一次 AI 都要填三张表的团队，会把人和 AI 之间那一下，那份真正碰出新东西的来回，挤得干干净净。那样的「复合」，是一台流水线，不是一个主体。

第四种站法的要紧处，不在签字多，在三样东西都活着：那一下是真的在碰，记录是真的能查，认的那个人是真的在认。三样里，少一样不行，只剩签字也不行。

◆ 汪敏自己是怎样用的

四个店员的事讲完，汪敏自己也被问过：「店长，你自己怎么用 AI？」

她说，她用 AI 做得最多的一件事，是「吵架」。她读完一本书，有了一个判断，就把这个判断告诉 AI，让它从反面来驳她：这本书哪里不好，她的判断哪里站不住。AI 驳一轮，她回一轮；有时候她被驳倒了，改了判断；有时候她驳回去了，判断站得更稳。

「吵完了，」她说，「我写下来的那个判断，比我一个人想的时候结实。可它还是我的判断。AI 帮我把它磨利了，我认它。」

这是另一种复合：不是一起写，是一起磨。那一下是真的在碰，而且碰得很硬；可碰完了，站出来的，是一个更清楚的「我」，而不是一个找不到的「我」。

梅洛-庞蒂讲交织，讲的多是握手那样的、顺的来回。汪敏这一种，是吵架那样的、顶着的来回。两种都是那一下；后一种，更容易长出一个站得住的人。

一个退休老人学用 AI

孟先生的父亲，退休以后也学着用 AI。

一开始，他什么都问它：天气、菜谱、新闻，问完就信。有一次，AI 告诉他一种偏方能治他的腿疼，他差点就照着买了。孟先生知道了，赶紧拦住，带他去看了医生。

后来孟先生教了他一个办法：问 AI 的时候，把它当成一个「知道很多、但不负责的朋友」。它说的，可以听，可以拿去问医生、问家里人；可自己身上的事，最后要自己和医生定。

老人记在了那本大日历的背面：「AI 说的，先问问；自己的事，自己认。」

他说：「我年轻的时候，有个老同事也这样，什么都知道，可什么也不管。我那时候就知道，他的话要听一半，另一半自己拿主意。」

◆ SDE 看这一处

用这套书的话说：用 AI，也要三个号位并排站着。

最容易丢的，是三号位：因为 AI 越好用，那一下越顺，人越容易觉得「不用我认了」。所以小秋那一句话，那句从不让 AI 改的话，在今天特别要紧。它很小，可它是复合主体里那个「人代为传导」的位置。

◆ 放回日子里

年底，汪敏在书店的公众号上发了一篇文章，讲这一年四个店员怎样写推荐文。文章最后，她写了一句话：

「我们鼓励用 AI。我们只要求一件事：每一篇文章的最后一句，要有一个人认。」

这一句，她也没有让 AI 改。

> 带走的话
>
> 只让 AI 查错别字的人没有长，来回改到顺的人找不到自己，把 AI 当权威的人出了错说「AI 说的」；留版本、签认领、写回去的那一个，和 AI 成了一个复合主体。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四种人——主体中心、互动中心、客体中心、三号位并立。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小秋一稿一稿留来历，最后一句自己认，学到的写回去——复合主体的日常样子。

第 88 章

一个学生、一个 AI、一个学期

◆ 孟家的女儿上初中了

孟先生的女儿上了初中，学校允许学生在家里用 AI 辅助学习。

孟先生很犹豫。他读过这本书，知道第 86 章那张表：用得不好，孩子会溶进 AI 里，说不清哪部分是自己的；用得好，孩子和 AI 可以成为一个复合主体。他想试一试，陪女儿用一个学期，看看怎样才是「用得好」。

这一章，是这个学期的记录。

◆ 第一个月：太顺了

第一个月，女儿用 AI 用得非常顺。数学题卡住了，问它；作文没思路，问它；英语单词不会，问它。作业做得又快又好，老师还表扬了她。

月底，孟先生问她：「这个月，你觉得你学会了什么？」

女儿想了很久，说：「好像……都会了？可你要我不看 AI 做一遍，我不知道能不能做出来。」

孟先生说：「那我们试试。」他挑了三道她这个月做过的数学题，让她不用 AI 重新做。她做对了一道。

这是第二种站法（第 86 章）：那一下很顺，握的人不见了。

◆ 第二个月：定了三条规矩

孟先生和女儿坐下来，一起定了三条规矩。他说：「不是我定的，是我们一起定的，你也要认。」

第一条：卡住了，先自己想十五分钟，把想到哪一步写在草稿纸上；十五分钟以后，可以问 AI，只能问「下一步往哪个方向想」，不能问答案（第 95 章）。

第二条：每道题做完，用红笔标出哪一步是 AI 提醒的。

第三条：每周日晚上，花十分钟，给爸爸讲一道这周最难的题，讲清楚为什么这样做。

女儿一开始很抵触，说：「这样太慢了。」孟先生说：「慢一点，可这是你自己的。」

◆ 第三个月：红笔变少了

第三个月，孟先生翻女儿的作业本，发现了一件事：红笔的标注，越来越少了。

女儿说：「上个月 AI 提醒我的那几种思路，这个月我自己就能想到了。」

那些红笔标注，是她和 AI 之间那一下留下的来历；它们没有白标，一次一次地沉下去，成了她自己的东西。这是回写（第 25、87 章）。

周日晚上的十分钟，她也讲得越来越好。有一次，她讲着讲着，自己发现了一个老师都没讲过的解法。她很得意，说：「这个，AI 也没想到。」

◆ 第四个月：一次诚实的考试

期末考试，不能用 AI。

女儿考得不错，比期中进步了十几分。可有一道作文题，她写得很吃力。回家以后，她跟孟先生说：「作文我一直是让 AI 帮我改的，改得很好看。可考试的时候，我发现我不知道自己想写什么。」

孟先生没有批评她。他说：「那下学期，我们加一条规矩：作文可以让 AI 帮着改，可最后一段，你自己写，一个字也不让它改。」（第 87、95 章）

女儿说：「好。那一段，是我认的。」

◆ 一个学期的账

学期末，孟先生和女儿一起，把这个学期的作业本、红笔标注、周日晚上的十分钟（孟先生偷偷录了几段）、期中期末的考卷，摆在一起，从头翻了一遍。

女儿看着第一个月的作业和第四个月的作业，说：「第一个月的作业更好看，可第四个月的是我自己的。」

孟先生说：「这就是这个学期你学会的最要紧的一件事。」

◆ SDE 看这一处

一个学生和一个 AI，一个学期，走完了第 86 章那张表上的一条路：从第二种站法（很顺，找不到自己），走到了第四种站法（三个号位并排）。

走这条路，靠的是三样东西。一号位：草稿纸、红笔标注、考卷，一次次可以回头去对的「这一次」。二号位：她和 AI 之间那一下，来来回回，碰出了连 AI 也没想到的解法。三号位：那三条她自己认下的规矩，周日晚上她自己讲的十分钟，作文最后一段她自己写的话。

这个学期，孟先生没有赶走 AI，也没有放手不管。他只是陪女儿，在那一下旁边，补上了一道线，和一个站出来认的她自己。

> 带走的话
>
> 一个学生和 AI 一起学了一个学期，从很顺却找不到自己，走到每一步都留下来历、最后自己认——这就是一个孩子和 AI 长成一个复合主体的样子。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他给的——和 AI 长在一起的那一下；本章补的——草稿、红笔、周日十分钟、最后一段。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一学期的红笔标注，就是她和 AI 之间那一下的来历。

第 89 章

闭环：复合主体怎样诞生，又怎样被追责

◆ 一个闭环

王德生博士在做一件事，本书要拿它当这一章最好的例子。

他和一个 AI 智能体长时间地对话，碰一个问题；对话里碰出来的新想法，他整理成论文；论文放到网站上；网站上的文章，又成了那个智能体下一次对话时可以查的材料；智能体带着这些材料，再和他碰下一个问题。

对话，论文，上站，成为新材料，再对话。一圈一圈地转。

王德生博士说过：和智能体对话形成的新思想，已经不是原来「我的」，而是合作而成的；这种复合，过去是偶尔的，今天是常态，而且形成了一个闭环。

◆ 这个闭环里，三个号位都在

用这本书的尺子，看一看这个闭环。

一号位：每一次对话，有记录；每一篇论文，有版本、有日期；网站上的每一篇文章，谁都可以打开来看，可以对一对。这些，都是可以回头去查的「这一次」。

二号位：人和智能体之间的那一下，一问一答，来来回回，碰出以前没有的东西。这是梅洛-庞蒂写得最好的那一层。

三号位：每一篇论文，有一个署名的人，他审过、认过、定过。他替这个「我们」，在现实界里把文章发出去，在自我界里说「这个判断，我认」。

还有回写：上站以后的文章，回过头来成了下一次对话的材料。长出来的东西，沉回去，改变下一轮。

这就是本书第 86 章那张表里的第四种：三个号位并排站着，有回写。复合主体，就是这样诞生的。

◆ 这本书自己，也是一个复合主体

说到这里，要老老实实地说一件事：你手里这本书，本身就是一个人和 AI 的复合主体写成的。

出版信息页上写着：执笔复合主体，王德生立题、口述承重命题与裁定，Claude 执笔与统稿；本书的判断、口径与承重命题由王德生口述给出，文字在其指令下由 AI（Claude）协作成稿，并经其审定。

这本书里最要紧的八条判断，都是王德生博士口述的，原话一字不改；书里凡是执笔一方拿不准的读法，都交给他裁定；书写成以后，他审定，署名。AI 在这里做的，是执笔：一章一章地写，一处一处地查，一面一面地插旗、拔旗。

这本书里，那一下，AI 和人之间的来来回回，是真的；每一次口述、每一次裁定、每一批交接，都留着记录；最后，有一个人认。

这本书要说的道理，也是这本书自己被写出来的样子。

◆ 出了错，找谁

复合主体诞生了，还有一件事要回答：出了错，找谁?

第九编说过：追责，要能落到一个具体的人身上（第 56 章）；人和 AI 并在一起，并得越顺，追责越悬空（第 63 章）。

在一个有三个号位的闭环里，这件事能回答。

出了错，先看一号位：记录在那里，版本在那里，可以一稿一稿地翻回去，看错是在哪一步进来的：是 AI 编错了一个事实，还是人判断错了一个方向。

然后看三号位：署名的那个人，认下了这件事。错在 AI 编的事实，他没有查出来，他认「我没查」；错在他自己的判断，他认「我判错了」。不管错在哪一步，都有一个人站出来。

AI 呢？AI 在这里不是一个可以被追责的「我」，它没有自我界里那一格；可它的每一句话，都留在记录里，可以被查、被改、被下一次训练回写。这就是第 110 号说的：复合体由人代为传导。人替这个「我们」认，AI 的那一份，留在一号位上作证。

禾记推拿那一行小规矩（第 63 章），邝师傅本子上那三栏（第 86 章），小秋那最后一句（第 87 章），都是这样一种很小的、日常的闭环。

◆ 在他那里，为什么不行

回到梅洛-庞蒂。

他的理论，能把这个闭环里的二号位，那一下，描述得比谁都好。可一号位的记录、三号位的署名，在他那里都是影子；回写，在他那里只在那一下里转，没有人签收（第 25 章）。

所以按他的理论，这个闭环会变成一个只有中间在转的圈：人和 AI 一直在碰，一直在长，匿名的思想一层一层地沉下去；可没有一篇东西有人认，没有一次错有人担，也没有一个方向有人立。

一个只有中间在转的圈，转得越快，越找不到人。

◆ 先说对在哪儿

公道：这个闭环里最有生命力的，恰恰是他写得最好的那一层。

没有那一下，没有人和智能体之间那些真正的碰，一个闭环只是一台流水线：人出题目，AI 出文字，人签字，发出去。那样的「复合」，是空的。

他提醒我们：复合主体的命，在那一下里；不在记录里，也不在签字里。

本书只是要补上：命在那一下，身子要三样都有。

一个退休老师的「闭环」

读书会上那位退休的中学老师（第 83 章），后来开始用 AI 整理她几十年的教学笔记。

她的办法是：每天和 AI 聊一段她当年教过的一个学生、一堂课，AI 帮她整理成一篇短文；她读一遍，改一遍，在文末写一句「这一篇，我认」；然后发在一个小小的公众号上。读者留言，有她当年的学生，说「老师，那一课我还记得」。她把这些留言，又拿去和 AI 聊，写下一篇。

一年下来，她写了一百多篇。

她说：「我以前以为，退休了，那些东西就跟着我老了。现在它们一圈一圈地长，长到了我学生的留言里，又长回我下一篇里。」

这就是第 89 章那个闭环的一个家常样子：有来回，有记录，有人认，有回写。

◆ 放回日子里

禾记开到第二年，阿禾把店里的那套 AI 助手、那个本子、那张出师帖，还有他自己这两年学到的东西，整理成了一份小小的《禾记推拿手册》，给新来的徒弟用。

手册的最后一页，他写了一句话，写完拿去给邝师傅看。

邝师傅看了很久，说：「这句话，是你想的，还是那个 AI 帮你想的？」

阿禾说：「是我跟它聊了好几个晚上聊出来的。可这一句，我认。」

那句话是：「手是长出来的，也是可以交出去的。」

> 带走的话
>
> 对话、论文、上站、回写、再对话——三个号位都在的闭环，就是复合主体诞生的样子；出了错，看记录，找署名的人。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闭环里三个号位并立、有回写；他那一边，只有中间在转。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闭环的每一圈都有记录、有人认——本书自己也是这样写成的。

第 90 章

这本书的闭环：它是怎样写成的

◆ 为什么要写这一章

第 89 章说，这本书自己，就是一个人和一个 AI 一起写成的复合主体。

这一章把这件事写细一点。不是为了表功，是因为这本书讲的道理，最好的证据，就是它自己是怎样被写出来的。如果这本书讲一套、自己做一套，它就不配讲这套道理。

◆ 第一圈：立题

一切从一句话开始。王德生博士说：梅洛-庞蒂，开始吧，看看你能否找到母题。

执笔的 AI 先去网站上读了本系列已经出过的各卷，把梅洛-庞蒂在九卷里的出场一处一处找出来；然后按这套书的方法，从「他的主题在问什么」出发，选了三个号位这一组，交出了一张诊断卡：候选是「二号位中心」。

这一圈里，有一号位：九卷前书的原文，诊断卡上一条一条写明的依据。有二号位：AI 读书、比对、推想的那一下。三号位在哪里？在下一句话里。

王德生博士回了一句：不错，他确实是典型的「互动中心主义」，即 SDE 的 SIO 的二号位：变化，波，善侧重显影。

这一句，是签收。从这一刻起，「互动中心主义」不再是 AI 的一个候选，是这本书的根。

◆ 第二圈：口述

接下来，是一句一句的口述。

AI 讲他的三大核心思想；王德生博士说：肉身的定义，就是互动，所以佛教有五蕴皆空。AI 列提纲；他说：大纲好像没有讲存在损害。AI 补了存在损害；他说：第一个损

失是目标和方向混沌。AI 按这一条往下推；他说：都会产生很多的损害全息投射。AI 找批评者作佐证；他说：最重大的损害是主体性的缺失，应该很多人批判。AI 去找了批判主体性缺失的人；他说：人—AI 的复合主体性就无法诞生了。AI 把这一条立成副判；他说：以主体性为对象的老学科，在他那里都是亏缺的。

八条口述，每一条都比 AI 看得远一步；每一条，都是在 AI 交上去的东西上面，碰出来的。

这正是第 22 章那道来回的波：你推一下，我接一下；我接住了，你又往前推一下。可这道波，每一圈都落了地：每一条口述，都原话登记，成了全书的承重物（附录七）。

◆ 第三圈：一批一批地写

然后是写。每一批大约两万字，写完一批，交一次。

每一批的末尾，都有一张交接卡：这一批写了哪几章，埋下了哪些要回来拔的旗，拔掉了哪些，新立了哪些术语，哪些地方是 AI 自己的读法，要等王德生博士裁定，哪些史实还要核对原文。

交接卡，就是这本书的门框线。一批一批地排下来，能看见这本书是怎样一点一点长出来的：哪一批，推翻条件一查完了，判词收窄了一句；哪一批，接缝词可能要降级；哪一批，发现字数不够，要加厚。

◆ 第四圈：查与改

写的时候，AI 做了很多查的事：去网站上读前书，去网上找批评者的原话，去对佛法卷的口径。查到的，写进书里；查不到的，标上〔待核〕；和前卷说法不一的，列进附录五。

有几次，查的结果改了书：儿童讲义让「他不写来历」收窄成「他写了主客的童年，没写互动的童年」（第 18 章）；「制度」讲课让「他缺回写」收窄成「有回写，无签收」（第 25 章）；「元素」一词的语气，让接缝的写法换了一个落点（第 27 章）。

每一次改，都写明了改前改后。这是一号位：错了，能找到错在哪一步。

◆ 这个闭环里，谁认？

这本书里，AI 执笔：大部分的句子、例子、陪读人物、每一章的结构，是 AI 写的。

可这本书的根，是王德生博士口述的；八条承重判断，一字不改；每一处拿不准的读法，都要交给他裁定；书写成以后，他审定，署名。

出了错，找谁？先看记录：交接卡、登记表、待核清单，能一批一批地翻回去，看错是在哪一步进来的：是 AI 查错了一个事实，还是一个判断下错了。然后看署名：署名的人认下这本书；AI 的那一份，留在记录里作证。

这就是第 89 章说的：复合体由人代为传导。

◆ 这本书对自己的要求

这本书讲，那一下是长出来的，长出来以后，要有一个人认。

它对自己的要求，也是这样：那一下要真，AI 和人之间的来回，要真的碰出东西，而不是一方出题、一方交差；记录要全，每一次口述、每一次改动、每一处待核，都留下来；认要实，署名的人，真的读过、裁过、认过。

这三样，哪一样做得不好，这本书就是它自己批评的那种样子。读者读到这里，可以用这本书的尺子，来量这本书。

> 带走的话
>
> **这本书是一圈一圈写成的——立题、口述、分批、查改；每一圈都有来回，有记录，最后有一个人认；它讲的道理，就是它自己被写出来的样子。**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刀转向这本书自己——三样都在，才配讲这套道理。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交接卡与登记表，是这本书的来历；署名，是它的签收。

第 91 章

被机器做掉的「发现」

◆ 1972 年的一个预言

第 81 章说过：1972 年，德雷福斯用梅洛-庞蒂的思想，写了一本书，《计算机不能做什么》。他说，人最重要的懂，是身体的懂、沉浸在处境里的懂，这种懂写不成规则，所以计算机做不到。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预言是对的。那时候的计算机，靠的是人写好的规则；规则写得再多，也写不出一只手握杯子时的那份刚好。

可今天，事情变了。

◆ 机器学会了「握」

今天的 AI，很多不是靠人写规则，而是靠大量的数据，一次次地试、一次次地调，慢慢「长」出一种本事〔此处只取大方向，不涉具体产品〕。

一个会说话的大模型，没有人给它写语法规则，它是读了大量的文字，一次次地猜下一个词、猜错了就调，长出了说话的本事。一只机械手，没有人给它写「怎样握一个鸡蛋」的规则，它是一次次地抓，抓碎了就调，抓掉了就调，长出了握的本事。

这些本事，很像梅洛-庞蒂说的那种懂：说不出规则，可做得出来。

◆ 他的哪一处「发现」被做掉了

这套书有一条总原则，是王德生博士立的：每一个领域里的「发现」，都会遇到「发现死亡」的挑战——AI 做了那个「发现」，而 AI 做它的方式，其实是发生，不是发现。

梅洛-庞蒂那一路，有一个很深的「发现」：身体的懂，是一种和规则、和道理不一样的懂；它只能在身体和世界的那一下里，它是说不出来、写不成规则、交不出去的（第 35 章）。德雷福斯把它说成：计算机做不到。

今天，机器做到了一大块。

可请看机器是怎样做到的：不是写规则，是一次次地碰、一次次地调，调出来的东西，存进了它的参数里；下一次再碰，就站在上一次上面。这正是这套书一直在说的：路（一先一后），回写（长出来的东西沉回去，改变下一次）。

机器把那份「说不出来的懂」做出来的方式，恰恰证明了：那一下是有来历的。 它是一次次碰出来的，是可以一层一层积起来的。

◆ 还不只这样：它能存档、能复制、能交接

还有一件事，更扎眼。

一只机械手，一旦学会了握，它学会的东西，可以存下来，可以复制给另一只机械手，可以交给下一代机器接着学。

在梅洛-庞蒂那里，身体的懂，是交不出去的：邝师傅的手感，只能靠阿禾自己泡三年（第 35 章）；老汪的舌头，一退休就跟着走了（第 20 章）。机器却做到了：那一下，可以存档，可以复制，可以交接。

这说明什么？说明「交不出去」不是那一下的本性，是人还没有找到交的办法。机器用它的办法交了；人，要找人的办法：门框上的身高线，一盆发面的手指一按，一张出师帖，一句「三光」，一个本子，一段对话记录。

这就是总原则的另一半：「发生升级」。一个「发现」死了，只有升级这条路，才能找回意义。这里的升级，是把那一下，从一个不需要来历、交不出去的元素，升级成一个有来历、有刻度、有人签收、能交接的发生。

◆ 可机器的「握」，也缺一样东西

还要说清楚另一面，免得读者以为机器什么都有了。

机器的握，有来历（一次次的训练），有刻度（数据和参数都可以查），能交接（可以复制）。这是一号位和二号位。

它缺的，是三号位：一只机械手握碎了一个鸡蛋，它不会说「是我握碎的，我认」；一个大模型编错了一个事实，它不会为这件事负责。第 110 号说过：AI 只在理念界，它没有自我界里那一格；复合体，要由人代为传导。

所以，在机器的握面前，梅洛-庞蒂的问题反了过来：他那里，是有那一下、缺来历和签收；机器那里，是有那一下、有来历，缺签收。

两边缺的，最后都是同一格。那一格，只有人能站上去。

◆ 先说对在哪儿

公道：德雷福斯 1972 年的那个预言，在它那个年代，是完全对的；它挡住了一种很天真的想法，就是以为把人的一切写成规则就行了。梅洛-庞蒂那一路，提醒了整整一代人：懂，不全是规则。

今天的机器，恰恰是沿着这个提醒走的：它不再写规则，改成一次次地碰。在这个意义上，是梅洛-庞蒂那一路的思想，替今天的 AI 指了路。

他在跟谁吵：「AI 不能担责，所以谈不上复合主体」

有人会这样反驳：复合主体，要两个都是主体才能「复合」；AI 不能担责、没有自我，它根本不是主体，所以「人—AI 复合主体」是一个假问题。

本书的回答：认前一半，不认后一半。

认的：AI 在这里不是一个可以被追责的「我」，它没有自我界里的那一格（第 91 章）。

不认的：复合主体，不需要两边都有完整的三号位。第 110 号说过，复合体由人代为传导：人替这个「我们」站在三号位上，AI 的那一份，留在一号位上作证，留在二号位上一起碰。一个复合主体里，三号位可以只由人来站；可这个人站着的，已经不是他一个人的事了，是「我们」的事。

这正是今天新的地方：一个人，替一个比他自己更大的「我们」认下来。

别误会：机器学会了握，不等于机器有了一只手

还要说清楚一件事：机器学会了「握」，和一个人有了一只手，不是一回事。

一个人的手，长在一个活的身体上，这个身体会饿、会疼、会老，会在一个家里、一条街上、一段关系里活着；手是在这一切里长出来的（第 39 章）。第 110 号说，AI 只在理念界：它能学会握的样子，可它没有一个会疼、会老、会被一家人等着回家吃饭的身体。

所以机器的握，证明了「那一下有来历、能交接」；它没有证明「那一下只要数据就够了」。人的那一下，还长在三块地上：身体，道理，一个有名有姓的我。

◆ 一个家里的闭环

闭环不只在写论文的人那里有，一个普通的家里也有。

秦伯的儿子，给家里建了一个小小的「家事本」，是一个共享的文档，一家人都能写，家里的 AI 助手也能帮着整理。谁去医院开了什么药、秦伯这周走了几趟楼梯、小孙女最近在学什么歌、年底要不要换房子，都记在里面。

每个月，一家人坐下来，翻一翻这个本子，看看上个月定的事做到了没有，下个月谁管什么。AI 帮着把一个月的记录理成几条，一家人再商量，最后谁拍板，谁在本子上写一句「这事我管」。

一年下来，秦伯的儿子说：「以前家里的事，都是大家商量着办，办砸了没人认（第 38 章）。现在每一件事，都有记录，有人认，下个月还会翻回来看。这个家，比以前清楚多了，也没比以前冷。」

这就是一个家里的复合主体：人和人、人和 AI 在里面来来回回；一号位上有本子，三号位上有「这事我管」，回写是每个月翻一次。

发生升级，找回的是什么

总原则里那一句还有后半截：只有升级这条路，才找回意义，就是创造、自由、幸福。

放到这一章上：机器做掉了「身体的懂交不出去」这个发现，人会不会因此觉得自己的手艺没用了、手感不值钱了？会的。很多手艺人今天就有这种担心。

可升级以后，人找回来的是这三样：

创造：那一下有了来历、有了刻度，人就能在上面长出新的东西，而不只是守着一份说不出的手感。阿禾的手册（第 89 章），就是这样长出来的。

自由：一份交得出去的手艺，不再把一个人拴在一间铺子里；邝师傅可以放心地让阿禾出师，阿禾也可以放心地收徒弟。

幸福：一件事从头到尾走通、交到下一个人手里的那种踏实。秦伯说，他长回来的那些天，要是能帮到别人，也算没白长。

机器做掉了一个发现；人要做的，是把那一下升级成一个可以长、可以交、可以认的发生。

一个会学手艺的机器人

秦伯的儿子公司里，在试一种能学习按摩手法的机器人。它不靠人写程序，靠一遍遍地模仿老师傅的手法，一遍遍地在假人身上试，慢慢学会。

他带着视频去给邝师傅看。邝师傅看了半天，说：「它这个劲，学得还真像。」

「那您觉得，它能替代推拿师傅吗？」

邝师傅想了想，说：「它能学会我的手。可客人来了，说哪儿疼，要不要按、按到几分、按坏了谁负责，这些，它不管。」

他又说：「不过它也证明了一件事：手感这东西，是学得来的，是一遍一遍练出来的。我那个师父说劲本来就在那儿，这个机器人不同意。」

◆ SDE 看这一处

用这套书的话说：机器的握，证明了那一下有来历；机器的握缺签收，证明了三号位只有人能站。

第十三编走完，副判立定：人和 AI 并在一起，只有那一下，生不出复合主体；三个号位并排站着，复合主体才诞生，而那个站在三号位上的，是人。

◆ 放回日子里

秦伯的儿子，在一家做康复设备的公司上班。有一天，他带回来一个小东西：一只可以戴在手上的康复手套，能记下每一次握的力气、角度，还能根据这些数据，一点点调整训练的难度。

秦伯戴上试了试，说：「这东西，比我那个本子记得细。」

儿子说：「爸，它还能把你的数据，给别的病人参考。」

秦伯想了想，说：「那挺好。我这只手，是一天天长回来的；长回来的那些天，要是能帮到别人，也算没白长。」

他摘下手套，又说了一句：「可它记得再细，那个『开春走到菜市场』，还得我自己定。」

> 带走的话
>
> 机器用一次次的碰学会了「握」，做掉了「身体的懂交不出去」这个发现——它恰恰证明那一下有来历、能交接；可机器的握缺签收，那一格，只有人能站。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机器做掉了他的一个发现，做掉的方式正是发生——路、回写、交接都在。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机器的握有来历、无签收；他的那一下无来历、无签收——两边缺的都是同一格。第十三编结束，转第十四编用得上。

第 92 章

一个老推拿师傅和一台机器

◆ 那台机器来了

第 91 章说，秦伯的儿子公司里，在试一种能学习按摩手法的机器人。

后来，这台机器人的样机，被放到了邝师傅的铺子里试用一个月。公司想看看，它在一间真的推拿铺里，能不能用。

邝师傅一开始很抵触。他说：「一台机器，能懂什么手感？」

可他还是答应了。他说：「我倒要看看，它学我学得像不像。」

◆ 第一周：它真的学得像

第一周，公司的工程师让机器人跟着邝师傅学。邝师傅给客人按，机器人在旁边用各种传感器记录：他的手按在哪里，用多大的力，停多久，客人的肌肉怎么变化。

一周以后，机器人在假人身上按了一遍，工程师请邝师傅用手摸了摸假人被按过的地方。

邝师傅摸了很久，说：「它这个劲，学得还真像。」

他心里很复杂。他按了三十年的手感，一台机器，一周就学了个七八成。

◆ 第二周：它不会问

第二周，工程师让机器人给几位自愿的老客人按肩膀，邝师傅在旁边看着。

头两位客人，按得不错，客人说「挺舒服」。

第三位，是秦伯。秦伯的右肩，一边有旧伤，一边中风后没力气，两边不一样。机器人按照它学到的「标准肩膀」按下去，秦伯「哎哟」了一声。

邝师傅马上让停下。他说：「它不会问。我给秦伯按，第一句话是问他今天哪边不舒服、昨天睡得怎么样。它不问，它只按它学会的。」

工程师说：「我们可以给它加一个问诊的环节。」

邝师傅说：「加了问诊，它问完了，谁来判断该按还是不该按？按坏了，谁认？」

工程师没有回答。

◆ 第三周：它记得比我细

第三周，邝师傅发现了机器人的一个好处。

它记得太细了。每一位客人，每一次按了哪里、多大力、按完肌肉怎么变，它都记得清清楚楚，一次一次地排下来，比邝师傅那个小本子细一百倍。

邝师傅翻着机器人记下的数据，看见秦伯的右肩，这一个月里，一次比一次松。他说：「这个，我自己的手能感觉到，可我说不出松了多少。它说得出来。」

他那天说了一句话，阿禾记了下来：「它替我的手记账。」

◆ 第四周：一个分工

一个月试用结束，公司来问邝师傅的意见。

邝师傅说：「这台机器，我不要它替我按。可它有两样东西，我想要。」

「一样，是它记的账。我按每一个客人，它在旁边记下来，我每个月翻一次，就知道我的手有没有漂，客人是不是在好起来。」

「另一样，是它学手法的那个本事。阿禾以后带徒弟，徒弟按一次，它记一次，跟我当年按的对一对，徒弟就知道自己差在哪儿。」

他最后说：「可按不按、按到几分、按坏了谁认，还是我。」

◆ SDE 看这一处

一个老推拿师傅和一台机器，用一个月，走完了第 86 章那张表。

头一周，他怕它，是第一种站法的担心：它会不会把我约掉。第二周，它不会问、不会认，暴露了机器的握缺的那一格（第 91 章）。第三周，它记得比人细，补上了一号位。第四周，邝师傅定下了一个分工：它记账、它帮着教，这是一号位和二号位；按不按、谁来认，是他，是三号位。

这就是一个老师傅和一台机器，长成一个复合主体的样子：机器在二号位上学会了那一下，在一号位上替手记账；人站在三号位上，认。

> 带走的话
>
> 一台机器一周学会了老师傅七八成的手感，还记得比他细；可它不会问，不会认——老师傅要它记账、帮着教，按不按、谁来认，还是他。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机器补上了一号位的账，也学会了二号位的那一下；三号位，还是人。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机器记下的一个月，是秦伯的肩膀一次比一次松的来历。

第 十 四 编

用得上：给一只手补上三号位

编序

这一编，是全书最想交给读者的东西。

前十三编，一直在讲梅洛-庞蒂看见了什么、收回在哪里、他的中心在人的日子里会造成什么样的损害。这一编只问一件事：读完这本书，明天早上起来，你能做什么不一样的事？

这套书的「用得上」编，分三个板块：教育、健康、个人事业。每个板块三章。每一章大致是同一个样子：他在这件事上说过、做过什么；用这套书的眼镜拆一拆，哪些能直接用，哪些要先补上什么；然后是一串具体的日常场景；最后，几件明天就能试的事，和一个小练习。

三个板块，补的都是同一样东西。梅洛-庞蒂给了我们那一下：身体先懂，手感是泡出来的，人和人先连着。他没给的，是那一下旁边的两样：一次可以回头去对一对的「这一次」，和一个站出来说「我认」的人。这一编的题目，就是这件事：给一只手，补上三号位。

健康板块要先说一句：本书只谈理解、习惯，和怎样与自己的身体相处，不给任何诊断、治疗或用药的建议。身体有了问题，请去看医生，按医生的意见来。

第 93 章

教育：先立目标，再让身体走一遍

◆ 他在这件事上说过、做过什么

梅洛-庞蒂这一辈子，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教书的。

二十出头，他在外省的中学教哲学，教了好几年（第 2 章）。后来回到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带学生。战后，他在里昂大学教书；1949 年到 1952 年，他在巴黎大学担任的，正是儿童心理学与教育学的教授（第 4、18 章）。

所以他讲身体怎样懂、孩子怎样长大，不是坐在书斋里想出来的。他在课堂上，见过一个又一个学生怎样学不会、又怎样忽然学会了。

他留给教育最要紧的一句话，本书前面反复讲过：身体先懂，道理后懂。一个孩子学会写字，是手先会了，后来才讲得出笔画顺序；学会说话，是在一家人的你一言我一语里泡会的，不是背词典背会的（第 14、16、19 章）。

◆ 用 SDE 拆一拆

这一句，拿来就能用。

很多孩子学不好，不是脑子不够，是一直被要求「先想明白再做」：先背口诀，再做题；先讲要领，再动手；先把道理说清楚，再去试。梅洛-庞蒂会说：次序反了。先让身体走一遍，道理才有地方落。

可这一句，单独拿来用，会出第八编说的那几种毛病。

第一，目标和方向混沌（第 48 章）。一个只被「让身体走一遍」带着的孩子，今天走这一遍，明天走那一遍，走来走去，不知道自己往哪里走。本系列高鹏讲杜威卷，在杜威的「做中学」上补过一句：做中学，缺一个目标的设定。梅洛-庞蒂这里，是同一个病。

第二，留不下（第 20 章）。身体走了很多遍，可没有一次记下来、可以回头去比，孩子自己不知道进步了多少，大人也说不清。

第三，交不出、没人认（第 35、44 章）。一个孩子学会了一样东西，是谁的功劳、下一步谁来定、学不好了谁来想办法，没人认。

所以这一章要补的，是第一件：先立一个目标。不是大人替孩子立的一个死目标，是孩子自己说得出、愿意朝它走的一个方向。然后，再让身体一遍一遍地走。

顺序是：先有一个方向（三号位），再让身体走（二号位），走的时候留下一道道线（一号位）。

◆ 十个日常场景

握笔的一年级

一个一年级的孩子，握笔的姿势不对，老师讲了十遍要领，他还是老样子。讲道理没用，这是梅洛-庞蒂说对的地方（第 16 章）。可光让他「多写」也不够：他不知道写多了要到哪里去。一位老师的办法是，先问他：「你想不想在期末的时候，写一张给妈妈的生日卡？」孩子说想。于是每天练字，都是在为那张卡练。方向有了，身体才有地方走。

背不下来的乘法口诀

一个二年级的孩子，乘法口诀怎么背都背不下来。家长急了，天天逼着背。换一个办法：让他每天帮着家里算一次账，买三斤苹果，一斤四块钱，多少钱？算了一个月，口诀自己就熟了。这是身体先懂。可家长还做了一件事：在冰箱上贴了一张纸，每天记一笔「今天自己算对了几次」。一个月以后，孩子自己看着那张纸，说：「我从一次都算不对，到每天都算对了。」

「没乐感」的孩子

第 52 章说过这句伤人的话。一个学琴半年弹不好的孩子，被老师说「没乐感」。换一位老师，先问孩子：「你最喜欢哪首歌？」孩子说了一首动画片的主题曲。老师说：「那我们就学这首。」学会这一首，用了两个月；这两个月里，孩子一次也没说过不想练。没看到的乐感，只是还没发生（第 52 章）。

开不了口的外语

一个初中生，英语考试分数很高，可一见外国人就说不出话。书上的东西他都懂，身体没走过。梅洛-庞蒂会说：说话是一种身体的姿势（第 19 章）。一位老师让班上的学生每周用英语给一个外国笔友发一段语音，不写稿，直接说。说了一个学期，那个学生终于敢开口了。老师每个月把他的语音存下来，期末放给他听：第一段磕磕绊绊，最后一段流利多了。他自己听着，笑了。

投不进的篮

体育课上，一个孩子投篮总投不进，老师教他「手腕要压」，他压了也不进。老师后来不讲要领了，只让他站在离篮筐最近的地方投，投进十个，往后退一步。身体一步一步地找到了那个「刚好」（第 30 章）。退到罚球线那天，老师在记分板上写了他的名字和日期。

写不出来的作文

一个孩子一写作文就发呆，说没东西写。老师让他先别写，去做一件事：周末帮外婆包一次饺子，包完了，把手上的感觉说给老师听。他说面粘手、馅子不好捏、外婆的手很快。老师说：「就写这个。」他写了一篇《外婆的手》，是他第一篇写满一页的作文。身体先走了一遍，字才有地方来。

实验课上的「看不出来」

化学课做实验，老师说溶液会变色，一个学生盯着看了半天，说「没变啊」。旁边的同学说「明明变了」。这是知觉的暧昧（第 6、14 章）：变没变，不全在试管里，也在看的那一下里。老师拿出一张比色卡，贴在试管旁边：「对着这张卡看。」一对，变了，而且看得出变了多少。这张卡，就是那一下旁边的一号位。

一个三岁孩子的「不」

第 18 章说过：三岁说「不」，是孩子在长出一个「我」来。一位妈妈的办法是：凡是孩子自己能做的小事，穿鞋、选衣服、把玩具放回去，都让他自己说了算；凡是安全的大事，过马路、吃药，妈妈说了算，而且告诉他为什么。孩子的那个「我」，有了一块可以自己站着的地方。

一个不愿意上学的孩子

一个孩子，每天早上都哭着不肯去学校，家长和老师都说不出为什么。一位老师没有急着讲道理，先陪他在学校门口站了一周，每天多站一会儿，第五天，他自己走进去了。这是交互身体性（第 23 章）：有一个人在旁边，身体才敢往前迈。这位老师还做了一件事：每天放学，跟孩子一起在一张小卡片上画一个笑脸或者哭脸。一个月以后，笑脸比哭脸多了，孩子自己数了一遍。

一个被说「笨手笨脚」的孩子

一个男孩，手工课总做不好，被同学笑。他的爸爸周末带他去修一辆旧自行车，拆开、擦干净、装回去，装了三个周末。第三个周末，自行车能骑了。男孩拍了一张照片，带到学校给老师看。老师把照片贴在了教室后面的墙上，下面写着：「某某同学，自己修好的。」

一个学做饭的大学生

邝亮的一个表弟上了大学，第一次一个人住，要学做饭。

头一个月，他全照着手机上的菜谱做：盐几克，油几毫升，火几分钟。做出来的菜，不难吃，也不好吃。

他打电话问邝师母。邝师母说：「别光看菜谱，你先闻，先尝，炒的时候看锅里的颜色。」

他又试了一个月，菜好吃多了，可他发现另一个问题：今天好吃，明天就不一定，他不知道差在哪里。

最后他用了两样东西：一个方向，「放假回家，给我妈做一桌菜」；和一个小本子，每次做完，记一笔今天放了多少、哪里好、哪里不好。

一个学期以后，他真的给他妈做了一桌菜。他妈尝了一口，眼泪都下来了。

◆ 这十个场景里，都有同一个样子

回头看这十个场景，每一个里都有三样东西。

一个方向：生日卡，喜欢的歌，笔友，罚球线，一篇作文，一辆能骑的车。它们都不大，可都是孩子自己说得出、愿意朝它走的。

身体走一遍：写，算，弹，说，投，包，看，站，拆。这是梅洛-庞蒂给的。

一道道线：冰箱上的纸，存下来的语音，记分板上的名字，比色卡，笑脸卡片，墙上的照片。这是门框上的身高线（第 21 章）。

还有一样，藏在后面：在每一个场景里，都有一个大人，替孩子，也陪着孩子，认下这件事：「这是你做成的。」

◆ 一处要防的毛病：别把门框线变成排名

补刻度，很容易补过头。

冰箱上那张纸，本来是给孩子看「我是怎么一点点做到的」；一不小心，就变成了家长拿着它和别人家孩子比：「你看人家都算对十次了，你才五次。」门框上那道线，本来是一个孩子自己的路；一拿去和别人比，就成了一张排名表。

第 76 章给这套书写过一条死法：从「只有中间」滑到「只有签字」。放在教育上，就是从「只让身体走」滑到「只看分数」。门框线是这个孩子自己的，不是拿来比的；它要回答的问题是「你比上个月的你走了多远」，不是「你比别人差多少」。

◆ 明天就能试的几件事

1. 找一样孩子正在学、学得很苦的东西，先别讲道理，问他一句：「学会了，你想用它做什么？」让他自己说一个方向，越小越好。
2. 把「多练」换成「为那个方向练」：每一次练，都告诉他，这一次离那个方向近了一点。
3. 在家里找一面墙、一扇门、冰箱门，贴一张纸，每周记一笔。不要记分数，记「这周自己做到了什么」。
4. 一个月以后，让孩子自己看那张纸，让他自己说：「我是怎么一点点做到的。」
5. 做成了，在一个看得见的地方，写上他的名字和日期。

◆ 一个小练习

请你想一想自己小时候，学会得最痛快的一样东西：游泳、做饭、骑车、下棋，什么都行。

然后问自己三个问题：那时候，你是为了什么去学的？你是先懂了道理，还是先让身体走了一遍？学会的那一天，有没有一个人跟你说过「你做到了」？

三个问题的答案，就是你现在可以给一个孩子的东西。

带走的话

身体先懂，道理后懂——这是他给教育最好的一句话；可身体走之前，要先有一个孩子自己说得出的方向，走的时候，要留下一道道线。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他开的门——先让身体走一遍；本章补的——先立方向，再留刻度。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十个场景里，每一次「学会」都有来历，有一道道线，有一个人认。

第 94 章

教育：家长的手——陪写作业的那一小时

◆ 每天晚上的那一小时

很多家庭，每天晚上都有一小时，是最容易吵架的：陪孩子写作业。

孟先生离婚以后，一个人带女儿，每天晚上都要陪她写作业。头几个月，那一小时几乎每天都在吵：女儿写得慢，他着急；女儿错了，他忍不住上手改；改着改着，他发现，作业是他在做，女儿在旁边看。

有一天，女儿哭着说：「爸，你别管我了，这是我的作业！」

这一章讲家长的手：陪写作业的那一小时，家长的手，该放在哪里。

◆ 家长的手，最容易伸过去

梅洛-庞蒂讲过交互身体性：两个身体先连着，一边一动，另一边就有回响（第 23 章）。家长和孩子，是最深的那种连着。孩子一皱眉，家长就知道他卡住了；孩子一停笔，家长的手就伸过去了。

这份连着，是真的，是好的。孩子卡住的时候，有一个人马上就在，这让孩子不怕。

可也正因为连得太深，家长的手最容易伸过头：从「陪着」，伸到「替着」。作业越来越好看，孩子的那个「我」，就越来越溶进了家长里。这正是第 44 章那只手：手一直在握，握得很好，握的人不见了。只是这一回，不见了的，是孩子。

◆ 孟先生改了三件事

女儿那一哭以后，孟先生改了三件事。

第一件，他把手收回来。孩子写作业的时候，他坐在旁边看自己的书，不看女儿的本子。女儿卡住了，来问他，他不直接给答案，只问一句：「你想到哪一步了？」

第二件，他和女儿约好了一个「门框」：每天写完作业，女儿在一个小本子上写一句话，「今天最难的一道题是什么，我是怎么做出来的」。孟先生不看作业对不对，只看这一句。

第三件，作业交上去以前，女儿自己检查，自己在本子最后写上自己的名字，自己认。错了，老师批评的是她；对了，老师表扬的也是她。

◆ 一个月以后

头一个星期，女儿的作业错得很多，被老师在群里点了名。孟先生心里很难受，差点又把手伸过去。

他忍住了。他问女儿：「老师点了你的名，你怎么想？」

女儿说：「我知道哪几道错了，是我检查的时候太快了。」

一个月以后，女儿的作业，错得比以前少了；她每天写在小本子上的那一句，也越写越长。有一天，她写道：「今天那道题，我想了二十分钟，差一点就去问爸爸了，最后自己想出来了。好开心。」

孟先生看着那一句，心里比女儿考了一百分还高兴。

◆ 家长的手，放在三个地方

回头看孟先生的三件事，家长的手，其实放在了三个地方。

一个，是放在旁边，陪着：他在，孩子就不怕。这是二号位，是梅洛-庞蒂给的。

一个，是放在那个小本子上：每天一句，一个月以后翻一翻，孩子能看见自己的路。这是一号位。

一个，是收回来，把签名的那一格，留给孩子：作业是她的，她认。这是三号位，而且是孩子的三号位。

家长最难的，是第三个：把手收回来。

放回日子里

一年以后，孟先生的女儿上了初中，作业越来越难，孟先生也看不懂了。

有一天晚上，女儿来问他一道数学题，他看了半天，说：「这个爸爸也不会。」

女儿说：「那我们一起想。」

那天晚上，父女俩对着一道题，想了四十分钟，最后是女儿想出来的。她在小本子上写：「今天和爸爸一起想了一道题，爸爸不会，我会了。」

孟先生说，那一晚，是他当爸爸以来最骄傲的一晚。

> 带走的话
>
> 陪写作业，家长的手要放在三个地方——在旁边陪着，在小本子上看着，最后收回来，把签名的那一格留给孩子。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家长与孩子的那一下，是最深的交织；最难的，是把三号位留给孩子。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小本子上每天一句，是孩子自己的路；作业上她的名字，是她的签收。

第 95 章

教育：门框线与认领——学生和 AI 一起做题

◆ 他在这件事上说过、做过什么

梅洛-庞蒂没有见过 AI。可他讲过一个和今天的学生很有关系的问题：一个孩子，是怎样长出一个「我」来的（第 18 章）。

在他的儿童讲义里，孩子起初处在一片混融里，分不清我和你；照镜子，认出镜子里那个是自己；三岁左右，开始说「不」，说「我的」，说「我自己来」。

这一条路，本书第 18 章说过，他写得很细。可这条路，他写到三岁左右，就停了。一个孩子从说「不」，长到能说「这是我做的，我认」，中间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十几年。那一段，是学校和家里的事，是教育最要紧的事。

今天，这一段路上，多了一个 AI。

◆ 用 SDE 拆一拆

一个今天的学生，从小学高年级起，就可能在用 AI 做作业：查资料，问思路，改作文，检查答案。

按第 86 章那张表，一个学生和 AI 在一起，有四种站法。

第一种，只把 AI 当查字典：做题全靠自己，AI 只查个单词。这个孩子很有主见，可他走不远，一个人卡住了就一直卡着。

第二种，和 AI 来来回回：问一句，想一想，再问一句，作业做得又快又好。可做完了，问他哪一步是自己想的，他说不清（第 84 章邝亮那样）。

第三种，AI 说什么就抄什么：作业交得漂亮，一考试就露馅。

第四种，是这一章要的：和 AI 一起做，可每一道题，都留下自己走过的路；最后，自己认下自己的答案。

教育在今天最要紧的一件事，就是帮一个孩子，从第二种、第三种，走到第四种。

要走到第四种，要补两样东西：门框线，和认领。

门框线，是一次次可以回头去对的「这一次」：错题本，草稿纸，和 AI 聊过的记录，自己第一遍的想法和改过以后的想法。有了这些，一个孩子能看见自己是怎样一点点想通的。

认领，是一个孩子站出来说：「这一题的答案，是我的。我知道每一步为什么这样做。」哪怕其中有几步，是 AI 提醒的。

◆ 十个日常场景

一本会说话的错题本

一个初二的学生，数学总在同一类题上错。老师让她建一本错题本，每一道错题，写三行：我第一次怎么做的；错在哪里；现在怎么做。学期末，老师让她从头翻一遍。她说：「原来我这种题错了七次，第八次才彻底会。」这本错题本，是一扇门框。

「这一步是谁想的？」

一位老师给学生布置作业时说：可以用 AI，但每道题后面，要标出哪一步是自己想的，哪一步是 AI 提醒的。一开始学生觉得麻烦，后来有一个学生说：「标着标着，我发现 AI 提醒的地方，下一次我自己就能想到了。」标出来，就是回写。

作文里的最后一句

一位语文老师学了第 87 章书店里小秋的办法：作文可以让 AI 帮着改，可最后一段，必须自己写，一个字也不许 AI 改。她说：「前面是你们和 AI 一起写的，最后一段，是你们自己认的。」一个学期下来，她说，最后一段是全班写得最好的部分。

小组作业，谁来认

四个学生做一个小组项目，人人都参与了，人人都用了 AI，交上来的报告很漂亮。老师问：「这份报告里，最重要的那个结论，是谁下的？」四个人面面相觑。后来老师定了一个规矩：每个小组，报告的每一部分，标上是谁负责的；最后的结论，由组长签名，组长要能在全班面前讲清楚为什么。这是第 38 章那一格：「大家商量着办」以后，要有一个人拍板。

AI 说错了

一个学生用 AI 查了一个历史年份，写进了作业，结果是错的。他说：「是 AI 说的。」老师没有批评他用 AI，只问了一句：「交上来的作业上，写的是谁的名字？」学生想了想，说：「我的。」从那以后，他查到的每一个事实，都会再找一个地方对一对。这是第 86 章第三种站法到第四种的一步。

卡住的时候

一个学生卡在一道物理题上，想直接问 AI 要答案。他的家长和他约了一个规矩：卡住了，先自己想十五分钟，把想到哪一步写在草稿纸上；十五分钟以后，可以问 AI，但只能问「下一步往哪个方向想」，不能问答案。一个月以后，他说：「我现在卡住的时间越来越短了。」草稿纸上那十五分钟，是他自己的路。

一次诚实的考试

期中考试不能用 AI。一个平时作业都很好的学生，考砸了。他很难过，说：「我以为我都会了。」老师把他这半学期的作业和考卷放在一起，一道一道对：哪些是真会了，哪些是和 AI 一起「会」的。对完了，他说：「我知道下半学期该补什么了。」考试，是一道门框线。

老师的评语

一位老师改作业，不只打分，每一份都写一句话，写这个学生这一次比上一次好在哪里。有学生说：「我最喜欢看的不是分数，是那一句。」那一句评语，是一个大人站出来，认下了这个孩子的进步。

成长册

一所小学，每个学生有一本成长册，每学期放进去三样东西：一份自己最满意的作业，一份自己最不满意的作业，还有一段自己写的话，说这学期学会了什么。六年下来，毕业的时候，每个孩子拿着自己的成长册，翻到一年级那一页，都笑了。

「我自己来」的初中生

一个初中生，不愿意父母再检查他的作业，说：「我自己来。」父母担心，又不想跟他吵。后来他们商量了一个办法：作业他自己做，自己检查，每周日晚上，他花十分钟，跟父母讲一讲这周最难的一道题是怎么做出来的。讲得清楚，父母就不检查。这是三岁那一声「不」，长到十三岁的样子：不只是「我自己来」，还有「我讲得清楚，我认」。

一个用 AI 写读后感的孩子

卢老师班上，有一个孩子，读后感写得特别好，每一篇都像大人写的。

卢老师没有批评他，把他叫到办公室，问：「这一篇里，你最喜欢哪一句？」

孩子指了一句。

「这一句是你想的吗？」

孩子犹豫了一下，说：「是 AI 帮我改的。我原来写的是……」他说了一句很朴素的话。

卢老师说：「我更喜欢你原来那一句。下次，你可以让 AI 帮你改，可你原来那一句，要留在文章里，标出来。」

下一次的读后感，那个孩子交上来的，没有那么漂亮了，可里面有好几句用红笔标着「我自己的」。卢老师在那几句下面，画了几个小红花。

◆ 这十个场景里，都有同一个样子

每一个场景里，都有一扇「门框」：错题本，标注，草稿纸，考卷，评语，成长册，那十分钟的讲述。

每一个场景里，都有一次「认领」：最后一段自己写，组长签名，「交上来的作业写的是谁的名字」，讲得清楚就不检查。

AI 在这些场景里，从来没有被赶走。它在那一下里，陪着孩子来来回回地想。只是它的旁边，多了一扇门框，和一个认下来的孩子。

◆ 一处要防的毛病：别把「标出来」变成「查出来」

「标出哪一步是自己想的」，是为了让孩子看见自己的路，不是为了抓他作弊。

一位老师一开始这样做，结果变了味：她拿着学生的标注，一处一处追问「这一步真是你自己想的吗」，学生越来越怕，干脆不标了，或者全标成「自己想的」。

后来她改了：标出来的东西，她只看，不追；每周挑一两道题，请学生讲一讲，讲得出来就行。学生又愿意标了。

认领，要一个孩子自己愿意站出来；一个被追着查的孩子，只会躲。

◆ 明天就能试的几件事

1. 和孩子约定：用 AI 可以，但每道题要标出哪一步是自己想的。
2. 作文、报告、作业里，留一段「自己认的」，不让 AI 改。
3. 卡住的时候，先自己想一段时间，把想到哪一步写下来，再问 AI「下一步往哪里想」。

4. 每周花十分钟，让孩子讲一讲这周最难的一道题是怎么做出来的。

5. 一学期留一次，把孩子的作业和考卷放在一起对一对：哪些是真会了。

◆ 一个小练习

如果你是一位家长或老师，请你找出孩子最近的一份作业，和他一起做一件事：用两种颜色的笔，把作业里「自己想的」和「别人帮忙的」（老师、同学、书、AI）分开画出来。

画完以后，问他一句：「这份作业，你愿意在哪几个地方签上你的名字？」

> 带走的话
>
> 和 AI 一起做题不是坏事；要紧的是每一道题都留下自己走过的路，最后，孩子自己站出来说「这个答案是我的」。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他写到三岁的「不」，就停了；本章补的——从「不」到「我认」的那十几年。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错题本、草稿纸、聊天记录，是来历；「我认」，是签收——复合主体在课堂上的样子。

第 96 章

教育：一个班级的九格表

◆ 一位班主任的难题

孟先生女儿的班主任，是一位教了二十年书的语文老师，姓卢。

卢老师有一个难题：她带的班，孩子们都很乖，上课很认真，作业交得很齐，可一到要自己拿主意的时候，全班都看着她。选班干部，「老师您定吧」；组织班会，「老师您说怎么弄」；连春游去哪儿，都等着她拍板。

她跟孟先生说：「我教出了一班很好的孩子，可我不知道，他们离开我以后，能不能自己站起来。」

孟先生读过这本书，借给她看了第 37 章那张九格表。

◆ 把一个班放进九格表

卢老师用了一个周末，把自己这个班，放进了那张表。

她先看中间那一列，二号位，那一下：孩子们和老师、和彼此之间的来往。她发现，这一列是满的：班里气氛很好，同学之间很少吵架，她和孩子们之间也很亲。

再看左边那一列，一号位，可以回头去对的「这一次」：成绩单是有的，可除了成绩，孩子们几乎没有别的记录。谁这学期进步了什么、谁学会了一件什么事，没有地方写。

最后看右边那一列，三号位，站出来认的那一格：她发现，这一列几乎是空的。班上的每一件事，最后都是她认的；孩子们自己认下的，几乎没有。

她说：「这张表一画出来，我就明白了。我这个班，是一个很暖的『我们』，可没有一个孩子，是自己站着的。」

◆ 她做的三件事

卢老师在新学期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给一号位补线。每个孩子一本「成长小本」，每月写一页：这个月学会了什么，哪件事做得比上个月好。期末翻一翻，自己看自己的路（第 21、93 章）。

第二件，给三号位留位置。班上的事情，分成三种：老师定的（安全、规矩），大家商量、一个同学拍板的（班会、活动），每个人自己定的（读什么课外书、怎么安排自己的时间）。第二种事，每一件都要有一个同学站出来说「这件事我来牵头，出了问题找我」，而且轮流来，每个孩子一学期至少轮到一次。

第三件，她管住了自己。以前孩子们一看她，她就拍板；现在孩子们一看她，她就问：「你们想怎么办？谁来牵头？」

◆ 一个学期以后

头一个月很乱。第一次轮到的那个同学，组织的班会冷了场，下来哭了。卢老师没有接过去，只陪她坐了一会儿，问她：「下次你想怎么改？」她在成长小本上写了三条。第二次，她组织的班会，全班都笑了。

一个学期以后，班里的气氛一点没冷，孩子们还是很亲；只是多了一样东西：每个孩子都至少有一次，站在全班面前说过「这件事我来」。

卢老师说：「我以前以为，一个好班就是一个暖的班。现在我知道了，一个好班，是一个暖的班里，每个孩子都能自己站起来。」

◆ SDE 看这一处

一个班，也要三个号位并排站着。

二号位，是梅洛-庞蒂给的：孩子们和老师、和彼此之间那一下，那份亲，那份默契。没有它，一个班是一台机器。

一号位，是一道道线：成长小本，不只是分数。

三号位，是一个个孩子轮流站出来：「这件事我来。」

一个只有二号位的班，很暖，可孩子们离开老师就站不住；一个只有一号位和三号位的班，分数很清楚，责任很分明，可冷冰冰。三样都在，孩子们才能在暖里长出自己。

> **带走的话**
>
> 一个班也能放进九格表——中间那一列满了，是一个暖的班；两边两列补上，每个孩子才能在暖里自己站起来。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他给的二号位是一个班的底子；本章补的——成长小本与轮流牵头。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每一次「我来」都记在小本上——一个班的复合主体。

第 97 章

健康：康复要有方向和刻度

先重复一句：这一章和下一章，只谈理解、习惯，和怎样与自己的身体相处；不给任何诊断、治疗或用药的建议。身体有了问题，请去看医生，按医生和康复师的意见来。

◆ 他在这件事上说过、做过什么

梅洛-庞蒂不是医生，可他的书，有很大一部分，是从病人身上读出来的。

他读得最细的，是那位能抓不能指的士兵施耐德（第 7、16 章）；还有那些截了肢、却还觉得那条腿在痒、还会伸出那只不存在的手去接东西的人（第 9 章）。他从这些病人身上，看出了一件很多医生当时没有看到的事：身体不是一台零件坏了就换的机器，身体有它自己的懂；一个病人丢掉的，常常不是某一块肌肉的力气，是身体和世界之间的某一种「那一下」。

这个看法，后来影响了很多做康复、做护理的人〔待核：影响的具体领域〕：看一个病人，不只看片子和化验单，也看他在日子里怎样拿碗、怎样上台阶、怎样和家里人说话。

◆ 用 SDE 拆一拆

这一点，拿来就能用。

秦伯在医院最感激的那位年轻康复师（第 41 章），做的就是这件事：先问「昨天吃饭拿碗了没有」，再握着他的手陪它慢慢动。这是梅洛-庞蒂那一路给康复的礼物：陪那只手，把它和碗、和筷子之间的那一下，重新接起来。

可单独用它，会出第八编的两种毛病。

一是方向混沌（第 48 章）。「好一点」是往哪里好？秦伯自己一开始也说不上来（第 10 章）。一个没有方向的康复，练着练着就松了。

二是留不下（第 20 章）。「感觉比刚来时好多了」，好了多少，没人说得清（第 41 章）；好到一半卡住了，也没人知道是真卡住了，还是只是这几天累了。

所以这一章要补两样：一个病人自己说得出的方向，和一道道可以回头去对的线。这两样，都要和医生、康复师一起定，不是自己拍脑袋。

◆ 十个日常场景

秦伯的「开春走到菜市场」

这本书已经讲过很多次了（第 31、61 章）。回头看，他的康复里有三样东西：康复师陪他练手（那一下），门框上那张纸、那个本子（刻度），「开春走到菜市场，自己买一把葱」（他自己立的方向）。三样都在，他才走到了菜市场。

手术以后重新走路

一位五十多岁的阿姨，膝盖做了手术，要重新学走路。头几天她很怕，每迈一步都要先想。康复师没有给她讲道理，先让她扶着栏杆走三步，明天五步。她女儿在病房墙上贴了一张纸，每天画一格，写上今天走了几步。第十天，她自己数了一遍纸上的格子，说：「我还以为我一点没进步。」

一个腰疼的上班族

一个三十多岁的程序员，腰越来越疼。他发现，自己一坐到电脑前，身子就自然地往前探，一探就是几个小时，自己完全没有感觉。这是身体图式（第 16 章）：那个姿势，已经长进了他的身体。他没有去跟自己的腰讲道理，他改了处境：把屏幕调高，每坐四十分钟，让手机提醒他站起来走一圈。他还在日历上每天记一笔：今天腰疼几分。一个月以后，他看着日历，找到了规律：开会多的那几天，最疼。（具体怎么治，要去看医生。）

老人和台阶

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腿脚还算灵便，可家里人发现，他下台阶越来越快，好像怕别人觉得他老。这是知觉信念（第 31 章）：身体信得过自己，可身体已经变了，信得过的那个样子，还是十年前的样子。家里人没有劝他「慢点」，而是在几个台阶边上贴了一条醒目的黄线，又和他商量：下雨天，一律扶扶手。他说：「这黄线挺好，我一看就知道这儿有台阶。」

晚上睡不着的人

一个人晚上总是睡不着，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她发现，自己一躺到床上，就习惯性地拿起手机，一刷就是一个多小时。那个动作，和老汪饭后摸烟一样（第 61 章），是手自己去的。她没有逼自己「不许玩手机」，她把手机充电器挪到了客厅，床头换了一本纸书。她还每天早上在一个小本子上记一笔：昨晚几点睡着的，大概。两周以后，她看着本子，说：「我原来一直以为，我是睡不着才玩手机的。」（长期失眠，请去看医生。）

一位慢性病人的本子

一位中年人得了一种需要长期管理的慢性病，每次复诊，医生都问他这段时间感觉怎么样，他总说「还行吧」。后来护士教他记一个本子，每天记几样医生让他记的东西。再去复诊，他把本子拿给医生看，医生看了半天，调整了一个地方。他说：「以前我说『还行』，医生也只能说『那继续』。现在有了本子，医生能看出我哪里其实不太行。」本子，是替「还行」作证的一号位。

产后的身体

一位新妈妈生完孩子，觉得自己的身体「不是自己的了」：抱孩子手腕疼，弯腰腰疼，走路的样子都变了。这是身体图式在重新画（第 16、17 章）。她没有急着「恢复原来的样子」，而是跟医生和康复师商量，给自己定了一个很小的方向：「三个月以后，

能抱着孩子下楼散步二十分钟。」然后一周一周地走。她说：「我不再想着回到原来那个身体了。我在长一个新的、能抱孩子的身体。」

戴助听器的父亲

一位老人配了助听器，头一周说什么都不肯戴，说「吵」「不像自己的耳朵」。这是第 84 章的手杖：新工具要并入身体，要时间。女儿没有逼他，每天陪他戴半小时，在安静的地方，和他慢慢聊天。一个月以后，老人自己戴着出门了。女儿说：「那半小时，是陪他长一副新耳朵。」

一个总说「我这身体就这样」的人

一个人总说：「我这身体就这样，天生弱，改不了。」这是第 52 章说的那种话：把一种身体的样子，当成了一个改不了的底。他的朋友没有跟他争，拉他每周一起去公园走两圈，走完在手机里记一笔。半年以后，他从走两圈会喘，到走四圈不喘。他说：「我以为我天生就这样。原来是我一直没走过。」

和身体吵架的人

有的人和自己的身体较劲：累了也硬撑，疼了也不理，身体一出问题就骂自己。梅洛-庞蒂会说：你不是在一台机器里开车，你就是这个身体。这句话，可以让人和自己的身体好好相处。本书再补一句：和身体好好相处，也要听它，也要记它，也要替它定一个方向，替它去看医生。

一个爱走路的老太太

秦伯住的小区里，有一位八十岁的老太太，每天早上都在小区里走三圈，走了十几年。

有一年冬天，她摔了一跤，髋部受了伤，好几个月没法走路。医生说，恢复得还算好，可以慢慢练。

她不急。她跟女儿说：「我以前一天走三圈，现在先走一圈。等我能走三圈了，我还去小区门口那家早点铺，吃一碗豆浆。」

她女儿在小区的地图上，用红笔标出她每天走到了哪里。一个月，红线从单元门口，画到了小区中间的花坛；三个月，画到了小区门口。

那一天，老太太坐在早点铺里，喝了一碗豆浆。

（具体怎样康复，是医生和康复师的事。）

◆ 这十个场景里，都有同一个样子

每一个场景里，都有那一下：陪着手、陪着腿、陪着耳朵，重新接上身体和世界。这是他给的。

每一个场景里，都有一道线：墙上的格子，日历，黄线，本子，手机里的记录。

每一个场景里，都有一个方向，而且是病人自己说得出的：走到菜市场，抱着孩子下楼，走四圈不喘。

还有一样：每一个方向，都是和医生、康复师、家里人一起定的。那一个「我认」，不是一个人硬扛，是一个人站出来，也有人陪着。

◆ 一处要防的毛病：别让记录变成焦虑

记录是好东西，可记过了头，也会伤人。

有的人买了一堆能测这测那的设备，心跳、步数、睡眠，每天看几十遍，数字一不好就紧张，越紧张越睡不着，越睡不着越去看数字。本来是替身体作证的一号位，变成了一个天天审判身体的法官。

这也是第 76 章那条死法：只剩刻度，那一下被挤没了。和身体好好相处，先要有那一下：听它，感受它，陪它；记录是站在旁边的，不是站在上面的。记什么、记多少、多久看一次，最好也和医生商量。

◆ 明天就能试的几件事

1. 如果你或家人正在康复、调养，问一句：「好起来以后，你最想做的一件小事是什么？」把它写下来，拿去和医生、康复师商量。
2. 找一个简单的办法记录：一张纸，一个本子，手机里一个备忘录，每天或每周记一笔医生让你记的东西。
3. 复诊的时候，把记录带上。
4. 改不掉的习惯，先别跟自己讲道理，先改处境：东西放在哪里，几点提醒自己。
5. 陪一个用新工具（拐杖、助听器、新眼镜）的家人，每天陪他用一会儿。

◆ 一个小练习

请你想一想，你身上有没有一样「我这身体就这样」的说法：怕冷，腰不好，走不了远路，睡不好觉。

然后问自己：这是天生就这样的，还是我一直这样活，活成了这样？如果是后一种，你愿意试着给它定一个很小的方向吗？（如果它是一个病，先去看医生。）

> 带走的话
>
> 康复是把身体和世界之间那一下重新接起来——他看得很准；可接的路上，要有一个自己说得出的方向，要有一道道看得见的线，还要有人陪。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他开的门——身体有它自己的懂，丢掉的常常是那一下；本章补的——方向与刻度，和医生一起定。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每一次「好起来」都有来历（墙上的格子、本子）——不作诊疗建议。

第 98 章

健康：和一种需要长期管理的病一起过日子

先说一句：本章不谈任何具体的病，不给任何诊断、治疗或用药的建议。怎样管理一种病，请听医生的。本章只谈一件事：一个人怎样和一种要长期相处的病，一起过日子。

◆ 一个「还行吧」的人

第 97 章提过一位中年人：得了一种需要长期管理的慢性病，每次复诊，医生问他感觉怎么样，他总说「还行吧」。

这一章把他的故事讲完。他姓覃，五十岁，在一家工厂当车间主任。

确诊的时候，医生跟他说了一大堆：要按时吃药，要注意饮食，要定期复查，要记录几样指标。他听着，点头，回家就忘了一半。

他说：「我这人，身体一向凭感觉。觉得不舒服就休息，觉得舒服就干活。以前一直这样，也没出过事。」

这就是第 53 章的保底：在一个熟悉的身体里，凭感觉就够了。可病来了，身体变了，场景就不「熟」了。

◆ 头一年：凭感觉

头一年，覃师傅还是凭感觉。

药，觉得好了就少吃一顿；饮食，应酬多的时候就顾不上；复查，工作忙就推一推。每次复诊，医生问他怎么样，他都说「还行吧」。医生看看化验单，说：「那继续。」

一年以后，一次复查，医生皱起了眉头：「有几项比去年差了不少。」

覃师傅很意外：「我觉得挺好的啊。」

医生说：「你觉得挺好，是因为你每天都跟昨天比。变是一点一点变的，你感觉不出来。」

这就是第 20 章那位老汪的舌头：每一次都凭感觉，每一次都觉得「对」，可「对」的标准在漂。

◆ 第二年：一个本子

那次以后，一位护士教覃师傅记一个本子（第 97 章）：每天记几样医生让他记的东西，吃药有没有按时，饮食大概怎样，这一天累不累、睡得好不好。

覃师傅一开始嫌麻烦。可他是车间主任，他懂一件事：车间里的设备，也是要记运行记录的；不记，出了毛病不知道从哪天开始的。

他说：「我管了几十年设备，从来没想过，自己的身子也要记运行记录。」

第二年，每次复诊，他都把本子带去。医生翻着本子，指出了几个他自己都没注意的规律：出差多的那几周，几项指标就差；睡得好的那几周，就好。医生据此调整了一些建议。

◆ 第三年：一个自己的方向

第三年，覃师傅做了一件事，是本子之外的。

他发现，光记本子，时间长了也会没劲：记着记着，就成了一件交差的事。他跟医生商量，给自己定了一个方向：「我明年退休，我想退休以后，带老伴去她老家住一个月。那边吃饭不方便，医院也远，我得把身体管到那个样子。」

医生说：「这个目标好。我们一起朝这个方向调。」

有了这个方向，覃师傅记本子、按时吃药、少应酬，就不再是在「管病」，是在「往老伴老家走」。

◆ 第四年：一家人一起认

第四年，覃师傅退休了。临去老伴老家以前，他和老伴、儿子坐下来，把这几年的本子、医生的建议，一起看了一遍。

他儿子说：「爸，以后你的药，我每个月帮你对一次；你去那边，每周跟我视频一次，说说身体。」

老伴说：「饭我来管。」

覃师傅说：「本子我自己记，我认。」

那年秋天，他们在老伴老家住了一个月。回来复查，医生说：「挺好。」这一次，覃师傅没有说「还行吧」，他把本子递过去，说：「您看，这一个月都在这儿。」

◆ SDE 看这一处

和一种要长期相处的病一起过日子，也是三个号位。

二号位：身体的感觉，那一下「今天舒服不舒服」。这是真的，要听，可它会漂，一个人自己感觉不出来。

一号位：本子，化验单，医生看得懂的记录。它替身体的感觉作证。

三号位：一个自己立的方向（带老伴去她老家），和一家人一起分担、自己认下的那一份（本子我自己记，我认）。

覃师傅头一年只有二号位；第二年补上了一号位；第三、四年，补上了三号位。四年，他从一个「还行吧」的人，变成了一个能把本子递给医生、说「这都在这儿」的人。

> 带走的话
>
> 和一种要长期相处的病一起过日子——身体的感觉要听，可它会漂；要有一个本子替它作证，有一个自己立的方向，有一家人一起认。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凭感觉是他给的底子；本章补的——本子、方向、分担。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四年的本子，是这一段和病相处的来历——本章不作诊疗建议。

第 99 章

健康：手是长成手的，也能重新长成手；用 AI 看报告时谁来认

◆ 他在这件事上说过、做过什么

梅洛-庞蒂讲过一个让很多人记住的例子：幻肢（第 9 章）。一个截了肢的人，道理上完全知道那只手没有了，可他的身体「不肯」知道，还会伸出那只不存在的手去接东西。

他从这个例子里读出的，是身体的习惯有多深：一只手不在了，它和世界之间的那一下，还在身体里。

本书从同一个例子，还读出另一件事：既然身体会记住一只手，那么身体也能学会一只新的手、一个新的样子。身体的那一下，不是生来就定死的，是长出来的；长出来的，就能重新长（第 39、52 章）。

◆ 用 SDE 拆一拆

这一章要补的，是第八编说的那个「根上的损害」：「回不来了」（第 52 章）。

如果身体和世界之间的那一下，是一种元素，本来就有、或者本来就没有，那么一只断了的手，就只能被说成「回不来了」。可如果那一下是长出来的，它断了，就能重新长；也许长不回原来的样子，可能长出一个新的样子。秦伯说：手是长出来的，长过一回，断了，还能再长一回（第 39 章）。

这一章还要补另一件事，今天越来越要紧：看病的时候，多了一个 AI。

有人用 AI 看体检报告，有人用 AI 查自己的症状，有些医院也在用 AI 帮医生看片子。第 86 章那张表，在这里格外要紧：把 AI 当成权威，「AI 说我没事」「AI 说我得了什么病」，是第三种站法，人服从了；和 AI 来来回回，越聊越焦虑，越聊越说不清自己到底要怎么办，是第二种站法，人找不到了。

在身体这件事上，那一格三号位，要格外站稳：最后做决定的，是你和你的医生；在你的身体上签字的，是你自己（第 63 章那张知情同意书）。

◆ 十个日常场景

秦伯的两只手

第 39 章，秦伯夹起了一颗花生米，说「好了，可不是原来那只了」。原来那只手，是三岁时妈妈把着他的手夹豆子长出来的；这只手，是这一年多，康复师、邝师傅、阿禾、儿媳妇一天天陪着重新长出来的。他没有「回到」原来那只手，他长出了一只新的。

一个学用左手的人

一个人右手受了伤，很长时间不能用。他开始学用左手写字、拿筷子、刷牙。头一个月，左手笨得让他生气；第三个月，他用左手写了一张便条，字歪歪扭扭，可认得出。他说：「我以前以为左手就是没用的那只手。原来它也能长。」

一位老人手抖了

一位喜欢写字的老人，手开始抖，写出来的字都是歪的。他很难过，觉得自己写不了字了。他的孙子给他买了一种粗一点的笔，又让他把纸换大一号，字写大一点。老人写了几个星期，说：「字不一样了，可还是我的字。」

一个装了假肢的年轻人

一个年轻人因为意外失去了一条小腿，装了假肢。头几个月，他觉得那条假腿是「别人的」，走起来总想看它。一年以后，他说他不再感觉那是一条假腿了，走路时只感觉到地面。这正是盲人的手杖（第 84 章）：一样新的东西，长进了身体。他还在手机里存着每个月走路的视频，偶尔翻出第一个月的看一看。（具体的康复，请遵医嘱。）

一位眼睛不好的阿姨

一位阿姨视力越来越差，她很怕，觉得自己要「废了」。社区里的志愿者教她几件事：家里的东西固定放在一个地方，开关上贴一个摸得出来的小贴纸，常走的路多走几遍。半年以后，她在家里能自己做饭了。她说：「我以为我是靠眼睛活着的。原来我的手、我的脚，也认得路。」

用 AI 看体检报告的年轻人

一个年轻人拿到体检报告，好几项有箭头，他把报告拍给 AI 看，AI 说了一大堆，有的说没事，有的说要注意。他越看越焦虑，晚上睡不着。第二天他去找了医生，医生看了看，说了三句话：哪一项不用管，哪一项三个月后复查，哪一项生活上注意什么。他说：「AI 说得比医生多，可医生说完，我知道该干什么了。」AI 在这里有用：它让他知道了该问医生什么。可最后那一句「该干什么」，要一个医生说，要他自己认。

一位给父亲做决定的女儿

一位女儿要帮年迈的父亲决定要不要做一个手术。她查了很多资料，也问了 AI，得到了一大堆利弊。最后，她和医生、和父亲坐在一起，一条一条说。父亲说：「我听明白了。我想做。」她在知情同意书上，和父亲一起签了字。她说：「那一大堆资料，是帮我们想清楚的；签字那一下，是我爸自己的。」

一个查了三天症状的人

一个人有点头疼，在网上、在 AI 那里查了三天，越查越觉得自己得了什么大病，整天提心吊胆。家里人劝他去医院，查了，没什么大事，是睡眠不好。他说：「这三天，我一直在跟一个很聪明、可什么也不负责的东西聊。」

一个陪母亲看病的儿子

一位儿子每次陪母亲去看病，都会带一个小本子，把医生说的每一句话记下来，回家再给母亲念一遍。下一次去，把上一次的记录带给医生看。医生说：「你这个本子，比我们的电脑记得还清楚。」本子，是这一家人和医生之间的一号位。

一个在病床上立愿的老人

一位老人病得很重，医生说情况不乐观。他没有问还能活多久，他跟家里人说：「我想看到孙女上小学。」那一年，他配合治疗，也配合康复，每天在病房的窗边走几圈。孙女上学那天，家里人推着他到学校门口。他看着孙女走进校门，笑了。这不是医学的故事，是一个人在身体最不由己的时候，还站出来立了一个愿（第 62、67 章）。

一个重新学说话的人

秦伯在康复科认识了一位病友，姓鲍，中风以后说话不清楚，要重新学说话。

鲍伯伯头几个月很痛苦：心里想说的话，嘴就是说不出来。他说得最多的一句是：「我这张嘴，不是我的了。」

康复师让他从最简单的词练起，每天录一段自己说话的录音。一开始，录音里的话几乎听不清；三个月以后，他能说一整句了。

有一天，他把第一个月和第三个月的录音放给秦伯听。秦伯听完说：「老鲍，你这嘴，又长回来了。」

鲍伯伯说了一句很慢、很清楚的话：「长回来了，可不是原来那张嘴了。是一张新的，也是我的。」

（具体的康复，请遵医嘱。）

◆ 这十个场景里，都有同一个样子

每一个场景里，那一下都是重新长出来的：一只新的手，一只会写字的左手，一条长进身体的假腿，一双认路的手和脚。

每一个场景里，都有一样东西替身体作证：走路的视频，本子，报告，医生的三句话。

每一个场景里，都有一个人站出来：「还是我的字」「我想做」「我想看到孙女上小学」。AI 帮着想，医生帮着定，家里人陪着，最后认的，是那个人自己。

◆ 一处要防的毛病：别把「重新长」变成「一定能长回来」

说「手能重新长」，是为了不让人一开口就说「回不来了」；可它也不能变成另一句话：「只要你努力，一定能长回原来的样子。」

那样说，会让一个尽了全力、只长回一部分的人，觉得全是自己的错（第 52 章）。

一只手能长到什么样子，要看土、看路、看时间，要和医生一起一次次地试、一次次地看。长回一部分，也是长；长出一个和原来不一样的样子，也是长。秦伯的新手，夹花生米比原来慢，可它是他的。

◆ 明天就能试的几件事

1. 如果你或家人的身体有了一个改变，先别说「回不来了」，和医生、康复师一起问：「能长出一个什么样的新样子？」
2. 用 AI 看报告、查症状，可以；把它当成「帮我想清楚该问医生什么」，不要当成医生。
3. 每次看病，带一个本子，把医生说的记下来，下次带去。
4. 要替家人做医疗决定时，让他本人尽可能参与，听明白，自己说出来。
5. 陪一个身体在重新长的人，每天陪一会儿，不催，也不替他做完。

◆ 一个小练习

请你找一样你身体「失去过」、后来又「长回来」的东西：一次扭伤后重新会跑，一次长病后重新有力气，一次搬家后重新认路。

想一想：它是「回到了原来」，还是「长出了一个新的」？长的那段时间里，是谁陪着你，你又靠什么知道自己在好起来？

> 带走的话
>
> 手是长成手的，也能重新长成手——也许不是原来那只，可还是你的；用 AI 帮你想清楚，最后那一句，要你自己认。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他开的门——身体记得很深；本章补的——记得深，也就能重新长；AI 只帮着想，不替人认。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每一次「重新长」都有来历、有见证、有人认——不作诊疗建议，遇事请遵医嘱。

第 100 章

健康：照顾者的手

先说一句：本章只谈照顾者怎样和被照顾的人、和自己相处，不给任何医疗或护理的专业建议；具体的照护办法，请听医生、护士和康复师的。

◆ 另一双手

这本书讲了很多秦伯的手：中风以后，一点一点重新长回来的那只右手。

可秦伯的那只手，不是自己长回来的。它旁边，还有另一双手：他的儿媳妇的手。

一年多里，她每天早上扶秦伯起床，帮他穿衣服、扣扣子；陪他去医院，陪他练手，给他做饭，夜里听见他咳嗽就起来看。第 45 章写过她：有一个月她病了，家里乱了套。那一个月，一家人才知道，这个家是她的一双手撑着的。

这一章，讲照顾者的手。

◆ 照顾，是一种很深的「那一下」

梅洛-庞蒂讲的那一下，在照顾这件事里，是最深的。

一个照顾老人的人，手一碰到老人的胳膊，就知道他今天有没有力气；扶他起床，手上的劲自己就会跟着他的劲走；喂他吃饭，勺子送过去的时候，自己的嘴也跟着张开（第 23 章）。这些，没有人教过她，是一天天、一次次照顾出来的。

这份懂，是真的，也是很珍贵的。很多照顾者说不出来，可他们的手，比任何一本护理手册都懂得多。

◆ 照顾者最容易丢掉的，是自己

可照顾这件事，有一个很大的危险：照顾者会在那一下里，把自己丢掉。

秦伯的儿媳妇后来说：「那一年，我每天睁眼就是爸的事，闭眼也是爸的事。我自己累不累、想干什么，好像都没有了。」

这正是第 44 章那只手：手一直在握，握得很好，握的人不见了。照顾者和被照顾的人，缠得太紧，交织得太深，那个照顾者自己的「我」，就溶进了照顾里。

很多照顾者，就是这样累垮的：不是某一天的活太重，是一年两年下来，那个「我」一点一点没了。

◆ 给照顾者补上的两样

这本书能给照顾者的，还是那两样。

一样是一号位：把照顾的事记下来。不只记老人吃了什么药、走了几步，也记照顾者自己：今天睡了几个小时，今天有没有出门，这周有没有一个小时是自己的。秦伯的儿子后来在「家事本」上加了一栏（第 89 章），专门记他媳妇这一周休息了多少。一个月以后，一家人看着那一栏，都不说话了：她一周休息的时间，加起来不到五个小时。

另一样是三号位：照顾，要有人认，而且不能只是一个人认。秦伯的儿子做了一件事：把照顾秦伯的事分成几块，写下来，哪一块是他媳妇的，哪一块是他的，哪一块请护工，周末哪一天由他姐姐来。每一块，都有一个人签名。他媳妇说：「以前是我一个人扛着，扛着扛着就没有我了。现在写下来，知道哪些是我的，哪些不是我的。我才又有了我自己。」

◆ 被照顾的人，也要有一个「我」

还有另一面：被照顾的人，也不能在照顾里丢掉自己。

秦伯最难受的，不是手不听使唤，是觉得自己「成了一个被人伺候的东西」。第 10 章，邝师傅问他「你练手，是想练到什么样」，他说「我想自己扣扣子，老让儿媳妇给我扣，不好意思」。

那一句「我想自己扣扣子」，是秦伯在照顾里，把自己的「我」要了回来。好的照顾，不是把什么都替他做好，是给他留一块自己能做、自己能认的地方。

◆ 十个日常场景里的一个

一位女儿照顾患病的母亲，照顾了三年。她说，最难的不是身体上的累，是有一天她发现，母亲看着她的眼神，不像看女儿，像看一个护工；而她看着母亲，也不像看妈妈，像看一个病人。

一位护士跟她说：「你每天留十分钟，不做任何照顾的事，就坐在妈妈旁边，跟她说说你今天遇到了什么，问问她年轻时候的事。」

她照做了。一个月以后，她说：「那十分钟里，她又是我妈，我又是她女儿了。」

那十分钟，是在照顾那一下旁边，给两个人各自的「我」，留了一块站着的地方。

◆ SDE 看这一处

照顾，是二号位最深的地方；也正因为深，最容易把两边的人都溶掉。

一号位：记下照顾的事，也记下照顾者自己。三号位：照顾有人认，不只一个人认；被照顾的人，也有一块自己认的地方。

三样都在，照顾才不会把人吞掉。

> 带走的话
>
> 照顾是那一下最深的地方，照顾者的手比任何手册都懂；可手一直在握，握的人也要在——照顾者要有自己，被照顾的人也要有自己。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照顾里的那一下，是他写得最好的；本章补的——照顾者的记录与分担，被照顾者自己认的那一块。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照顾的懂是一天天长出来的；照顾者的「我」，要有人替她看着。

第 101 章

事业：先有图纸，再凭手感；出师帖

◆ 他在这件事上说过、做过什么

梅洛-庞蒂的一生，从事业上看，是很顺的：二十二岁通过教师资格考试，外省中学教书，回高师带学生，战后做大学教授，四十四岁坐上法兰西公学院的讲席（第 2、4 章）。

可他一生里最难的几年，恰恰也是事业上的：1945 年到 1955 年，他在《现代》杂志做政治编辑，和萨特一起办刊，最后辞职，和最好的朋友分开（第 3、49 章）。第 49 章说过，那八年里，他转了四个大弯，每一次都诚实，每一次的推手都在外面；他没有一张先立下的图纸。

他留给事业的，有一样很好的东西：手感。一个人做久了一件事，身体会懂，懂得比道理多；老推拿师傅一按就知道，老厨子一尝就知道，老编辑一眼就知道这篇稿子行不行。这份懂，是事业里最值钱、也最难学的东西。

◆ 用 SDE 拆一拆

这份手感，拿来就能用：一个人做事业，要看重那种「泡出来」的懂，不要以为一切都能写成流程。

可只有手感，事业会碰上第八编的三种损害：没有图纸，墙拆了两回（第 48 章）；做了三十年，自己的「刚好」在漂，不知道（第 20 章）；一门手艺，交不出去（第 35 章）。

所以这一章补三样：图纸（方向和路），账本（刻度），出师帖（签收与交接）。这三样，都不是用来替代手感的，是站在手感旁边的。

◆ 十个日常场景

阿禾开店

第 48 章，阿禾开店前先写了一张纸：店开成什么样，先做哪几样，钱最多花多少；每个月对一次。这张纸，就是图纸。开店两年，他改过好多次，可每一次改，都是回到这张纸上改的。

老汪的账本

老汪的馆子，开了三十年，从来没有像样的账本，全凭心里有数。鱼变咸那件事以后（第 20 章），他女儿给他建了一个简单的账本：每天进了多少货、卖了多少、哪道菜剩得多。半年以后，老汪自己翻着账本说：「原来那道红烧鱼，这两年剩得越来越多。我还以为是客人口味变了。」

四十岁转行

一位做了十五年会计的中年人，想转行做烘焙。他身边的人说「太晚了」，他自己也怕。第 31 章讲的「接过处境」，在他身上很合用：他不是从零开始，他带着十五年算账的本事，带着对数字的敏感。他没有凭一股冲动辞职，他先给自己画了一张图纸：一年内，周末学烘焙，攒下一百个客人的试吃反馈；有了这一百个，再辞职。一年以后，他辞职开了一家小店。开店第一天，他在墙上挂了一张纸，上面是那一百个客人反馈的汇总。

第一次当主管

一个年轻人第一次当主管，他人缘很好，以前和大家都是好哥们。当了主管以后，他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敢定，每件事都「大家商量着办」。三个月以后，组里的事情一团乱。他的上司跟他说：「商量可以，商量完了，你得拍板，还得说『这事我负责』。」这就是第 46 章那个新来的中层干部：把话说清楚，哪些是我定的。

被裁员以后

一个人在一家公司干了八年，突然被裁员。他很沮丧，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了」。一位朋友让他做一件事：把这八年做过的事，一件一件写下来，每一件写清楚：这件事里，哪一部分是我做的，我学会了什么。写了三个晚上，写满了十几页。他看着那十几页，说：「原来我会的东西，比我以为的多。」那十几页纸，是他自己的出师帖。

新人没有练手的活

今天很多行业，简单的活被机器和 AI 做了，新人没有了当年那种「从打杂做起、慢慢泡出手感」的机会。一家设计公司的老板想了一个办法：每个新人进来，头三个月，跟着一个老设计师，老设计师做每一个项目，都把自己的草稿、改稿、为什么改，一稿一稿留下来，给新人看。新人也要自己做一遍，和老设计师的对一对。老板说：「以前手感是泡出来的；现在没那么多时间泡了，我们就把泡的过程留下来。」

一门快没人接的手艺

第 35 章讲过，有些老手艺没人接。一位做竹编的老师傅，七十多岁了，终于找到一个愿意学的年轻人。他学了邝师傅那个办法（第 35、36 章）：年轻人每编一件，和他编的放在一起，请几个老主顾盲看；三年以后，老主顾分不出来了，他给年轻人写了一张出师帖，按了手印。他说：「以前我师父就是一句话『你出师了』。现在我多写了几行，写清楚是怎么考的。」

凭感觉做生意的小老板

一位开服装店的老板，进货全凭感觉：「这件好卖。」有时候准得吓人，有时候一批货压在仓库里半年。她女儿帮她建了一个表，每进一批货，记一笔：当初为什么觉得好卖，后来卖了多少。一年以后，她翻着表说：「我的感觉，在年轻人的衣服上准，在中年人的衣服上一直不准。我自己都不知道。」

一个默契的小团队

一个五个人的小团队，彼此默契到不用说话就知道对方要干什么。效率很高，气氛很好。可有一次，一个项目出了大错，查下来，每个人都以为是别人在盯那一块。默契是二号位上的好东西（第 23 章）；可默契里，要有一张分工表：这一块，谁盯。

写给自己的出师帖

一位自由职业的插画师，没有师傅，也没有公司。她每年年底给自己写一张「出师帖」：这一年，我学会了什么，哪几张作品是我最满意的，谁给过我最好的评价，明年我要往哪里去。写完了，她在下面签上自己的名字。她说：「没人给我发证书，我自己给自己发。可我是认真写的。」

一家面馆的二代

城南老街上，还有一家开了四十年的面馆，老板去年把店交给了儿子。

儿子接手头几个月，客人说面不如以前了。他很着急，跟他爸学了几十遍，还是差一点。

他爸说：「我也说不清差在哪儿，就是你还没长出来。」

儿子想了一个办法：他把他爸每天早上和面、熬汤、下面的全过程录下来，一帧一帧地看；又请了几个吃了几十年的老客人，每周来尝一次，他爸做一碗，他做一碗，老客人不知道哪碗是谁的，说哪碗更好。

半年以后，有一次，老客人说：「今天这两碗，我分不出来。」

他爸那天晚上，在店门口的那块旧招牌下面，挂了一块新牌子，写着儿子的名字。

◆ 这十个场景里，都有同一个样子

每一个场景里，手感都在：老汪的舌头，老板娘的眼光，老设计师的笔，老师傅的手，团队的默契。这是他给的，是事业里最值钱的东西。

每一个场景里，都多了三样：一张图纸（方向和路），一本账（刻度），一张出师帖（签收，交接）。

三样都不大：一张纸，一个表，一页帖子。它们不替代手感，它们让手感能看清自己、能往前走、能交出去。

◆ 一处要防的毛病：别把出师帖变成证书

出师帖，是师傅认下徒弟的那一刻；它一旦变成一张可以花钱买、可以考试速成的证书，就空了。

今天很多行业都有证书，有的很有用，有的只是一张纸。区别在哪里？在那张纸背后，有没有一次真的检验，有没有一个真的认你的人，有没有三年真的泡出来的手感。第 36 章那张出师帖，三段缺一段都不成：只有签名，是一句空话。

图纸也一样：一张没人照着改的图纸，账本也一样：一本没人翻的账本，都只是摆设。

◆ 明天就能试的几件事

1. 给你正在做的事，画一张最简单的图纸：想做成什么样，先做哪几样，底线在哪里。每个月对一次。
2. 找一样你「全凭感觉」的判断，从今天起，每做一次，记一笔：为什么这样判断，后来结果怎样。三个月以后翻一翻。
3. 如果你带新人，把你做一件事的过程留下来：草稿、改稿、为什么改。
4. 如果你是新人，找一个老手，请他在你做成一件事以后，认真地说一句「你这件做成了」，最好写下来。
5. 年底，给自己写一张出师帖。

◆ 一个小练习

请你想一想：你这份工作里，最值钱的那份「手感」是什么？

然后问自己：如果明天有一个新人要接你的班，你能交给他什么？是只有一句「你多做就会了」，还是还有一张图纸、一本账、一张出师帖？

> 带走的话
>
> 手感是事业里最值钱的东西——他说对了；可手感旁边，要有一张图纸、一本账、一张出师帖，它才能看清自己、往前走、交出去。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他开的门——泡出来的懂最值钱；本章补的——图纸、账本、出师帖。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十个场景里，每一份手感都留下了来历，有了交接的地方。

第 102 章

事业：给自己的工作画一张九格表

◆ 为什么要画

第 96 章，卢老师把一个班放进了九格表；第 54 章，给了读者一张八个问题的体检单。这一章，请你给自己的工作，画一张九格表。

九格表的两条轴（第 37 章）：横着是三个号位，客体那一边（可以回头去对的东西）、中间那一下（手感、默契、来往）、主体这一边（站出来认的那一份）；竖着是三块地，现实界（手上做的事）、自我界（和自己、和同事客户的关系）、理念界（道理、方向、规矩）。

三乘三，九格。每一格，问你一个问题。

◆ 九个问题

现实界 × 一号位

你手上做的事，有没有留下记录？做过的活，能不能一件一件拿出来对一对？

现实界 × 二号位

你手上的那份手感，在哪里？你做哪件事的时候，最不用想，手自己就对了？

现实界 × 三号位

你做的哪一件活，上面有你的名字，出了问题会找你？

自我界 × 一号位

你和同事、客户之间，有没有说清楚、写下来的东西，谁管什么、答应过什么？

自我界 × 二号位

你和谁有那种一个眼神就懂的默契?

自我界 × 三号位

在你的团队里，你认下的是哪一块？上一次出了问题，你站出来说过「是我」吗?

理念界 × 一号位

你这一行的道理、规矩、标准，你能说得出来、写得下来吗?

理念界 × 二号位

你对这一行的理解，是在一次次做事里慢慢长出来的吗？最近一年，它有没有变?

理念界 × 三号位

你想在这一行里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方向，是你自己立的吗?

◆ 邝亮的九格表

邝亮按这九个问题，给自己画了一张。

中间一列，二号位，他写得最满：他和 AI 做方案的那种顺手（现实界），他和组里几个同事的默契（自我界），他对运营这一行越来越深的感觉（理念界）。

左边一列，一号位，他写了一些：方案有存档，和客户的约定有邮件，可这一行的道理，他说不太清楚，从来没写过。

右边一列，三号位，他写得最空：他主导的项目只有一个，写着他名字的东西不多；团队里出了问题，他多半说「这个我们一起看看」；至于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写了一句「还没想好」。

他看着这张表，说：「我这张表，跟书里那个法国人的表，长得挺像的：中间满，两边空，右边最空。」

◆ 他改了什么

邝亮没有一下子改九格。他挑了两格。

一格是理念界 × 一号位：他开始写一本「运营笔记」，每做完一个项目，写三行：这次学到了什么道理，下次怎么做。一年下来，写了四十多条。新来的同事问他问题，他就把笔记翻给他看。

一格是理念界 × 三号位：他想了一个月，写下了一句：「我想成为一个能带团队、说得清每一个决定为什么的人。」这句话，他贴在了工位上。

一年以后，他又画了一张九格表。右边那一列，还没有满，可已经不空了。

◆ 你的九格表

请你也画一张。

不必一下子填满九格，也不必一下子改九格。看看你的表，是哪一列最满、哪一列最空。挑一格，从一件最小的事开始。

如果你发现，你的表和梅洛-庞蒂的表一样，中间最满，那说明你有一样很珍贵的东西：那一下。你只是还要在它旁边，长出另外两列。

> 带走的话
>
> 给自己的工作画一张九格表——中间一列满，说明你有那份珍贵的手感；看看两边哪一列最空，挑一格，从一件最小的事开始。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这一章不拆他，拆自己的工作。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一年画一张九格表，就是你这份工作的来历。

第 103 章

事业：复合主体的署名与担责

◆ 他在这件事上说过、做过什么

梅洛-庞蒂在《现代》杂志做政治编辑的那几年，写过很多社论，据说很多是不署名的〔待核〕。

不署名的社论，是一本杂志「大家」的声音。这有它的道理：一本杂志，不是一个人的。可后来他和萨特闹翻，原因之一，恰恰是杂志上的文章，到底代表谁、谁来为它负责，说不清了（第 3 章）。

这件小事，放到今天，成了一件大事：今天很多工作，是人和 AI 一起做的。一份报告，一张设计图，一段代码，一篇文章，一个方案，里面有人的，也有 AI 的。署谁的名？出了错，谁来担？

◆ 用 SDE 拆一拆

第十三编讲过：人和 AI 在一起，有四种站法（第 86 章）；只有第四种，三个号位并排站着，复合主体才诞生。

放到事业上，第四种站法是这个样子：

一号位：人和 AI 一起做的每一样东西，留下版本、留下记录：哪一稿是 AI 起的，哪一处是人改的，为什么改。出了错，能一稿一稿翻回去找。

二号位：人和 AI 之间那一下，照样可以很顺、很有创造力。这是今天工作里最有生产力的地方，别把它挤没了（第 76、86 章）。

三号位：一个人署名，替这个「我们」认下来。这个署名，不是说「这全是我一个人做的」，是说「这件事，我认；出了错，找我」。

这一套，其实这套书一直在用。王德生博士的那个闭环（第 89 章），和你手里这本书的复合主体声明，都是这个样子：执笔是 AI，立题、口述、裁定、审定、署名的，是人。

还有一样，是这套书讲过的「主体性经济」：在一个人人都能用 AI 的年代，一个人的判断、他的名字、他站出来认的那一份，本身就是最值钱的东西。AI 能写，能画，能算；它不能认。认的那一份，是人的。

◆ 十个日常场景

邝亮的方案

第 85 章，邝亮每次和 AI 做完方案，就存下记录，在最后写一段：「核心判断是……，这个判断是我认下的；AI 在这几处帮我想了……」领导说：以后都这样说。一年以后，公司把这个办法推广到了整个部门。

一个用 AI 写代码的程序员

一个程序员，大部分代码是 AI 帮着写的，他看一看、改一改就提交了。有一次，一段 AI 写的代码出了问题，影响了很多用户。事后开会，他说：「那段是 AI 写的。」他的组长说：「提交记录上，是你的名字。」从那以后，他提交的每一段代码，不管谁写的，他都要自己能讲清楚每一行为什么这样写。讲不清的，不提交。

一个设计师和 AI 出的图

一位设计师用 AI 出了几十张草图，挑了一张，改了改，交给客户。客户很满意。可设计师自己心里不踏实：这张图，算不算她的作品？后来她想明白了一件事：从几十张里挑出这一张，改掉那几处，决定它就是最后的样子，这些，是她的判断。她在作品说明里写了一句：「草图由 AI 生成若干，经本人挑选、修改、定稿。」客户看了，说：「这样写，我更放心。」

一个客服团队

一家公司的客服，大部分回复是 AI 起草的，客服人员看一眼就发出去。有一次，一条 AI 起草的回复，答应了客户一件公司做不到的事。客户找上门来。客服主管定了一个规矩：凡是涉及承诺的回复，客服必须自己改一遍，在后台署上自己的工号。她说：「AI 可以帮你说话，可答应客户的，是你。」

一个自媒体作者

一个写公众号的作者，文章越写越顺，读者却越来越少。有读者留言：「你的文章越来越像 AI 写的，看不出是你了。」她想起第 87 章书店小秋的办法：每篇文章，留一段自己写的，一个字也不让 AI 改。三个月以后，留言说：「又看到你了。」

一份署了三个名字的报告

一个三人小组，和 AI 一起做了一份市场报告。组长定了一个办法：报告的每一部分，标上谁负责；最后的结论，三个人讨论完，由组长署名，另外两个人在各自负责的部分署名。领导看了说：「这是我见过最清楚的一份报告。我知道每一句该问谁。」

一位老编辑和 AI 校对

一位老编辑，用了几十年红笔。出版社让他用 AI 校对，他不放心。后来他找到了一个办法：AI 先校一遍，把它改的地方标出来；他再一处一处看，同意的打勾，不同意的划掉，拿不准的查。最后，他在校样上签自己的名字，和几十年前一样。他说：「AI 帮我找，我来认。」

一个接手 AI 项目的新人

一个新人接手了一个前任留下的项目，里面有大量和 AI 一起做的东西，可没有任何记录。他不知道哪些是前任的判断，哪些是 AI 随手生成的，改哪里都怕出错。他花了一

个月，把能找到的聊天记录、版本一一理出来，写了一份交接说明。他说：「以后我走的时候，下一个人不用再花这一个月。」这份交接说明，是复合主体的出师帖。

一个小店和 AI 助手

禾记推拿用了 AI 助手以后，阿禾定了那一行规矩（第 63 章）：助手的建议只作参考，每位客人按哪里、为什么，阿禾自己写一句、自己签名。两年下来，店里一次纠纷也没有。有客人问他：「你签这么多名，不累吗？」阿禾说：「签名那一下，我知道这个客人是我的。」

一个人的「简历第一行」

第 43 章，邝亮在手机里写下「三年，做成一件能写进简历第一行的事」。三年以后，他真的有了这样一件事：一个他和团队、和 AI 一起做成的项目。他在简历上是这样写的：「主导某项目，负责核心判断与最终决策；团队四人，协同使用 AI 工具。」面试官问他：「这个项目里，哪些是 AI 做的？」他一五一十地讲，讲完，面试官说：「你是我今天见到的，唯一一个说得清的人。」

一份两个人署名的设计

邝亮公司里的一位设计师，和一位新来的实习生，一起做了一张海报。实习生用 AI 出了几十张草图，设计师挑了一张，两个人一起改。

交稿的时候，设计师在署名栏写了两个名字：她自己的，和实习生的。

实习生说：「我只是出了草图。」

设计师说：「草图是你出的，你挑的方向，是这张海报的底子。改是我们一起改的。最后的定稿，我认；可这张海报里，有你的一份。」

她又在说明里写了一句：「草图由 AI 生成，经实习生某某筛选、设计师某某修改定稿。」

实习生后来说，那是他第一次在一件作品上看见自己的名字。他说：「我知道了，我在这个『我们』里，是有一份的。」

◆ 这十个场景里，都有同一个样子

每一个场景里，AI 都在，而且都很有用：写代码，出草图，起草回复，写文章，校对，做报告。

每一个场景里，都有一样东西让人能一稿一稿翻回去：记录、版本、标注、交接说明。

每一个场景里，最后都有一个人署名：「这件事，我认。」

AI 越好用，第三样越要紧；因为 AI 越好用，那一下越顺，人越容易觉得「不用我认了」（第 84 章）。

◆ 一处要防的毛病：别让署名变成背锅

署名，是认领；可在有些单位里，署名变成了「出了事找你背锅」。于是人人都怕署名，能不签就不签，签了也只签那些不会出事的。

这样下去，署名就又空了：它不再是一个人站出来说「我认」，而是一个人被推出来挡。

一个好的团队，署名和支持是连在一起的：你署了名，出了错，团队和你一起查记录、一起改；你认下了，大家也认你。认领，要有人站出来，也要有人站在他身后。

◆ 明天就能试的几件事

1. 你和 AI 一起做的每一样重要的东西，留下版本和记录。
2. 交出去以前，问自己一句：这里面的每一处，我讲得清楚吗？讲不清的，不交。
3. 涉及承诺、判断、结论的地方，自己改一遍，自己署名。
4. 在作品或报告里，老老实实写一句：哪些是 AI 帮忙的，哪些是你定的。

5. 离开一个项目以前，写一份交接说明，让下一个人不用重头摸。

◆ 一个小练习

请你找出你最近一件和 AI 一起做成的事。

用两种颜色的笔，把它分成两部分：AI 做的，你做的。然后在你做的那一部分旁边，写一句话：「这一部分，我认。」

如果你发现，你写不出这句话，或者分不出这两部分，那么，这件事里的那个「你」，可能已经被约掉了。下一次，从留下记录开始。

> **带走的话**
>
> AI 能写、能画、能算，它不能认；在一个人人都能用 AI 的年代，一个人站出来署名的那一份，是最值钱的东西。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他开的门——人和工具长在一起；本章补的——长在一起以后，版本、记录、署名。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复合主体在工作里的样子，就是这三样并排——第十四编结束，转结语。

第 104 章

事业：禾记的两年——一家小店的复合主体

◆ 从出师帖到一家店

这本书的陪读人物里，走得最远的，是阿禾。

第 36 章，他出了师，签了出师帖。第二年春天，他在老街另一头开了「禾记推拿」。这一章，把禾记开店的两年，从头到尾走一遍，看一家小店，怎样长成一个复合主体。

◆ 第一年：只有手感

开店头三个月，阿禾全凭手感。他的手确实好，老客人跟着他过来了，新客人也慢慢来了。

三个月以后，问题来了。客人一多，他一个人按不过来，招了一个徒弟；徒弟按得不好，客人有意见，他不知道徒弟差在哪儿，只会说「你手感还不到」，说完他自己都愣了：这句话，他当年最恨听。

也是在这时候，他想起了邝师傅那张出师帖，给自己的店写了那张图纸（第 48 章）：店开成什么样，先做哪几样，钱最多花多少；每个月对一次。

◆ 第一年下半：补上刻度

他开始在店里补一号位。

每个客人一张卡：哪里不舒服，按了哪里，第二天怎么样。徒弟按的每一次，他都在卡上看，每周和徒弟一起翻一遍。他还定下了推拿的「三光」（第 40 章）：客人起身时不皱眉，按过的地方摸上去是松的，第二天客人没有打电话来说疼。

半年以后，徒弟说：「以前师傅说我不到，我不知道哪里不到。现在看卡，我知道了。」

◆ 第二年：来了 AI

第二年，店里上了一套预约和记录的系统，还有一个 AI 助手（第 63 章）。

头一个月，阿禾很喜欢它：客人一描述，它就给出一个建议，整理得清清楚楚。他照着按，很顺。

然后出了那件事：助手说「重点按腰」，其实是髋关节的问题。阿禾想了很久，在系统里加了一行规矩：助手的建议只作参考，每位客人按哪里、为什么，阿禾自己写一句，自己签名。

后来他又加了一条：助手的建议，和他自己的判断，都存下来；每个月翻一次，看看助手在哪些地方说得准，在哪些地方说不准。三个月以后，他发现，助手在「肩颈」上很准，在「老人的腰腿」上常常不准。他在系统里标了一句：老人腰腿，不看助手建议，先问清病史。

◆ 第二年底：一本手册

第二年底，阿禾把这两年的东西，整理成了一本小小的《禾记推拿手册》（第 89 章）：第一页是他走到这一行的三股绳（第 2 章），中间是推拿的三光、客人卡的用法、AI 助手的规矩、学徒的五段加一段出师（第 81 章），最后一页，是他和 AI 聊了好几个晚上聊出来、自己认下的一句话：「手是长出来的，也是可以交出去的。」

◆ 这家店，是一个复合主体

回头看禾记这两年：

它的二号位，是阿禾和徒弟的手，是他们和客人背上那一下，是后来和 AI 之间那一下。这是一家推拿店的命。

它的一号位，是图纸、客人卡、三光、系统里的记录、每个月翻一次的对照。

它的三号位，是阿禾每一次的签名，是徒弟出师时的签名，是手册最后那一句「我认」。

它还有回写：每个月翻一次，改一次；学到的，写进手册；手册，交给下一个徒弟。

一家小店，就是这样长成一个复合主体的：人和人、人和 AI 在里面来来回回；有记录，有人认，有回写。

◆ 放回日子里

禾记开到第二年底，邝师傅来店里，坐在一边看了一下午。

走的时候，他跟阿禾说：「你这个店，比我那个铺子强。」

阿禾说：「师傅，没有你那间铺子，就没有我这个店。」

邝师傅笑了：「我那间铺子，是只有手。你这个店，是手长在一张图纸上，长在一本本子上，长在你每天签的那些名字上。」

他走到门口，回头又说了一句：「还有，长在我给你签的那张出师帖上。」

> 带走的话
>
> 一家小店，从只有手感开始，一步步补上图纸、刻度、AI 的规矩和签名，最后长成一个有记录、有人认、有回写的复合主体。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禾记的底子，是那一下；两年里，一号位和三号位一样一样补上。 这一处的互动，写了来历没有？——一本手册，是一家店的来历；最后那一句，是它的签收。

结 语

三只手

◆ 走完了

这本书从一只手开始，也在一只手上结束。

我们从罗什福尔那座军港出发，看一个五岁没了父亲、却被一屋子人裹着长大的孩子（第 1 章），怎样在二十五岁选了「知觉」做题目，三十一岁坐火车去鲁汶读胡塞尔的手稿，在战争和冷战里写下了《知觉现象学》，在法兰西公学院的讲台上一路挖到孩子、胚胎和语言，最后在一个五月的晚上，倒在一本摊开的《屈光学》旁边（第 2—5 章）。

然后我们看他接手的那道老题：客体那一边和主体这一边，吵了三百年（第 6—8 章）。看他怎样一手打一边，把中间那一下请到了正中间（第 9—13 章）。看那一下的三个面：变化，波，善（第四至六编）。看他把那一下写成了一个不需要来历的底（第 27、39 章）。

再往后，我们离开他的书，走进人的日子：一个人照着这种理论活，会少了什么（第八编）；一个社会靠「一个人站出来」撑起来的那些老学科，会在哪里失去地基（第九编）；佛法怎样和他走到同一个地方，又比他多走了一步（第十编）；他的判词挨了一顿打，还站着（第十一编）；后来的人从他身上撬走了什么，又补上了什么（第十二编）；一只和 AI 握在一起的手，为什么在他那里生不出复合主体（第十三编）；最后，是教育、健康、事业里，明天就能试的那些小事（第十四编）。

从一个军港的孩子，走到了一间推拿铺、一家书店、一个病房、一张出师帖上。

◆ 判词

判词，还是开头那一句：

他看对了，肉身就是互动，手就是正在握的那一下；可他把这一下封成了元素——于是手还在握，握的人却不见了。

「封成了元素」，经第 71 章挨打以后，读作：他把那一下写成了一个不需要来历的底；不是写成了一个实体，也不是写成了一个封闭的东西。

副判：到了 AI 时代，他这只手会把机器也握进去——人在握，AI 也在握，却没有一个是握的人；人—AI 的复合主体，在他那里生不出来。

◆ 六条判决，逐条再看一遍

一只手：肉身的定义就是互动。　证据在第 9 章，在佛法的「三事和合」里也有印证（第 64 章）。没有反证。这是他的功劳，全书不改。

变化：手只在做着的时候是手；可只有正在，没有来历，也没有留下。　证据在第四编。反证在第 18 章：他在儿童讲义里写了「我」怎样从混融里长出来。本书据此收窄为：他写了主客的童年，没写互动的童年。收窄后站得住。

波：摸与被摸来回，永不重合；可不落下成为一次，也不铺开成一片。　证据在第五编。反证两处：第 25 章，他写了沉淀与设立，是回写，收窄为「有回写，无签收」；第 71 章，他留了那道缝，收窄为「不封闭，只无来历」。收窄后站得住。

善：握稳了就是好；可握稳以后，没有作证，没有签收。 证据在第六编。第 34 章，1955 年那句「判断力不能交出去」，是一道真实的影子，不是一只脚。站得住。

主体性缺失：握的人不见了。　证据在第 38、44—47 章，在第九编九门学科里。第 47、71 章的辩护，「匿名不等于没有我」，本书认了：他往下挖了一层，没有再往上长回来。站得住。

互动不空：主和客都空了，唯独互动不空。 证据在第 27、39 章；佛法的「法无我」在第 66 章点破。最弱的一处，是「元素」「最终的概念」两句原文的语气还待核。站得住，接缝待核。

六条，没有一条被推翻；三条收窄过，都写明了收窄前后。

◆ 一张总表

他开门的地方	他关门的地方
两家吵了三百年，都先假定有一堆零件；零件是事后拆出来的	拆掉了两边的先在，中间立起了一个新的底
知觉在先，身体先懂	身体的懂怎样长出来，写得少
身体带着一张活的地图	图怎样一次次画出来，写得少
空间的水平会移动	移动留下了什么，没写
「我」从一片混融里分出来	那片混融从哪里来，没写
意思在说的那一刻长出来	长出来以后拿什么来比，没有位置
摸与被摸来回，永不重合	缝被写成永远如此
你我在推理之前已经连着	连着的两个人谁负责，写得很淡
一件事沉下去，改变后来的一切	沉下去的东西，没有人签收
辩证法不能有最后的合	连落地的那一下也一起掀了
物和心之下，有一层既不是物也不是心	这一层被写成了不需要来历的元素
「对」的最早一层是握出来的	真被放到善下面，不能回头检查
人先信着活	委身没有位置
判断力不能交出去	守，不是立

左边一列，是他留给发生学的遗产。右边一列，是他留在发现学里的遗产。

左右两列合起来，回到判词：他看对了那一下，然后把那一下写成了一个不需要来历的底。

◆ 盖子为什么会被盖上

写到这里，要把他的病根，再写得人性一点。

第 13 章说过：笛卡尔的《屈光学》，萨特那道孤零零的目光，那个人人要站队的年代，从两头把他推到了中间；而他最早懂得的世界，是一屋子人裹在一起的暖，先有「我们家」，后有「我」。

对一个在这样的暖里长大的人来说，中间那一下，不是一个勉强站着的地方，是家。一个人最不会问的，就是家是怎么来的。

他拆了一辈子，拆掉了机器，拆掉了孤独的目光，拆掉了先在的主体，拆掉了先在的客体。拆到最后，脚下总要踩着一点什么。他踩着的，是他一生最早、最暖、最真的那一样东西。

他没有把它也拆掉，这不是因为他不够深，是因为那样东西，对他来说，太像家了。

◆ 从他那里带走什么

从他那里，这本书带走三样东西。

第一，那一下是真的。手是正在握的那一下，身体先懂，人和人先连着。任何一个把人当成机器、或者当成一道孤独目光的说法，都可以拿这一句去问一问。

第二，放慢了看那一下的本事。打字员的手指，斜镜里的房间，能抓不能指的士兵，右手摸左手，被含住手指就张嘴的婴儿。这套书讲二号位，常常讲得太快；要向他学（第 75 章）。

第三，对自己的诚实。「从未实现」，「这里解决不了」，1955 年公开批评八年前的自己。一个人肯一次次对自己说「这里不对」，这件事本身，比他的任何一个结论都要紧。

◆ 把什么留在他那里

这本书把一样东西留在他那里：那个不需要来历的底。

那一下有来历：在母亲身体里的十个月，在一次次的喂和抱里，在每一次握都沉回去改下一次握里（第 39 章）。那一下也空（第 66 章）：正因为它没有自性，它断了才能重新长。那一下旁边，还要站着两样东西：一次可以回头去对一对的「这一次」，和一个站出来说「我认」的人。

◆ 三只手

最后，回到这本书的三只手。

第一只，是一个早上醒来，压麻的手。五指俱全，是我的，却不是手；针扎一样的麻过去，它重新能握了，才重新成了手。它告诉我们：手是正在握的那一下。这是他看对的。

第二只，是一个几个月大的婴儿，盯着自己的手看，翻过来，翻过去；一次次抓空、抓到、松开，一两年以后，那只手才开始替他做事。它告诉我们：那一下，是长出来的。这是他没写的。

第三只，是一只和 AI 握在一起的手。它握得很顺，顺到分不清是谁在带谁。它告诉我们：并入得越顺，越要有一个人在；三个号位并排站着，复合主体才诞生。这是他生不出来的。

三只手，合起来，是这本书替换他那只手的东西：一双会长大、会留印、会签字的手。

◆ 这本书自己的来历

按这套书的规矩，结语里也要交代这本书自己站在哪里。

这本书，是一个人和一个 AI 一起写成的。王德生博士立题，口述了八条承重的判断，每一条原话照录；他裁定了一处又一处拿不准的地方；书写成以后，他审定，署名。Claude 执笔：一批一批地写，一处一处地查，把一面一面小旗插下去，又拔起来。

这本书讲的那个复合主体，就是这本书自己被写出来的样子：那一下是真的，一次次的口述、追问、补充，碰出了很多开卷时没有的东西；每一次都留着记录；最后，有一个人认。

它也会错。书里有很多「待核」「存疑」，附录里有「本书自认最弱处」。下一次回写，也许会从这些地方开始。

最后一个场景

秦伯的小孙女上小学那天，一家人都去了学校门口。

秦伯拄着拐杖，站在最前面。小孙女背着书包，走到校门口，回头看了一眼。秦伯抬起右手，朝她挥了挥。那只手，几年以前还拿不起一颗花生米。

小孙女也朝他挥了挥手，转身走进了校门。

那天晚上，秦伯在门框上那一道道身高线旁边，又写了一行小字。字还是歪歪扭扭，可这一回，他没有用左手扶着：

「某年某月某日，孙女上小学。我用右手，送她进门。」

写完，他在后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 带走的话
>
> 手是正在握的那一下，这是他给我们的；那一下是长出来的，长出来以后，要有一个人站出来认——这是我们要替他接着走的两步。

参 考 书 目

（按类别排列。中译本版本信息与出版年份凡未经核对者标〔待核〕，统稿前逐一核对。）

一、梅洛-庞蒂著作（原著）

1. La Structure du comportement. Paris: PUF, 1942.
2. 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 Paris: Gallimard, 1945.
3. Humanisme et terreur: Essai sur le problème communiste. Paris: Gallimard, 1947.
4. Sens et non-sens. Paris: Nagel, 1948.（收《塞尚的怀疑》《信仰与诚意》等）
5. Éloge de la philosophie. Paris: Gallimard, 1953.
6. Les Aventures de la dialectique. Paris: Gallimard, 1955.
7. Signes. Paris: Gallimard, 1960.（收《间接的语言与沉默之声》《哲学家及其影子》等）
8. L'Œil et l'Esprit. Paris: Gallimard, 1964（初刊 1961）.
9. Le Visible et l'invisible. Éd. Claude Lefort. Paris: Gallimard, 1964.
10. La Prose du monde. Éd. Claude Lefort. Paris: Gallimard, 1969.
11. Résumés de cours, Collège de France 1952–1960. Paris: Gallimard, 1968.
12. La Nature: Notes, cours du Collège de France. Paris: Seuil, 1995.
13. Psychologie et pédagogie de l'enfant: Cours de Sorbonne 1949–1952. Lagrasse: Verdier, 2001.
14. L'Institution, la passivité: Notes de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54–1955). Paris: Belin, 2003.
15. Notes de cours sur L'origine de la géométrie de Husserl. Paris: PUF, 1998.
16. Causeries 1948. Paris: Seuil, 2002.

二、梅洛-庞蒂著作（英译与中译）

1.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Trans. Colin Smith. London: Routledge, 1962.
2.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Trans. Donald A. Landes. London: Routledge, 2012.
3. The Visible and the Invisible. Trans. Alphonso Lingis. Evanston: Northwestern UP, 1968.
4. The Structure of Behavior. Trans. Alden L. Fisher. Boston: Beacon, 1963.
5. Signs. Trans. Richard C. McCleary. Evanston: Northwestern UP, 1964.

6. Nature: Course Notes from the Collège de France. Trans. Robert Vallier. Evanston: Northwestern UP, 2003.
7. 《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商务印书馆〔待核：年份〕。
8. 《行为的结构》，杨大春、张尧均译，商务印书馆〔待核〕。
9. 《可见的与不可见的》，罗国祥译，商务印书馆〔待核〕。
10. 《眼与心》，杨大春译，商务印书馆〔待核〕。
11. 《符号》，姜志辉译，商务印书馆〔待核〕。
12. 《哲学赞词》，杨大春译，商务印书馆〔待核〕。
13. 《辩证法的历险》，中译本〔待核：译者与出版社〕。
14. 《人道主义与恐怖》，中译本〔待核〕。
15. 《意义与无意义》，中译本〔待核〕。
16. 《世界的散文》，杨大春译，商务印书馆〔待核〕。

三、他接手的题与他读的书

1. Descartes, René. La Dioptrique（《屈光学》）, 1637.
2. Descartes, René. Meditationes de prima philosophia（《第一哲学沉思集》）, 1641.
3. Husserl, Edmund. Ideen zu einer reinen Phänomenologie und phänomenologischen Philosophie II（《观念》第二卷，遗稿）.
4. Husserl, Edmund. Méditations cartésiennes（《笛卡尔式的沉思》）, Paris: Colin, 1931.
5. Husserl, Edmund. 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
6. Husserl, Edmund.「几何学的起源」（《危机》附录）.
7. Heidegger, Martin. Sein und Zeit（《存在与时间》）, 1927.
8. Sartre, Jean-Paul. L'Être et le néant（《存在与虚无》）, 1943.
9. Sartre, Jean-Paul. Les Mots（《词语》）, 1964.
10. Sartre, Jean-Paul.「Merleau-Ponty vivant」, Les Temps modernes, 1961〔待核：期号〕.
11. Bergson, Henri. Essai sur les données immédiates de la conscience（《时间与自由意志》）, 1889.
12. Goldstein, Kurt. Der Aufbau des Organismus（《机体的构造》）, 1934.
13. Gelb, Adhémar & Goldstein, Kurt. 关于施耐德病例的系列研究〔待核：篇目〕.
14. Köhler, Wolfgang. Intelligenzprüfungen an Menschenaffen（《猿类智力测验》）, 1917.
15. Wertheimer, Max. 空间知觉相关实验〔待核：斜镜实验出处〕.
16. Stratton, George M. 颠倒视野眼镜实验，Psychological Review, 1897〔待核〕.
17. Wallon, Henri. Les Origines du caractère chez l'enfant（《儿童性格的起源》）, 1934.

18. Lacan, Jacques. 「Le stade du miroir」（《镜像阶段》）, 1949.
19. Uexküll, Jakob von. Streifzüge durch die Umwelten von Tieren und Menschen（《动物与人的周围世界漫游》）, 1934.
20. Coghill, George E. Anatomy and the Problem of Behaviour, 1929.
21. Saussure, Ferdinand d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普通语言学教程》）, 1916.
22. Malraux, André. Les Voix du silence（《沉默之声》）, 1951.
23. Koestler, Arthur. Darkness at Noon（《中午的黑暗》）, 1940.
24. Gasquet, Joachim. Cézanne, 1921（塞尚谈话录）.

四、身后：批评者与继承者

1. Levinas, Emmanuel. Totalité et infini（《总体与无限》）, 1961.
2. Levinas, Emmanuel. 论梅洛-庞蒂与主体间性的专文〔待核：篇名与年份〕.
3. Lévi-Strauss, Claude. Anthropologie structurale（《结构人类学》）, 1958.
4. Lévi-Strauss, Claude. La Pensée sauvage（《野性的思维》）, 1962.
5. Henry, Michel. C'est moi la vérité（《我是真理》）, 1996.
6. Henry, Michel. Incarnation: Une philosophie de la chair（《道成肉身》）, Paris: Seuil, 2000.
7. McDowell, John. 「What Myth?」, Inquiry 50, 2007〔待核〕.
8. Dreyfus, Hubert L. 「Overcoming the Myth of the Mental」, APA 主席演讲, 2005〔待核〕.
9. Dreyfus, Hubert L. What Computers Can't Do（《计算机不能做什么》）, 1972.
10. Dreyfus, Hubert L. & Dreyfus, Stuart E. Mind over Machine, 1986.
11. Zahavi, Dan. Self-Awareness and Alterity（《自我意识与他异性》）, Evanston: Northwestern UP, 1999.
12. Zahavi, Dan. Subjectivity and Selfhood,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5.
13. Ricœur, Paul. Soi-même comme un autre（《作为一个他者的自身》）, 1990.
14. Ricœur, Paul. Parcours de la reconnaissance（《承认的过程》）, 2004.
15. Beauvoir, Simone de. Pour une morale de l'ambiguïté（《模糊性的道德》）, 1947.
16. Beauvoir, Simone de. Le Deuxième Sexe（《第二性》）, 1949.
17. Beauvoir, Simone de. 「Merleau-Ponty et le pseudo-sartrisme」, Les Temps modernes, 1955.
18. Beauvoir, Simone de. Mémoires d'une jeune fille rangée（《端方淑女回忆录》）, 1958.
19. Barbaras, Renaud. De l'être du phénomène, 1991.
20. Barbaras, Renaud. Le Désir et la distance（《欲望与距离》）, 1999.
21. Fanon, Frantz. Peau noire, masques blancs（《黑皮肤，白面具》）, 1952.
22. Fanon, Frantz. Les Damnés de la terre（《全世界受苦的人》）, 1961.

23. Young, Iris Marion. 「Throwing Like a Girl」（《像女孩那样扔球》）, Human Studies 3, 1980.
24. Irigaray, Luce. Éthique de la différence sexuelle（《性差异的伦理学》）, 1984.
25. Deleuze, Gilles & Guattari, Félix. Qu'est-ce que la philosophie?（《什么是哲学?》）, 1991.
26. Derrida, Jacques. Le Toucher, Jean-Luc Nancy（《触摸，让-吕克·南希》）, 2000.
27. Varela, Francisco, Thompson, Evan & Rosch, Eleanor. The Embodied Mind（《具身心智》）, 1991.
28. Noë, Alva. Action in Perception（《知觉中的行动》）, 2004.
29. Thompson, Evan. Mind in Life（《生命中的心智》）, 2007.
30. Gibson, James J. The Ecological Approach to Visual Perception, 1979.
31. Carman, Taylor. Merleau-Ponty. London: Routledge, 2008.
32. Madison, Gary Brent. The Phenomenology of Merleau-Ponty, 1981.
33. Dillon, M. C. Merleau-Ponty's Ontology, 1988.
34. Reynolds, Jack & Roffe, Jon. 「Deleuze and Merleau-Ponty: Immanence, Univocity and Phenomenology」, Journal of the British Society for Phenomenology 37(3), 2006.
35. 海奈迈（Heinämaa）等, 「Anonymity and personhood: Merleau-Ponty's account of the subject of perception」, Continental Philosophy Review, 2015〔待核：作者〕.
36. Evans, Fred & Lawlor, Leonard (eds.). Chiasms: Merleau-Ponty's Notion of Flesh. Albany: SUNY Press, 2000.
37. 杨大春，梅洛-庞蒂研究专著数种〔待核：书名与年份〕.

五、佛法与中国思想

1. 《杂阿含经》（「三事和合触」诸经）〔待核：经号〕.
2.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3. 龙树，《中论》.
4. 四弘誓愿、八正道（通行文字）〔待核：所据版本〕.
5. 《礼记·大学》.
6. 王阳明，《教条示龙场诸生》.
7. 《庄子·养生主》（「庖丁解牛」，提纲阶段作相遇候选，终稿未用作主场）.

六、本系列与德麦国际相关著作

1. 王德生，《佛法的 SDE 解构导论：空的发生学、无我的发生学与涅槃寂静的生活智慧》，德麦国际出版社.
2. 王德生，《西方哲学2500年：发生对发现的否定序列》，德麦国际出版社.
3. 王德生，《SIO 本体论》，德麦国际专著第 2 号.
4. 王德生，《SDE 发生学》，德麦国际专著第 4 号.

5. 王德生，《SDE 本体论入门：世界是如何发生的》，德麦国际出版社.
6. 王德生，《主体性的典范革命》，德麦国际专著第 110 号.
7. 王德生，《发生学哲学的萌芽》，德麦国际专著第 118 号.
8. 王德生，《130 年哲学思想史解读：普通人都能懂》，德麦国际专著第 120 号.
9. 王德生，《发生落点》，德麦国际专著第 121 号.
10. 王德生，《普通人都能懂的德里达》，德麦国际专著第 134 号.
11. 王德生，《普通人都能懂的胡塞尔》，德麦国际专著第 149 号.
12. 王德生，《普通人都能懂的康德》，德麦国际专著第 150 号.
13. 王德生，《普通人都能懂的萨特》，德麦国际专著第 153 号.
14. 王德生，《普通人都能懂的海德格尔》，德麦国际专著第 177 号.
15. 高鹏，《高鹏讲杜威：普通人都能懂》，德麦国际专著第 180 号.
16. 王德生，《何谓物》，德麦国际专著第 191 号.
17. 王德生，《意识的奥秘：SDE 解构》，德麦国际专著第 194 号.
18. 王德生，《普通人都能懂的洛克》，德麦国际专著第 148 号.
19. 王德生，《普通人都能明白的罗尔斯》，德麦国际专著第 104 号.
20. 王德生，《普通人都能懂的德勒兹：〈差异与重复〉》，SDE Universes 专栏.

（第 101—120 种作者署名以各书出版信息页为准，统稿时逐一对照〔待核〕。）

附 录

附录一　年表与人生 SDE 序列

年份	事件
1908	3 月 14 日生于法国罗什福尔
1913	父亲去世，随母亲迁居巴黎〔待核〕
1926	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
1929	胡塞尔巴黎讲学（据说在场）；与波伏娃、列维-斯特劳斯教学实习〔待核〕
1930	通过哲学教师资格考试
1931—1935	博韦、沙特尔等地中学任教；1933 年申请研究知觉〔待核〕
1930 年代后半	离开天主教会〔待核〕
1935—1939	回高师任辅导教师
1938	《行为的结构》完稿
1939	4 月赴鲁汶，查阅胡塞尔遗稿；二战爆发，应征入伍
1940—1944	占领期在巴黎任教；1941 年参与「社会主义与自由」小组〔待核〕
1942	《行为的结构》出版
1945	《知觉现象学》出版；与萨特等创办《现代》；发表《塞尚的怀疑》
1945—1949	里昂大学任教
1946	法国哲学学会报告「知觉的首要性」〔待核〕
1947	《人道主义与恐怖》
1948	《意义与无意义》
1949—1952	巴黎大学儿童心理学与教育学教授
1950	朝鲜战争爆发，政治立场转变
1952	当选法兰西公学院哲学教授

年份	事件
1953	1 月就职演讲（《哲学颂》）；辞去《现代》职务
1954—1955	公学院讲「制度」与「被动性」
1955	《辩证法的历险》；波伏娃撰文回应
1956—1960	公学院讲「自然」
1960	《符号》；夏，写《眼与心》
1961	5 月 3 日晚去世，桌上摊着笛卡尔《屈光学》〔待核〕
1964	《可见的与不可见的》由勒福尔整理出版

人生序列表（时段｜土｜那一步的不同｜显露出的样子），见第 5 章。

附录二　主要著作速查与本书引处

十二部主要著作与讲稿，按本书第 12 章合表排列：一句话记法：每一部，一手打客体那一边，一手打主体这一边，在中间立起那一下。三处险处（索绪尔、儿童讲义、制度讲课），都被吸收为例证。

著作	反对的中心	立的中间那一下	最显眼的一面	收手处
行为的结构	一（反射论）＋三	机体与环境	变化	秩序怎样长出来，写得少
知觉现象学	一＋三	身体与世界	三面俱全	我思被放到沉默的身体下面
塞尚的怀疑	一＋三	看与山	善	美被拉进握持
人道主义与恐怖	一＋三	人与人的承认	善	判断没有可查的一次
儿童心理学讲义	一＋三	混融的社会性	变化	写了主客的来历，没写混融的来历
世界的散文	一（算法）＋三	言说	善	真被放到言说后面
间接的语言	一（索绪尔）＋三（马尔罗）	词与词的牵连	变化	对比被改读成变化
制度讲课	一＋三	经验之间的设立	波	有回写，没有签收
辩证法的历险	一＋三（萨特）	没有综合的辩证	波	判断留了一道影子
自然讲课	一（机械论）＋三	旋律、周围世界	变化	旋律的主题从哪里来，待查
眼与心	一（操作思维）＋三（屈光学）	从内部看	善	真与美都在善下面
可见的与不可见的	一＋三	肉、裂开	波	肉被封成元素

附录三　九格速查与术语对照

一、九格表（三个号位 × 三块地）

本表与 SIO 阶段的「九宫格」（规范、模态、价值三轴）不是一回事。详见第 37、38 章。

	一号位（客体那一边）	二号位（中间那一下）	三号位（主体这一边）
现实界	影子：物是「身体的对应者」；科学的客观世界是二阶表达（第 10、30、32 章）	他占：身体与世界——知觉的首要性、身体图式、空间的水平、最佳把握（第 14—17、30 章）	影子：「有人在我之中知觉」，匿名的某人（第 10 章）
自我界	派生：被看见的我、他人的目光——萨特那一栏，被改判为肉的另一面（第 22、27 章）	他占：右手摸左手、交互身体性、混融的社会性（第 18、22、23 章）	不交出判断的影子在（1955），认领的位置仍空（第 34 章）
理念界	派生：被言说的言语、词典里的对比、算法与几何，都是言说沉下去的沙（第 19、25 章）	他占：言说的言语、设立、没有综合的辩证法、塞尚（第 19、25、26、32 章）	影子：意义是心灵的构造，被他驳回；美被拉进握持；1947 年的判断落不到个人（第 32、33 章）

二、术语对照（原文—中文—大白话—SDE）

原文	中文	大白话	SDE 大致对上哪一把	差在哪里
corps propre	本己身体、活的身体	我看、我摸、我走的那个身体	二号位上的身体	写它怎样用多，写它怎样长少
schéma corporel	身体图式	身体带着的一张不用画的地图	形状	图怎样一次次画出来，写得少
intentionnalité motrice	运动意向性	身体自己朝着处境去	路径组织	有路径，无目标，无序列
primat de la perception	知觉的首要性	身体先懂，道理后懂	二号位在先	知觉自己的来历少写
habitude	习惯	练久了沉进身体的东西	回写	只回写进身体一处

原文	中文	大白话	SDE 大致对上哪一把	差在哪里
intercorporéité	交互身体性	两个身体先连着	二号位上的自我界	连着的两个人谁负责，写得淡
cogito tacite	沉默的我思	说出「我」以前身体的在场	三号位被放到二号位下	长出来以后站得住的我没有位置
on（«on perçoit»）	某人、匿名	「有人在我之中知觉」	三号位的影子	握的人不见了
prise optimale	最佳把握	握得刚好	善	刚好由握的手自己说了算
foi perceptive	知觉信念	信得过、站得住	二号位上的信	与委身不同
chair	肉	看者与被看者共有的料子	土	被写成不需要来历的底
élément	元素	最原始、不从别处来	「二号位＝二号位」	接缝词，原文语气待核
chiasme / entrelacs	交错、交织	缠在一起	纠缠	缠的来历没写
réversibilité	可逆性	摸与被摸来回翻转	波	缝被写成永远如此
écart	缝、间距	永不完全重合的那一点	发生的发动机	没被读成发动机
être sauvage / brut	野性的存在	主客分开以前的那一层	一锅粥	被抬成了底
déhiscence	裂开	主和客从那一层里裂出	一号位、三号位＝F（二号位）	裂开者自己无来历
parole parlante / parlée	言说的言语／被言说的言语	正在说出来的／说定了的	正在成形／定型	定型被读成沉淀的沙
sédimentation	沉淀	说过的沉下去成了材料	回写	无签收
institution	制度、设立	一件事沉下去，改变后来一切	回写	无签收
hyper-dialectique	超辩证法	没有最后的合	波	不封顶，也不落地

三、全息投射表

三视角	他立的一格	受伤的两格	本书主场
三个号位	二号位	一号位、三号位	第 10、37、38 章
号位三轴	变化、波、善	对比与分布、粒子与场、真与美	第四至六编
意义三律	自由律	创造律、幸福律	第 43 章
三界	现实界	理念界、自我界	第 50 章
显露三段	正在成形	一锅粥、定型	第 51 章
123 三拍	形状改变	张力积累、回写	第 48、51 章
D 三层	路径组织	意义目标、优化约束	第 48 章
E 三态	逻辑（波态）	符号、数学	第 51 章（存疑）
三维	暂不入表	—	第 42、51 章（存疑）

规律（本书读法）：二号位中心，在每一组三视角里立中间一格、伤两端两格；八组的伤，汇到主体性＝M（分布，场，美）。

四、主体性学科亏缺表

见第 63 章九门合表：法学（追责）、伦理（担当）、道德（悔改）、精神（立志）、信仰（委身）、政治（表态）、医学伦理（知情同意）、教育（培养能担当的人）、经济（契约与签字）。九门都在三号位上工作；他在九门里都带来了二号位上的好提醒，九门要站的那一格都是空的。

附录四　判决速查卡

判词

> 他看对了，肉身就是互动，手就是正在握的那一下；可他把这一下封成了元素——于是手还在握，握的人却不见了。

副判：到了 AI 时代，他这只手会把机器也握进去——人在握，AI 也在握，却没有一个是握的人；人—AI 的复合主体，在他那里生不出来。

六条判决

判决	看见	收回	存在损害	主场
一只手	肉身的定义就是互动	那一下被写成不需要来历的底	目标和方向混沌，张力突变多	第 9、48 章
变化	手只在做着的时候是手	写了主客的童年，没写互动的童年	留不下	第四编
波	摸与被摸来回，永不重合	有回写，无签收；不落下，不铺开	落不下	第五编
善	握稳了就是好	真与美都被拉到善下面；判断只守不立	交不出	第六编
主体性缺失	拆掉了先在的主体	连主体长出来的路一起拆了	握的人不见了；九门学科失去地基；复合主体生不出来	第八、九、十三编
互动不空	主和客都空了	唯独互动不空	不会被判成天分，坏了被判成修不回	第 27、39、66 章

收窄登记（书中公开收窄的判断，收窄前后两句照录）

1. 第 18 章（儿童讲义，推翻条件一）：「他不写来历」→「他写了主客的童年，没写互动的童年」。

2. 第 25 章（制度讲课，推翻条件四）：「他缺回写」→「他写了回写，回写没有签收的人」。
3. 第 34 章（1955 年，推翻条件三）：九格表自我界 × 三号位一格，「空白」→「不交出判断的影子在，认领的位置仍空」。
4. 第 71 章（辩护一）：「他把肉封成了元素」→「他把肉封成了一个不需要来历的底，不是封成了一个实体」。
5. 第 71 章（辩护三）：「他把肉封起来了」→「他没有把肉封成一个圆满的东西，他留了缝；他封的，是来历」。
6. 第 72 章（普通读者的辩护）：保底收窄为「交得出的是路和刻度，交不全的是那一股劲；他的毛病，不在承认后者，在只有后者」。

附录五　与本系列各卷的对账

接着判，不改判： - 萨特卷第 36 章「梅洛-庞蒂走了一半」四处停下：第 18、22、27、50 章分别接着判。其中「肉有变成新先在者的危险」，本书判为危险成真（第 27 章）。 - 《发生落点》「落点收回身体，交不出去」：第 35 章接着判。 - 胡塞尔卷第 38 章：第 7 章接着判。 - 海德格尔卷「身体这一格是他补上的」：第 7 章照录。 - 第 194 号「更接近二号位的正在」：第 10 章立为定论。 - 第 191 号「认领需要三号位」：第 38 章接着判；诺伊一路为最近邻：第 81 章照录。 - 第 110 号卷四第 29 章「盲人的手杖」「并入」：第 47、84 章接着判为「并入不等于认领」。 - 佛法卷口径：第十编全编照用。

口径不一处（统稿对账）： 1. 「从未从童年痊愈」：第 120 号作萨特评语，本书据萨特悼文作梅洛-庞蒂自述（第 1 章）。 2. 「同班有萨特、韦伊、列维-斯特劳斯」：本书按常见史料细分入学年份与学校（第 2 章）。 3. 父亲兵种「海军军官」：沿用第 120 号，待核（第 1 章）。

身后对照：批评者与继承者

批评者	从哪一格撬进来	自己立起了什么	结局（本书读法）	本书章次
列维纳斯	他人的外（一号位）	他者中心	跃迁	第 58、78 章
列维-斯特劳斯	结构、对比（一号位）	结构中心	轮回	第 46、78 章
亨利	从里面感到自己（三号位）	内在生命中心	内卷	第 47、62、79 章
麦克道尔	对理由负责（三号位）	理性中心	轮回	第 79 章
扎哈维	属我性（三号位）	未立压倒性中心	跃迁	第 47、79 章
利科	能被归责（三号位）	离三号位并立最近	跃迁	第 58、79 章
波伏娃	模糊里也要立方向	偏主体的自由投入	跃迁	第 3、80 章
巴尔巴拉斯	欲望作方向	补意义目标一半	跃迁	第 71、80 章
法农	历史压进身体（理念界）	站起来的主体	跃迁	第 50、80 章
杨	约束进到身体里	未立压倒性中心	跃迁	第 50、80 章

批评者	从哪一格撬进来	自己立起了什么	结局（本书读法）	本书章次
德勒兹与瓜塔里	定型（骨架与房子）	差异中心	轮回	第 51、81 章
伊利格瑞	来历（母亲的身体）	性差异	跃迁	第 52、81 章
德里达	触觉中心主义	延异	耗散	第 81 章
德雷福斯	补上路（技能阶段）	专家的沉浸	跃迁	第 81、91 章
生成主义	补上来历（生命与发展）	行动的知觉	跃迁	第 81 章

全表出处与原话均待核。

附录六　推翻条件、判负卡与本书自认最弱处

推翻条件

这本书的判词，写了四条推翻条件（第 76 章与各章）：

1. 如果在他的儿童讲义或《自然》讲课里，互动本身被写成一条有阶段的发生序列，「互动＝互动」要收窄。本书已查第一条，结论：他写了主客的童年，没写互动的童年（第 18 章）。
2. 如果「元素」「最终的概念」两句原文都是试探的语气，同一支笔的接缝降为存疑（第 27 章）。
3. 如果判断力在他那里站成了和互动并列的一只脚，九格表要改。本书已查，结论：是影子，不是脚（第 34 章）。
4. 如果「制度」讲课里，设立有一个签收的位置，「无人签收」要收窄。本书已查，结论：有回写，无签收（第 25 章）。

另有一条对全书的推翻条件开着：如果有人找到一种只靠那一下、也能在场景变化、代代交接、出了事要担的日子里活得很好的方式，本书的判断要收窄（第 76 章）。

本书自认最弱处

1. **接缝词**。「元素」「最终的概念」两句原文的语气未核；若皆为试探语气，同一支笔的接缝降为存疑（第 27 章）。
2. **全息投射的规律**。「立中间一格、伤两端两格」是执笔一方的读法；三维一组、E 三态一行证据最薄（第 42、51 章）。
3. **主体性三因子的推导**。第 45 章依赖第 110 号定义，第 110 号本身仍有未定处。
4. **公学院讲稿读得不足**。《自然》讲课中的胚胎发育，是推翻条件一最要查而未查透的地方（第 25、39 章）。

5. **批评者的读法**。身后十五人的结局分类，与各人原意的对应，多为本书读法（第十二编）。
6. **佛法一侧**。「三事和合更像三号位并排」「佛法的零在空被读成断」为本书读法，须与佛法卷逐句对账（第 64、67 章）。
7. **生平细节**。多处待核（附录七）。
8. **陪读人物**。全书日常场景多为说明而设，不作事实陈述。

另见第 77 章「写给要批评这本书的人」所列六处软肋。

附录七　引文核验总表与口述命题登记

一、口述命题登记

王德生博士为本书口述的承重判断，原话照录（2026-09-25）：

1. 他确实是典型的「互动中心主义」，即 SDE 的 SIO 的二号位：变化，波，善侧重显影。——主场第 10 章。
2. 其实，肉身的定义，就是「互动」。比如，如何定义「手」，不是用视觉图像，客体位，当然也不是用主体位，而是「变化，波，善」来定义「手」，所以佛教有：五蕴皆空。——主场第 9 章，佛法一层在第十编。
3. 相遇编用五蕴皆空：可以。——第十编。
4. 互动中心主义带来的第一个损失就是：目标和方向混沌；动力和约束带来的张力突变多。——主场第 48 章。
5. 都会产生很多的「SDE 损害全息投射」，比如，在意义上，侧重自由律运行，引发幸福律和创造律的损害。——主场第 42、43 章。
6. 其实一个最为重大的损害是：主体性的缺失，应该很多人批判。——主场第 44 章。
7. 对，人—AI 的复合主体性，就无法诞生了。——主场第 85 章。
8. 还有一个在传统的学科，对象是「主体性」的，他的理论是亏缺的，比如法学的追责，即「三号位改变」；还有伦理，道德，精神，信仰……——主场第 55、56 章。

用户令三条：大纲要讲存在损害；用其他哲学家的批判作佐证；用母题解构他的所有思想以证明母题的合适性（第 12 章）。

二、引文核验总表

本书所引梅洛-庞蒂及其他作者原话，一律转述大意；原文与页码尚未逐字核对者，正文标〔待核〕，汇总如下。

原文与出处：- 「有人在我之中知觉」原句；- 「匿名的可见性住在我们两人身上」原句；- 「元素」「最终的概念」「裂开」「野性的存在」四处原文与语气；- 「即将发生，从未实现」；- 1959 年工作笔记「从意识—对象区分出发，所以解决不了」；- 《知觉现象学》结尾所引圣埃克苏佩里语；- 知觉的首要性报告题目与日期；- 羽毛帽、汽车、缪勒-莱尔、施耐德、斜镜、颠倒眼镜、十五个月婴儿张嘴各例章节；- 时间章「把时间理解为主体」；- 最佳距离与「真实大小」；- 知觉信念、自由章、阶级意识例；- 《人道主义与恐怖》「没有清白」与「客观责任」；- 《辩证法的历险》批萨特章名与结尾；- 「超辩证法」出处；- 「制度」讲课课名、例子与「设立不由构成主体」；- 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与讲课年份；- 儿童讲义课名与瓦隆、拉康关系；- 《间接的语言》与马尔罗；- 《眼与心》「操作思维」与写作地点；- 塞尚「风景在我身上思考自己」「发誓画着画死去」；- 塞尚画圣维克多山的数目。

生平：- 父亲兵种；兄弟姐妹人数；- 高师入学与同代人；- 1929 年胡塞尔讲学在场与否；- 1933 年研究计划；- 离开天主教的年份与缘由；- 军衔；抵抗小组；- 《现代》社论不署名；- 1950 年后沉默、1953 年辞职经过；- 公学院讲席沿革与各年课题；- 1961 年去世细节。

身后与他人：- 麦迪逊原书页码；- 「沉默的我思」难题论文作者；- 亨利、扎哈维、海奈迈、卡曼、巴尔巴拉斯各处；- 罗夫与雷诺兹 2006；- 列维纳斯专文；- 《野性的思维》献词；- 麦克道尔与德雷福斯之争；- 利科用语；- 波伏娃 1947、1955；- 法农听课一事与书中章节；- 杨的原文用语；- 伊利格瑞章名；- 德勒兹与瓜塔里原文；- 德里达 2000；- 德雷福斯五阶段名称；- 《具身心智》；- 中译本与国内研究。

佛法与中国：- 《杂阿含》「三事和合触」经号；- 十二缘起文字；- 四弘誓愿、八正道所据版本；- 《大学》、王阳明篇名。

他看对了，
肉身就是互动，
手就是正在握的那一下；
可他把这一下封成了元素——
于是手还在握，
握的人却不见了。

这本书用七个大白话词——
形状、路、土、回写、一锅粥、正在成形、定型——
把一位法国哲学家拆开，重新装一遍：
他看见了主和客都从那一下里长出来，
却没写那一下自己从哪里来；
本书替他写出那一下的童年，和握它的人。

你的手握稳了一样东西的时候，握着它的，是谁？　　——本书

德麦国际出版社 ·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德麦国际专著第 154 号
定价：US$40.00

ISBN 979-8-90690-479-9
9798906904799